城外的月光

[illegible]著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推荐看点
- 相关评论
- 书评：也许放下过去，回首即幸福
-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1）
-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2）
-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3）
-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4）
-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5）
- 书评：八卦：孟小强•齐铁头•刘壮驴（1）
- 书评：八卦：孟小强•齐铁头•刘壮驴（2）
- 书评：心中的月光（1）
- 书评：心中的月光（2）
- 目录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1）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2）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3）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4）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5）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6）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7）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8）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9）
-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10）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1）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2）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3）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4）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5）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6）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7）

-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8）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1）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2）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3）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4）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5）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6）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7）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8）
-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9）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1）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2）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3）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4）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5）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6）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7）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8）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9）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10）
-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11）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1）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2）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3）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4）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5）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6）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7）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8）
-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9）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1）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2）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3）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4）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5）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6）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7）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8）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9）
-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10）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1）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2）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3）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4）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5）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6）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7）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8）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9）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10）
-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11）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1）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2）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3）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4）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5）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6）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7）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8）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9）
-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10）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1）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2）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3）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4）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5）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6）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7）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8）
-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9）
- 第十章转折（1）
- 第十章转折（2）

- 第十章转折（3）
- 第十章转折（4）
- 第十章转折（5）
- 第十章转折（6）
- 第十章转折（7）
- 第十章转折（8）
- 第十章转折（9）
- 第十章转折（10）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1）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2）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3）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4）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5）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6）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7）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8）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9）
-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10）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2）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3）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4）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5）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6）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7）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8）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9）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0）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1）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2）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3）
-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4）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1）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2）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3）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4）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5）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6）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7）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8）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9）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10）
-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11）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2）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3）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4）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5）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6）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7）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8）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9）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0）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1）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2）
-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3）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2）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3）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4）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5）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6）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7）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8）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9）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0）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1）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2）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3）
-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4）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1）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2）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3）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4）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5）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6）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7）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8）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9）
-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10）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2）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3）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4）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5）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6）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7?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8）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9）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0）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1）
-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2）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2）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3）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4）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5）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6）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7）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8）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9）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0）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1）
-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2）
- 第十九章血疑（1）
- 第十九章血疑（2）
- 第十九章血疑（3）
- 第十九章血疑（4）

- 第十九章血疑（5）
- 第十九章血疑（6）
- 第十九章血疑（7）
- 第十九章血疑（8）
- 第十九章血疑（9）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2）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3）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4）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5）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6）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7）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8）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9）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0）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1）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2）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3）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4）
-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5）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1）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2）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3）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4）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5）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6）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7）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8）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9）
-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10）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2）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3）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4）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5）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6）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7）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8）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9）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0）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1）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2）
-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3）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1）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2）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3）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4）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5）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6）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7）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8）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9）
-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10）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1）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2）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3）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4）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5）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6）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7）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8）
-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9）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2）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3）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4）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5）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6）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7）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8）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9）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0）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1）
-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2）

推荐看点

推荐看点：1《离婚以后》作者蓝鸢星拥有很高的人气，《城外的月光》在网上有很多读者追文，读者支持保证作品销量。2 文中交代《离婚以后》男女主角的恋情归宿，能够吸引《离婚以后》的读者。3 情节浪漫、感人，凄美程度可媲美《蓝色生死恋》。

相关评论

相关评论：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可我们都不是勇士。冬子在世界颠覆后做了最合情合理的转变——懦弱。哈，谁也不要嘲笑这份懦弱，因为不配。因而也只是希望，自己能好好活着，周围的人能幸福的活着。可连这份愿想都是奢望。齐薇与展阳阳，展阳阳与叶南，孙少晏与冬子，冬子与木鱼，纷纭世事，究竟是谁负了谁？ 只愿冬子能放下执念，幸福只在自己手中，而城外的月光终究会照到心上。—— 读者 武陵春但是，不管冬子最后能不能和孙二哥在一起，我坚信孙二哥都是幸福的，不是因为“大虐之后必有大爱”的狗血规律，而是因为他一直如影随形地站在冬子身边，十几年的风雨相伴不是别人能够轻易连根拔除的。即使冬子最后牵住了木鱼的手，在她心里也必定会有个角落为孙二哥而留，旁人万难涉足。而孙二哥，也能真正在争取与放弃中明白幸福的真谛，获得心灵的安宁。——读者 ly忘忧草二哥对冬子的心思李木鱼也是了解的吧，心里应该很清楚。可素他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也许，他只是想走好自己的路，努力的认真的走，别人也有权利争取幸福。幸不幸福在于自己的看法。他很睿智，一步一步的走进冬子的心里，我想，我希望，最终，他就是冬子在找的那个人。希望他的人生计划里有爱情，有爱人。你要幸福，木鱼。 ——读者何以爱不仅仅是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乐，爱更是即便不能在一起，也撕心裂肺地希望对方能幸福。 ——编辑 橼橼

书评：也许放下过去，回首即幸福

也许放下过去，回首即幸福作者：武陵春反复在强调，有一种错误，犯过了就是一生追悔莫及。可是，我们却真是避之不及。就象冬子，年少时的旎念，青春时的萌动，没办法，爱了就是爱了。又或者那并不是爱，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破釜沉舟，孤勇前进了，然后，满身满心的伤痕，颓败而归。木头曾经问过，让冬子忘不了的是林西北还是林西北带给她的伤？又或者都不是，让自己忘不了走不出去的东西太复杂，是最青春年少的情谊，是敢爱敢恨时的唯一念想，是被封闭的内心的最幽密的黑暗，是带上龟壳前唯一的活着，是对人生最初的期盼，是韶华时代最美好的幻想。然而一切都碎了，破败不堪，差点连自己都不剩。真是羡慕在豆蔻时遇到珍爱的人，对，是珍爱不是真爱。在那样的年纪里相知，相伴，在那样的年纪里共同成长，在爱恋里认识自我。这样的相逢，哪怕最后的分离都不觉得遗憾。可是，这样的幸运老天都不会眷顾。哈，世上多的是不幸运的人。我们总是遇人不淑。而冬子为自己少年时代的遇人不淑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可我们都不是勇士。冬子在世界颠覆后做了最合情合理的转变——懦弱。哈，谁也不要嘲笑这份懦弱，因为不配。因而也只是希望，自己能好好活着，周围的人能幸福的活着。可连这份愿想都是奢望。齐薇与展阳阳，展阳阳与叶南，孙少晏与冬子，冬子与木鱼，纷纭世事，究竟是谁负了谁？ 其实，并不懂爱情。是心跳加速，小鹿撞怀的羞涩，还是平安淡然，细水长流的永恒？在孙美人决定不会放手后，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人是不是还对？让我们困饶纠缠的，是自己的执念还是痴恋？冬子只是不愿放过自己而已。想起姥爷问她，为什么跟木鱼分了，她说，我自卑。突然觉得怜悯。冬子是觉得配不上，配不起。满身风雨一路走来，却连幸福的资格都失去，连女人最引以自豪当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伤的太深，锥心蚀骨，日

不敢忘。总是盼望，自己委曲求全，平静淡然永不使人受伤。却也还是错。孙美人过得最是苦楚。密不可宣的情感，不可企及的幸福。木鱼说的对，人言可畏。爱情永不存在于真空。孙美人最了解冬子，最心疼冬子，可是冬子的幸福究竟在不在他手？如果他也是wrong person呢？木鱼总是让很多人赞。是，他沉稳大气，理智成熟，最主要的是有担当有责任。在木鱼的理性世界里，爱情只是可有可无，一见钟情已是妄想，却慢慢被冬子感动，吸引，为她心疼。可他又是理智到连自己的感情都可以分析。他霸道，主导一切，究竟是不是冬子的那杯茶？只愿冬子能放下执念，幸福只在自己手中，而城外的月光终究会照到心上。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1）

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作者：ly忘忧草不用一头雾水，“两棵橡树”指的是孙二哥和冬子。话说从最初看文开始，我也和众筒子一样，觉得孙二哥和冬子就是不平等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冬子是被孙二哥纳在羽翼下的小花，风雨雷电都被孙二哥这棵大树遮得干干净净。但是，不知从哪一章开始，越往下读，我越觉得，冬子根本不是躲在孙二哥羽翼下的小花，而是一棵大树，和孙二哥并肩而立的一棵大树。他们俩不是不平等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相反，应该是平等的，互为保护者，同时又互为被保护者。有人说孙二哥像修月。不可否认孙二哥拥有和修月一样的美人外表，甚至气质也像。可是，和修月相比，从小到大，孙二哥在感情上遭遇了更多重创，这注定了孙二哥没有办法像修月那样近乎刀枪不入。外表坚强的孙二哥其实很脆弱，从父母离异的亲情之殇到冯琳自杀的爱情之殇，孙二哥那颗看似游戏人生、顽强如铁的心，恐怕早就伤痕累累、不堪一击了吧？而冬子，或许就是修复伤痕的唯一良药。在讲述一群有感情残缺的男女如何成长的“月光”里，我看到的是——只有学会正确的争取与放弃，才能获得幸福。如果说这文中的每个人物在感情之路上都有残缺，只是残缺程度不同而已，那么，残缺的严重到需要救赎的就只是两个人——冬子和孙二哥。更深一步讲，孙二哥比冬子更需要救赎。虽然，他们俩的残缺程度可能乍一看不相伯仲：一个让自己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一个让别人失去了生命，犯下的都是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是，伤害了自己，至少还能阿Q一下，被伤害的自己灵魂的手，放在造成伤害的自己肉体的额上说：我恕你的罪。自己忏悔，自己饶恕，自己解脱。伤害了别人呢？连阿Q的权利都没有，就算造成伤害的自己肉体的额跄到地上去，跄得血流满面，也等不来被伤害的别人灵魂的手，放在自己肉体的额上说：我恕你的罪。这是个永远等不来饶恕的

忏悔。无法解脱。除非自己相信获得了对方的饶恕。可是，这种自信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说服力！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2）

这有点像走钢丝，命悬一线——孙二哥的未来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就系在这种自信的程度上。我真替他捏把汗。（握紧了拳头挥一挥：小晏晏加油！某草支持你！）看文至今，我其实一直都在猜想冬子对孙二哥到底是什么感情。亲情？爱情？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疑惑从文中来，当然得回文中找答案，留心搜寻以前看过的某些细节，具体如下——第28章，关于“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的问答。第35章，在香港的孙二哥动手术，冬子的心理与举动。第36章，冬子马不停蹄奔赴香港，见到孙二哥之后的言行。第37章，冬子关于孙二哥的小时候回忆。第47章，孙二哥和李木鱼的情敌会谈。第49章，冬子见过冯丹后与孙二哥的对话。综上所述，我以为冬子对孙二哥的感情是“亲人以上，恋人未满”，不是没有情，只是这日久所生的“情”被埋没于十几年如一日的平淡中了，总是温温吞吞的，像烧不开的水，缺少沸点。需要借助外部因素，比如加点柴火，或调高点温度，才能沸腾起来。（冬子笑眯眯地拽拽我的衣角：呃，你好像跑题了吧？不是在论证我也是棵大树吗？怎么又变成论证我对二哥的感情了？）哦，对不起，我们继续回到大树上来。其实没跑题，因为，我正是在追寻冬子对二哥是什么感情的答案中，才发现冬子原来也是棵大树，而不是一朵小花的。详情请看第37章，冬子关于孙二哥的小时候回忆。----------那时候，二哥不太爱说话，对家里的大人也都是彬彬有礼，总让人觉得不够亲近。其实二哥很孝顺，他只是不会表达。那时的他跟现在的玲珑八面完全判若两人。说起来，李默的反叛，比起二哥小时候，实在不算什么。二哥功课很好，画画也很好，还有一项“过人”的特长，打架。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3）

那时候三姨没时间管他，二哥经常住在她家。三五不时学校通知要见家长，多半是老妈代劳。老妈私底下经常跟她说，大人婚姻的破裂，受伤害最深的，其实是孩子。于是孟小冬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二哥的小跟屁虫。上学放学总是跟着他，不让他翘课，不让他打架。次数多了，大概二哥也被她跟烦了，出勤渐渐正常了，脸上身上的伤痕淤青也越来越少见。后来，二哥从良了，他们也不在一个学校了，她渐渐也就不跟了。可他们还是会一起上学放学，因为换二哥跟她了。放学时，总能看到二哥靠在单车边等她放学的身影儿。初中那会儿，班里的女生没少给她塞情书，托她转交给二哥的。再后来，二哥离开D市，上大学了。一个人上学放学，她适应了好一阵子才习惯。----------冬子的回忆到孙二哥上大学时戛然而止，我再补充几句：等到冬子也上了大学之后，假期就总是很愉快的了，孙二哥总会如期站在学校门口，扬起两张机票，笑眯眯地等着她……细心的看官瞧出来什么没有？孙二哥小时候也是问题少年。那时候的叛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心理的空虚无靠与不被重视吗？父母离异让他觉得无家可归？寄居在冬子家让他觉得自己像包袱被随便存放？还有那些打架的孩子，背地里如何议论他呢？童言或许无忌，却最伤人。感谢打架，因为它实在是一种很好的心理发泄途径，至少没把一个万人迷的美男扭曲成一个万人厌的变态。我有理由相信，打架时的孙二哥是茫然的，是不知道他的人生会怎样的——连父母都对他不管不问了，他自己还坚持个什么劲呢？可是，冬子这个“小跟屁虫”出现了，姥姥生病事件是个分水岭，让她重新认识了孙二哥，认识了这个以前熟悉但并不亲昵的哥哥，走近他的身边，走进他的生活，也走进他的心里。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4）

冬子出现得很及时，这个外表温和的丫头，骨子里的倔强大概也是从小就掩盖不住的吧？冬子亦步亦趋地紧紧跟在孙二哥身后，在孙二哥随时可能脱离人生轨道，成为野马的时候拉住他，不让他翘课，不让他打架。这种孩子气的霸道或许是别的正常人家的孩子反感的，但恰恰是孙二哥这个处于人生边缘的孩子需要的，或者说，渴求的。咳，鉴于冬子妈妈的话，再考虑冬子那颗过于善良的爱心，基本可以想像，冬子可能会将“小跟屁虫”政策执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孙二哥在冬子那里感受到了浓浓的被依靠、被重视，他对此甘之如饴。被别人依靠与重视，这种感觉像柄双刃剑，有时可以压垮一个人，反过来，有时也可以成就一个人。孙二哥显然属于后者。这不，后来他终于从良，并且，反过来跟着冬子了。到这个时候，冬子大概就已经成功地化身为孙二哥精神的依靠了吧？虽然还是小树一棵。孙二哥知道自己应该努力，不能放弃自己，因为有冬子的眼睛在身后看着他。他要长成能够让冬子依靠的大树，为她遮风挡雨。当然，他累了的时候，也可以靠在冬子这棵树上，歇一歇。虽然这棵树好像还很稚嫩，但是没有关系，时间还长着呢，小树总会慢慢长成大树的。然后，冬子对孙二哥由亲昵到习惯，由习惯到依赖……孙二哥终于成功地化身为冬子的大树。直到，展阳阳捅破了窗户纸的时候，和孙二哥通过电话，冬子很高兴——破了的窗户纸再糊上照旧不进风，二哥还是二哥，没有疏远，没有躲避。直到，孙二哥吻了她的时候，冬子对他的感情也许还是分不清亲情或爱情的，可是有一点冬子很清楚——这世上，她最不能、也最不忍伤害的，是孙二哥。直到，我们看到的，第45章，冬子用孙二哥曾经激励她的话反过来激励孙二哥。那是非长非常精辟的一段话，完全适用于他们两个人。只是不知道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听明白多少，又听进去多少。有时候，幸福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瞬间所做的决定，希

望他们俩能够同时把握住——纵使以后风雨交加，也是两棵树一起承担么。何况，他们俩已经并肩站了十几年了。

书评：两棵橡树的辩证关系（5）

一直有筒子说星星最后旨在将冬子配给木鱼，我很惭愧没看出什么苗头，除了以木鱼的情况娶冬子的话，阻力最小外。但是，不管冬子最后能不能和孙二哥在一起，我坚信孙二哥都是幸福的，不是因为“大虐之后必有大爱”的狗血规律，而是因为他一直如影随形地站在冬子身边，十几年的风雨相伴不是别人能够轻易连根拔除的。即使冬子最后牵住了木鱼的手，在她心里也必定会有个角落为孙二哥而留，旁人万难涉足。而孙二哥，也能真正在争取与放弃中明白幸福的真谛，获得心灵的安宁。喜欢舒婷的《致橡树》，其中有几句读起来很像冬子与孙二哥的感情，现摘录如下，以此作结——……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象刀象剑也象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象沉重的叹息，/又象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书评：八卦：孟小强•齐铁头•刘壮驴（1）

八卦：孟小强•齐铁头•刘壮驴作者：ly忘忧草 话唠上身鸟，得空再叨叨几句。说的是关于三个女人的几句八卦。我很感慨：齐薇这丫头和孟小强真不愧是铁姐们啊，尽管俩人有太多不同之处，一热一冷，一静一动、一张一弛，看起来是八杆子也打不到一块去的人，可她们既然能成为铁姐们，必然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不，在“自虐”和“欠敲打”这2点上，她俩果然是异于常人地一致啊。之前，孟小强迟迟不能从过去的阴霾里走出来，面对阳光，迎接新的幸福，这已经让人很郁闷+吐血了，好在孟小强逐渐意识到了，也在努力地面对阴霾，摆脱阴霾，迎接新幸福，先不管她迎接的是谁给的阳光，总归都是件勇气可嘉、值得表扬的事。要为她鼓鼓掌，小强你要大胆地往前走，幸福就在前方不远处招手。不管最后你拉住的是孙二哥的手，还是木鱼的手，或是其他替补。（咳，咳，林西北那厮除外啊。）说到这里，想起来电影《一声叹息》的经典台词：“……我摸着你的手，就像摸我自己的手一样，没有感觉，可是要把你的手锯掉也跟锯我的手一样疼……”总觉得孟小强对孙二哥就是这感觉……唉，可怜的晏晏，我该怎么帮你。可齐薇这丫头捏？“百练钢化为绕指柔”这话放在她身上有点不伦不类，可抱歉，看着齐薇的情况，我只能想到这话了，有意思的是，我并没觉得它甜蜜温柔，只觉得辛酸讽刺。看看齐薇的爱情之路吧：先是辛苦倒追两年才有点眉目，后来好不容易熬出头，扶成正牌女友了吧，还是个替身，而她犹不自知，知道真相后还和阳阳“涛声依旧”……看到这里，我该夸夸她，说她“宰相肚里能撑船”么？耿耿于怀地见了叶南后，齐薇不是情敌相见分外眼红，反而是“我有点欣赏她了”，这让齐薇郁闷，也让我为她叫好——这才是这个大女人应该有的样子嘛！真正的英雄是会惺惺相吸的，不管是否披着“情敌”等狗血外衣。可叹，因为阳阳这小子，齐薇自信、张扬、豪

爽、血性的大女人风采渐渐泯灭鸟。最近更是泯灭的彻底，她和阳阳分手后还信誓旦旦地说她不会放弃。这真让人无语。

书评：八卦：孟小强•齐铁头•刘壮驴（2）

有句俗话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可她齐薇是撞了南墙，头破血流了，也不回头，反倒越撞越勇了。再仔细看看——唔，原来她已经撞成齐铁头了啊……这又印证了另一句俗话：“人性本贱”。越是得不到的越惦记，越惦记的越是好的。孙二哥也说过，因为齐薇之前的人生太一帆风顺了，没经历什么磨难，所以她需要自己找点磨难让自己受苦，苦尽甘来，然后成熟。她放眼远眺，就找上阳阳了。只是这难度系数貌似有点高。继续自虐吧齐薇，愿你在自虐中如愿成熟，当然，最好是苦尽甘来。虽然，我对此很不抱希望……刘壮驴，相信没人喜欢她，包括我，虽然和她是一家子（向星星抗议：为啥让她姓刘捏？给“刘”抹黑啊），但绝不偏袒，她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还有很多缺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再不济的人也有闪光的一点，刘壮驴有一点就绝对值得孟小强学习——永远不委屈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积极地去争取。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至少不遗憾，因为努力过了。譬如对待孙二哥的事。现在她和马丁打得火热又如何？好吧，就算她是个感官享受至上的女人，可至少当下的甜蜜她享受了啊。而感情，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会怎样。你之蜜糖，我之砒霜；你愿意独饮一瓢，我愿意弱水三千；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各取所好而已。所以，刘壮驴她活得很开心，因为她是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活着，不给自己背包袱。也隐隐觉得，刘壮驴身上集中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美眉的诸多缺点，现实中的哪个美眉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刘壮驴身上的某一点呢？至少某草不敢说。只不过有的人缺点外露的多些，有的人缺点外露的少些，露的多的可能就成了别人嘴里的“坏”女孩，露的少的就成了别人嘴里的“好”女孩。讽刺的是，“坏”女孩往往活的很精彩，“好”女孩往往活的很憋屈。搞笑吗？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人生在世几十年，如果处处迁就别人，唯独委屈了自己，这样的人生能算是美好的吗？有时候，人还是需要自私一点的。所以，孟

小强，请你向刘壮驴学习，不妨自私一点，再自私一点。啊，还漏了一个，孙二哥，此话也与你同勉。

书评：心中的月光（1）

心中的月光作者：何以 记得那时侯看离婚，一晚上就追完了，意犹未尽，只道结局怎么就米有了呢！于是结识了蓝，后来看到了月光，更是大爱。喜欢里面的语言，最爱李默跟木鱼斗法，太好玩了，李默这样的儿子，是人都会爱的，冬子，你就做个最亲的后妈吧。纯属个人YY，表打偶。人说爱一个人要有原因，感觉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但不管怎样，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吧！对，何以最耐木鱼！######他，怎么说的，首先感觉他很稳重，沉静而又睿智；其实，偶最爱的还是他的---腹黑……表打偶…..你们没觉得他很有魅力吗，偶就是拜倒在他的西装裤下滴。他似有股强大的气场，让人没办法不靠近，不喜欢。骨子里强势的男人是很有魅力的，而他又不乏黑色幽默，真是爱死他了。每每看到他跟李默斗法，欢喜不已，他太有才了。二哥对冬子的心思他也是了解的吧，心里应该很清楚。可素他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也许，他只是想走好自己的路，努力的认真的走，别人也有权利争取幸福。幸不幸福在于自己的看法。他很睿智，一步一步的走进冬子的心里，我想，我希望，最终，他就是冬子在找的那个人。希望他的人生计划里有爱情，有爱人.你要幸福，木鱼.#####说说二哥-----一个很深情的男人，很多人喜欢他，像修月一样深情的男人，那么多年，一直在默默的守侯着冬子。对，我没有用等待这个词，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想要拥有她吧，只是希望她幸福，她幸福他也就没有遗恨吧，虽然也会寂寞也会难过。

书评：心中的月光（2）

很多人喜欢他，希望他幸福，我也是；希望他勇敢的走出自己心中的围城，去看看城外的月光，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与惊喜。只有勇敢，才可能幸福吧!#####冬子，我该怎么说呢，也许蓝把木鱼和二哥描写的太深刻又很有自己的味道，显得她就是淡淡的，不是十分出彩。跟叶子比起来，她真的很那个啥的说。可她给你的温暖却是最真实与厚重的。不经意的，你就会发现，她给你的惊喜，发现你已经不知不觉的爱上了这个淡淡的女子。她能够被爱，当然也是有她的魅力。她只是纠结于过去的伤疤，变得不再如年轻时那么的勇敢；等到她足够强大，足够成熟，就能够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吧！看到一些她的举动，偶就会觉得她已经对木鱼动心了。例如：1---耳边，隐约响起庄严的木鱼声。咚咚咚，一下下，直击脑门儿。2，3，，4…偶就不一一列举了。相信认真看文的MM都能看到和感觉到。#######爱，如果没有冲动，没有燃烧，那不叫爱，只是个规规矩矩的化学方程式而已。都冲动起来吧，去努力去追求，你们一定会幸福的。只是人生，确实有太多意外。把握你可以把握的，而对你无法把握的，不强求、不忧心如焚。人生只有一件事，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走到底——按照心灵真实的渴求走到底。只愿木鱼，冬子，二哥还有薇姐(偶都没写你，呜呜，原谅偶吧，以后有机会)都能够勇敢的走着自己的那条路，走出自己心里的那个围城，出来看看城外的月光，它很美好的。蓝，写得真好；让偶感觉很幸福，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篇文，加油！！！（偶只能在精神正鼓励你）愿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目录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第五章意外的电话第六章贺寿团大驾第七章雷人的姥爷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第九章疯狂的家宴第十章转折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第十四章婚礼现场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第十九章血疑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第二十六章爱上你，是他一切不幸的开始第二十七章最佳归宿第二十八章一个人的伤心第二十九章希尔顿的鸿门宴第三十章天堂还是地狱第三十一章感情的转变第三十二章李木鱼的世界第三十三章莫名其妙的黑锅第三十四章天平的两端第三十五章玻璃城堡里的爱情第三十六章如果可以这样到永远第三十七章有些笑容比眼泪更悲伤第三十八章命运的玩笑第三十九章唯一的选择第四十章这一次是谁放手第四十一章在伤痛中学会成长第四十二章临行前的准备第四十三章归宿尾声我们的幸福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1）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看你这么从容镇定，想来也是相亲老手，那就好办多了。反正我看咱俩也没什么来电的感觉，而且我就想找个普通人过普通日子，你太优秀了，实在不适合。孟小冬今年二十六岁，是D市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她在人民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这不，两个月前她刚刚被提拔为初三年级的年级主任，父母乐得合不拢嘴。亲戚朋友们常常称赞她年轻有为，她自己对此倒是以平常心处之——老站在讲台上，总得有点为人师表的自觉，她也由此修炼出一些斯斯文文的气质。年初，孟小冬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贷款买了套两居室的小高层。付完首期，银行存款立马从小康阶层跌入赤贫，不得不每天勒紧裤腰带算计着过。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叫西北风中的“欢乐颂”，痛并满足着。自小到大，她都是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学中学大学工作，一路顺风顺水的，没遭遇过什么大风浪。当然，闹心的事也有。二十六岁的女同志，个人问题走到哪儿都是被关心的焦点。可惜，皇帝不急，太监跳脚也没用。她没事人似的天天高唱《单身情歌》，哪管父母朋友愁得夜夜难眠啊。照理说，学校这种地方，年轻的男老师也挺扎堆儿，条件好的不在少数。无奈，孟小冬本人坚定不移地秉承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对身边的丛丛绿草视而不见。交情好者，均以哥们儿处之。当父母的能不着急嘛！这不，动员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说媒搭线儿的，一出又一出。小冬是个孝顺孩子，轻易不拂逆长辈心意。于是，相亲宴一顿不落地参加，表现得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加之长得清秀，几番下来，也引得不少大龄男青年春心萌动。约会吃饭看电影轧马路，接着，分道扬镳，挥挥手，潇洒得不带走一丝儿留恋。分手感言也几乎如出一辙：小冬，跟你在一块儿，压根儿找不到恋爱的心跳。对此，她表示极大的理解，毫不在意地表示：分手了，我们还是朋友。就这样，她的朋友越来越多，社交圈子越来越广，唯一不变

的，是迄今为止，仍然形单影只。《单身情歌》成了其每次K歌的必唱曲目，用朋友的话说：孟小冬在唱这歌时，眼角眉梢飘着的，是阴谋得逞的得意洋洋。对此，她不置可否。其实跟孟小冬关系要好的高中同学，约摸都能猜到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肯正经找个人好好谈场恋爱。林西北，同学聚会时大家都默契地避过不提的名字，是她心底的一道伤。那时候，没有人想到孟小冬大学毕业后竟然会“混进”人民教师的队伍。那个性格张扬泼辣的女孩儿，那个对文字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的女孩儿，不应该甘于这种默默无闻的平淡。对此，她的回答永远一成不变：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真滋味。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2）

七月的正午烈日当头，晒得人直发晕。孟小冬窝在公寓里，惬意地吹着冷气上网。当教师的能享受每年的寒暑两假，别提多滋润了——准备准备教案，跟朋友逛逛街，打打球，喝喝酒，聊聊天，小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当然，日子这么空闲，相亲宴自是免不了。这不，晚上要去跟三姨的儿子的同学的表哥见面。电话里，三姨兴致勃勃地跟孟小冬介绍这次的相亲对象，滔滔不绝地说了大半个小时，总而言之一句话：条件超凡脱俗，绝对是白马王子！孟小冬挑挑眉，心里偷笑。要是真有这条件，还用满世界地相亲找对象？屁股后面随便一拨拉都得上来一个加强排。当然，想归想，嘴上肯定不能说。费了约摸两分钟的唇舌，哄得三姨心满意足后，揉揉发热的耳朵，她如释重负般放下了电话。李木鱼，这名儿真有性格。格调优雅的西餐厅里，孟小冬临窗而坐，看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五分钟。她很守时，所以最讨厌约会时任何理由的迟到，希望李木鱼同志不要犯此大忌。但是，估计够呛。分针又挪了挪，还有两分钟。还有一分钟——她已经基本将此人飞出局。还有十秒钟——木鱼兄，看来咱们之间没什么缘分。时间到！“你好——孟小冬？”孟小冬抬头，盯着杵在眼前的高大身影，礼貌地站起来，伸手跟他握了握，“李木鱼先生，你很守时。”两人面对面坐定，按照相亲惯例，互相对视，辨明真人与传说的差距。小冬心里一一回顾三姨的描述，比对下来，觉得此人外貌失真度几乎为零。换言之，李木鱼的皮相确实够水准。如此长相，若无隐疾，为何沦落至相亲的境地？孟小冬挑挑眉，打破沉默，“李先生在哪儿高就？”“D大。”“年龄？”“三十一。”“职称？”“教授。”“年轻有为。”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3）

“过奖过奖。”上述信息，与三姨的描述完全一致。“以你的条件，找女朋友似乎毫无困难吧？”“没错。”“那还相亲？”“不想吃窝边草。”“此言有理。”“孟小姐在哪里高就？”“初中老师。”“年龄？”“二十六。”“不错的职业，不太老的年纪，不是很困难的长相，为什么相亲？”“不忍拂逆长辈的热情心意。看你这么从容镇定，想来也是相亲老手，那就好办多了。反正我看咱俩也没什么来电的感觉，而且我就想找个普通人过普通日子，你太优秀了，实在不适合。但相亲即是有缘，大家不妨做个朋友。”“很专业的说辞。你刚才说你是初中老师？”孟小冬点头，猛然发现两人啰唆了半天，到现在还没点餐。“教什么科目？”“语文。你饿不饿？不饿大家就不要破费了，喝点冰水就好。”李木鱼笑笑，眼窝深深，样子像混血，“很饿，这顿饭我请。”“我不饿，你自己点吃的好了。相亲饭我还是习惯AA制。”李木鱼没多说，挥手招呼服务生，“两客海鲜烩饭，头盘儿来三文鱼沙拉。”“一客就好，我不饿。”服务生很迷茫，尴尬地看看他们两人。最终，李木鱼一锤定音，“两客，账单打一张。”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4）

“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甜点好了。”孟小冬咬咬牙，心里开始盘算这个月用餐经费的亏空。三姨也真是，干吗非要约在这种宰死人不偿命的地方。“我不喜欢吃甜食。记着好了，等下次你请我。”李木鱼端起桌上的水，喝水的样子很斯文，颇有点学者的范儿，就是长相有点西化，跟气质不搭。孟小冬隐忍地咬牙点头，心里暗自嘱咐自己，一会儿千万别跟他交换电话号码。“现在学校正放假，有没有兴趣给我儿子做家教？”“你有儿子？”孟小冬撇撇嘴，相亲铁律果然没错——真相永远比想象残酷。“今年上初三。”“……”孟小冬飞速在脑子里换算——上初三的学生，正常年龄应该是十四五岁。就算十四岁好了，李木鱼说他今年三十一，也就是说，他十七岁那年就有了孩子。这个结论很劲爆，大概可能如下：他早恋搞大了别人的肚子，他儿子是天才连跳数级，而他隐瞒年龄，实则今年已经接近四十……“甭乱猜测。我儿子今年十四岁，不是我早恋搞大别人肚子生的——哥哥嫂子空难去世，我领养了他。”峰回路转的答案让孟小冬愣住，顿了顿，才说：“看不出，你还挺仗义。”年纪轻轻带着这么大的儿子，这样说来，他要靠相亲找对象倒也有点靠谱儿，估计没几个女的愿意当这种现成的妈。“我刚才说家教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你在D大教什么？”“机械工程。”“虽然专业不对口，辅导个把初中生还是游刃有余的吧？”孟小冬对他请家教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在他眼里，只要是我说的，一概是错的——叛逆期，同性相斥。”李木鱼笑笑，眼角弯弯，神色间颇为无奈。孟小冬手支下巴，暗自盘算着要不要牺牲吃喝玩乐的幸福生活去赚这笔外快。其实，只要她想，这种赚外快的机会多得是。要不是房贷重压加身，享乐至上的她是断然不会考虑这种问题的。“报酬怎么算？”“开学前一个半月的时间，每天八小时，一小时一百。”这个价码几乎让孟小冬的“成交”脱口而出，但紧要关头，理智尚存，“周末有没有休息？”“没有。”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5）

“嗯？你是请保姆还是请家教？”“兼而有之。”“你们学校也放假，你天天在家？”“我很忙，你不必担心会天天碰到我。”“这样啊，让我想想。”其实孟小冬心里早已乐翻了天。每天八小时跟坐班没区别，大不了牺牲点玩乐时间，一下子大半年的供房款就出来了。要是不答应，实在天地难容。“行，就这么定了！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了，口头承诺我不干。还有，钱要一周结算一次。”“没问题。”李木鱼倒是个爽快人，在孟小冬看来，这厮纯粹是有钱没地儿花了，砸这么多钱给儿子请个暑期保姆。要不是看在他是三姨的儿子的同学的表哥，也算知点根底的份儿上，她可不敢这么轻易地就应下。天上从不会掉馅儿饼，这个道理，她很早就懂。一场普通的相亲宴戏剧性收场。李木鱼跟孟小冬说了家里的地址，让她明天一早过去把合同签了，直接开始上班。孟小冬本来还想讨价还价，晚两天把手头的教案准备完，谁知李木鱼这厮接着说了句：“如果明天开始上班，我预付你一个月的工资。”结果呢？还用说！在地铁上挤出一身汗，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喝口水，三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直入主题。“小冬啊，跟李木鱼见过了吧，感觉怎么样？”“三姨，您的眼光还用说吗？”“那来不来电？”“您老用词儿可真时髦。来不来电这种事太抽象，总之走一步看一步呗。”“噢。”三姨的气势明显减弱，“小冬啊，是不是又没看上，敷衍我呢？”“看您说的，哪能啊！就李木鱼那金光闪闪的条件，还能轮得着我去挑他？”“你知道就好！”三姨一听，精气神儿又上来了，“我当时可是说破了嘴皮子才给你搭上这根线儿的。年纪轻轻仪表堂堂，还是个教授，最重要的，没结过婚！这样的人哪儿找去！”“就是，哪儿找去！”没结过婚，儿子都十四了，哪儿找去。三姨在电话里笑了笑，“小冬啊，又在哄我开心呢？”“没有。对了，您上次说爱吃聚生记的凉糕，我刚才路过就买了几盒，抽空给您送去。”“这孩子，刚买了房也不知道算计，花那些钱干吗？”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6）

“孝心哪能用钱算，”孟小冬夹着电话，从冰箱里拿出瓶果粒橙，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就是一通豪饮。“小冬啊，女孩子要斯文。”孟小冬一听，立马伸手抹抹嘴，咽下嘴里的饮料，“是！您老教训得是！”三姨无奈地笑笑，“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主见，你二哥也是，对我们这些老人总是嘴上敷衍，一转身照样该干吗干吗。可这次三姨得多说两句，李木鱼的条件实在是不错，你们工作性质也差不多，肯定少不了共同语言。自己多上上心，别总这么晃荡着过。二十六岁的女孩子，不小了！”教授和中学老师，工作性质差不多？“好，一定！您放心，这次我肯定全力以赴，争取把这只大金龟拿下！”三姨笑了一阵子，又嘱咐了几句。挂电话前，孟小冬说：“三姨啊，您给我妈打个电话说一声儿，我就不亲自跟她老人家汇报了。”“行，你放假没什么事，别总惦记着玩儿，抽空也回家多陪陪你爸你妈。”“好，一定！”孟小冬撇了撇嘴。不是她不想回，一回家就得听上一场婚姻与爱情的专题演讲，俩老人轮番上阵，听得多了，总也有个疲劳不是？美美地洗了个澡，孟小冬早早就上了床。李木鱼跟她约在上午九点，他住的地方离她家挺远，得倒两回车，加上等车走路的时间，差不多一个小时。钱不好赚啊——这就是孟小冬入睡前的最后感慨。在朋友眼里，孟小冬是个很随和很好相处的人。跟谁在一块儿也能说上话，求她办什么事，肯定赴汤蹈火，特仗义。唯独一件事——熟悉她的人都知道——那就是谁也别跟她谈感情，她肯定两三句话之内就找机会开溜，任谁也拿她没辙。齐薇是孟小冬最贴心的姐妹。大学时，齐薇是孟小冬的学姐。孟小冬入学那年，新生超编，宿舍不够，于是有几个班的女生被打散编制插到了老生宿舍。孟小冬恰好被分到齐薇的宿舍。刚开始，两人的交情普普通通。孟小冬觉得齐薇的世界离她太遥远，总抬着头看人太累。新生报社团，她进了文学社，结果社长竟是齐薇，这不得不让她觉得意外。在她看来，齐薇应该是那种闲暇时间

打扮得光鲜照人，挽着男友出入高档餐厅和名牌百货的人。搞文学，得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这些好像跟齐薇不搭调。当然，事后孟小冬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共事三年，两人不但成了朋友，还是那种很好很好的闺中密友。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7）

齐薇对孟小冬的评价颇一针见血：冬子，别觉得自己特潇洒。老这么憋屈着，更年期最起码提早二十年。林西北早就结婚了，你还准备为他守活寡啊？傻不傻啊！在孟小冬面前，也就齐薇能直言不讳地提起那个名字。孟小冬其实挺羡慕齐薇的，活得潇洒，真的潇洒。喜欢一个人，就放手去追，追得轰轰烈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让说三道四的人统统去死。当然，羡慕归羡慕，孟小冬也知道这种潇洒学不来。在背后支撑这种潇洒的，是显赫的家世、傲人的美貌和出众的能力。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很少有人能齐备。而齐薇就是这种三合一型选手，能跟她成为挚友，孟小冬至今仍觉不可思议。睡到半夜，孟小冬做了个梦，梦见林西北离婚了。清早起床的时候，梦里的内容还历历在目。站在洗手间里，孟小冬边刷牙边对着镜子鄙视自己。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难道她潜意识里竟有这种想法？其实很多事，忘不了的只是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林西北的脸，她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七点五十分，小冬准时出了门。今天的交通线路出奇地顺畅，抵达目的地时，才八点半。齐景苑。孟小冬打量着这片儿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公寓群，心里暗自感叹，什么时候能买得起这儿的公寓，她的人生也就圆满了。年初买房时，对楼市行情了解得不少。出于好奇，孟小冬也打听过像齐景苑这种档次的公寓每平的大约售价——买不起，留个念想也好。事实总是残酷的，售楼小姐嘴里吐出的数字经过她脑海中快速精密的换算，让她很遗憾地发现，存折上苦苦积攒了四年的血汗钱，竟连公寓的厕所都买不起！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看着门口进进出出的车，一辆比一辆拉风，而她只认识其中最朴素的两款——奔驰和宝马。站在楼前磨蹭了会儿，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坐电梯上去刚刚好。转身正要走，身后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引擎声。孟小冬皱皱眉，顺着声音向地下车库的方向望去，一辆不知名的红色跑车呼啸而过。真嚣张！甩甩头，孟小冬拎着包走进一楼

大厅。几部电梯都在升降中，从地下二层上来的那部大概能最快到。叮咚——电梯门缓缓滑开，里面有人。孟小冬走进去，正要按键，却发现十八层已经被人按下了，亮着灯。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8）

她站在角落里，通过锃亮的金属门打量着映在上面的人影。站在她身侧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儿。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他耳朵上那一长溜儿的耳钉和满头可爱的卷毛儿。对于那溜儿耳钉，孟小冬发自内心地反感——好好的男人把耳朵凿得乱七八糟，不阴不阳的，也不知到底图个啥……“看够了没？”傲慢的声音毫无征兆地钻进孟小冬耳朵，不知怎的，她脑海里突然蹦出刚才那辆嚣张的红色跑车。“我直视前方，只能看到那个方向。”虽被戳破心中所想，孟小冬依然镇定自若地反驳。男孩儿冷哼了一声，没再说话。孟小冬心中不忿，索性偏过头直接盯着他瞧。这孩子侧脸线条很漂亮，嘴紧抿着，皮肤很白很细致。真是糟蹋了这么好的皮相……小冬心里胡乱感慨了半天，直到被她盯着猛瞧的男孩儿终于忍无可忍，刷地转过头。两人四目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气氛顿时很不友好。关键时刻，叮咚一声，十八楼到了。两人对视一秒，不约而同地迈步往外走。电梯门不够宽，肩膀相碰，孟小冬下意识地侧身，却见那男孩儿头也不回地径直而去。忍无可忍中，孟小冬对着那嚣张的背影，毫不犹豫地比出了自己轻易不用的中指。极快地收回手，她紧张地四下张望——好在没人，否则为人师表的严肃形象立马就得灰飞烟灭。“我家不在那个方向。”嗯？闻言，孟小冬顿时僵立在原地。缓缓收回视线，扭头，李木鱼同志正站在另一部缓缓关上门的电梯前，似笑非笑地盯着她。“第一次来，不熟悉地形。”转身前，孟小冬恨恨地瞥了一眼刚才那孩子离去的方向，想起齐薇曾说过的一句话——德行与财富成反比者，人人得而诛之。“你刚才的行为让我对‘为人师表’这句话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李木鱼一身休闲打扮，看起来像是刚刚健身归来。“为人师者也是人，面对学生传道授业，讲的是职业道德。私底下，七情六欲，只要不违背底线和原则，偶尔的放纵发泄，实属人之常情。理解万岁。”“真是伶牙俐齿。

跟我来吧。”李木鱼笑笑，转身带路。尾随李木鱼进门，见装修极具现代风格的宽敞客厅收拾得一尘不染，不像是单身汉住的地方。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9）

“你儿子呢？”“还没起床。你先坐，我去叫他。”李木鱼皱皱眉，把孟小冬带到沙发前，倒了杯水给她，自己走到卧室前拧了拧门——门被反锁上了。“李默，开门。”李木鱼声音不高，孟小冬却听得出里面暗藏的火气。卧室里静悄悄的，没反应。李木鱼拍拍门，又叫了几声。孟小冬端着水杯偷偷在心里乐，看来李木鱼没说假话，他这半路出家的爹，当得是挺成问题。“李默，我劝你最好立刻给我把门打开。等我拿了钥匙，你自己知道后果。”李木鱼倚在门框上，声音不高，空气中却飘起了几丝火药味。孟小冬暗自摇头，心里犯嘀咕，总觉得这活儿接得有点草率。刷的一声，卧室门被人从里面狠狠拉开，孟小冬下意识地回头看……“李默！你给我滚进去把衣服穿好！”当的一声，只惊鸿一瞥间，门便被大力带上。接着，卧室里传出一嗓子高过一嗓子的争吵。“你干吗又弄个女人回家！”“这是你的新家教。”“我功课还没烂到需要你不断请家教的地步！”“是为了教你做人。”“你！我要是做人有问题，也纯粹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不要胡搅蛮缠。”“我的事不用你管！闪开，我今天约了同学去烧烤！”“不行。”“我凭什么听你的？”“我是你爸。”“不是原装的！我爸早死了！”……孟小冬觉得这话实在是过了，果然，李木鱼半天没动静，几分钟后，沉着脸从卧室里摔门而出。走进客厅，看见孟小冬，他神色间有些尴尬。倒是孟小冬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放下杯子笑问：“合同呢？签了我才能开始上班。记得你答应的，预付一月工资。”

第一章另类的相亲（10）

合同做得很专业，孟小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伸手接过李木鱼递来的支票，数目跟她昨晚在家计算过的吻合，这事就算是敲定了。“李默在里面洗澡，十点钟他的钢琴课老师会过来，到时候你盯着他好好练琴。我马上要出去，下午四点回来。在你下班前，我们可以交流一下你今天的工作心得。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条不紊地交代完，李木鱼靠在沙发上望着孟小冬，眉眼间余怒未消。“这个，能不能很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孟小冬刻意压低了声音，“你跟李默在一起生活了多久？”“四年。”“那你也够失败的。”孟小冬脱口而出。四年了，俩人还这么势同水火。李木鱼脸色微变，眯着眼盯着孟小冬瞧了半天，没说什么，起身走向自己的卧室，把她一人晾在了客厅里，气氛顿时有点僵。孟小冬把支票小心翼翼地收进包里，打眼儿瞥见手机的指示灯在闪。翻开一看，一个未接电话，三条短信，都是齐薇的。算算时间，那时她大概正在挤地铁，没听见。“冬子，一大早跑哪去了？家里没人，手机也不接！姐姐我现在心情爽翻天了，看到短信速速回电！”“冬子！姐姐努力了两年，革命就要成功了，你竟然关键时刻给我玩儿失踪！速速回电！五分钟内不回电，杀无赦！”“冬子，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完了！今天晚上洗干净脖子在家等我！姐姐现在要去美美地做个Spa，香喷喷地赴下午的约会。赶快祝我约会顺利！姐姐出发了！”孟小冬笑着收起手机，准备等李木鱼走后抽空给齐薇回个电话。看她这兴奋的劲头儿，大概是那段折腾了两年的恋爱追逐终于有眉目了。正琢磨着，李木鱼已经换好了衣服走出卧室，“我先走了，午饭让李默做。”……“你对我可真有信心！要是他一定要坚持去跟同学烧烤，你说我要不要阻拦？或者说，我能不能拦得住？”“一小时一百的工资，这种事该怎么处理你看着办。”“……你慢走，再见！”望着门口弯腰换

鞋的背影，孟小冬恨恨地说。出门前，李木鱼想了想，转身补充道：“其实李默做饭很不错。”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1）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孟小冬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可能脱离现实，守着一份早已逝去，甚至可以说从未得到过的爱过一辈子，她没有这个资本。分针龟爬似的挪动，二十分钟过去了，李默的卧室依然房门紧闭。孟小冬坐在客厅里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李默好像在打电话，声音很小，听不真切。孟小冬想了想，掏出手机，准备趁这会儿给齐薇回个电话，分享一下她革命成功的喜悦。“哪儿溜达去了？才想起给我回电话！”刚接通，齐薇的声音就噼里啪啦地砸进孟小冬耳中。“别激动别激动，我在上班。”孟小冬压低嗓音，起身走到客厅的落地窗边——这里离卧室最远。“我做Spa呢。晚上乖乖在家等着我，姐姐现身说法给你上一课，让你也近距离欣赏一下恋爱中的女人是什么样儿的。”“搞定了？他终于被你的痴心不改外加死缠烂打降服了？”“那是。替姐高兴不？”“高兴高兴。你好好约会，等我下班回家，咱再详谈。”“上班？你过糊涂了吧？学校不正放假呢嘛？”“生活所迫，房贷压身，赚点儿外快贴补家用啊！”“你得了吧！不跟你啰唆了，晚上见！”说完，齐薇干脆利索地挂断了电话。孟小冬收起手机，俯视楼下蚂蚁般的小人小车儿，陌生得好似从未见过。发了会儿呆，缓缓收回视线，看看表，九点四十。“上班时间聊私事，是不是得扣钱？”淡漠的声音，透着稚嫩。孟小冬很郁闷，转身望去……李默？刚才卧室门缝里的匆匆一瞥，孟小冬只看清这男孩儿赤裸的上身和漂亮的肌肉线条。面对面仔细端详，不得不说，大剌剌地坐在沙发上的那个男孩儿让她非常意外。没有想象中叛逆少年的另类造型和奇装异服，而是利索的短发，清爽的装扮。很漂亮很干净的男孩儿，孟小冬对他的第一印象挺不错。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2）

李默见孟小冬盯着他瞧了半天也不说话，不耐烦地撇撇嘴，“我小爸跟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一会儿我要出门，你最好跟我一起离开，该干吗干吗去。以后也甭来了，这里不需要你！”孟小冬笑笑，对他的话恍若未闻，径自走到沙发前坐下，“准备跟同学去烧烤？”“没错，所以你最好不要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你要说的那些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那些滔滔不绝的大道理我完全没感觉，开口闭口人生理想的，只会让我觉得可笑！”“嗯？谈人生谈理想？那些东西我自己都还没搞懂，要谈也不会跟你谈。”孟小冬挑眉暗笑——小样儿，真把这年头的老师都当傻子呢。“你不是老师吗？老师是天底下最自以为是的人！”“你小爸也是老师。”“没错，他就是自以为是的人之中的佼佼者！”“有吗？我倒觉得他在你面前窝囊得很呢。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如果我是他，肯定早就一耳光抽过去了。”“你！”李默瞪着孟小冬，“你什么都不了解，凭什么说我小爸窝囊？我小爸比你强多了！”“你可真矛盾。既然这么维护你小爸，何必要装出一副跟他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样子？挺累的吧？”一毕业就站上讲台，对付这种年龄的小孩儿，孟小冬颇有自信。“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谁让我收了你小爸的钱呢。要不这样吧，你给你小爸打个电话，就说你看我特别不顺眼，想让我滚蛋。如果你小爸点头，我立马留下钱走人。”说完这话，孟小冬突然特想笑。好歹也当了四年老师，竟然为了心里那点莫名其妙的正义感，跟一个孩子玩上了激将法。“你以为我不敢？”李默作势要去拿桌角的电话，孟小冬没拦他，而是面带微笑，不疾不徐地道：“冲动是魔鬼。一般我脑门儿充血的时候，就会在心里默念这句话。送给你，共勉。”这倒不是说教，她就曾因为冲动，干下过一件让自己悔不当初的蠢事，至今仍是心底抹不去的污点。从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了她时时默念的警示铭。李默听完，有点发愣，半天没说话，收回手低头盯着腕表出神。孟小冬端起桌上的水，一口一口地喝着。两人就

这么僵在客厅里，直到门铃声响起。孟小冬看看表，还差几分钟十点，应该是李木鱼说的那个钢琴老师到了。李默皱皱眉，满脸不爽地起身去开门。“李默，你在家呢？”“废话。”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3）

孟小冬哭笑不得地听着门口传来的对话。“那是你家新请的保姆？”“要你管。”“你小爸今天不在家？”“你是来教我弹钢琴的，不是教他。”说话间，两人已经走进了客厅。孟小冬站起身，冲李默身边的年轻女孩儿礼貌地笑了笑，“你好，我叫孟小冬，是李默的暑期家教。”“哦，不好意思。”年轻女孩儿脸色有些不自然，“我叫张琳娜，艺大三年级，李默的钢琴老师。”“真啰唆，小爸是不是非要把家里弄成女儿国才甘心！”三个人杵在客厅里，气氛非同一般的尴尬。孟小冬暗叹，李木鱼就算觉得李默缺乏母爱，也没必要折腾这么多女家教来陪他。这个年龄的小孩儿往往都觉得自己成熟得很，年纪不大，却都有点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心理，弄这么一帮大龄女青年跟幼儿园阿姨似的哄着他玩儿，实在是不智之举。尤其眼前这位清丽可人的女大学生，心里那点儿动机，看在李默眼里，不抵触才怪。真不知李木鱼这厮到底怎么想的，就算半路出家当爹没经验，四年了，这磨合期也该过了。“张琳娜，我小爸要到晚上才回来，你可以不用等了，哪儿凉快哪儿玩去吧。”李默倚在钢琴边，掀开盖子，漫不经心地扫过黑白交错的琴键，脸上满是厌恶。张琳娜被他这么一说，脸色更不自然了，漂亮的杏眼里掩着几抹羞怒，强自克制着，缓缓地道：“上周我布置给你的曲子练得怎么样了？弹给我听听。”“没空，没练。”李默啪地扣上琴盖，挑衅似的盯着她。“没关系，你尽管弹，让我看看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张琳娜走到钢琴边，把手里的一沓曲谱递给他。李默看了两秒，接过去随手丢在地上，“我约了同学。你们要是不愿意走，大可以留在这里等我小爸回来！”说完，直奔门口，极快地换好鞋，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这摔门的动作，倒是跟李木鱼如出一辙。孟小冬下意识瞥了一眼客厅茶几上的钥匙和手机。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家里，估计钱包就更不用想了。小孩儿就是小孩儿，走得倒是挺潇洒，可浑身上下一个子儿也找不着的时候，就该想起他爹的好来了。张琳娜弯腰捡

起曲谱，一张张顺好，整齐地放在钢琴边。在李木鱼家的客厅里，两个不属于这个家的女人尴尬对视，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约摸一分钟后，孟小冬收拾起自己的东西，顺便抄过李默的钥匙和手机，匆匆跟张琳娜道别，独自离去。李默刚走没多久，应该还追得上。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4）

等啊等，几部电梯上上下下，迟迟没有一部升到十八层。孟小冬怕李默走远了追不到，索性转身跑进了楼梯间。三寸的高跟鞋嗵嗵地撞击楼梯，气喘吁吁中，她抬头一看墙上的楼标——十二。半天才下了六层！放缓步子，她边下楼边自我反省。最近放假实在太过放纵，生活乱了步调，除了周末去健身俱乐部打打羽毛球外，几乎没怎么运动。捏捏腰上的肉，很松软，手感不错，再这么下去，很有成为游泳圈的潜力。一米六八的身高，五十千克的体重，不算胖。她生就一副小骨架，很藏肉，无形中麻痹了对身材的关注，不能及时地将肥肉扼杀于萌芽中。其实她并不很介意胖瘦问题，刻意维持身材，不过是为了减少置装经费。最近裤腰已渐紧，再这么下去还了得！物价飞涨，普普通通的一条裤子也要上百，稍微有点牌儿的都得几百。要是把钱浪费在这上头，日子可就没法儿过了。每每想起这些恼人的生活压力，孟小冬的心底就会升起深深的自嘲。其实自己条件也不差，找个正经男人好好结婚过日子不难。两个人一起经营生活，肯定比一个人咬牙苦撑轻松得多。恋爱的感觉，究竟是怎样的呢？她很认真地思索这个问题。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是性与爱的区别。男人可以为了性谈爱情，女人却不行。女人的性，只为爱而生。男人和女人上床，有人为了性有人为了爱，缠绵悱恻过后，爱的更加爱，不爱的却依然不爱，一切毫无改变。孟小冬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不可能脱离现实，守着一份早已逝去，甚至可以说从未得到过的爱过一辈子，她没有这个资本。晚上好好跟齐薇聊聊，看看能不能从恋爱中的女人身上沾点儿喜气，找找感觉。其实她知道，跨不过去的，不过是心中的那道坎儿，那道害人害己、追悔莫及的坎儿。不知不觉中，拐进一楼大厅。收拾起心思，抹去额头的汗珠儿，孟小冬匆匆跑出去。远远地，公寓区大门前，一道几欲消失不见的小小身影，可不正是李默。幸好时间来得及，这小子还没跑出革命的包围圈。小冬拎着包，顾不上斯

文，迈开步子就向他追去。“李默，你等等，慢点走！”眼看李默就要拐出大门了，孟小冬不得不在他身后扯着嗓子大喊。擦身而过的车里，不时透出惊讶的目光，李默好像听见了，顿住脚转身回望，看到孟小冬，稍稍愣了下，没理会，手插裤兜里自顾自地继续往前走。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5）

“李默，你的钥匙和手机！”孟小冬上气不接下气地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李默闻言，再次顿住脚步，回头盯着她，眉眼间微带不解，“你专门给我送这些？”“否则呢？我找你还能干吗？”孟小冬叉腰站在原地，拍拍胸口，总算把气儿喘匀了。抬起头，才发现李默年纪虽小个子却不矮，比踩着高跟鞋的她还要高出几厘米。她把手里的钥匙和手机递给他，语中带笑地问，“钱包也没带吧？”李默别扭地侧过头，白皙的皮肤映着阳光，微微泛起粉红，“张琳娜呢，还在我家？”孟小冬耸耸肩，“大概吧，我不知道。还有，出门要带钱跟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是生活常识。带好钱，带好手机，带好钥匙，你在外面逍遥够了，才能潇洒地自力更生地回家。”“你真啰唆。”李默故作冷酷地瞪着孟小冬，声音里还没褪尽稚嫩和青涩。“行了，我先走了，祝你今天玩儿得开心。”孟小冬顺手揉揉他的脑袋。简简单单的动作，却让李默一下变了脸，“不要碰我！”这激烈的反应把她弄得有点蒙，“怎么了？”李默没说话，转身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大门，很快消失不见。孟小冬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地摇头苦笑。在她眼里，李默就是个孩子，跟她学生年纪相仿的孩子。她想不通这个普普通通的动作怎么会引起他这么大的反感。揉脑袋是对小孩儿的一种安抚，小时候自己就最喜欢被老妈揉着脑袋说：小冬啊，今天真乖。真是出师不利！回到家，孟小冬从包里掏出支票，恋恋不舍地打量着上面诱人的数字。钱啊钱，看来要打水漂儿了。大半年的供房款就这么硬生生地从眼前飞走了，能不郁闷嘛！能不痛心嘛！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她通常会选择化悲愤为饭量，去暴饮暴食一顿。那是非常有效的发泄，但现在局面不同了，钱得一分一分算计着花，实在没闲钱去大吃大喝。想到这儿，心情直直跌入谷底。可悲的房奴！孟小冬心中暗骂自己，第N次后悔当初买房的决定。当时爸妈都劝过她，说没结婚的女孩儿跟父母住在一起很正常，干吗非要贷款过日子。但当时她对买房后的独身生活憧憬

得不得了，心里美得什么都听不进去。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报应啊报应！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6）

在客厅里呆坐一阵，郁闷的心情毫无缓解，眼皮倒是越来越沉。于是，孟小冬决定睡个午觉，最好睡到山无棱天地合，那就什么都不用想了。结果，这一觉果然睡得很有质量，若不是被一通电话吵醒，说不定她还真能睡到地老天荒。“喂，哪位？”孟小冬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咕哝。“孟小冬？”“嗯，你是谁？”声音有点熟，孟小冬揉揉眼，清醒了点儿。“李木鱼。”“噢，”“李木鱼”三字入耳，那张金闪闪的支票立马就从脑子里蹦了出来，让孟小冬彻底清醒了，“是你啊。李默我搞不定，明天你什么时候有空儿，我把支票还给你。”“没问题，记得带上违约金。”电话那头儿，李木鱼不冷不热地说。“啊？”孟小冬一听，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违约金？我哪里违约了？又不是我自己随便就不想干了，是李默看我不顺眼，亲口说让我以后甭去你家的。”“你确定？”李木鱼挑着尾音反问。他这一问，倒让孟小冬不太确定了，脑子里飞速忆起上午的情景，讷讷道：“没错，他是这么说的。”“他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李木鱼声淡如水。“什么？不可能！”孟小冬诧异。“明天上午九点准时上班！连李默都搞不定，你这个初三的年级主任也不用当了。”“你！四年了还没学会怎么当爹，我看你这教授当得也挺成问题。”孟小冬很不忿——把烫手山芋甩手丢给别人还有理了！李木鱼半天没说话。孟小冬有点后悔。其实，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处于叛逆期的小孩儿，就算是亲生爹娘也常常束手无策，“那个，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跟李默好好谈谈。他不是个坏孩子。”“嗯？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是个坏孩子了？”李木鱼冷冷地反问，语带不悦。孟小冬一听也不乐意了，自己出于好心的建议，生生被他当成了驴肝肺，“李默的问题根本不是家庭教师能解决的，你要是真为他好，不如花点心思给他物色个合适的后妈，省时省力省钱，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明天我会把支票放在你信箱里。对不起，这活儿我实在胜任不了！再见！”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7）

说完，抢先挂断了电话。为免骚扰，索性直接把手机关了，丢在一边。起身走进洗手间，准备洗个澡，冲掉满身汗意。半个多小时后，孟小冬裹着浴巾出了浴室，脸红扑扑的，看起来很粉嫩。她抬头瞄了眼墙上的挂钟，五点多了，怪不得肚子咕咕直叫。走进厨房拉开冰箱，满眼空旷——原来忘记买菜了。距离公寓最近的超市也要坐两站地铁才能到，刚把身上洗得香喷喷的，她实在不想再挤进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车厢，还要挥汗如雨地拎着沉甸甸的购物袋。于是，她坐在沙发上，边擦头发边在心里挣扎要不要下楼去对街的拉面馆简单轻松地把晚餐解决掉。如果只吃一碗拉面，花八块钱，还在她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个月共相亲四次，除了李木鱼那顿没花钱，其他三顿AA制，累计耗费二百一十二块钱。加上两场电影三次夜宵，光浪费在相亲对象身上的钱竟高达四百块！月工资不足三千，房贷月供倒要一千六，水费电费车费网费物业管理费，拉拉杂杂算下来，差不多四百。每月不吃不喝，光这些固定费用算下来就要两千，额外又耗去四百相亲费，再不悬崖勒马，估计以后得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了。肚子空荡荡，心碎了无痕！ 滴答，滴答，滴答……孟小冬趴在沙发上，伴随着秒针跳动的声音闭目冥想，自我催眠——不吃不吃不吃，减肥减肥减肥，肥肉统统滚，钞票快快来……嘟嘟囔囔间，又开始犯迷糊。半睡半醒的，好像还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升了天，老天爷问她怎么挂掉的，她嘿嘿傻笑，特诚实地交代道：被钱砸死的……咚咚咚咚咚咚！夺命追魂的敲门声把孟小冬硬生生地从天堂的美梦里拽回现实。“谁啊？”她揉揉眼睛，扯着嗓子大声问。“开门！”一听这声音，孟小冬立马就蔫儿了。自小到大，她最怕的人就是三姨家的二表哥，孙少晏。不甘不愿地从沙发上爬起来，冲着门外说了道：“等会儿，我换衣服。”随便找了件衣服穿上，孟小冬走出卧室，无精打采地踱到门边，打开保险锁，缓缓拉开防盗门，“你咋来了？”“来拿你孝敬我妈的

凉糕。”孙少晏自顾自地推开门走进客厅。孟小冬在他背后偷偷地撇了撇嘴，心中不禁再度浮现出齐薇随口而出的经典论调：男生女相者，非奸即诈！“这几天都没动静，窝在家里养膘儿呢？胖了。”孙少晏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说。

第二章剑拔弩张的父子（8）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孟小冬拍拍瘪瘪的肚皮，没好气地回他，“这不正减肥呢，饥饿疗法。”“傻了吧？太不了解男人的心理了。骨感的女人，只适合欣赏；丰满的女人，才是用来搂着睡觉的。”孙少晏手支下巴，盯着孟小冬啧啧道。“欣赏着欣赏着，就欣赏到床上了。甭遮掩，我知道这事你可没少干。”孟小冬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可怜巴巴地说：“我快饿死了，要不你请我吃饭吧。”“不减肥了？”“从明天开始减。今晚我得好好吃一顿，为减肥做好充足的准备。”“嗯，不错，减肥永远从下一顿开始。想去哪儿吃？”“我想想，你请我吃饭的话，必胜客吧。”孟小冬盘腿坐在地板上，两眼放光地望着他，满脸期待。“就这点要求？”孙少晏勾勾嘴角，好看的眼睛里满是促狭，“我本来还想请你吃点好的，谁知道你这么没追求。”孟小冬听完，嘿嘿一笑，“我这人厚道，不好意思宰你太狠。给你省点钱，攒着当泡妞经费。”“小冬，以后少跟齐薇那个疯妮子在一块儿，这思想变得也忒不健康了。”“对哦，说起齐薇，你等会儿，我得给她打个电话。她说今晚来找我呢，我得让她晚点来。”孙少晏点点头，顺手拿起沙发边的杂志随意翻看，只见厚厚一沓，不是《知音》就是《家庭》，看得他直皱眉，“小冬，你平时就看这些杂志？”“有什么问题？”孟小冬随口应着，拿起话筒开始拨号。“这些杂志我妈倒是常看。”孙少晏毫无兴致地把杂志推到一边，抬手看看表，想了想，掏出手机不知开始给谁打电话。“喂，薇姐啊，”通了，孟小冬只听她那边风声呼啸，杂音大得很，“你在哪儿呢？”“我现在在车上，晚点去你那儿。”齐薇的声音混在风里，模模糊糊地听不太真切。“没事，我正好要出去吃饭，你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孟小冬提高音量，怕她那边听不清楚。“知道了，那晚……”话没说完，齐薇突然低叫，伴随其中的，是清晰可闻的刺耳的刹车声。“怎么了？”风声戛然而止，电话里的杂音一下子消失不见。孟小冬急急追问，却听齐薇说：“阳阳，没事吧？干吗突然急刹

车？”声音遥遥传来，明显不是在跟她说话。阳阳？孟小冬在脑子里反应了一下——是齐薇苦追了两年的男人。原来是在约会，看来这次革命真的要成功了。“喂，喂，你下车干吗？”“看到个朋友，你先打电话，我过去打个招呼。”“……”孟小冬握着话筒竖起耳朵偷听里面传来的对话，撇了撇嘴。这男的也太会摆谱了，齐薇要把他彻底拿下，任重而道远。“冬子，不跟你说了，晚点我给你打电话。”“嗯，你先忙，挂了。”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1）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走马灯似的换女友，碰到真爱时，还有力气去爱吗？爱情的土壤若是过度开采，等不到真爱来临就废了，那多可惜！“打完了？”孙少晏站起身，“赶快去换衣服，我已经在餐厅订了位子。”孟小冬点点头，走进卧室，刚要关门，突然想起什么，从门缝里探出头，“去必胜客还要提前订位？”“看你饿得脚踩棉花那样儿，我要带你去吃那些垃圾食品，被我妈知道了还了得。”“二哥，你真是个好人！”孟小冬一听，眉眼间顿时笑意满盈。向老天爷保证，她这句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孙少晏带孟小冬去吃饭的地方是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风格独特的装修散发出浓浓的塔希提热带风情，笑容可掬的侍者问明订餐者姓名后，礼貌地引着他们走到二楼的隔间。坐定后，孟小冬好奇地四下张望，“二哥，看这装修，菜肯定不便宜吧。”孙少晏笑笑，“还行，最多牺牲这礼拜送花的钱。”接过服务生递来的菜单，孟小冬随口道：“得了吧，就您泡妞儿还用得着送花？别说这么谦虚啊。”“前阵子我妈让我帮你物色的那对象见过面了没？”“见了。”孟小冬仔细研究着菜单，很抓瞎，不知该点啥。每道菜后面的价格都震得她心肝剧颤。“感觉怎么样？”孙少晏随便瞄了两眼，就把菜单推到一边，点了根烟叼在嘴上。“不怎么样。太白马，不适合。”孟小冬随口敷衍。“白马王子的另一半通常都是灰姑娘。我看你行——够灰。”“切！”孟小冬不屑一顾地哼哼，合上了菜单，“你帮我点吧。”孙少晏点点头，按下桌上的键。服务生很快推门进来。他轻车熟路地报出一堆菜名，听得孟小冬直犯晕。“带几个女人来吃过？”服务生走后，孟小冬发问。“合着在你眼里，我一天到晚除了泡妞儿啥事都不干是吧？”孙少晏眯着眼，语气很柔和，润润的嗓音很勾人，可孟小冬却只觉背后凉风飕飕吹过。通常他用这种调调说话时，她都会被耍得很惨，“哪里哪里，二哥你可是咱家的镇家之宝，年轻有为的钻石孙老二！”“甭跟我耍嘴皮子！公司有个同事的儿子开学就上高三了，学文

科的，功课不错，就是对写作文不开窍。要不我介绍你去给他儿子当个暑期家教，辅导辅导他写作？报酬肯定不错，最起码能让你不用再傻了吧唧地窝在家里搞什么饥饿疗法了。”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2）

又是家教？孟小冬立刻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趴到桌上，无力地摆摆手，“不干，不干。现在我最头疼‘家教’这俩字儿。”“喜欢吃喝玩乐就别学人去买房，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滋味怎么样？喝西北风的感觉爽不爽？”孙少晏弹弹烟灰，伸手在孟小冬脑门上弹了一记，下手不算轻，疼得她龇牙咧嘴，坐直身子恨恨地道：“爽死了！减肥养颜又美容。”“行，有点阿Q的意思。”“这叫乐观，知道不？”孟小冬反驳。上菜挺快，一根烟的工夫，头盘儿就送上来了。香气扑鼻的烤鸡胸配上秘制的泰国酱料，让孟小冬食指大动。“二哥，我就不客气了。”说完，开动，吃得不亦乐乎。孙少晏叫了两杯鲜果慕司，有吃有喝的，让孟小冬一整天的积郁一扫而空。“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孟小冬擦擦嘴，抬起头，发现他面前的餐具动都没动，“你不吃啊？”“我去你家以前就已经吃过晚饭了。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蹲在家里玩饥饿疗法？”说完，孙少晏抬手指指她嘴角。孟小冬会意，拿起餐巾擦了擦，原来沾着酱汁，“那你怎么不早说？我就随便去楼下便利店买点面包对付对付得了。”“你今晚就以吃为主，不要那么多废话。继续吧，就当我不存在。”孙少晏喝了口饮料，又点上一根烟，看得孟小冬直皱眉，“抽烟等于慢性自杀。”心里却在暗自嘀咕：哪能当你不存在啊，你不存在谁买单！孙少晏摇摇头，笑得古怪，“小冬，我发现你的思想很超前。”“嗯？什么意思？”孟小冬嘴里含着半块鸡肉，含混不清地问。“你看的杂志说的话简直跟我妈如出一辙。二十来岁的年纪，五十几岁的思想，是不是很有前瞻性？”“我不跟你抬杠。不听小冬言，吃亏在眼前！”“明天下午有事吗？我约了人打球，一起？”“不去，你的社交圈子跟我风马牛不相及，缺乏共同语言。”谈笑间，头盘儿已经干掉。不吃还好，越吃越饿，孟小冬开始惦记主菜。这么长时间了，也该上了！“你认识，李木鱼。”孙少晏好笑地看着孟小冬那一脸对吃的渴望之情。这年头儿，这种表情在年轻女孩儿脸上已经很罕见了。

“啊？”孟小冬放下叉子，义正词严地道，“那我更不去了！亏他还叫木鱼呢，心黑手狠起来，比起你都毫不逊色！”不该说的话脱口而出，一不小心对上孙少晏促狭的双眸，她立马悔得肠子都青了……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3）

“嘿嘿，二哥，其实我想说的是……”“没事，我理解，理解。”孙少晏脸上布满笑意，孟小冬的心跳却咚咚加速，犹如擂鼓。“别，您可千万别擅自理解，我必须得解释清楚！”主菜上了，孟小冬都顾不上激动，“二哥，其实我这意思吧，就是说你特别会赚钱。这年头奸商那么多，你说你要是心不黑手不狠，哪能赚到钱啊！是不是？形势逼人，绝对不是出自你本意！你内心深处的善良，明月可鉴！”不行了，再说下去主菜也不用吃了，估计直奔马桶得了。孙少晏脸上飘过几丝无奈，“快吃吧，菜都快凉了。”“二哥，你确定你不会又披着马甲给我介绍对象，而且把我一岁时的裸照郑重其事地夹在照片里交给对方？”孙少晏点头，“确定。”“那你确定你不会在我妈面前貌似无意地把我的相亲过程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附带着你自己添油加醋的感慨？”孙少晏又点头，“确定。”“那你确定你不会在我跟相亲对象见面时，故作巧遇，顺便热情地来上一句：小冬，又相亲呢？昨天见面的那位黄了？”孙少晏再点头，“确定。”“那你确定……”“你要再啰唆，我可就什么都不确定了。”“好好好，那你记得刚才答应我的事啊。”孟小冬不放心地望着他，不料对上的，是他最擅长的绵里藏刀式笑容。吓得她立马低头噤声，乖乖吃饭，心里眼泪哗哗的——自小在他淫威下长大，有阴影啊有阴影。吃饱喝足，孙少晏付完账，两人走出餐厅。“二哥，好人做到底，我没带钱，你可得负责送我回家。”孙少晏揉揉她脑袋，“走，带你去兜风。”孟小冬一听，立马乐开了花，“二哥，你偶尔流露出的善良真是太让人感动了。”说罢，做西子捧心状。“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我哪次带你出来不是吃喝玩乐一条龙了？”孟小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话好像没错。“少晏？”刚拉开车门，孟小冬就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二哥的名字。随着孙少晏的目光转身望去，世界真奇妙啊真奇妙……只听孙少晏笑着招呼道：“木头，带儿子来吃饭？”“嗯。孟小冬？”李木鱼看见她，明显愣了一下。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4）

“你好。”孟小冬很郁闷，非常郁闷，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李木鱼跟孙少晏打了个招呼，走到孟小冬面前，“手机关得挺快，明天记得来上班。”“上班？”孙少晏倚在车边，挑挑眉毛好奇地问道。“李默的暑期家教。”李木鱼微笑，深邃的五官映在霓虹灯下，愈发立体。孙少晏看看孟小冬——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等他接话，孟小冬的声音就插了进来，“时间不早了，你们赶快进去吃饭吧。”尽管已经拒绝了这事，可看看站在不远处盯着马路对面出神的李默，孟小冬可不想当着他的面讨论自己撂挑子不干的事。“明早九点，记住。”说完，李木鱼跟孙少晏道了个别，就带着李默走进了餐厅。车上，孟小冬主动坦白了家教事件的来龙去脉。絮絮叨叨说了一大通，孙少晏一直沉默倾听。最后，她好奇地问：“二哥，教授的工资有那么高吗？住齐景苑，一掷千金地给儿子请家教，他哪来这么多钱？”孙少晏想了想，“单凭学校那点收入，肯定供不起这样的开销。”“什么意思？外出讲课，接点私活儿什么的倒是常有，可来钱也没那么快吧？他今年才三十出头儿。”“具体我也不清楚，总之我知道，他确实很有钱。”“有钱人家的二世祖？”孟小冬无聊地推测。“不是，他家世普通，父母都已经退休了。”“噢，”孟小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了，二哥，前阵子看报纸，说你跟那个红模特Anne有一腿，真的假的？”孙少晏叼着烟，差点被口水呛到，“小冬，你一天到晚一腿两腿的，不怕在课堂上说走了嘴？”“我一进学校，立马就找到为人师表的感觉了，甭担心。”孟小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拍了拍胀鼓鼓的肚子。有这顿屯着，估计明天就算少吃一顿也不会觉得饿。“别岔开话题，三姨那天还打电话问来着，问我知不知道你跟那女模特的事。三姨说那女的看起来跟柴火棍儿似的，眼神风骚，不像是良家妇女。”说话间，孙少晏转上高架桥，手搭在方向盘上，开车的姿势挺优雅，“八卦八卦，谁也不会把八卦当真。”“二哥，你见过齐薇的男朋友吗？”孙少晏跟齐薇都在D.G.工作。

那是一家实力雄厚的跨国服饰公司，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及欧美。孙少晏是D.G.自创建以来最年轻的首席设计师，齐薇则是亚洲大区销售部的经理。“见过一次。”孙少晏漫不经心地道。“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孟小冬从未见过齐薇这个传说中的男友，只知道齐薇追他追得很辛苦。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5）

“不好说，一面之缘，看不透。”“啊？”孟小冬更好奇了，孙少晏那双狐狸眼看人堪称X光，“难道连点蛛丝马迹也没看出来？”“一句话，齐薇跟他不合适。”孙少晏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看法。孟小冬颇不以为然，“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跟他也没什么接触。”“感觉。”“切，”孟小冬笑得敷衍，“男人也讲第六感？”“那是，男人的第六感比女人准确得多。”孙少晏侧头瞄她一眼，一副痞了吧唧的调调。孟小冬心里偷笑。莫非长得像女人，顺便也继承了女人的天赋第六感？“又在心里诋毁我呢吧？”孙少晏缓缓减速，下了高架桥，沿着海滨公路笔直前行。孟小冬一听，冷汗噌噌直冒，“二哥，一会儿停车，去海边转转？”孙少晏点点头，拐上了左侧岔路。不远处，是海滨停车场。停车场里密密麻麻，转了半天才找到车位。“今晚沙滩上有剧组在取景。”下了车，孙少晏对孟小冬说。“你怎么知道？”孟小冬挽起裤脚，免得一会儿被海水打湿。“抬头，左前方三十度方向，摄影棚支着呢。”孙少晏边说边解开衬衫袖口，随意卷起袖子。孟小冬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算了，回去吧。你看沙滩上围着的这些人，不知道是谁的粉儿，太闹腾。”“去酒吧？”孙少晏往远处看了看，灯火通明的，是挺嘈杂。“不去，你送我回家吧。”孟小冬一听见酒吧里声嘶力竭的重低音心里就犯堵，再看到一帮小青年抽风儿似的甩着脖子扭着腰的狂魔乱舞，基本上就该眼冒金星了。孙少晏晃晃车钥匙，没有异议，“上车。”孟小冬坐进副驾驶位，关上车门系好安全带。等了一会儿，却迟迟不见孙少晏上车。回头透过后挡风玻璃往外看，他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个女人，据孟小冬一点五的视力观察，肯定不是Anne。孙少晏双手抱胸静静地站在那儿，对面的女人神色有点激动，一直不断地说话。风流债啊风流债，孟小冬摇摇头，索性解开安全带，转身趴到椅背上，饶有兴致地偷看。抱上了抱上了，那女人说到动情处，直接扑到孙少晏怀里……孟小冬喜滋滋地乐。正看到激动处，马上要亲了，手

机铃声却嗷嗷响起……冷不丁儿的，孟小冬被吓得一哆嗦，拿起包扒拉出电话，一看号码，齐薇打来的。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6）

“喂，薇姐？”孟小冬皱皱眉。她这又是在哪儿呢？电话里的动静可不一般。“冬子，我在凤凰山，晚上不去你那儿了。明天再联系。”“我白天要出去，来之前你给我电话。”凤凰山？孟小冬想了想，好像在市郊，没去过，不知道齐薇跑那儿干吗去。“行，就这样了。姐姐明天请你吃饭，晚上琢磨琢磨想去哪儿吃。”“不吃，减肥。不说了，明天细聊。”“减个屁，柴火棍儿难看死了。挂了，晚上早点睡。”说完，嘟嘟声即刻响起，够干脆的。孟小冬收起电话，正要转身继续欣赏现场版小电影，车门突然毫无征兆地被人从外面拉开，弄得她一愣，“小冬，下车。”孙少晏弯腰站在车外，身后立着个亭亭玉立的大美女。孟小冬欲哭无泪，心里瞬间骂了孙少晏八百遍——见色忘妹的大色狼！“Lisa，你看见了，我没骗你。”孟小冬脚刚踩地，就被孙少晏搭着肩膀搂在怀里。这是什么状况？孟小冬一头雾水，视线在两个人身上来回乱瞄。大美女看到她，脸色变得有点僵，美眸里泪珠泫然欲滴，嘴巴张了张，似有话说。孟小冬悄悄挣扎——被二哥揽着的感觉真的很奇怪。孙少晏感受到她的小动作，不着痕迹地扫了她一眼，那眼神儿她立马读懂了：你要是敢拆我台，我肯定让你好看。孙少晏一瞪眼，孟小冬立马泄气，小媳妇儿似的任他搂着，暗地里恨得牙根儿直痒痒。大美女Lisa盯着他们看了半晌，抬手抹抹眼角，挺直腰板，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孟小冬长舒一口气，拨开孙少晏的胳膊跳到一旁，不认同地撇撇嘴，“二哥，你这出戏演得也太烂了。”“手头资源有限，只能拿你凑合凑合。”孙少晏看都没看那离去的美女，径自绕过车身坐进驾驶位。回去的路上，孟小冬声情并茂地给他上了一课，题目可以叫做——陈世美都没有好下场。孙少晏一言不发，一路疾驰。到孟小冬家楼下时，她的演说正好进行到尾声，做总结性发言，“二哥，你说你横看竖看都是一等一的大美男，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别成天跟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厮混——伤身啊！知道

不？”孙少晏拉起手刹，松开安全带，摇下车窗，点了根烟。他的侧脸映在月光下，感觉很梦幻。孟小冬欣赏了半天，越发替他惋惜。走马灯似的换女友，碰到真爱时，还有力气去爱吗？爱情的土壤若是过度开采，等不到真爱来临就废了，那多可惜！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7）

一根烟的沉默。“时间不早了，赶快上去睡觉。”晚上吃得太多，回来后又洗了个澡，收拾干净爬上床，翻来覆去地抱着夏被滚了半天也没睡着。肚子胀得难受，胃也不舒服，一阵阵地犯恶心。孟小冬在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又不是八辈子没吃过饭，干吗非得把自己撑成这样？迷迷糊糊地躺了一会儿，房间里不热，身上却阵阵出汗。肚子疼得厉害，搅来搅去的，疼得她直发抖。弓着腰缓缓走进洗手间，在马桶上坐了一会儿，却不是拉肚子。刚刚站起身，眼前突然发晕，胃里翻江倒海似的倒腾，晚上吃的饭全都贡献给了马桶，吐得一塌糊涂。她趴在洗面池上草草漱了漱口。胃里吐空了，肚子还在疼，疼得越发厉害，已经分不清究竟是哪儿疼，像是肠子乱七八糟地拧成了一团。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呼呼直冒，她蹲在洗手间的瓷砖地上，生不如死。捂了半天，情况没有丝毫缓解，孟小冬甚至连去厨房倒杯热水喝的力气都没了，扶着墙挪回床上，身子弓成虾米状。睡衣早被冷汗浸透，看来情况有点不妙。小冬昏昏沉沉地抓过床头电话，抖着手按下一串号码。嘟嘟嘟响了老半天，自动转进语音信箱……孙少晏你这个王八蛋！晚上是不是在菜里下巴豆了！关键时刻竟然畏罪潜逃不接电话……一波接一波的疼痛疯狂袭来，几乎淹没了孟小冬的神志。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把电话举在眼前，哆哆嗦嗦地按下另一串号码。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齐薇，你……好狠……啊……竟然在姐们儿生不如死的紧要时刻给我玩儿关机！不行了，老爸老妈岁数大了经不起折腾，孟小冬决定还是不指望那些杀千刀的白眼儿狼，直接拨打了120。不知道叫救护车的钱，医保里包不包括。要是不包，她干脆直接拉开窗户跳下去好了！疼啊疼啊疼，孟小冬咬着被角，双手死死抵着小腹，时不时抽冷子袭来的凌迟剧痛几乎让她丧失了知觉。还好，白衣天使挥着翅膀及时赶到。神志恍惚间，她好像听见楼下传来救护车天籁般的鸣叫……顺利挪到门口，颤颤巍巍地拉开防盗门，抱

着肚子顺着墙根缓缓下滑……屁股接触到冰凉地面的那一刻，孟小冬觉得自己真的快死了。躺在救护车上，孟小冬有点佩服自己。关键时刻，还得自力更生！她撑着眼皮大概描述了一下症状，护士就给她挂上了点滴。晃晃悠悠的，肚子好像没那么疼了。大概点滴里加了镇静剂，还没到医院，她就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已经置身急诊室，床边站着个年轻的白大褂男医生，正皱着眉头翻看她的病历。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8）

“那个……”孟小冬一张口，冷不丁儿被自己沙哑的嗓音吓了一跳。医生听见她的声音，收回视线低头望着她，“孟小姐，据诊断，你患了急性阑尾炎。”“啊？”孟小冬一听，下意识地想起身，可刚起到一半身子就软了，重新跌回床上，“阑尾炎？那要不要动手术？”“因为你来得及时，没有穿孔的危险，可以采取保守疗法，打针消炎。不过以后重复发作的可能性很高，而动手术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不知道你在D市有没有什么亲属，最好请他们一起过来商议一下。就算选择做手术，也要有你的亲人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孟小冬虚脱地躺在床上，头晕晕乎乎的，“我的手机在哪里？”白大褂被她问愣了，摇摇头，“你被送来的时候，手里只拿着钱包。我们用里面的身份证帮你办了临时住院手续，等你亲属一到，还要请他们再过去重新登记一下。”“哪里有电话？”孟小冬用没打点滴的那只手使劲拍拍自己的脸，力图保持清醒。“别拍了，五指山已经很明显了。”白大褂按住她的胳膊，“你可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帮你通知你的家人。”孟小冬想了想，把孙少晏的手机号告诉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把爸妈家的电话也跟他说了，“麻烦你多试几次第一个号儿，如果实在没人接，你再打第二个。”白大褂点点头，调了调点滴速度，夹着病历转身匆匆离开。孟小冬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四周都是雪白的布帘，白得刺目。生病的时候，人往往最脆弱。不知怎的，她看着看着，眼泪就这么大颗大颗地从眼角滑落，心底涌起难以名状的孤单和委屈……迷迷糊糊间，又睡了一觉。白大褂中途好像进来过一趟，记不真切，不知道是不是在梦里。枕头湿湿的，不知不觉中，被泪水混着汗水浸透。手背阵阵刺疼，泛起淡青色。她血管细，每次扎针都是对护士水平的严峻考验。看来这次给她打针的护士水平十分一般，又把血管刺透了。她奋力睁开眼睛，撑着身子抬手，想把点滴的速度调慢点。就在这时，白布帘被人从外面拉开了……孟小冬满怀期待地张望……看清来人的脸，她

瞬间泄气，软趴趴地跌回床上，心里无声哭泣：老天爷啊，不要这么玩儿我吧……“怎么是你……”孟小冬有气无力地低声嘟囔。“少晏正在往回赶，让我先过来看看。”李木鱼走到病床边，头发潮潮的，身上散发着沐浴乳的淡淡清香，像是刚洗完澡。

第三章暴饮暴食的后果（9）

“噢，他去哪儿了？”孟小冬揉揉发涩的眼睛，哑着嗓子恹恹地问。“不清楚。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刚到青县，就算立刻往回赶也得一小时。”视线无意间瞥到她泛青的手背，李木鱼皱皱眉，隔着床伸手把点滴的速度调到最慢。白大褂男医生这时也走进来，“孟小姐，你的家属已经到了？那麻烦他跟我去重新办一下手续。”孟小冬一听，连忙挥手阻止，“还没到还没到，大概还要一小时。”白大褂愣了一下，视线在她和李木鱼身上来回瞄，眼里那点意思很明显：他难道不是你男朋友？正尴尬着，一阵扭肠刮肚的剧痛再度袭来，疼得她立马缩成一团，下意识地去捂肚子，压根忘了手上还扎着针……“别乱动！”李木鱼眼疾手快地按住她的胳膊，“很疼？”“废话啊，换你来试试。”孟小冬裹着被子扭来扭去地挣扎着，语带哭腔——真是生不如死啊。“我试过，还是割了比较好。”李木鱼把她的手放平，“别哭了，阑尾炎而已，不是什么绝症。”“你……”孟小冬气结，强抑痛楚咬牙切齿，“没人性啊没人性……”“我去帮你办住院手续。”李木鱼勾勾嘴角，好像在笑。孟小冬摇摇头，“没事，不用麻烦，等我二哥来好了。”这一摇不要紧，立马晕得直想吐。眼前飘过金星无数，脑门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连声音都扭得变了调。“要不要通知你父母？”李木鱼四下看看，没什么适合擦汗的东西，想了想，侧身坐在床边，抬手隔着被子帮她按揉小腹。短暂的安静，被晾了半天的白大褂终于找到机会插嘴，“办完住院手续才能转进病房。住院观察几天，要是打针压不住炎症，还是得做手术。”“等会儿我哥就来了，他会帮我办。千万别告诉我爸妈。”孟小冬舒了一口气。李木鱼手上力道适中，一下一下按得很舒服，肚子好像没那么疼了。“现在不是逞强显孝心的时候。”李木鱼手上的动作未停，挑挑眉，不冷不热地说。白大褂附和着点头。“才不是。”孟小冬抽空抹去眼角疼出的泪珠，“我爸妈两天后要跟着旅行团去新马泰玩儿。这是单位给退休老职工的福利，我爸为这事兴奋了足

有小半个月了，你觉得我能说吗？一说他们还有心思去玩吗？好歹也算出趟国，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李木鱼静静听完，没说什么，又给她揉了一会儿，见她脸色好像缓和了些，额头上的汗珠渐渐消去，于是帮她拉好被子，转身对白大褂说：“我跟你去办住院手续。”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1）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小冬叹气。这个年纪的男女在一起，难道除了有一腿外，就不能再有点别的？譬如说纯洁的友情啥的。李木鱼回来的时候，护士正在帮孟小冬拔针。点滴挂完了，准备转进病房。孟小冬按着手背上的胶布条，缓缓从床上坐起来，觉得脑袋似有千斤重，天花板晃来晃去的，很销魂。“麻烦你了，”孟小冬冲李木鱼扯扯嘴角，“我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李默一个人在家呢。”李木鱼看看表，“我送你去病房。”“不用了，有护士呢。”孟小冬捂着肚子坐在床边，脸色苍白。“刚才我又给少晏打了个电话，他已经进市区了，很快就到。”孟小冬嗯了一声，“那我在这里等会儿，你先回去吧，没事。”李木鱼盯着她瞧了半天，双眼微眯，眼神更显深邃，“等他来了我就走。”孟小冬笑笑，心里有点感动。自己跟他不算熟，大老晚的他被二哥一通电话给招来，对朋友倒是挺仗义，“谢谢啊，支票到时候我让二哥还给你。”“阑尾炎是意外，这段时间不上班我不算你违约。等好了，时间顺延。”“你……”孟小冬欲哭无泪，心里刚对他生出的那点好感立马灰飞烟灭。沉默了一会儿，护士去而复返。急诊室又有病人送到，她现在需要转去病房。孟小冬点点头，吸了口气，极缓慢地从床上站起身。脚刚踩地，眼前便一黑，晃了晃，脚下越发虚软，水泥地变成了棉花团，毫无硬度。“要不要给你找个轮椅？”中年护士关切地询问，顺带着眼含责备地瞥了一眼静立在不远处毫无动作的李木鱼。这时候不正是男朋友应该表现的时候？光长得帅有什么用，不懂温柔体贴的男人统统都应该回炉重修！护士的眼神落在孟小冬眼里，弄得她很尴尬。其实李木鱼已经很不错了，杀千刀的孙少晏，到底准备磨叽到什么时候！就在这时，白布帘刷地被人从外面拉开。说曹操，曹操就到……“小冬，没事吧？”一看见孙少晏，孟小冬的精神立马松弛下来。不知怎的，她总觉得李木鱼身上隐隐散着一股无形的威慑力，弄得人挺紧张。“说，你是不是在晚上的饭菜里下药了？”“还会开玩

笑，看来没事。”孙少晏扶着她坐在床边，好看的单眼皮上下眨了眨，眼神明亮了许多。和蔼的中年护士这下子彻底迷茫了，刚才对孟小冬还是满怀同情的眼神，现在明显变了味儿，“有病人等着用这张床，病人和家属现在请跟我一块儿去病房。”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2）

“木头，谢了。你先别急着走，我把小冬送去病房后，有点事要跟你说。”外科三病区十一号房。四人间，孟小冬一入住，满员了。正值凌晨，病人和陪护家属大多都睡了。因为要挂点滴，晚上可以留一个人陪护。孙少晏便要留下，孟小冬说不用，又没有多余床位，睡不好第二天没法上班了。孙少晏没说什么，看着护士帮她挂上点滴后，转身走出了病房。“二哥，千万别跟我妈说啊！”看着孙少晏要走，孟小冬忙压低声音冲着他的背影急急说了一句。“赶快睡觉。我出去跟李木鱼说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孟小冬哦了一声，缩回被子里。满身疲倦袭来，走廊上隐隐传来说话声，听了一会儿，也听不真切。困意上涌，她的眼皮沉沉垂下，很快便昏昏睡去。病房里静悄悄的，偶尔响起几声轻鼾。“安顿好了？”走廊上，李木鱼问。“嗯，有件事得麻烦你。”孙少晏轻轻关上房门，走到他身边，从钱包里掏出张名片，“回来的时候开得太快，在花园道那个十字路口跟一辆车撞了。”李木鱼皱皱眉，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你没事吧？”孙少晏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肩膀，“人没事，车扔那儿了。”“什么意思？肇事潜逃了？”李木鱼低头盯着手里的名片。典雅的设计，简洁的印刷，除了名字和电话，什么都没有。“哪能，责任确实在我，没留意路口禁止左拐的标志。跟我撞一块儿的也是一跑车，我的车保险杠基本报废了，她的车基本没什么事。”“什么车？”“没细看，反正国内不多见。开车那女的挺仗义，我跟她说我有急事得去医院，给了她一张名片，让她明天给我打电话具体联系修车的事，私了大家都省心。她看了看我的车，也从包里摸出张名片，让我先走，明天有空儿给她打电话，还说我的车她会叫拖车帮我先拖到她的车场。”李木鱼点点头，“一个名字一个手机号，你就把你的凌志车扔给她了？”“这不急着来医院嘛，”孙少晏笑笑，打了个哈欠，看起来有点倦，“我的直觉向来准，那女的肯定不是坏人。再说，我估计她那跑车能买我那车好几辆了，不至于。当然，出于谨

慎，我还是记下了她的车牌号。”“你让我明天帮你去取车？”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李木鱼言简意赅地问。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3）

“没错，”孙少晏揉揉后颈，周身被疲惫笼罩，“明天上午公司开会，小冬她肯定不让我跟家里说，我得替她兜着。车的事你帮我处理一下，有空我请你吃饭。”“不用跟我这么客气。对了，张桐后天回来。”张桐，李木鱼的表弟，孙少晏的同学兼裤衩交。他也是学服装设计的，毕业后跑到法国混了几年，没混出什么名堂，在设计界始终默默无闻。后来发现自己不是吃这碗饭的材料，便转行去做生意，搞起了时装代理。赚了点钱，又开始不安分，把店甩手丢给女朋友，自己背起行囊浪迹天涯去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当然，在李木鱼眼里，这个表弟，就是一根典型的、毫无雕琢价值的朽木。孙少晏倚在墙上，半天没说话，眼皮上下直打架，快睡着了。李木鱼拍拍他的肩膀，“要睡也别在这儿睡。我回去了，你进去吧。”孙少晏揉揉脸，笑着跟他道别，“车的事就麻烦你了。张桐回来问起我，你就告诉他我不在。”李木鱼了然地点点头，“那我明天就打电话找这个叫叶南的女人，取回你的车？”“嗯，我把她电话存一下，名片你拿走，明天一早我给她打个电话先说一声，你抽个时间帮我取回来，直接送到凌志4S店就行了。”“没问题，有事再联系，我先走了。”天蒙蒙亮，病房里开始有响动。孟小冬扯扯被子，翻翻身，缓缓地张开了眼睛。床头放着二哥的手机和钱包，人却不在。昏头涨脑间，耳边传来隔壁床的对话声，“棒棒，妈妈上班去了，有事就按铃找护士阿姨，好不好？”“嗯……”小女孩儿稚嫩的声音里夹着一丝小小的委屈，“妈妈……早点回来。”“好，来，亲亲，妈妈下了班立刻就来，你要乖乖地听护士阿姨的话。”“妈妈再见……”接着，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后，病房归于平静。孟小冬望着隔壁床上的身影。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依依不舍地盯着妈妈离去的方向，格外惹人爱怜。“醒了？”淡淡的烟草味飘进鼻端，身后响起二哥倦意浓浓的声音。孟小冬侧过身，只见孙少晏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衬衣皱皱的，头发也有点乱，“嗯，你昨晚没睡啊？”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4）

“还好意思说。”孙少晏笑笑，揉揉她脑袋，“你在床上滚来滚去的，一刻也不消停，我要是不按住你的手，针头一晚上最起码得被你弄掉十几二十次。”孟小冬有点不好意思，扯动嘴角，有点疼，干裂的唇上渗出细细的血丝，“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洗个澡，免得被你公司的人看到，太有损你镶钻美男的名头。”孙少晏揉揉额角，“你甭操心我了，先想想怎么跟家里说吧。”孟小冬一听，精神愈加萎靡，“你负责想办法，撒谎是你强项嘛。”孙少晏习惯性地勾起长长的手指准备弹她的脑门，手抬到半空，视线正对上她哀怨愤怒的眼神，“别瞪了，再瞪眼珠子该掉出来了。”摊开手掌覆上她额头，掌心传来的热度让他下意识皱起眉。“干吗那副表情？”孟小冬拨开他的手，恹恹地道。“发烧了？”孙少晏摸摸自己的额头。“大概吧，身上忽冷忽热的。”“肚子还疼不疼？”“疼，很疼。”“干脆做个手术切掉了事。”孙少晏开始在心里盘算怎么跟家里人隐瞒她住院的事。“不可能！”孟小冬坚决拒绝。开肠破肚这种事太血腥，想想都觉得浑身恶寒。孙少晏摇摇头，拿过放在床头的手机，“我给你妈打个电话，就说从今天开始，未来的一个礼拜咱俩都不在D市，我带着你这个白吃白喝的去外地参加时装发布会去了。”孟小冬听后，窝在被子里不断点头，“二哥，你看，我就说你有撒谎的天赋。”孙少晏瞪她一眼，看看表，差五分七点，“饿不饿，想不想吃东西？”“别跟我提吃，我听到这个字都想吐。”孟小冬无力地摆摆手，胃里一阵翻腾。病房里响动渐起，护士开始送药，死气沉沉的病区一下子热闹起来。“阿姨……”小小的声音插入他们俩人的对话，孟小冬望去，是隔壁床的小女孩儿，“嗯？怎么了？”虽无力，却仍是和蔼可亲的声音。“撒谎是不对的，老师经常说。”两人皆沉默。护士走到小女孩儿床边，摸摸她的脑袋，把装着药的小盒子放在床头，“棒棒，阿姨一会儿把早饭给你送过来。”小女孩儿乖巧地点头。接着，护士也送上孟小冬的药。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5）

棒棒侧躺着，好奇地盯着孙少晏手腕上缠着的黑色皮绳，“叔叔，那是手链吗？”不懂就问，好习惯。孙少晏愣了一下，神色古怪，无奈中透着些疏离。孟小冬暗叫不妙——二哥最不喜欢别人问及这件事。“是啊。”她连忙接话，笑着对棒棒说。“我先走了，早餐等我到公司后让助理小丁给你送过来。”孙少晏站起身，活动活动肩膀，拉扯间阵阵刺痛。孟小冬点点头，“你甭操心了，医院都有饭。赶快该干吗干吗去，抽空帮我把手机和换洗衣服拿来就好。”孙少晏应着，刚走到门口，手机就响了。看看屏幕上的号码，拐进走廊边走边按下了通话键。“木头？”“嗯，还在医院？”“正准备去公司。”“你怎么去？”“打车。等我到办公室给叶南打电话，跟她说你帮我取车的事。”“嗯。孟小冬一个人在医院？”“怎么？干脆你来英雄救美得了。”李木鱼笑笑，“你表妹人不错，不过很明显，我不是她中意的类型。”“那可说不好。你除了太帅太有钱之外，其他的倒是很符合她心中另一半的标准。”“得了，除了车的事，还有什么要我帮忙？学校放假，时间弹性比较大。”“有啊，”说话间，孙少晏已经走出住院部大楼，门口一溜儿等活儿的出租车，“帮我打听打听省立医院哪个外科医生比较好，我看小冬估计得挨一刀。”“没问题。急性阑尾炎最好还是做手术，保守疗法要是压不住炎症，容易穿孔。”穿孔的那种疼，李木鱼现在想起来头皮还阵阵发麻。“谢了，那我先挂了。”说罢，孙少晏随手拉开距他最近的车门，坐进出租车，报出公司地址，收起电话闭目养神。病房里，除孟小冬外，其他三人都已经住了些时日，切胃灌肠割阑尾的都有，惊出她阵阵冷汗。对面床的病人是位四十多岁的大姐，被切掉了三分之一的胃，伤口已经拆线，看起来气色不错，恢复良好。陪床的是她妹妹，两个人长得很像，为人都很爽朗，很快便跟孟小冬聊成一团。棒棒是个好奇的小听众，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6）

言谈间，老姐妹俩颇为好奇地打探孙少晏是什么人，跟小冬是什么关系，年纪多大，做什么工作，孟小冬一一作答。聊聊天，好歹能分散开她对肚子的关注。聊来聊去，话题总是在孙少晏身上打转。对面另外一张病床上的病人及家属也掺和进来，是肠梗阻入院的年轻女孩儿和陪床的男友。一时间，病房里七嘴八舌，气氛热闹得无以复加。孙少晏的个人问题是讨论的热点。聊了一会儿，新一波的疼痛展开了攻势。孟小冬蜷在床上，咬牙苦撑。对面大姐关切地询问之后，让她妹妹赶快把医生叫来。很快，一个白大褂带着两个见习医生推门而入，围在孟小冬床前询问症状，按捏诊断。白大褂手劲很大，按在她小腹上，疼得她浑身发抖。见习医生一边听着白大褂的现场讲析，一边伸手试探性地按照他的指示在孟小冬阑尾附近揉按，判断肿大程度，下手毫无轻重，疼得小冬眼泪直冒。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从医学院毕业的，完全把实习过程当成了从零开始的再学习。业务水平之差，实在是令人发指！满屋皆寂静，对面病床的大姐摇摇头，不赞同地望着白大褂和他身边的见习医生。白大褂观察着孟小冬的反应，询问了几句后，盯着手中的病历沉默了一小会儿，清清嗓子，示意见习医生继续按压孟小冬右下腹阑尾附近，以便做进一步的精确判断。豆大的汗珠呼呼从额头往外冒，小冬疼得直抽气……“她是病人，不是医学院解剖台上的女尸！”冷冷的声音突兀地从白大褂身后响起。孟小冬撑起眼皮，汗水已经模糊了视线，勉强地看清了来人。——木鱼兄，好人啊！李木鱼走到病床的另一侧，面无表情地道：“我们交钱住院，是让你看病的，不是给你带的学生当教具的。怎么提高这些见习医生的业务水平是你的事，我不希望再看到他们拿她当练手对象。”——木鱼兄，大好人啊！孟小冬暗暗决定出院后去佛器店买个木鱼回家放着，没事就敲两下，以示感恩。白大褂神色尴尬，绷着脸对着病历半天没说话。末了，抬起头对孟小冬匆匆交代了几句，带着人仓促离

去。“疼就说，碰上这种人，越忍越坏事！”“谢谢你啊……”孟小冬接过李木鱼递来的纸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撑起身子靠在床头，浑身粘腻腻的，难受得要死。李木鱼拉过凳子坐到床边。今天他穿了件浅蓝色的T恤，配着同色系修身仔裤，头发也没特别整理，很随意的造型，衬得轮廓分明的五官更加惹眼。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7）

“小冬啊，这位是？”沉默间，对面床陪护的大姐笑眯眯地问。“……我朋友。”孟小冬含糊道。“什么朋友啊？”大姐语带暧昧。小冬叹气。这个年纪的男女在一起，难道除了有一腿外，就不能再有点别的？譬如说纯洁的友情啥的。“普通朋友。”她一语定性。肚子疼得厉害，她弓着腰把头埋在膝盖间，没心思再说话。李木鱼帮她把床头往上摇了摇，孟小冬抬起头，两人刚好视线相平，“别撑着了，动个手术一劳永逸。”孟小冬一听，条件反射般摇头，“不，开肠破肚不吉利。”李木鱼愣了一下，随即笑道：“看不出你还挺封建。”孟小冬撇撇嘴，不跟他争辩。很小的时候，跟着姥姥在乡下住过一段日子。大舅杀猪时，她总蹲在一边看。刀锋起，猪嗝屁，肉滚滚的身子几个起落间就变成砧板上的两扇肥肉，血淋淋的，冒着热气……反胃，越想越反胃……手紧紧捂住嘴，她一把掀起被子，下床直奔洗手间。跑到一半，胳膊腿儿好像突然不听使唤，整个房子变成了旋转木马，左摇右晃，身子呈面条状，软软地萎了下去……“小心……”对床大姐的惊呼尚未完全出口，一道矫健的身影已经及时冲杀上前，结实的臂弯有效避免了小冬的后脑勺与地面亲密接触。买木鱼的事，看来势在必行了……念头一闪而过之后，孟小冬突觉自己的身体凌空而起，好似乘着云霄飞车，三两下就飞进了洗手间。蹲在马桶前，孟小冬抬起头。李木鱼那张混血味儿十足的男人面孔，此刻看起来，竟很像天使……阳刚味儿十足的……天使……浑身一激灵，孟小冬被自己这个诡异的念头惊得肝胆俱颤，抱着马桶稀里哗啦一顿狂吐。动静折腾得挺大，事实上胃里早空了，大概连胆汁都快吐尽了。“你这情况，非得做手术不可。”李木鱼从洗面池边抽了张纸巾递给她，“吐完了感觉怎么样？”孟小冬漱漱口，掬起一捧温水敷在脸上，接过纸巾胡乱擦擦，抬起头盯着镜子里那张青白似鬼的脸，“感觉好得很，估计快成仙了。”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8）

李木鱼伸手拧上水龙头，站在她身后，端详着镜子里那两张天差地远的面孔，“仔细看看，其实你长得还不错。”“你……真幽默……”“化妆品埋没了女人的真相，能这样赤裸相见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李木鱼的表情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赤裸……相见？”孟小冬觉得脑子好像瞬间被五百头大象碾过，彻底丧失了思维。李木鱼微微皱了下眉，“这个词很难理解？”孟小冬扯扯嘴角，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难看。她越发觉得，李木鱼这厮，肯定是老天爷故意安排来玩儿她的——自从相亲那晚之后，她的日子就再也没消停过。老天爷啊……孟小冬仰首长叹……接着，昏了。李木鱼无奈地摇头，抱着她走出洗手间。病房里，数道暧昧视线刷刷刷对着他们开火。李木鱼视若无睹，孟小冬昏迷无觉，棒棒年幼无知，其他人不提也罢……“你是谁？”病房门口，一个清亮女声脆脆响起，“不要对冬子动手动脚！”乾坤大挪移般，话音未落，人已到床前。李木鱼的视线在来人脸上停留了约摸一秒钟，“你哪只眼看到我对她动手动脚了？”嗞嗞嗞……空气中迸出火花，气氛不太友好。在李木鱼眼里，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女人该是什么样子？反正不是齐薇这种样子。“你是谁？”“孟小冬的朋友。”“我叫齐薇，不知你怎么称呼？”“李木鱼。”“……‘木鱼’的木，‘木鱼’的鱼？”“没错。”“我没听冬子提过这个名字。”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9）

“很正常，我也没听她提过你。”“……你们相亲认识的？”“这不难猜。”“你可以回去了，这里我陪着就行。”李木鱼没回答，盯着齐薇，眼神颇为凌厉。齐薇不甘示弱，眼神像要杀人。“这个……”对床的大姐讷讷插话，“小冬她……好像醒了。”“冬子你没事吧？”齐薇一听，低头急问。床上的人抖了抖睫毛，缓缓睁开了眼睛，“快被你的眼神杀死了。”李木鱼笑，齐薇顾不上答理，捏捏她苍白的脸蛋，“碰上孙美人请客，敞开肚皮狂吃是对的，可你也别这么玩儿命啊。”“二哥跟你说的？”孟小冬脸一热，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一大早到公司，就看见他沉着脸跟更年期发作似的，见人就削，我还以为怎么了，弄了半天是你这档子事。”“对了冬子，他是谁？”齐薇放下包，坐在床侧，不冷不热地问。“朋友。”孟小冬声音很小，说得没什么底气。李木鱼正想说话，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屏显，极快地按下通话键，边说边走出病房。“这男的眼神够霸道的。”齐薇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摸摸孟小冬额头，又试试自己的，温度差挺多。不待小冬回答，齐薇接着说道：“发烧了？看来炎症没压下去。割了吧，小手术。”孟小冬长叹一声，郁郁寡欢。齐薇掏出手机，“别怕，我帮你问问。咱找个最好的医生，下手稳准狠，绝对不疼。”“怎么听着像杀猪呢……”孟小冬无奈苦笑。点滴里的镇定药物让她直犯困，脑子迷糊，却又疼得睡不着。“割阑尾可比杀猪简单多了。你睡会儿，我帮你联系。”说着，齐薇翻开通讯录，琢磨着该找谁。病房里一时没了声音。对床大姐靠在床头闭目养神，另外两张床空荡荡的，人不知道去了哪儿。外面阳光很明媚，晒太阳的好天气。“孟小冬，你早上没吃饭吧？”齐薇正待拨号，李木鱼推门而入，硬邦邦地问。孟小冬抱着被子摇摇头，“一点都不饿。”“那最好，现在我带你去抽血，化验结果没有问题的话，下午三点进手术室。”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10）

孟小冬脑子瞬间轰的一声，干脆利索地闭上眼，装昏。齐薇合上手机，问李木鱼：“哪个大夫？”“外科主任刘毅。”齐薇想了想，没说什么，把手机塞进包里，拍拍孟小冬的脸，“别装了，走，抽血去。”中午时分，孙少晏从公司赶到医院，代表家属签下手术同意书。李木鱼跟刘毅接上了头，齐薇负责帮小冬打气，稀里糊涂的，孟小冬就这么被送进了手术室。进去前，她拉着齐薇的手，很严肃地问了个问题：“薇姐，我要不要写个遗书？”齐薇怒，“呸呸呸！胡咧咧什么呢，有点出息行不！”孙少晏更怒，捏住她腮帮子，下手毫不留情，疼得她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在场者，李木鱼对遗书问题的反应最是冷静，“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刘主任手里拿的，不是杀猪刀。”手术中……红字闪亮。手术室外，候着不少病人家属。里面同时有三台手术，切阑尾跟其他两台手术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木头，今天多亏你了。”孙少晏找个椅子坐下。李木鱼站在他对面，正侧着身子往窗外看，听见他的话，随便笑笑，没说什么。齐薇在手术室门前来回走动，不时抬手看表，神色凝重。“齐薇，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孙少晏揉揉额头，“我被你晃得直发晕。”“那你就别看。”齐薇闻言，头也不回地说，语气不善。“你那个小男朋友怎么样了？”孙少晏手支下巴，状似漫不经心。“好得很，不劳你操心。”“什么时候领出来给大家正式介绍介绍？闹腾得动静那么大，说起来，除了那次我在电梯里有幸见到半面外，好像连小冬也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吧？”孙少晏不温不火的调调，透着几许不难发现的挑衅。齐薇毫不示弱，“没问题！阳阳最爱赛车，周末凤凰山，一起来？”“哦？”孙少晏挑挑眉，勾起嘴角笑眯眯地道，“这爱好很彪悍，二世祖耍酷的最佳选择。”

第四章病房里的暧昧（11）

“你！”齐薇脸色一僵，噔噔噔走到他面前，“孙少晏，你什么意思？阳阳招你惹你了？”“忠言总是逆耳的。”孙少晏语气不变，还是那种不冷不热的调调。齐薇正要跟他理论，几许透心儿凉的声音忽忽悠悠地飘进耳中，“手术室外，请勿喧哗。”齐薇恨恨地瞪了李木鱼一眼，对孙少晏说：“这事我记着，过后再跟你算账！”阑尾炎，真的是个小手术。麻药劲儿还没过，孟小冬就醒了。隐隐回想起手术前提及的遗书问题，颇为羞愧，挣扎着不好意思睁眼。睫毛颤巍巍的，装睡姿态颇不专业。病房里很热闹，叽叽喳喳。齐薇在不远处，好像正在接电话，语气里流露出难得的温柔，对方肯定是她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嚣张男友。眼皮小心翼翼地掀开条缝儿，孟小冬窥见二哥坐在床边，拿着笔在素描本上涂涂画画，不知又有了什么新灵感。她试探着挪了挪身子，伤口没什么感觉，要是麻药劲儿一直都不散该多好。“醒了？”孙少晏抬起头，正对上她来不及闭上的双眼。齐薇一听，三两句后挂断电话，跑到床边，“伤口疼不疼？”孟小冬挺感动，“没事，不疼。”“还好手术及时。医生出来说，再晚半天肯定得穿孔。说起来，这事可多亏李木鱼办得及时。”孙少晏放下手中纸笔，按下床头的红钮，通知护士台。孟小冬一听，心有余悸，四下望望，恩人不在，大概是回家了，“替我谢谢他啊，那医生人挺好。对了，薇姐你回去吧，热恋期，约会可不能断。”齐薇摇头，“小妮子甭穷操心，我不陪你，要是你想上厕所怎么办？莫非由孙美人代劳？”孟小冬大窘。这个问题非常现实，提得很有建设性。“我妹，怕什么！齐薇你思想也忒不健康了。”孙少晏倒是无所谓，云淡风轻的腔调，恨得齐薇牙根发痒。“行了行了，你俩让我安静会儿。有事我找护士解决，你俩该干吗干吗去。”每当孙少晏遭遇齐薇，必应八字真言：烽火四起，硝烟弥漫。医生巡房，做完术后的例行检查，一切正常。齐薇拧不过孟小冬的坚持，先行离去。本来按照小冬的意思，孙少晏也是不用陪的。无奈二

哥面前，从来都没她做主的份儿。麻药劲儿过后，伤口着实疼了一阵子。想起肚子上被开了道口子，孟小冬难免有些胆儿突，小心翼翼地掀开被子看了看，白色纱布上很干净，没有热血喷涌浸湿的迹象，心里顿时放心了不少。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1）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有时候，遗忘也是种幸福。晚饭时间，孙少晏的助理给他送来了饭，是香喷喷的披萨。孟小冬看了，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打发走助理，孙少晏不怀好意地瞥了她一眼，“想吃？”孟小冬悲壮地摇摇头，咬着被角双目紧闭——眼不见心不烦！好香啊……奶酪的浓郁香气混着菠萝的清新飘进鼻端，是她最爱的……夏威夷口味……“知道你最喜欢这种口味，吃不了，闻闻也好。”孙少晏笑得很明媚。孟小冬欲哭无泪，脑子里突然蹦出木鱼兄的面孔，不知怎的，竟然有点想见他……晚上八点多，家里来了个电话，打到了孙少晏的手机上。他冲孟小冬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自己起身走出病房。二哥办事向来稳妥，张口就来的瞎话逮谁忽悠谁，水平极高。邻床小女孩儿棒棒的妈妈刚刚才过来，风尘仆仆的，神色极疲惫。棒棒很乖，偎在妈妈怀里小口小口地喝着粥。热闹的病房里，母女俩静静相依，很舒心的画面。无聊间，孟小冬在脑子里回想上次来医院是什么时候。她自小身体就好，不要说住院，连打针吃药都不常见。越是这样，心底越是对医院有种莫名的恐惧。想啊想，总也记不清上次究竟因为什么事情入院。脑海中闪出破碎的片段，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白晃晃的无影灯，血淋淋的碎肉……原因呢？记不清了。她甩甩头，抹去眼角悄然渗出的温热液体。有时候，遗忘也是种幸福。“小冬，小冬！你二哥好像在走廊上跟人打起来了……”对床大姐的妹妹拎着两壶热水从水房回来，一进门就冲着孟小冬嚷嚷，惊得她差点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起来，“什么意思？”伤口撕扯得她倒抽了一口冷气，按着肚子急急地问。“我也不知道。我走出水房的时候，你那个姓李的朋友已经把他们拉开了。”二哥会随便跟人动手？李木鱼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孟小冬满腹困惑，“我哥他人呢？”“他……”话没说完，两道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儿。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2）

“谁让你起来的？”孙少晏口气很冲，心情果然够烂。莫非在走廊上邂逅了哪个被他始乱终弃的小妞儿，被人当众指认成了陈世美？这是孟小冬想到的唯一可能性。“你在走廊上碰到谁了？”悻悻躺回床上，孟小冬抱着被子小声问，顺道冲李木鱼咧嘴微笑，算是招呼。孙少晏把凳子让给李木鱼，自己坐在床边，视线直直盯着门外，半天没说话。孟小冬好奇得要死，却也知道，这种时候最好还是乖乖闭嘴，否则后果绝对不堪设想。“少晏碰到一个朋友，随便聊了两句。”李木鱼的声音。孟小冬愣了一下，视线落在他脸上，仔细瞧了半天，看他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于是偷偷瞥了孙少晏一眼，趁机转移话题，“刘主任的技术很好，谢谢你啊。”李木鱼点点头，“还是切掉利索。少晏，你的车我今天下午帮你送修了，估计后天才能取。”“麻烦了。”孙少晏扯扯嘴角，笑意却没浸到眼中。孟小冬很迷茫。二哥究竟碰上谁了？这表现可有点反常。在她印象中，二哥跟人针锋相对时比较常见的情况，应该是对方被他撩拨得喷血三升，他自己却依旧是满脸的云淡风轻。能把他气成这样的，真乃神人也。“下午帮你取车时，跟名片上那个叫叶南的女人聊了几句，说起来她还是高我三届的师姐呢。”李木鱼似是看出了孟小冬的无措，随口挑起话题。“嗯？她也学机械工程？”孙少晏收回视线，脸色缓了不少，只是眼底依旧泛着冷意。“没错。我入学那年她上大四，是学校的风云人物。”“那女的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孙少晏拉开床头的储物柜，拿出瓶矿泉水丢给他。一抬手的工夫，肩膀上冷不丁儿传来一阵抽痛，他眉头极快地皱了皱。细微的动作，却被孟小冬尽收眼底，“哥，你肩膀怎么了？下午那会儿我就发现你总有意无意地去揉那儿。”“没怎么。刀口还疼不疼？”“正常范围内的疼，要一点儿不疼也挺成问题。”孟小冬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在暗自犯嘀咕，抓心挠肺地琢磨着二哥今天这一连串儿的反常迹象。“晚上你还在这儿陪着？”李木鱼扭头看看窗外，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孙

少晏嗯了一声，想了想，把手机递给了孟小冬，“给家里打个电话，就说你为了省长途话费没带手机。告诉他们，你白吃白喝玩得乐不思蜀，让他们别惦记，有事给我打电话。明天一早他们就上飞机了，嘱咐二老路上注意身体，玩得开心。好了，打吧。”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3）

“二哥，没想到你连措辞都给我准备好了。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十点多，病房里渐渐静下来，大多数人已休息。孟小冬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数绵羊。二哥回去了，在她难得的坚持下。李木鱼坐在床边看书，很安静。为什么他会留在这儿？用二哥的话说：“都是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借着陪床的机会互相增进增进了解，意义是极其巨大而正面的。”用李木鱼的话说：“尽一切可能缩短你因为手术而误工的时间，争取尽早返回家教的工作岗位。”一唱一和，画面异常和谐，言语无比默契，狼与狈的搭档，大抵也不过如此。那一刻，孟小冬觉得，路西法和米迦勒挥着黑白两色的翅膀，在她面前光荣会师了……善良的恶魔还是恶魔，堕入罪恶的天使，肯定不再是天使。老天爷啊，你在哪儿……五天后，孟小冬被批准出院回家休养。其伤口愈合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这五天，孙少晏基本是公司、医院两点一线。李木鱼前来探病的频率也相当之高，齐薇更不用说，总之，孟小冬的病号生涯非常圆满。只是，那日的走廊之谜始终没有破解，让她心里总惦记着，怪不爽的。二哥的肩膀，后来听李木鱼说，是撞车那晚巨大的冲力之下被安全带给勒扯的，淤青了一大片，看起来挺吓人。出院时，刘主任过来，特别嘱咐了她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同时站在专业人士的立场上对她过人的愈合能力表示欣赏。孙少晏听后，笑着摸摸她的脑袋，“小冬啊，以后你干脆改个名字好了，小强，就叫孟小强吧。”就这样，孟小冬结束了这场意外而来的住院之旅。互相交换电话号码后，挥别诸位依然在水深火热中奋斗的病友，开开心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小窝。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大床上，伤口有点痒。初生的皮肤娇嫩异常，吹弹可破的质感长在肚皮上，绝对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当然，更郁闷的事还在后面。两天后，孟小冬的爸妈回来。紧接着的第二天，就是姥爷九十大

寿。大舅二舅已经动身从老家往这儿赶了，明天下午到。按照孙少晏捏造的行程，时装发布会已经结束，他们应该在今天下午回到D市。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4）

接到三姨的电话时是晚上八点多。二哥刚进门，手里拎着几个保温盒，看她在接电话，没说什么，直接走进了厨房。电话里，三姨拉拉杂杂地跟她唠了会儿家常，问她这几天玩得怎么样、开不开心什么的。孟小冬打起精神，万分紧张地应付着，就怕一个不留神说走了嘴。二十多分钟后，她如释重负般挂上电话。一回头，二哥正坐在她旁边，腿搭在茶几上，翻看着手中的设计图。“三姨的电话。”孟小冬抱着软枕，缓缓躺回沙发上。“说什么了？”孙少晏随口问。“姥爷过生日的事。三姨问我明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大舅二舅的火车三点多到。”“我听见了，你说你有时间。”孙少晏抬起头，淡淡地道。“打个车去趟火车站而已，又不是什么重活儿。”“不行，我会安排人去接。”“那多不好。我爸妈难得踏出国门，我没去欢送他们已经够不孝顺的了。大舅二舅小时候那么疼我，大老远赶来，我再不去接就太不像话了。”“情况特殊。”“家里人又不知道。”“你再啰唆，我立马让家里人全知道。”孟小冬鼓鼓嘴——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晚上吃饭没？”孙少晏把设计图丢到一边，活动活动肩膀，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按键打开电视。“吃了，你不是让小丁送来的粥吗？他人挺和气的，比以前那个Linda强多了。”二哥的助理更换得极为频繁。以前担任此职的大多是妙龄女子，从去年开始，他向公司郑重表示，以后想给他当助理，首要条件是：已婚，男性。“明天想吃什么？”孙少晏的视线落在电视屏幕上，心思却明显不在那儿。“你甭麻烦小丁了，家里有米有面，我自己弄点儿就成。”孙少晏正要接话，轻快的手机铃声从卧室里传出。孟小冬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住院后手机一直丢在家里，今天下午才想起充电开机。丢下抱枕刚要起身，就被二哥喝止，“别乱动，我去给你拿。”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一串省略号。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5）

孙少晏盯着上面那一串省略号，皱了皱眉，把手机递给她。孟小冬看也没看，直接按下通话键。这个时间给她打电话的，多半是齐薇。“喂？”“小冬。”清爽利落的男声，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震得她当场石化！嘴唇动了几动，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孙少晏把她的反应尽收眼底，眉头皱得更紧。“怎么不说话？”对方笑了笑，很温润的感觉，似和风暖煦。“那个，你……”孟小冬咬咬嘴唇，视线从孙少晏脸上扫过，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二哥要知道是他来的电话，不知道会不会跳起来把自己掐死，“你等下，我换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这里听不太清……”“好。”孟小冬抓着电话急匆匆地套上拖鞋，起身准备回卧室。从二哥身边经过时，汗毛噌噌直竖，总觉得他好像已经知道了这是谁来的电话。果然，一秒钟后，就听他毫无温度地说：“你家信号最好的地方就是客厅。”孟小冬脚步顿了顿，几乎没犹豫，顾不上刚刚愈合的伤口上传来的痛楚，直奔卧室而去。锁上房门，喘了口气，小心翼翼地把电话贴到耳边，“喂，还在吗？”对方轻笑，“出院了？跑得这么急，刀口疼不疼？”“你怎么知道的？”他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真的很久了。“上个礼拜去医院探望病人，刚好碰到你二哥。”难道说跟二哥动手的人是他？“那个，我二哥他……”孟小冬脑子里混乱如麻，有点语无伦次。“你二哥大概对我有些误会。他一向疼你，我知道。”
“哦。”孟小冬机械地应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又怕若是不说些什么，下一秒他就会笑着跟她说再见，然后挂断。“正好趁着放假，把身体好好养养。动手术很伤元气。”“嗯……”孟小冬拼命点头，梳妆镜里，映出一张苍白慌乱却双眸闪亮的面孔。“别点了，我又看不到。”对方似是猜到了她此刻的动作，极和煦的笑意，充满安抚人心的魔力。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6）

孟小冬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缓缓坐下，定了定神，终于找回了正常的声音，收起心底仓皇而泄的情感，客套道：“林西北，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每个女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男人。他可能是初恋情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学，可能是别人的男友、别人的丈夫。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男人不可能属于自己。可悲的是，这个男人，自邂逅那一刻起，便再也无法从心底抹去。不经意的相遇，不经意的想起，心底的某个隐秘角落总会悄悄地疼一下，余痛久久难散。林西北，就是孟小冬心中的这个男人。林西北，孟小冬的高中老师，孟小冬的懵懂初恋，孟小冬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遥想，孟小冬白纸一样的感情世界上，第一抹说不清颜色的印记。如果事情仅止于此，可能这份暗恋的情怀会成为她心底最美的回忆，无果却甜蜜。可惜，踏出校门后的戏剧性重逢，让一切都偏离了原本正常的轨迹。有些事，做错了，抹去，可以重新来过；有些事，做错了，代价是一生。孙少晏曾说，林西北的无耻在于他不负责任的放任。白纸渴望色彩，他明知自己只是一摊污水，却肆意泼洒。污秽的水渍浸到纸上，干涸后只剩擦不掉的肮脏。说这些话时，他自小到大第一次冲孟小冬真正发火，怒火中烧，口不择言。他说这些话时，孟小冬看出他的眼神里带着恨意。这种恨，让他的怒气决堤。那一刻，他真的很想敲开她脑袋看看，里面都被林西北灌输了些什么垃圾，竟愚蠢到如此无药可救。有个词，暴怒之下，他险些脱口而出，但最终忍住。“始乱终弃”这四个字给任何女人带来的都是一辈子养不好的伤。这样的林西北，时隔三年未见的林西北，用一通电话，几句宽慰，几许关怀，就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孟小冬心底苦苦挣扎的坚持。放下电话，她心中奔涌的情感久久难散。她绝望地发现，三年的努力，忘记的，竟只是伤害。飞蛾扑火，是自寻死路的愚蠢，还是情难自已的解脱，又有谁能说得清。呆坐床边，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刚刚愈合的刀口处传来阵阵混着麻痒

的刺痛，才激活了她的神经。卧室门外，二哥的声音字字入耳，“开门！我已经给了你四十分钟的时间来平静林西北带给你的冲击，现在我有话跟你说。”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7）

很平很淡的腔调，却让她心底油然生出一股冷意。缓缓走到门边，打开锁扣，拉开。二哥正倚在门边盯着她，眼神犀利，轻易就撕破她脸上的一切伪装，直入心底。这样的眼神她不喜欢，二哥对她的保护太过强势，有时候她甚至会觉得困扰。“我没事。二哥你回去吧，很晚了。”“小冬，三年前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现在我只想问你一句：除了死，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忘记林西北？”孟小冬沉默。“回答我，你准备为那个有老婆的男人守到什么时候？”孟小冬沉默。“还是说，三年前的那场闹剧，他又想哄着你再玩儿一次？”孟小冬身子晃了晃，依旧沉默。孙少晏嘴唇动了动，还想说些什么，却见孟小冬脸色苍白，手下意识捂着刀口处……“上床睡觉。”所有怒火，最后只汇成这四个字。孟小冬抬头冲他笑笑，转身，蹒跚着步子走到床边，躺好，拉起被子蒙住头，身子缩成一团，动也不动，像只乌龟。孙少晏皱皱眉，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临走前，按下墙上开关，卧室黑成一片。门缓缓合上的瞬间，被子里的人好像动了动，又极快地恢复了平静。恼人的雨，凌晨时开始淅淅沥沥滴个不停。抱着被子靠在床头，孟小冬几乎一宿没睡。青色的眼圈倒是让眼睛看起来大了不少，有烟熏妆的效果，很像鬼。看看表，八点多，二哥应该已经在公司了。想起昨晚的事，像是一场梦。唯一肯定的是，二哥很火大；接着毋庸置疑的是，后果很严重。犹豫了一会儿，小冬拿起电话拨他的手机。二哥的爱国之心日月可鉴，彩铃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高潮部分，每次听，孟小冬的血都禁不住要澎湃一下。静静听着，彩铃来来回回唱了三遍，自动转进语音信箱……重拨，语音信箱。再重拨，语音信箱。不死心，又拨，关机……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8）

完了！很明显，二哥这是在拒接她的电话！孟小冬脑子忽忽悠悠的，欲哭无泪。郁闷中，手机响了。孟小冬大喜——二哥回拨？一看屏幕，却发现一张美女大头图，齐薇……“喂，薇姐啊……”声音有气无力。“冬子，我在你家楼下，起床了没？准备给我开门。”“嗯？”床上人一听，立马掀开被子趴在窗边往下看，“没看见你的车啊？”齐薇开一辆黄色三菱跑车，很显眼。“我刚从机场回来，开阳阳的车。他坐早班飞机回西班牙办点事，过几天才回来。”“那辆红色的？”停车场上，鹤立鸡群般停着一辆似曾相识的跑车。“没错。电梯到了，出来开门——”挂了。一见面，齐薇就被孟小冬的惨样儿给震撼住了，“你没事吧？怎么把自己作践成这副德行？”“睡眠不足。”孟小冬扯扯嘴，拉着她进门，“这个点儿你怎么有空跑到我这儿来？不上班啊？”“九点钟约了客户见面，就在附近，顺道上来看看你。”说着，齐薇把手中拎的一袋东西塞给她，“我让家里的阿姨特别给你做的，一会儿热热吃了。”“谢谢啊，我还真饿了。”孟小冬打开袋子闻了闻——一个字儿，香！“刚出院，你给我悠着点。”齐薇捏捏她的脸，“禁止熬夜！”“你男朋友去西班牙做什么？”孟小冬逃出她的魔爪，拎着袋子走进厨房，头也不回地问。齐薇尾随而至，拉开冰箱拿出最后一瓶橙汁，毫不客气地开瓶猛灌。喝够了，抹抹嘴，“他父母家人都在西班牙，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回去。大概是什么特殊日子，他不肯说。”“你是他女朋友，有什么好瞒着的。”孟小冬撇撇嘴，对那个叫阳阳的男人印象又差了几分。齐薇倒是无所谓，“反正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嘛。革命征途路漫漫，不着急，慢慢来。”“难得啊，这么有耐心。”孟小冬把保温盒放进微波炉，倚在料理台上随口笑言。“有些事急不来。他心里藏着很多秘密，而且……”说到这儿，齐薇顿了顿，脸色有点黯淡，不似一贯的神采飞扬，“而且，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个女人，一个他喜欢可又得不到的女人。”孟小冬咂舌，“这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

能的。”齐薇轻笑，神情却很苦涩。孟小冬叹气，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有点难过。

第五章意外的电话（9）

“得了，你慢慢吃。时间快到了，我先走了。”说话间，一个转身的工夫，齐薇又变回了她认识的齐薇。孟小冬送她到门口，看着她上了电梯，不知怎的，心里空落落的。吃完早餐，孟小冬无所事事地偎在客厅的沙发上，拿着遥控器把所有频道从头到尾换了三遍。飞速变换的画面晃得脑袋直发晕，随意定格在某电视购物频道，内容不重要，就是想让家里有点声音，让心里感觉不那么空。电视屏幕上，某二流相声演员正在上蹿下跳地宣传某减肥产品，减肥前减肥后的对比照片弄了一大堆，最少的一个也减了一百斤，真是越说越不靠谱儿。现在这广告实在是没法儿看，死命地忽悠。怪不得疯牛病这几年这么泛滥，牛都被这些黑心奸商忽悠得找不着北了，能不疯吗……看一会儿睡一觉，睡一觉看一会儿，迷迷糊糊的，一上午就这么虚度了。十二点多，接到个电话，竟然是老妈打来的。鉴于国际漫游话费太贵，老妈省略一切问候直入正题。首先交代他们的飞机明天到达D市的时间，其次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招待舅舅们，附带不忘问一句最近几天有没有邂逅什么青年才俊。到五十八秒的时候，干脆利落地挂断，时间掐得恰到好处！从头到尾，孟小冬除了叫了声“妈”外，其他一句话也没插上。下午一点多，二哥的手机依然处于关机状态。打去他办公室，秘书说他一早就带着模特儿去了青县的峡谷公园取外景，拍摄新一季的宣传照。大舅二舅的火车三点二十到，偏偏二哥在这种关键时刻连个交代都没有，不负责任地玩起了失踪。孟小冬决定自力更生。算了算时间，现在打车去车站，就算碰上塞车也还来得及。草草洗漱更衣过后，她顾不上伤口的不适，拎着包匆匆出了门。两部电梯都处于忙碌状态，等啊等啊等，终于有一部从底层龟爬一样攀升上来。叮咚——电梯到。同时，孟小冬手机响了。门缓缓滑开。里面有人，正往外走。她边掏电话边侧身往旁边让——先出后进是规矩。里面的人正在打电话，看到她，收起手机，顿住脚。与此同时，她的手机也没

了声音。“时间正好。少晏有事，让我带你去火车站。”说话者，木鱼兄也。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1）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以他的年纪，谈论沧桑，无疑只会换来长者的嗤笑和不以为然。也许正是这种忽视，让他渐渐学会伪装，伪装坚强，无声地对抗大人们所谓的成长督导。李木鱼开着一辆黑色奥迪，四个圈的车标孟小冬还是认识的。车里没挂任何饰物，收拾得一尘不染。清爽的淡香应该是香水的味道，却不知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车缓缓地开出了小区大门，驶上了川流不息的马路。这个点儿不是上下班高峰，塞车情况不算严重，大概三点前就能到火车站。午后的阳光晒得车里暖烘烘的，空调开得很小，刚开出去不一会儿，孟小冬就觉得身上隐隐泛起汗意。“那个，空调能不能稍稍开大一点？”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不能。”孟小冬被这干脆利索的回答噎得够呛，顿了顿，试探性地问：“你不热吗？”说完，还不忘摸摸自己额头——莫非是发烧了？“热。”孟小冬无奈地撇撇嘴。不爱吹空调的人很多，他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下午这接站的事已经很麻烦他了，热点就热点吧，总比地铁强。“你家很凉快？”“……嗯？”木鱼兄的思维跳跃，这几天孟小冬已深有体会，“挺凉快的。什么意思？”在他面前，不耻下问不是美德，是必须。“空调不能开太强了——医生难道没交代过你术后不能受寒？”原来如此！孟小冬嘿嘿一笑，心里其实挺美。被人关心的感觉总是好的，不过，“这好像是妇科医生对产后孕妇常说的话。”李木鱼侧头透过墨镜极快地扫了她一眼，勾勾嘴角，“你今天应该化个妆再出门。”孟小冬愣了一下，这次倒是反应挺快。拉下遮阳板，中间小镜子里映出的那张脸，结结实实地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苍白的脸蛋，青黑的眼圈，带给人熊猫般的视觉感受……“昨晚没睡好？”李木鱼问。“嗯……还好吧。”孟小冬悻悻地道，这张脸实在有点惨不忍睹，“希望不要吓到舅舅他们。”李木鱼笑笑，正想说什么，却见她突然趴在车窗上盯着窗外的观后镜猛瞧，神色难掩惊讶。“怎么了？看见朋友了？”李木鱼下意识地放缓了车速。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2）

孟小冬有点犹豫。身为初中老师，她对这一代孩子的早熟深有体会，可亲眼见到李默跟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手牵手走在马路上时，冲击还是很大的，“我刚才好像……”话音未落，车已经刹在路边，还算平稳。孟小冬叹气。不用说，李木鱼想必也从观后镜里看到了她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果然，下一秒，就见他沉着脸推开车门，大步走上了人行道。空气中流淌着清晰可闻的火药味儿，孟小冬毫不犹豫地下车追了上去。“你别着急，我有话跟你说！”不敢跑太快，眼看他就要出现在李默的视力范围内。李木鱼闻言转身，看她跑过来，语气不怎么好，“跑什么跑，回车上等着！”“你想干吗？把李默拎回来？”孟小冬放缓步子走到他身边。刚愈合的刀口，扯得有点疼。“否则呢？”看得出，李木鱼很火大。“那我去帮你叫他过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过去，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乱。”李默的身影已经清晰可见了，俩小孩牵着手旁若无人地低语，画面还挺和谐。没时间再磨蹭了，不等李木鱼回答，孟小冬已经走向那对早恋的小孩。李默看到孟小冬的那一刻，表情是复杂的。孟小冬很理解。在她的学生脸上，这种表情很常见。“怎么是你？”李默率先开了口，说话间，极快地松开了那女孩的手。“跟同学逛街呢？”孟小冬笑眯眯地望着他俩，语气轻松随意。小姑娘颇无措，悄悄往后退了退。李默投给她安抚的一瞥，冲孟小冬没好气儿地道：“关你什么事！”孟小冬弯腰凑到李默耳边，“看看我身后五十米处，树桩一样杵在那儿的人，是不是很眼熟？”李默有点迷茫，顺着她说的方向望去，表情立马僵住……孟小冬偷笑，压低了声音，“要是不想在小女朋友面前丢面子，就跟我走。等你小爸过来，你也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李默皱着眉头，收回视线，倔强地立在原地。“大丈夫能屈能伸。跟你小爸硬顶，事情闹开了，吃亏的是你。”这种半大不小的年纪，在朋友同学面前，最在乎的就是面子——尽管他们实在还没成熟到有什么面子可丢的年纪。李默冷哼一声，神色有点不自然。犹豫了

一会儿，他转身走到小姑娘身边，和她低声说了几句，就见小姑娘如释重负般点点头，随即独自离去。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3）

孟小冬悄悄松了口气，“走吧，有事上车再说。”事实证明，不仅恋爱是盲目的，父爱也是盲目的。“她是谁？”“我女朋友。”这是父子俩上车后的第一次交流，孟小冬做闭目养神状。“给我解释解释‘女朋友’这三个字的意思。”“‘女人’的女，‘朋友’的朋，‘朋友’的友。”孟小冬的眼皮儿颤了颤——这孩子太有才了。就算不睁眼，也感觉到车速在嗖嗖往上蹿，木鱼兄大概已经快出离愤怒了。“小爸，市区限速六十，你超速了。”孟小冬抖抖肩膀——俗话说得好，一物降一物。“现在这个时间，你应该在上网球课。”“教练请假了。”“我送你去的时候，还跟他打过招呼。”李默啊，撒谎也要有技术含量啊。孟小冬实在忍不住了，再这么下去她真会被暗笑憋出内伤了，“你在前面路口把我放下来就好，从那儿打车到火车站很近。”“前面路口我也要下车，买碟。”两分钟的沉默。车速未减，孟小冬和李默要求下车的路口从眼前一闪而过。“停……”“闭嘴！”李木鱼发威，李默气势顿挫。“李默，那个可爱的小妹妹是你同学？”孟小冬适时发问。坐在后排的人过了好半天才嗯了一声，算是回答。“刚才你跟她说什么了，哄得她那么快就乖乖离去？”孟小冬其实不反对早恋，这种年纪的恋爱，有别于成年人的炽热纠缠，是一种最单纯的感情释放，只要把握好分寸，也不是什么罪不可赦的事。只可惜，这个分寸，往往是他们没有能力掌握的。“你可真八卦。”李默的视线落在窗外，头也不回地道。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4）

不待孟小冬开口，李木鱼的声音就插了进来，“回家把‘礼貌’这个词用中英法德四国语言各写一千遍，修身养性。”“你……写就写！一千遍会不会太少？干脆各写一万遍好了！等写完估计我就修炼成仙了，飞升了，谁也不用看谁烦了！”“一万遍？也好。”……火车站啊，你在哪里！火车站这种地方，最能体验众生百态。孟小冬他们赶到的时候，火车还没进站。按照她的意思，李木鱼和李默在车上等着就行，大热天的就甭往站台里挤了。可事实上，最后变成了站台票需要三张，李木鱼正在排队。人堆儿里，他高大的身材、极富男人味儿的长相分外惹眼。微黑的肤色，比起时下流行的小白脸显得更为珍贵。骑着黑马的王子，才是现代童话故事的主流。当然，这都是讲给学生听的，她早已经过了憧憬王子的年纪。“李默，你小爸真挺帅。”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聊天。站在她身边的小屁孩儿满脸不耐烦，撇撇嘴，“没见识，我爸更帅。”孟小冬闻言，愣了一下。李默的回答着实让她觉得意外，没想到他会突然提起自己的亲生父亲，“你长得像你爸？”李默哼了一声，神色有点萎靡。他白皙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微微泛红，鼻尖上还挑着几颗小小的汗珠，“不像，像我妈。”“那你妈一定是个美女。”孟小冬习惯性地想抬手揉他脑袋，举到半空，突然想起那天他激烈的反应，于是又收了回来。李默盯着她看了半天，语气里很难得的没有火药味，“我妈比你漂亮多了，而且……”而且？孟小冬竖着耳朵等待下文。“而且……”李默垂着头，嘴唇动了几动，却没了声音，兀自盯着地上的石子出神。孟小冬没追问，在心里暗暗猜测着这“而且”之后的内容。不管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他还是个孩子，心底却已过早地浸染了沧桑。这种沧桑，无关年龄。叛逆和执拗，不过是他孩子气的发泄。林西北曾说过，这个世上，有一种沧桑，我们从来不讲。不知怎的，孟小冬突然觉得这话似是为眼前的李默量身打造的。以他的年纪，谈论沧桑，无疑只会换来长者的嗤笑和不以为然。

也许正是这种忽视，让他渐渐学会伪装，伪装坚强，无声地对抗大人们所谓的成长督导。“李默，你真的决定把‘礼貌’这个词用四国语言各写一万遍？”孟小冬突然觉得自己的思维跳跃，也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5）

“写就写，谁怕谁！”李默抬起头，遥遥望了一眼李木鱼的背影，愤愤地道。“倒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关键是浪费，太浪费。四万个词，那得浪费多少纸！”“你……”他的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孟小冬，像是在看外星人，“你真的是老师？”“我的工作证还在包里呢，你要不要看看？”孟小冬笑眯眯地拍拍挎包，作势要往外拿。“算了，我不看。”李默阻止她，“你是不是老师跟我无关，反正我不想要后妈。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讨好我都没用！”孟小冬脸色未变，牙根儿却阵阵发痒。这小屁孩儿说话实在是太缺乏美感了，“李默，想给你当后妈，得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无畏的革命精神。我还没入党呢，不适合，真的不适合。”李默气鼓鼓地瞪着她，一时间竟不知该怎么反驳。俩人眼对眼地僵持着，太阳很毒，晒得人直发晕。身边人来人往的，莫不对他们投以好奇的目光。小屁孩儿，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你……这是孟小冬眼神里传递的信息。切！——这是李默的回答。约摸两分钟过后，李木鱼好听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票买好了，你俩可以把眼珠子收回去了。”孟小冬脸一热，视线立马转移了目标，“麻烦你了，我们进去吧。”说话间，只觉眼前一阵金星闪过——这天儿，能烧烤活人了！火车进站，人潮涌动。孟小冬在人堆里急切地寻找着舅舅们的身影。为了姥爷的九十大寿，大舅二舅带着全家齐齐出动。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应该非常显眼。果然，很快她就锁定了目标。“二号车厢那边，我看到他们了。”松了口气，孟小冬拍拍胸口，示意父子俩跟着她走。因为着急，步子难免加快，走了没两步，就觉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破肚放血果然伤元气啊！都是贪吃惹的祸！“不用急，他们已经看到你了。”李木鱼看出她步子不稳，不着痕迹地扶了扶她的肩膀，顺势走到前面开路。他已经知道孟小冬要接的人是谁了，那支看起来像旅行团的庞大队伍，最起码还得再打两辆出租才坐得下。“你家亲戚可真多。”李默走在她身侧，哼哼道。孟小冬笑了笑，没说什么。头有点

晕，身上一直不断出汗，加上身边挤来挤去的人，此刻她实在是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现在她最想干的事就是找个凉快地方躺下，除了喘气儿，啥也不干。“小冬！小冬……老二，你快看快看，是小冬！”洪亮的声音，惊雷似的炸响在耳边，力压站台的嘈杂，震得孟小冬两眼发直。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6）

“大舅，您老身子骨还是这么健朗。”匆匆几步迎上来人，孟小冬的声音有点无力。“小冬啊，半年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大舅拍拍她的肩膀，皱着眉头打量着她憔悴的面色。“减肥呢。”孟小冬笑笑，身子晃了晃，背后有人及时把她扶住。“减啥肥！女孩子太瘦了不好生养，婆家看了肯定不高兴。听大舅的话，别整那些没用的了！看看你大姐。”说到这儿，大舅回头招招手，“美玲啊，快点快点！你有好几年没见着小冬了吧？”孟小冬顺着他的手望去……大表姐刘美玲？自从几年前把姥爷接到D市后，跟老家亲戚来往得渐渐比以前少了。除了两个舅舅逢年过节会来，其他表哥表姐联系得很少。她确实已经很久没见过大表姐了，可眼前这个干干瘦瘦的女人，看起来足有四十多岁，怀里还抱着个幼儿。如果她没记错，大表姐其实跟二哥同岁……摸了摸小婴儿的脸，孟小冬接着跟大表姐打了招呼。李木鱼一直静静站在她身后，微笑不语。“都傻愣着干啥呢？老大，你家那口子说落了袋东西在车上，小琴和我家那口子带着她返回去拿了，让咱在这儿等等。”说话者，二舅他老人家是也。“小冬啊，这位是……男朋友？”大舅点点头，接过话茬儿，盯着李木鱼上下打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孟小冬一听，连忙摆手，“朋友，是二哥的朋友。二哥公司有急事来不了，拜托他过来帮忙的。”大舅摇摇头，掏出烟袋，叩了叩，就着二舅送上的火儿点着了，吧唧吧唧惬意地吸了几口，这才沉着嗓子说：“你不用替少晏打掩护。他要是有心，哪会次次我们来的时候，他都凑巧有事？”孟小冬暗自叹气。自小她就觉得姥姥舅舅们都不太喜欢二哥，这让她很困扰。其实二哥真的很好，大概有些人就是不合长辈的眼缘。大舅身后的队伍陆续壮大，舅妈和表妹回到火车上取了东西过来了。大舅妈挥挥手里的布袋，“小冬啊，这是咱自己打下来的花生，我都炒熟了。你不是最爱吃这个？这些够你吃上几个月了。”孟小冬扑到舅妈肩上，亲昵地蹭了蹭，顺手接过装花生的袋子，招呼大伙

儿往外走。“小冬啊，不给舅舅介绍介绍你这个朋友？”大舅背起大挎包，叼着烟袋走在她身侧。“这是李木鱼，这是他儿子，李默。”孟小冬笑眯眯地介绍完毕，对“儿子”两字的发音，分外字正腔圆。“他有儿子了？那他得多大岁数儿啊？”二舅听到这回答，明显被震惊了，诧异道。“没多大，我这朋友长得显年轻。”孟小冬嘿嘿一笑，正走着呢，手里突然一轻，沉甸甸的花生布袋被李木鱼极快地拎了过去。“谢谢啊。”她偏着头小声说。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7）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是木鱼兄的回答。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站台。旅馆已订好，就在孟小冬父母家附近。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过去。清点人数，本次贺寿团团员共计八人，行李十余件。孟小冬想了想，对李木鱼说：“今天真是谢谢你啊。你带着李默先回去吧，反正怎么样都得打车，我们九个人打两辆车挤挤正好，就不麻烦你了。”说完，她伸手去接李木鱼手里的花生袋子。“你坐我的车。”李木鱼没松手。在外人看起来，两人像是在为了一兜子花生较劲。李默摇摇头，掏出手机开始玩游戏。“小冬啊，就别麻烦你这个朋友了。你跟大舅一辆车，大舅想跟你唠唠。”孟小冬嗯了一声，抬头看看李木鱼，只见那厮还是一脸的云淡风轻，不疾不徐地道：“伯父，你们要住的地方比较偏，小冬也不熟悉。如果我不开车在前面带路，出租车司机一定会带着你们绕路耗里程，打表的时候被讹个百儿八十的也不是不可能。”大舅二舅一听，表情即刻严肃起来。他俩对视几秒，齐齐点头，由大舅代表发言，“小冬，我看还是再麻烦一下你这个朋友吧。让美玲娘儿俩和小琴跟你一起坐他的车，我们几个打一辆出租跟在后面。”小琴，大舅的女儿，孟小冬的表妹。“大舅，你们五个人坐一辆车，会不会太挤了点……”孟小冬咂舌，她实在不认为老旧的桑塔纳里能挤得下五个不算苗条的成年人。“李默，去叫两辆出租车过来。”李木鱼发话了，“伯父，打车的钱留下单子，小冬单位能报销。你们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挤在一辆车上。”就这样，一行人启程了。李木鱼开路，车上载着孟小冬和李默。大舅一家一辆车，二舅一家一辆车，尾随李木鱼的奥迪，混在川流不息的车河中，队形很和谐。车里很安静，李默一个人窝在后座发短信，估计是跟他那个可爱的小女友。李木鱼专心致志地开着车，半张脸遮在墨镜下，几乎看不出任何情绪。孟小冬发现件挺有意思的事，李木鱼这人看起来挺酷挺帅又不苟言笑的，实际上极为霸道，并且很有感染力。什么事最后都能顺着他设想的方向进行，

还会让人觉得特应该，他的想法特英明，不这么干就对不住自己。“李木鱼，其实你这名儿起得挺大智若愚的。”“谢谢夸奖，李若愚是我哥的名儿。”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8）

孟小冬翻翻眼皮，哭笑不得。紧接着，就听李默不紧不慢的声音从耳边飘过，“知道我爷爷叫什么不？”“叫什么？”孟小冬随口问，“大智若愚，儿子叫若愚，老子莫非叫大智？”“没错。”李木鱼肯定了答案。孟小冬此刻真的很想，很想，很想，跳车……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她扫了一眼号码——天可怜见啊！竟是二哥打来的。“喂……”有点心虚。“接到他们了？”孙少晏的声音里没有她想象中的火气，笑意中只透着疲倦。“嗯，这次表姐表妹她们都来了，就差大表哥，听说明天下午到。”“一会儿把他们送到旅馆你就回家，晚饭我带你出去吃。”“不用不用。大舅说了，晚上就近找个酒店一起吃饭，三姨也去的。”“谁去你也不用去。”“那多不好。你就甭操心了，要不晚上你也一起吧？舅舅他们都挺想你的呢。”“想我？”孙少晏哼了一声，语气不冷不热，“想我帮刘小琴找工作才是真吧。”孟小冬叹气。无法否认，舅舅刚才确实跟她提来着，还让她帮着跟二哥说说，“那个，表妹个子已经蹿到一米七多了，很瘦，体形不错。你们公司不是经常找些业余模特儿来客串平面拍摄吗？要不你给她个机会试试镜什么的，说不定……”“小冬，我今天很累，不想听这些事。”“噢，”孟小冬拼命把刚才没说完的话咽回肚子里，“那你晚上早点睡，我先挂了。”“等等……”“怎么了？”“你在车上？把电话给李木鱼。”……“我二哥的电话。”李木鱼接过，“找我有事？”“晚上有空吗？一块儿吃饭。”李木鱼想了想，“他都回来好几天了，今晚约了我吃饭。要不一起？你总不见他也不是回事。”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9）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一会儿，“随便。你记得想个办法把小冬带走，她刚出院，晚上要是跟他们一块儿吃饭，肯定会被灌得找不着北。”李木鱼笑笑，“我尽量。”“谢了，先这样，晚上见。挂了。”“嗯，挂了。”把电话还给孟小冬，李木鱼琢磨了一会儿，悠然开口道：“少晏在电话里说，想让他帮你表妹找工作也不是不行，关键看你的表现。”孟小冬愣了一下，“你就直说吧，二哥有什么条件？”车停在红灯前，李木鱼手指轻叩方向盘，“其实很简单，你完全做得到，刚才他在电话里提过的。”“行！那我一会儿安顿好舅舅他们就回家，晚上不陪他们吃饭了。这是不是二哥的条件？”真小气，跟长辈有什么好计较的！“我想是的。”李木鱼笑言。安顿好舅舅一行人，回去的路上，孟小冬给三姨打了个电话，说晚上要做个家访，没法陪长辈吃饭了。三姨很理解，说：“年轻人还是以事业为重，你二哥晚上加班也去不了，有我陪着就行。”三姨的体谅让孟小冬顿觉无地自容。她从小就是个不撒谎的好孩子，看这事给闹的。匆匆挂断电话，她郁郁地望着窗外出神。“学校放假，谁会这时候找老师做家访！撒谎都不会撒。”李默坐在后排，冷讽一句。孟小冬撇撇嘴，此时无声胜有声。“善意的谎言，跟你表妹的工作相比，完全可以理解。”李木鱼中肯的话语顿时终结了李默脸上的得意。孟小冬想了想，他这话说得也有道理。善意的谎言……对，善意的！“切！原来撒谎还分善意和恶意，那以后我一概只撒善意的谎好了。”“你懂什么叫善意，什么叫恶意？”李木鱼淡淡地问。李默退出手机游戏，盘腿坐在后座上，大眼睛里闪着狡黠，“简单。打个比方吧，如果我为了照顾生病的奶奶而翘掉网球课，并且骗你说教练请假了，这个谎言在你们看来就是善意的。当然，如果我为了约会而逃课，同样骗你说教练请假了，这个谎言在你们眼里顿时就变成恶意的了。是吧，小爸？是吧，孟……老师？”孟小冬揉揉额头，

表情复杂。这个小孩儿，对任何老师而言，都是个考验。“李默，好口才！知道什么是抬杠的终极境界吗？用歪理把对方驳得无话可说！”

第六章贺寿团大驾（10）

李默的小脸儿上爬满了胜利者的微笑，“歪理也是理！所以啊，你们这些大人别成天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别动不动就对我指手画脚的。”说完，他乐颠颠地趴到李木鱼身后，“小爸，你的好口才呢，怎么这么沉默？”“有一种沉默，叫做不屑一顾。”……木鱼兄，偶像啊！车从孟小冬住的公寓区前一闪而过，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那个，我家在后面，你好像开过了。”“时间差不多了，直接去吃饭。你给少晏打个电话，告诉他去花园道上的西厢苑，临江厅。”孟小冬掏出电话，“还有谁？我要不要回去化个妆先？”李木鱼侧头看看她，“不用，那对黑眼圈看习惯了也没那么惨不忍睹。”顿了顿，又道，“一块儿吃饭的还有我表弟张桐。”“小叔回来了？”李默一听，立马来了精神。李木鱼点头。“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李默哼哼了两声，不再说话。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1）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相比要死要活不顾一切的一见钟情，我确实觉得平平淡淡的日久生情更靠谱。十几分钟后，车缓缓地拐进了饭店停车场。孟小冬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打开车门下了车。西厢苑是D市很出名的粤菜馆，菜色精致，价格惊人。孟小冬一共就来过两次，一次跟齐薇，还有一次……李木鱼锁好车，走到孟小冬身边，看见她正站在那里盯着饭店的招牌出神，“怎么了？”孟小冬一惊，收回视线，脸色有点暗，“没什么，走吧。”临江厅是西厢苑景致最好的房间。巨大的落地窗外，江上夜色尽收眼底。服务生礼貌地推开门，李默率先走进去，直奔静立窗前的那个男人。孟小冬粗粗扫过一眼——不是二哥，想必是李木鱼的表弟张桐了。二哥前几年经常在她面前提起张桐，直到今天她才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曾经是二哥最好的朋友，两年前，因为一个人的死，他们反目。那个人是谁，二哥从未提过，她只隐约记得，今天好像是那个人的忌日……“哥，这位是？”张桐走到孟小冬身边，礼貌地询问。很淡雅的声音，很清爽的装扮，跟她想象中的流浪者形象有天壤之别。“孟小冬，少晏的表妹。”“你好，我是张桐。早就听少晏提过，很高兴见到你。”“我也经常听二哥提起你。”孟小冬伸手跟他握了握，不着痕迹地打量着眼前这个长相普通的男人。他身上有股特殊的气质，说不清是什么，总之，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就在这时，门再度被推开……张桐闻声抬头，视线越过小冬的肩膀，跟站在门口的男人直直对视。孟小冬回望，原来是二哥来了。正想打招呼，胳膊一紧，整个人被李木鱼带到一旁。不解中，就见李木鱼冲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局面很诡异，张桐和二哥就这么遥遥相望，约摸两三分钟的工夫，房间里除了喘气儿声，一片静寂。“少晏，好久不见。”……“接到我哥电话的时候，真的很意外，没想到今晚你能来。”……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2）

孙少晏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始终沉默。张桐望着他，脸上挂着一丝黯淡自嘲的笑，看得孟小冬愈加困惑。每每在这种关键时刻，总会有英雄挺身而出。“小爸，我快饿死了！”李默从窗台上一跃而下，“小叔和孙叔究竟准备眼神互搏到什么时候？”李默，好孩子！孟小冬扯扯嘴角，抬头看看李木鱼，恰好跟他碰了个对眼儿……你赶快想想办法啊！孟小冬透过眼波传递信息。李木鱼的眼波反馈出一串省略号。为什么是省略号？因为她完全没读懂。快快快！我快饿死了！孟小冬继续发射眼波。这次，李木鱼的眼神她倒是看懂了，可惜，已经晚了。“小冬说她已经饿得说不出话了，让我问问你们两个还需要多久才能结束战斗。”木鱼兄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老天爷啊……您老人家最近怎么总放假啊……“张桐，今晚不要提起那些我不想听的事。”说罢，孙少晏移开视线，径自走到桌边。“都坐吧，可以上热菜了。”李木鱼一锤定音——果然不负木鱼之名！这顿饭吃得很郁闷。郁闷之处有二。其一，只能喝粥配青菜；其二，满腔困惑无处问。晚饭后，张桐问孙少晏有没有时间，能否单独找地方聊聊。谁知二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跟李木鱼父子道别后，开车载着孟小冬绝尘而去。孙少晏不想说的事，任谁问也没用。就算把“中美合作所”那套手段都使出来，折腾到最后，估计他也只会说一句：老虎凳健身，辣椒水养胃。孟小冬站在公寓楼前，看着二哥开车出门直接右拐，很快消失不见。她无奈地摇摇头。右拐不是回家的方向，他今晚心情很烂，不知跑哪儿发泄去了。草草洗了个澡。折腾了一天，躺在床上骤然松下劲儿来，疲惫、困意疯狂袭来。眼皮沉沉合上，孟小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一觉睡到隔日中午十二点。其间电话响过，手机数次响起，她恍若未闻。前夜的通宵未眠耗尽了她的体力，脑子此时好像进入了休眠状态，对外界的一切无知无觉。睡觉睡到自然醒，这样的睡眠让人身心愉悦。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3）

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孟小冬觉得术后流失的血气仿佛都回来了，除了饿得咕咕乱叫的肚子，身体机能处于相当令人满意的状态，果然不负“孟小强”之名。爸妈的飞机下午四点多到，时间充裕。洗漱完毕后，孟小冬坐在客厅里打开手机，翻看信息和未接电话。齐薇的两通，三姨的一通，还有垃圾骗人短信一条：妈，我是你女儿，手机即将欠费，钱包昨晚被人偷了，请速往同学的银行卡XXXXX上打钱五百，救急！最近一段时间，这样的信息隔几天总会来上一条。据三姨说，她们小区还真有人上过当。这类短信的创始人其实挺牛，保不准还真学过心理学。广撒网，碰上子女真在外地上学，最近又联系不上这种情况的，概率绝对不会是零。现在这社会，还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话的含意其实挺深刻……删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孟小冬先给三姨回了个电话。三姨正在外面，电话里声音很嘈杂。小冬问三姨在哪儿，她说在东江购物城，带舅舅家的人去置办点新衣服。小冬又问打电话找她有什么事，三姨说没什么事，就是问问知不知道二哥去哪儿了，他手机一直关机，办公室里也没人。小冬愣了一下，说：“不知道，不过应该没什么事，昨晚我还跟二哥一块儿吃……夜宵来着。”差点说走嘴！她偷偷拍着胸口，悄悄舒了一口气。三姨没听出异常，嘱咐了她几句关于接机的事后，就挂了电话。肚子越来越饿，她决定先弄点吃的填饱肚子再给齐薇回电话。走进厨房，拉开冰箱，研究了半天。冰饮料不能喝，冰水果不能吃，生白菜不能吃，午餐肉不能吃，酸辣汤罐头不能喝……除了这些，就只剩三颗鸡蛋和昨晚二哥从饭店额外给她点的鸡丝粥了。虽然那粥煲得很鲜美，可是对于一个已经连续喝了四天粥的人来说，就算是鲍鱼粥摆在面前，也很难有什么食欲。关上冰箱，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泡盒方便面好了，经济实惠美味，虽然防腐剂多了点，油大了点，可是吃个一盒半盒的应该不至于会怎样。再说了，医

生也没特意交代说不能吃方便面。说吃就吃，烧水！清香四溢的浓汤排骨味儿闻着简直太舒心了，打了一颗荷包蛋，下了两片白菜，犹豫了一下，孟小冬又拧开罐头，切了两片午餐肉丢进去。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4）

一锅色泽鲜亮、味道上佳的绝世好面即将诞生！她站在炉灶前，被热热的水汽熏得双颊粉嫩，看起来气色非常好。叮咚叮咚——怀着膜拜的心情刚咽下第一口面，还来不及回味，不识时务的门铃就响了起来……趿拉着拖鞋走到门边，趴在猫眼儿上看了看——咦？竟然是二哥。“你昨晚没回家？”打开门，孟小冬发现他身上还穿着昨天那身衣服，衬衫上有些褶皱，实在太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你在吃什么？”孙少晏脱了鞋直奔小餐厅，桌上那碗绝世好面正在孤独地冒着热气。孟小冬撇撇嘴，“吃面。那个，三姨上午打电话找你呢，你赶快给她回个电话吧。”“方便面？午餐肉？”孙少晏把手里拎的袋子放到桌上，皱眉盯着碗里弯弯曲曲的面条，粉扑扑的肉片，语气不怎么和蔼。孟小冬坐在餐桌对面，笑眯眯地望着他，一言不发，无声地抗议。孙少晏无奈失笑，换了话题，“你爸妈的飞机下午几点到？”“四点多。”他看看表，没说什么，拿起桌上的筷子开始吃面，吃相非常之不文雅。性感的荷包蛋……青嫩的白菜叶……美味的午餐肉……卷卷的小面条……香浓的排骨汤……风卷残云般，全部消失。“二哥，你……”“还有吗？再来一碗。”“没了。”“小丁老婆熬的枸杞清鸡汤，”孙少晏指指他带来的袋子，“去热一下当你的午饭。”“……我很饿，吃这点东西不够。”“营养足够了。”两碗鸡汤顷刻间被干掉。还行，比较饱。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5）

“一点半了，你不去公司啊？”客厅里，孟小冬窝在沙发上。热乎乎的汤下肚，微微的汗意张开了全身的毛孔，很舒服。“跟李木鱼相处得怎么样？”“嗯？”孟小冬没太反应过来，“什么意思？”“他不错，适合你，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早说了，我跟他相差太悬殊。”“得了吧，这些毫无说服力的借口在我面前就甭说了。”“那换个说法好了。你觉得李木鱼会对我一见钟情？”“不会。”孙少晏直言不讳。“那不就是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三十一岁的男人，如果还靠一见钟情找老婆，那我也不会把他介绍给你。”“爱情总要有火花吧？”“穷聊小说看多了！一个小三儿转正的女人，能有什么健康的爱情观。”穷聊？孟小冬在脑子里反应了一会儿才琢磨明白，笑道：“二哥你可真八卦，这些事你也知道？”“有点接触。去年给她的电视剧设计过戏服。”“按照你的说法，不追求恋爱的感觉激情的火花，那随便在街上拉个路人甲，也能一块儿结婚过日子了？”“理论上，这种说法没错。相比要死要活不顾一切的一见钟情，我确实觉得平平淡淡的日久生情更靠谱。”“……歪理。”“李木鱼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女人。他对你印象不错，跟了他，就算没有激情，也不会缺少幸福。”“So？”“So个P！他很有责任感，‘责任感’这三个字，在现在的男人身上已经很罕见了。”“这话没错！譬如二哥你，就应该好好反省反省，身上的香水味明显就是从哪个女人身上沾来的。责任感啊责任感，昨晚又跟谁厮混去了？”孙少晏勾勾嘴角，笑意里夹着些许淡不可见的自嘲，“你情我愿，谁也不会把这种逢场作戏当真。”孟小冬坐直身子，很认真地望着他，“二哥，这样的日子过得有意思吗？”“如果谁的日子都过得那么有意思，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还用在这里费劲巴拉地奔小康？”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6）

孟小冬觉得还是不要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为好，二哥的眼神已经很明确地向她传达了两个字——闭嘴。“那个，三姨找你，你还是给她回个电话吧，免得她着急。”“不外乎就是刘小琴那点事。姥爷明天过生日，我不想大家闹出什么不愉快，等过了明天再说。”“二哥，你别总这样。再怎么说舅舅他们也是长辈，你别总对他们有那么大成见。”“傻丫头，净操那些没用的闲心。昨天折腾一下午，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没。睡了十几个小时，完全可以重出江湖了！”孙少晏被她的话逗乐了，脸色缓了缓，没刚才那么淡漠了，“姥爷交代，你刚买了房，没什么积蓄，就不用给他买礼物了……”孟小冬咧咧嘴，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哪行……”“姥爷说了，不用买不代表不用送。九十大寿，最疼爱的外孙女要是空手而去，那他多没面子……”姥爷啊，您老人家玩我呢……“那姥爷的意思是？”“把你男朋友带过去，就是给他老人家最好的寿礼。”孟小冬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我哪儿来的男朋友！你确定姥爷是这么说的？”“没错。我跟姥爷说，你最近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俩人眉来眼去的，黏糊了好长时间了，估计已经陷入热恋。姥爷对此非常感兴趣。”孟小冬濒临暴走。要说家里的长辈，除了三姨，二哥最孝敬的大概就是姥爷了。姥姥还活着的时候，每当她训斥二哥，总是姥爷跳出来把二哥护在身后。挺好的一个姥爷，就是有点八卦。“二哥……”“嗯？”“既然你不仁，那就不要怪我不义了！”“你准备以牙还牙？”孙少晏笑得春风得意，“没用。我已经跟姥爷说了，小冬知道我泄露了她的秘密，肯定会很愤怒，所以，姥爷接到你的电话，不管你说什么，他老人家一概都会认为你是在打击报复。这就叫做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二哥又教了你一手，以后记着学以致用。”抓着电话的手僵在半空，半晌后，蔫了吧唧地落下。孟小冬不甘心地撇撇嘴，抱着膝盖在沙发上蜷成一团，心里不停地盘算着该怎么办。“甭琢磨了，姥爷已经吩咐我妈去帮他买唐装了，准备在大寿当天

来个惊艳亮相，给初次见面的外孙女婿留个美好印象。你就忍心无情地粉碎他老人家的念想儿？”“……”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7）

客厅里很安静，孙少晏闭目养神，孟小冬咬牙暗思。“……”半晌后，她刷地抬起头，脸上一扫刚才的颓态，圆溜溜的眼珠子里闪着胜利者的光芒，“二哥，你最好提前跟姥爷讲清楚，他这次可是一举两得，不仅外孙女婿有着落了，连带着买一赠一，附送十四岁大重孙一名。”说完，嘿嘿一乐，意思很明显：要是不想他老人家惊吓过度，那你就赶快去向姥爷负荆请罪，还我清白。孙少晏听后，抬抬眼皮，似笑非笑地看着她，“姥爷他老人家连送给李默的见面礼都准备好了。”……无语。“你实在太低估他老人家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了。对了，说到这儿，我想起姥爷还让我转告你几句话。”……沉默。顿了顿，就听他模仿着姥爷的语气，活灵活现地道：“小冬啊，后妈不好当，以后结了婚，可得好好对人家孩子！好在小李也是个后爹，以后你还有个伴儿，能交流交流感受。作为后爹的过来人，我可以跟小李私下聊聊这些年的心得。尽管大家情况不大一样，相信也总有他可以借鉴的地方。”“……”作为后爹的过来人……姥爷，您老人家太有才了！听完后，孟小冬唯一想干的事就是撞墙……郁闷归郁闷，说起来，姥爷这话倒也没错。他和姥姥都是二婚，当初是各自带着孩子组成的新家庭——姥姥带着大舅二舅，姥爷带着三姨。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自己的结晶，就是排行最末的妈妈。据说妈妈是七个月的早产儿，所幸福大命大，妈妈的身体倒是不似一般早产儿那样体弱。五十多岁的人了，一天到晚忙里忙外，康健如昔。家庭关系确实复杂，但尽管如此，舅舅们和三姨对两位老人的孝敬却是同样的尽心尽力。姥姥去世后，妈妈把姥爷接到城里，舅舅们逢年过节的也从未间断地往城里跑。很和谐的一个大家庭，唯独二哥是个异类。大概是舅舅们的老派思想无法认同二哥这种时尚精英，赤裸裸的代沟，让两辈人的距离越拉越远。小冬乱七八糟琢磨了一大堆事，半天才回过神来。二哥呢？睡着了……三点钟，孙少晏载着孟小冬来到机场。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8）

离飞机预定到达的时间还有一小时，两人坐在机场的咖啡厅打发时间。在宰死人不偿命的经营理念下，咖啡厅里寥寥无几地散坐着三五个客人。一杯哥伦比亚黑咖啡，一杯热牛奶，很快送上桌。透过咖啡厅的玻璃墙，孟小冬看到不断有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的媒体记者涌入候机大厅，把刚刚走出VIP通道的那个身材出众的高大男人团团围住。离得有点远，加上遮住半张脸的黑超，瞧不清他的长相。不过看这阵势，估计是什么大明星。人一旦无聊了，就格外爱好八卦。“二哥，那男的是谁？你知道不？”“谁？”孙少晏愣了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看不清，没戴隐形眼镜。”“就你那视力，不戴眼镜也能开车？”孟小冬咂舌，心里有点后怕。孙少晏笑笑，“怕什么，活得还挺仔细。”“二哥，心情不好啊？有事跟我说说呗。我保证把听到的事全都烂在肚子里，绝对不泄露一个字儿！”“傻样儿！没事，不过是周期性情绪波动。”孟小冬撇撇嘴，不以为然，“周期性情绪波动的学名叫更年期。”“那人是楚尘。”“嗯？”楚尘？跟更年期有什么关系？“什么意……等等，你说谁是楚尘？”“你指给我看的那人。”“啊！你怎么知道？”炙手可热的巨星楚尘？孟小冬的屁股条件反射般离开椅子，撒开腿准备往外奔……“坐下！”孙少晏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什么岁数了，还学那些小屁孩儿去追星。”“你……晚了，走了，走了……”孟小冬眼巴巴地看着楚尘在大群人的簇拥下一言不发地走出候机厅。跟偶像面对面的良机，就这么无情地被扼杀了！“坐下。”孙少晏松开手，眼底染着几许无奈。小冬悻悻地坐回椅子上，“你怎么知道是楚尘？就你那三百多度的近视，能比上我这标准的一点五？”未等他回答，不远处，一个干练的女人快步走过来……“孙少，这么有空？”“来接人。”孙少晏起身，跟她握了握手，很公事化的动作。寒暄完，开始简单介绍，“方菲，娱乐圈的金牌经纪人。孟小冬，我家人。”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9）

方菲！孟小冬恍然大悟，怪不得觉着特面熟。她是皇天的艺人部总监，娱乐圈里呼风唤雨的女人。“上午一直联系不到你，小丁说你闭关找灵感去了，找得怎么样了？楚尘下部戏的造型可就全靠你了。”“条儿正不用衣服衬，我对楚尘有信心。”孙少晏随便对付道。方菲看出了他的漫不经心，嘴角扬起一抹弧度完美的微笑，“那你忙，明天上午我们再约时间细谈。到时候你最好能跟楚尘单独聊聊，他对这部戏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没问题，明天见。”“行，那我先走了，你们慢聊。”“女强人啊女强人。”望着方菲消失的方向，孟小冬发自内心地感慨。那气质，果然跟平常人不一样。“女强人是世上最不伦不类的物种。”孙少晏端起咖啡喝了两口，皱皱眉，似乎对味道非常不满。“切！”孟小冬对他的论调颇为不屑，“女强人怎么不伦不类了？女人能顶半边天！女强人就是这半边天的中坚！”“看不出你女权主义意识还挺浓。”孙少晏把玩着手中的火机，笑得很轻松。“算了，我不跟你争。反正你的沙猪主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真是期待那个能镇住你的女神仙赶快出现！”孙少晏听完这话，眼睛微微眯起，啪的一声，ZIPPO的盖子掀开，一簇火苗极快地燃起，无风微摇，艳丽诡异。而支撑它燃烧的能量，不像是氧气……一见这景儿，孟小冬心里立马开始扑腾。完了完了完了，大意了大意了！狐狸脑袋上拔毛儿也得挑个好时候啊！赶上二哥更年期发作的时候这么一绺一绺地往下揪，简直是自寻死路！“小冬，正常男人都喜欢温柔、体贴的女人，这两点在大多数女强人身上都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二哥，千依百顺的女人不适合你，不能追随你的脚步，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觉得乏味。”孙少晏挑挑眉，眼底是不加掩饰的疲惫，“家是休息的地方，不是斗智斗勇的无烟战场。针锋相对的碰撞发生在夫妻之间，日子过起来与自虐无异。”说实话，孟小冬听了这话觉得挺震撼。她一直以为能够配得起二哥的，应该是跟他棋逢对手的女人。她一直以为，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

能牢牢牵住二哥长久以来肆意放纵的心。“傻愣在那儿琢磨什么呢？飞机快降落了，走。”新马泰之旅是圆满的，老爸老妈的心情是愉快的，接机之行是顺利的，个人问题是关注的，絮絮叨叨是难免的，小别还家是兴奋的，亲戚见面是必须的，接风洗尘是一定的……六点十五分，三姨率领购物团抵达饭店，接风宴参与人员全部到齐。虽然这顿饭是由孟小冬做东，不过家宴倒也不讲究什么主副座次，大家随意就位。她挨着老爸，三姨跟老妈坐一起，二哥坐她另一边，挨着二哥坐的，是两年多没见的表妹刘小琴。饭前有简短的就餐演说。姥爷没来，自然就由大舅代表发言。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10）

历时三分多钟的讲话，内容生动翔实，用词比较文雅，真挚中微带煽情，令人听后感动之余周身有点寒冷。总而言之，一看就是大舅精心准备过的。这番情谊，让老爸老妈感动不已。于是，全桌齐举杯后，老妈又派老爸做代表，跟大舅豪爽地上演了“感情深一口闷”。红星二锅头，五十多度，还行。席间，推杯换盏，气氛热烈。大舅二舅老爸酒逢知己千杯少，舅妈姨妈老妈更是城里乡下聊得好不热络。孟小冬也没闲着，给舅舅倒酒，给老妈夹菜，忙得不亦乐乎。二哥话不多，吃得也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表妹刘小琴的攀谈问话。酒过三巡，大舅喝得差不多了，夹了几筷子红烧肉填进嘴里，就着杯中残酒下肚，清清嗓子，起了个头儿，话题扯到找工作的事上……巧了，就在这时，二哥的手机欢快地响起……大舅停住了话茬，脸色不太好看。孟小冬偷偷咂舌，做贼心虚般埋头猛吃。桌上静悄悄的，二哥对着话筒嗯嗯啊啊了几声后，收起手机，跟在座的长辈道歉说：“不好意思，公司有急事，我得赶回去。小姨小姨父你们刚回来，晚上好好休息。”说罢，丢给孟小冬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头也不回地离去。短暂的安静。大舅盯着门口，半晌后，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这事来得可真及时。”三姨面露尴尬，老妈连忙打圆场，孟小冬心里则充满了负罪感。她小心翼翼地从桌子底下抽出手，悄悄把手机塞进了包里。天可怜见，要是不从了二哥的威胁，他可真会在酒桌上翻脸！孙少晏走后，服务生撤掉了他的椅子，表妹刘小琴坐到了小冬身边。两人几年没见，有点生疏，好在刘小琴性格开朗健谈，拉着她问长问短话题不断，气氛没显得太尴尬。大舅抽了半袋烟，脸色缓了些，二舅趁机岔开了话题。三姨悄悄松了口气，以上洗手间为名，拉着孟小冬一起走出包房。走廊尽头。“小冬啊，你知不知道少晏最近在忙什么事？给他打十次电话起码有九次不接，就算接起来，也是漫不经心地敷衍，弄得我这心里直犯堵。”三姨拍着她的手，语气颇为沉郁。

第七章雷人的姥爷（11）

“大概二哥最近工作比较忙。您也知道，做他这行要是没有好的设计灵感，心情肯定会受影响。不用担心，没事。”话虽这么说，可她自己心里也有点纳闷。二哥最近情绪是不太对头，听三姨话里的意思，他这更年期的症状持续了不是一天两天了，看来应该不全是因张桐而起。三姨摇头轻叹，“小冬啊，你不用在这里安慰我。你二哥的性子我最了解，他从来不会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回家去。我想来想去，最有可能的就是感情上出了问题。可我翻遍了最近一个礼拜所有报纸的娱乐版，还是那些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也没什么特别的，弄得我这心是越悬越高。眼下又为了小琴工作的事，我从昨晚开始给他打电话，可家里、手机、办公室，就是找不到人。我知道他是故意躲着不接我的电话，可我就想不明白，小琴这孩子条件又不差，在他们公司给她安排个工作不难吧？就算舅舅对他有些成见，可再怎么说也是长辈，他这么做又是何苦呢！还有你，刚才少晏公司来的那通电话，是你在桌子底下搞的鬼吧……”孟小冬一听，顿时无语，只得嘿嘿一笑。她这尴尬无措的表情倒是把三姨逗乐了，拍拍她的脸，无奈道：“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一个让人省心！”“三姨，您放心，为了将功补过，我肯定帮您打探清楚二哥最近的思想动态。您老就在家等着我胜利的消息吧！”三姨笑出了声，笼在脸上的郁色终于淡去，拉着她的手一块儿走回房间。刚推开门，刘小琴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表姐，你的手机连着响了两次了。”孟小冬一听，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大舅的表情——果然，很僵硬。二哥，都是你干的好事！坐回位子上，犹豫不决的当口，表妹已经替她拿了主意，“表姐，你快看看吧。你出去这么一会儿来了两次电话了，说不定有什么急事呢。”孟小冬撇了撇嘴。这话说得她心里很不舒服，这不明摆着火上浇油呢嘛！僵持间，服务生推门而入，托盘里端着的，正是大舅的最爱，香辣扑鼻的毛血旺！“来来来，吃菜吃菜！”手机，见鬼去吧！孟小冬刷地站起身，弯腰拿过汤匙，“大舅，

这是我特意给您点的，您可一定得多吃点！”“好……”大舅向来疼她，被她这么一哄，脸上的不快立马烟消云散。“来，我帮您盛……”“我是一个菠萝，萝萝萝萝萝萝萝……”“我是一个芒果，果果果果果果果……”……“表姐，你的铃声可真逗！”顶着老妈几欲杀人的目光，孟小冬战战兢兢地摸出手机。屏幕上，闪烁着两个字：木鱼。“喂，找我有事？”推开门来到走廊上，她压着嗓子，没好气地询问。对方顿了顿，才道：“你现在不方便说话？”“不太方便。你嗓子怎么哑得这么厉害？”她皱皱眉，硬邦邦的语气里透着几丝难以察觉的关切。“既然你不方便就算了。我本来想拜托你帮我去长途汽车站，看看李默在不在。”“什么意思？！”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1）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从懵懂到清晰，从情动到迷恋，这个男人，在她心里住了很多年，就算是根毒刺，也早已深深扎根血肉，拔不出，斩不断。李木鱼，李默，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电话里，孟小冬追问李默为什么会出现在汽车站。李木鱼说李默跟他闹了点不愉快，耍小孩子脾气离家出走了，要一个人去S市找爷爷奶奶。孟小冬很无语，说那赶紧去追啊，这么晚了，他一小孩儿跑去汽车站那种地方多不安全。李木鱼半天没说话，电话里隐隐传来玻璃碎落的声音，听得她心里咯噔一下，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又是半晌的沉默。孟小冬郁闷不已，对着话筒喂了几声，嘟嘟嘟，竟然断线了……赶紧重拨，系统提示，线路繁忙……难道李木鱼也正在往回拨？她等了约摸半分钟的工夫，却迟迟没有电话打进来。再重拨，仍占线。孟小冬站在走廊里琢磨了一会儿，估计他正在跟李默通电话。离家出走的事她见多了，就她教过的学生里，类似这种撒娇耍脾气性质的离家出走，最长纪录是两个半小时。之后，回家，跟父母谈点小条件，得点小甜头，再之后，该干吗干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舅他老人家哄高兴了。六十多岁的人，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一个多小时后，全体人员酒足饭饱。孟小冬打车把大舅二舅全家送回旅馆，里里外外都安顿好，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便站在旅馆门口给李木鱼打了个电话——离家出走的小孩儿该回家了。电话响了一声就被人接了起来。“喂，孟老师？”“……李默？你回家了?”“小爸病了，你赶快来看看吧！”没了往日的叛逆，只是焦急无措的声音，孩子气尽显无余。病了？孟小冬听了颇觉诧异，“你别急，出什么事了？”“你赶快来看看吧，我……”还没说完，突然没了下文。李木鱼的声音隐隐在那头儿响起。“谁的电话？”“孟老师打来的。”“给我。”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2）

电话里，李默小声嘟囔了几句，接着，低沉的男声顺着电波传进耳中，“找我有事？”“李默说你生病了？”孟小冬皱皱眉，四下张望，不远处，一辆出租车正朝旅馆方向开过来。“没事。”才怪！有气无力的声音，听得她心里直打鼓。挥挥手，很快，出租车稳稳停在身边。“你在外面？”“嗯，刚把舅舅们送回旅馆。”她边说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匆匆跟司机说了个地址。“不用过来，我准备睡觉了，你也早点回家吧。”好心当成驴肝肺！孟小冬咧咧嘴，决定不跟他计较，“我挂了，一会儿让李默帮我开门。”半个多小时后，齐景苑到了。计价器上显示：五十块。抖着手掏出钱包，她仿佛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开门的是李默，无精打采的小脸上，一对红红的大眼睛，明显哭过。看清来人，二话不说就拉着她直奔卧室。昏黄柔和的灯光下，李木鱼闭着眼睛靠在床头，呼吸很沉，好像睡着了。他脸色苍白憔悴，嘴唇淡得几乎看不出血色。“孟老师，我……”“嘘……”孟小冬示意他噤声，抬手探了探李木鱼额头，很烫——确切地说，非常烫，手心传来的温度让她有点心惊，当下开始琢磨着要不要打电话叫救护车。要这么烧下去，估计脑子很快就熟了，换成牛排，肯定焦香可口。低头看了一会儿，她转身走进洗手间，冲了条冷毛巾小心翼翼地敷上他的额头，转身拍拍李默的肩膀，示意到客厅说话。“你小爸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不知道，他在赶一份设计图，从昨晚连续工作到今天下午，吃晚饭的时候脸色就不太好，而且，而且……”讷讷中，脸上泛起浓浓的愧疚。“而且，晚上你还惹他生气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而且，还离家出走了是不是？”“……小爸告诉你的？”“家里有没有体温计？”“有，刚才我帮小爸测过了，三十八度七……”“……去医院。”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3）

“你来之前我本想打电话叫急救车，可小爸不去！”李默瘪瘪嘴，看起来很委屈。“吃药了吗？”“喝了四包感冒冲剂。”“几包？！”“……四包，小爸让我泡的。”行，真行！“什么时候喝的？”“半个多小时前。”“体温计呢，我帮他再测一次。”“在床头的抽屉里。”李默坐在沙发上，垂着头，声音沮丧无助，“孟老师，小爸他……”“傻孩子，发烧感冒很常见，不用担心。”“才不是！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孟小冬不解，“我应该知道什么？”“小爸有哮喘病。我回家的时候看到餐桌上丢着他的药用喷雾，地上还有玻璃杯的碎片，他肯定是哮喘发作了……”说着说着，大眼圈儿又红了。“哮喘？”孟小冬有点意外。“奶奶说，很多人就是因为急性哮喘发作丧命的……”浓浓的鼻音。这个嚣张的小孩儿现在看起来就像只无助的小绵羊，彻底蔫儿了。“呸呸呸，不要胡说八道。哮喘病常见得很，哪会那么容易就翘辫子。”“你在D市还有什么亲戚？”李默蜷在沙发上，摇摇头，“没有了。爷爷奶奶在S市，姥姥姥爷几年前跟舅舅去了美国。”孟小冬心里抽抽的，有点难过，“行了，别琢磨了。我进去看看你小爸怎么样了，有事我们立马送他去医院好不好？”“嗯……”卧室里，李木鱼还在昏睡。四包感冒冲剂的药效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身上的棉质T恤早已被汗水浸透，额头的温度好像缓和了些，没刚才那么烫手了。小冬从抽屉里取出体温计，轻轻插到他腋下。现在的温度降到了三十八度，看来药力开始发挥作用了，暂时不用去医院。李默静静地站在孟小冬身后，接过她递来的体温计，对着灯光盯着上面精细的刻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再三确认后，才放心地收进抽屉。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4）

“李默，我先出去，你帮你小爸把身上的汗擦一擦，让他好好睡一觉。”孟小冬揉揉他的脑袋，把毛巾塞给他，自己转身走出卧室。客厅里静悄悄的，已经十一点多了。孟小冬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眼皮有点沉，倦倦地打了个哈欠，睡意悄然来袭。她甩甩头，随手拿过茶几上放着的汽车杂志，花花绿绿的车型看得她直犯晕。无聊间，口有点渴，正准备起身去厨房倒水，耳边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竖着耳朵仔细听了听，没错，是有人在敲门。李默说他没有亲戚在D市，那这么晚了，来人会是谁？犹豫了几秒，敲门声再度响起。她匆匆起身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儿往外看。女的？莫非又是李默的家教？她解开锁扣，把门拉开一条小缝。门外的人看到她，明显也是一愣。互相对视了几秒，来人率先打破了沉默，“你好，请问你是？”“请问你是来找李木鱼的？”对方点头，微笑着自我介绍，“李木鱼是我哥的朋友，晚上我哥接到李默的电话，说李木鱼病了，但他有事外出，不在D市，就让我过来看看。我叫齐贝，李木鱼的同事。不知你怎么称呼？”听完美女彬彬有礼的自我介绍，孟小冬赶紧把门拉开，“你好，我叫孟小冬，是李默的家教。”齐贝点点头，跟她一起走进客厅。正巧这时李默也从卧室里走出来，“我已经帮小爸擦好了，你进去看，——齐阿姨？”“李默，齐叔叔在外地，听说你小爸病了，让我过来看看。”李默的视线在她俩身上来回扫视着，气氛有点怪。面对如此情形，孟小冬一贯的指导方针是：脚底抹油，速速扯呼！“既然这样，那我先走了，末班地铁马上就要开了。”说完，拎起包，匆匆道了声“再见”后，她拉开门快步离去。晚了一步，赶到时，末班地铁早已呼啸而去。她无精打采地晃出地铁站，靠在路边的栏杆上望着乌蒙蒙的夜色出神。细细的一弯月牙蔫了吧唧地挂在天边，偶尔能看到几颗星星透过云彩顽强地洒下些许微弱的亮光。月朗星稀的夜色，在废气尾气各种气的熏陶下，早已成了遥不可及的回忆。伟大的诗人们那些吟诵夜色的诗句，在她的学

生眼里渐渐变成了难以理解的，无法想象的，极其华丽的，激情澎湃的——完美意淫。嘟嘟嘟！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5）

刺耳的喇叭声惊得她浑身激灵，忧国忧民的思绪瞬间散去，定睛一看，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一辆银色的越野车。随着缓缓推开的车门，孟小冬看到了那张她最不想看到的脸……这种毫无准备的街头偶遇，通常只会让人产生两种感觉——兴奋，抑或是崩溃。孟小冬此刻的心情属于哪一种？答案是极富创造性的——兴奋，并崩溃着……孟小冬时常在想，如果与林西北的初遇发生在今天，结果会怎样。才华横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形容林西北，所有人大抵都会用到这些字眼。毫无疑问，人群中，他是个发光体，柔和的发光体。不温不火地渗透，无声无息地沦陷，说不清为什么喜欢，为什么爱，就喜欢就爱了。从懵懂到清晰，从情动到迷恋，这个男人，在她心里住了很多年，就算是根毒刺，也早已深深扎根血肉，拔不出，斩不断。道理人人都懂，可这个世上总是有些事，有些人，明知是不该沾不该碰，行动时，却仍然偏了方向。那些灰暗的字眼，便也由此诞生。深夜的偶遇，短短的寒暄，匆匆的道别，孟小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林西北送她回家的请求，在路边截了一辆出租车，仓皇而逃。坐在车上，她忍了几忍，终是控制不住地转头回望。昏黄的路灯下，林西北倚在车边，静静地望着她。斜斜的影子拉在身后，他的那种目光，一如多年前。下车时，失魂落魄地扫了一眼计价器。还行，二十几块。有了刚才那笔五十多块的垫底，她对这个数字感到非常欣慰。掏出钱包，嗯？里里外外一顿翻腾，所有现金加起来，十一块六毛四……心虚地看着面现不耐烦的司机，她清了清嗓子，嘿嘿一笑，“那个，不好意思，麻烦你等一下，我上楼去拿钱。”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儿，剃个平头，一看就不是善茬儿，“二十几块钱你也没有？等的这块儿时间是要算钱的！三更半夜的，我不能白白在你楼下穷耗。”孟小冬看他一副吃定自己的蛮横样儿，心里的火苗子腾腾地烧了起来，可脸上还得赔着笑脸不断道歉。这么晚了，她实在不敢跟他硬碰硬地理论，“那你等

等，我很快就下来。”说着，拉开车门就往外走。“等等！”司机忽然提高声音叫住她，惊得她鸡皮疙瘩噌噌直冒，小心翼翼地转过头，“还有什么事？”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6）

小青年司机点了根烟叼在嘴上，吊儿郎当地指指她的包，“把手机留下！这栋公寓这么多住户，你要是上了楼一去不回了，我找谁要钱去？”孟小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照你这么说，你要是拿着我手机开车跑路了，我找谁要手机去啊？”“你这是跟我犯浑呢？”司机脸色一沉，甩上车门大步走到她身边，“像你这种想坐霸王车的主儿我见得多了！甭跟我废话，留下手机，赶快上去拿钱！”孟小冬多么希望自己此刻能超人附体，飞起一脚，把他直接踹飞！“这样吧，我把工作证留给你总行了吧？”司机想了想，弹掉烟灰，没好气地说：“行了行了，算我倒霉，碰上这么一个没钱还愣充大头的主儿。工作证给我，赶快上去拿钱，一共三十五！我没空跟你在这儿磨叽。”三十五？“你讹人呢！”孟小冬瞪着他。超人啊，你在哪儿？“讹人？你怎么说话呢？没钱早说啊，在这儿跟我充什么大尾巴狼？我还就讹你了，再磨叽就四十!”霉运年年走，今年特别多！唉……忍！“工作证给你，我上……”“这里是五十，你可以走了。”横插进来的声音，听着怪耳熟的。她和司机俱是一愣，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危难时刻来拯救她的，不是天使。司机低声咒骂了几句，开着车绝尘而去。孟小冬尴尬地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地望着眼前的人，酝酿了半天，总算憋出几个字来，“刚才的事，谢谢你啊。”轻快的笑声在耳边响起，林西北摇摇头，“你啊，还是改不了急躁的性子。这么晚一个人打车本来就很不安全，碰上这种事更不应该跟他理论，被讹点钱就算是破财消灾了。”破财消灾？那也得有财才能破啊！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孟小冬撇撇嘴，“你等我一下，我上去把钱拿给你。”“今天太晚了，下次吧。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说完，林西北拍拍她的肩膀，真的就这么走了……孟小冬呆呆地站在那儿，茫然地注视着他坐进车里，缓缓启动车子，掉头，直至消失不见……为什么他每次都走得如此潇洒，如此自然？既

然毫不留恋，为什么又要一次次带给她温暖，留给她遥不可及的期待……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7）

噩梦连连的一夜，清晨醒来，疲惫不堪。正在刷牙，电话响了。匆匆漱了漱口，孟小冬冲进客厅抓起话筒，“喂，哪位？”牙膏好像没冲干净，嘴里好辣，口齿有点含混。“冬子，起床没？”风风火火的声音，是齐薇。“嗯，刚起。”“昨晚没睡好？怎么这么蔫儿？”“嗯，噩梦一箩筐。”“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犹豫了一会儿，直到齐薇再次追问，她才讷讷道：“昨晚我，我碰到林西北了……”“谁？”电话那头，齐薇腔调顿高。“林西北。”“他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打了个招呼，寒暄了几句。”“就这么简单？”“不然呢？还要多复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我警告你，不许犯迷糊！记住，他有老婆，有老婆！”“……”“听说那厮几年前下海了，扑腾出点名堂赚了点钱。男人有钱就变坏，他本来就够坏了，再有点钱，那得坏成什么样？你给我离他远点！”“……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你姥爷不是今天过生日吗？上午有事吗？没事的话一会儿我去接你，你帮我参谋参谋，给老爷子挑个礼物。”“不用这么客气，我把你的心意带到就行了。你今天不上班？”“过糊涂了吧，今天星期六。”最近她的日子，的确过得一塌糊涂。“行了，你收拾收拾，我半小时后到。”“嗯，慢点开车。”“知道。你别弄吃的，一会儿咱俩出去吃。就这样，先挂了。”整理好房间，换上衣服，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齐薇向来守时，这不，下一秒门铃就响了。走到门边，孟小冬看都没看就直接拉开，“来……二哥？”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8）

“要出门？”孙少晏看着她身上整齐的衣衫，皱眉问。“嗯，约了薇姐。二哥，你最近越来越神出鬼没了。”孟小冬低声嘟囔着把他让进门。“一大早的要去哪儿？”“薇姐要给姥爷买生日礼物，让我帮她参谋。”孟小冬倒了杯水给他。看他那一脸惨样儿，明显的宿醉未解，“昨晚又去哪儿厮混了？”孙少晏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杯子立马见底。孟小冬叹了口气，接过杯子又给他倒满，“二哥，你最近很不正常，非常不正常，真的。”“傻样儿！她什么时候来？”“应该快到了。”“你去吧。我在你这儿补一觉，下午你回来，我拉你一块儿去酒店。”“你有家不回跑我这儿睡什么觉啊，三姨昨晚还跟我打听你来着。”“知道。我妈现在估计正在我家蹲点儿呢。”无语中，门铃声又起，齐薇到了。门刚滑开条缝儿，齐薇活力十足的声音便直直入耳，“闲话少提！先跟我说说昨晚你碰见林西北的详细情形！”此言一出，孟小冬顿时僵住，脸慢慢变绿……齐薇推门而入，拍拍她，“一大早的，杵在这儿扮什么雕像呢？”“你昨晚看见林西北了？”不冷不热的声音，毫不意外地在身后响起。“孙美人？”这下子，齐薇也有点愣，“你怎么在这儿？”“小冬……”孙少晏靠在沙发上冲她摆摆手，“过来。”孟小冬跟齐薇一起走进客厅。三人围坐在茶几前，气氛很不妙。齐薇啧啧有声地把孙少晏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你最近改走颓废路线了？”“林西北是怎么回事，嗯？”孙少晏没理会她，盯着孟小冬，淡淡地问。“街头偶遇。”“你告诉李木鱼今晚寿筵的时间地点了吗？”“嗯？”怎么突然扯到李木鱼身上了？孟小冬摇摇头，“没，他昨晚发高烧，今天肯定去不了。”“发烧？”孙少晏有点意外，“你怎么知道？”“昨晚我去他家了。”“冬子，这又是怎么回事？你昨晚过得可够丰富的啊！”齐薇一脸好奇。孟小冬干笑一声，没接话。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9）

孙少晏的眼神有点黯然，沉默了一会儿，才道：“下午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姥爷九十大寿，最想看到的就是你的个人问题能有个着落。”孟小冬点头，心里却在窃喜。让她头疼不已的一大劫难，随着木鱼兄的这场病轻易地迎刃而解了，万幸，万幸！“行了，我去睡会儿，你们该干吗干吗去吧。”说完，孙少晏大剌剌地往沙发上一躺，闭起眼睛，不再说话。孟小冬从卧室拿出条毯子盖在他身上。不知怎么的，看着二哥这个样子，她心里有点难过，总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可仔细想想，又理不出个头绪。齐薇站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心里暗自叹息。孟小冬拎着包换好鞋，示意她可以走了。齐薇点点头，出门前，突然转身，状似漫不经心地笑道：“孙少晏，等冬子成了家，你可就没机会这么舒服地把这儿当成你的免费旅馆了。”逛街途中，齐薇顺道详细拷问了孟小冬最近身边涌现出的黑马——李木鱼同志的相关情况，孟小冬一一据实回答。拎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走进街边的甜品店，惬意地吹着冷气，齐薇总结性地发了言，“我看这人行，可以考虑跟他发展发展。”孟小冬趴在桌上，腮帮子被烈日晒得通红一片，颇有点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的意思。齐薇瞪着她，“冬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二十六！这个年纪不结婚的女人有得是，可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的就很成问题了。你再这么没心没肺地晃荡下去，等过了三十，别说木鱼了，就算金鱼也找不着了！”口气里颇多恨铁不成钢之意。孟小冬冲她做了个鬼脸，漫不经心地道：“金鱼多了去了，鱼市上随随便便就能买一大缸。”齐薇哭笑不得，伸手猛捏她的脸，“你再跟我抬杠，当心我削你！”孟小冬无所谓地摆摆手，“薇姐，我可真佩服你那个小男友——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勇气挑战美女河东狮。”齐薇哈哈大笑，“得了吧，我对阳阳温柔着呢。”孟小冬一听，脑袋咕咚一声砸在了桌子上，“真肉麻啊真肉麻！”齐薇正想说什么，手机响了，掏出一看，顿时眉飞色舞。孟小冬暗自咂舌。想都不用想，肯定是那个什么

阳阳打来的。能让齐薇展露出如此温柔的一面的，也就他了。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找个时间叫齐薇带他出来遛遛。两年了，她对此人只闻其名从未见面，也是时候满足一下自己濒临爆棚的好奇心了。店里人声嘈杂，齐薇起身走到店外接电话。番薯糖水送上来了，香甜糯滑的口感顿时勾起了孟小冬的兴致。她坐直身子，二话不说，开动！

第八章难以逃离的重逢（10）

半碗糖水都下肚了，齐薇才回到座位，喜色染眉梢儿。不待小冬发问，便噼里啪啦地主动道来，“阳阳回来了，在机场。你喝完糖水跟我一块儿过去接他！”“才几天？这么快就回来了？”说完端起碗，剩下的半碗糖水稀里哗啦爽快进肚，看得齐薇直皱眉，“你慢点喝，不用这么急。”孟小冬擦擦嘴，挥手招呼服务生，“结账！”服务生拿着账单走过来，齐薇眼疾手快地一把抢过，扫了一眼上面的数字，从钱包里抽出张纸票递给他，“不用找了！冬子，走。”“薇姐，早餐你请的，这点钱你也跟我抢！”“得了，别啰唆。姐姐暂时比你赚钱多，等你以后发达了，拿刀逼着我请客我都不会干。走了走了！”孟小冬收起钱包，跟她一起走出店门，直奔机场。征服美女狮的勇者啊，我来了！机场永远是繁忙的。衣衫笔挺的精英，衣着随意的旅人，来往交织，热闹非常。人堆儿里，齐薇拉着孟小冬的胳膊兴奋地指给她看，“冬子，右前方十五米处那个最醒目的卷毛帅哥就是你未来的姐夫——展阳阳。”孟小冬满怀期待地顺着齐薇指示的方向眺望……原来是他！第一次去木鱼兄的公寓时，电梯里偶遇的那个极其缺乏绅士风度的嚣张耳洞男！“怎么样，不错吧？”齐薇笑眯眯地侧头看她，看到的却是她翻眼望天的情景，“冬子，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果然是个帅哥，配得上你！”——才怪！齐薇拍拍她的脑袋，拉着她穿过人流，直奔目标而去。“阳阳！”快走近时，齐薇扬手招呼他。“来了。”目标人物顺着声音转过头，看到齐薇，神色没什么起伏，迈开步子走到她身边。孟小冬在齐薇身后目睹了这一幕，心里暗自替齐薇鸣不平。这小子跩什么跩，活脱脱一只烫了毛儿的孔雀，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正暗自嘀咕呢，胳膊一紧，整个人就被齐薇拖了过去，暴露在卷毛孔雀的视野中，“阳阳，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孟小冬，冬子。”展阳阳挑挑眉，很随便地扫了她一眼，象征性地点点头，“你好。”孟小冬没好气地盯着他。看起来这厮压根没认出自己，眼睛长在脑门上的人都这样儿。初

次相见，印象分——一百，负的！“冬子？”齐薇见她不语，疑惑道。孟小冬皮笑肉不笑地扯扯嘴角，很没诚意地从牙缝里挤出“你好”二字，算是招呼。话音未落，展阳阳已经拎着旅行袋头也不回地从她身边擦过，直奔大厅出口。齐薇有点尴尬，戴上墨镜，拉着她追了上去。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1）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一个年届九十，耳聪目明的老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生历练，在他眼中早已不存在什么骗与被骗。一路上，孟小冬坐在后座，默不作声地打量着这个齐薇苦追了两年的男人。横看竖看上看下看，全方位各角度地看，这个男人除了长得比一般人好看点之外，浑身上下再也找不出任何优点。“怎么才待了这么几天就回来了？”齐薇一手开车，另一只手从包里摸出一条巧克力丢给他，“你吃不惯飞机餐，一定饿了吧？”展阳阳接过巧克力嗯了一声，算是回答，然后撕开巧克力的包装，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虽说他长了张娃娃脸，可二十五岁，怎么说也算是个男人了，就这么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地当着两个女人的面大嚼巧克力，这实在是有点，有点……见他吃得香，齐薇倒是挺高兴，“事情都处理完了？”“嗯。我的车你停在哪儿了？”“在我车库里，现在我载你去开？”“你先送我回家，晚点我自己过去取。”“OK。”齐薇见他兴致不高，也就不再多说。短短几句交流，让孟小冬对他的评价一路跌入马里亚纳海沟。齐薇啊齐薇，俗话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只卷毛孔雀毫无疑问，将成为你二十八年来最失败的一笔！孟小冬已经基本确定，在齐薇认识展阳阳的那一刻，身后一定潜伏着一头壮驴，对着她的脑门狠狠地来了一脚！除此之外，在符合逻辑的范围内，她实在想不出齐薇有什么理由会爱上这么一个男人，还爱得如此死心塌地。一路上，气氛很沉闷。四十多分钟后，车开出了市区，交通渐渐顺畅，风景越发迷人。不远处，竖着块巨大的牌子——桃花源别墅区。孟小冬心里暗自嘀咕，莫非这小子住这儿？上次在齐景苑碰到他，难道他也是去找人的？不管怎么说，能住得起这桃花源的，十成十都是财富链顶端的钻石精英。拐进桃花源的林荫大道，车子很快停在一栋别具特色的四合院门前。透过车窗打量着，孟小冬有点愣——展阳阳住在这儿？看看他身上极其后现代的T恤牛仔，外加那排让人看了直犯堵的钻石耳钉，跟这栋优雅

古朴的院落实在是非常、极其的，不搭调！颇有点汤姆•克鲁斯穿唐装的意思。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2）

“行了，你先回去休息，晚点我再过来载你去我那儿取车。”齐薇解开安全带，侧身在他脸上亲了亲，笑着说。展阳阳点点头，下车前，突然转过头，盯着孟小冬的脸看了几秒，“我在齐景苑的电梯里见过你，没想到你就是齐薇常说起的那个冬子，果真是‘见面不如闻名’。”说完，他拉开车门扬长而去。孟小冬回到公寓时，已经四点多了。站在门边一阵翻腾，没带钥匙，于是开始咚咚咚地敲门。二哥这个点儿应该睡醒了吧？门拉开，她抬头，视野里闯进了熟悉的白衬衫和米色休闲裤。揉揉眼睛，进而看清了那张混血似的面孔。她忙侧头看看门牌——没走错门，那……“怎么是你？”“进来说话。”“哦，谢谢。”“谢什么，这是你家。”“……”客厅里，孙少晏和李默正在玩游戏。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飞快地按动手柄。罗马斗兽场——前阵子她刚去音像市场买的，制作精良的盗版游戏碟，效果很不赖。“回来了？”听到身后的响动，孙少晏头也不回地道。“那边那边！李默你赶快去打开墙角那个箱子，喝药水补血气啊！”晚了！孟小冬话音未落，李默操控的独眼大汉已经被孙少晏毫不留情地干死了，倒在地上抽搐几下，鲜血满地。斗兽场内哀号震天，游戏画面甚为逼真。李默没好气地扫她一眼，小脸上满是不服，气哼哼地道：“再来一局！”孙少晏丢下手柄，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脑袋，“再来几局都一样。我玩PS游戏的时候，你大概还在尿床。”孟小冬偷笑，走到沙发前跟李木鱼面对面坐下，不大的客厅一下子显得满满当当。“我给木头打的电话。”孙少晏接收到她询问的眼神，淡声道。孟小冬打量着李木鱼的脸色，还是挺苍白，没太有精神，“不发烧了？”他点点头，“昨晚谢谢你。”孟小冬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大概是那四包感冒冲剂的功劳。”“才怪！中午那会儿还三十七度多。”李默坐在孙少晏身边，撇撇嘴，声音别扭得很。“啊！那应该在

家好好休息的……”孟小冬边说边悄悄冲孙少晏使眼色，谁知那厮视若无睹，自顾自起身走进洗手间……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3）

李木鱼皱皱眉，手支下巴，视线刚好与她相齐，“我已经来了，你的意思是让我再空着肚子折腾回去？”“我是担心你现在这精神状态，招架不住我们家亲戚的热情盘问。要是穿帮了，大家都尴尬。”“只要你不穿帮就不会有问题。”“那李默呢？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坐在那儿岂不是很无聊？”“五点钟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才没空陪你们玩儿那些骗人的把戏。”“……”“还有什么问题？”李木鱼问。孟小冬想了想，摇摇头，“谢谢你，我想姥爷看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尽管我不认为我们能骗得了他。”李木鱼笑，“骗？我以为只有李默这种不成熟的小孩儿才会认为这是骗。”说着，他扫了李默一眼，毫不意外地对上了他那抗议加不甘的眼神，“切！我才十四岁，要是跟你一样熟，那就完蛋了！”李木鱼又笑，“通常你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承认自己的不成熟。一个年届九十，耳聪目明的老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生历练，在他眼中早已不存在什么骗与被骗。晚辈这么做是出于孝顺长辈的一份心意，他需要的，也只是这份心意，其他的，不会过多计较。难得糊涂——这个年纪的长者，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四个字的意义。晚辈的心意，长辈的开怀，李默，你觉得这跟骗有什么关联？”一番话下来，木鱼兄的形象在孟小冬心里空前高大起来。以后跟木鱼兄见面前应该准备一支录音笔，随时把这些富有哲理的诡辩抬杠之词全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木头，最佳辩手的口才这些年一点也没荒废啊，全都招呼到你儿子身上了。”孙少晏慢悠悠地晃进客厅，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湖蓝色衬衫，浅色修身牛仔，衬得他皮肤愈加白皙，五官更显精致，身材分外修长。孟小冬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啧啧称叹，赞不绝口，“二哥，你绝对是我见过的雄性生物中，最美的一只！”“我同意。”难得啊，这可是李默第一次跟她站在同一立场上看问题。“好孩子，有眼光！”孟小冬不吝赞赏，换来他白眼一记。孙少晏走到她身边，对着她的脑袋一顿揉搓，飘逸长发顿显梅超风之另类美感。李木鱼摇摇头，

起身走到饮水机边拿起架上的一次性杯子，连灌三杯。孟小冬挣脱了孙少晏的魔爪，跑到他身旁，打开饮水机后面的加热按钮，“发烧不要喝冷水。很快就热了，等一下再喝。”李木鱼放下杯子，随手把垂在她脑门上的几缕头发塞到耳后。他指尖的皮肤擦过她的耳垂，凉凉的，让孟小冬心跳莫名加速……几秒钟后……李问：“脸红什么？”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4）

孟答：“精神焕发！”“……”“哈哈哈哈哈哈！”李默嚣张的大笑冲散了满室的暧昧与无措，孟小冬理理乱发，眨眼的工夫，神色恢复如常，“对了，二哥，我今天终于见到那个展阳阳了，就是薇姐那个神秘男友。”“感觉怎么样？”“这么说吧，这种人走在街上，不需要任何理由，让人看到就想扁！真不知道薇姐究竟看上他哪一点了！”说起此人，孟小冬愤愤难平。孙少晏嘴角溢出一丝浅笑，“齐薇的人生需要点挫折，这不难理解。”“你认识阳阳？”李木鱼靠在餐桌旁，言语间有点讶异。“不认识，见过两次。”那种人的世界，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她有任何交集。“木头，你认识？”“我也只是见过几次，他是我一个朋友的亲戚。”“真是见面不如闻名！”想起他下车前丢下的这句话，孟小冬就气不打一处来。“傻样儿！又不是你男朋友，你生的哪门子气？”孙少晏冲她摆摆手，“过来，我给你收拾收拾。就你这面粉脸加熊猫眼被姥爷看见，那还了得。”这时，饮水机的指示灯变绿，孟小冬去兑了杯温水递给李木鱼，自己磨磨蹭蹭地走到孙少晏身边坐下。看着茶几上敞开的化妆箱，她心里直打鼓，“二哥，随便扑点粉就成。”“要是随便扑点粉就能拯救你这张脸，我还用得着让小丁专门把我的工具箱送过来？”孟小冬嘿嘿一笑，不敢再有异议。李默好奇地凑过来，饶有兴致地研究起化妆盒箱里那一长溜儿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刷子。孙少晏抬起小冬的下巴，从箱子里抽出一支大号刷子，沾了点细密的粉状物在她脸上扫来扫去。软软的毛拂过面庞，有点痒，“二哥，都是家里人，没必要搞这么正式吧？”“姥爷不喜欢刘小琴，你要是让刘小琴逮到机会嘲笑你，姥爷肯定不高兴。明白了？老实点，头别乱动。”孟小冬闭上眼睛，放弃抵抗任他捣鼓。这人与人之间的事，怎么就这么复杂呢！她得承认二哥的话没错。表妹自小就跟她合不来，什么事都要跟她争个高下。她俩年纪差三岁，表妹跟她比学习比长相比身材，反正什么事都要拿她来衬托一下。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5）

那时的孟小冬，不似现在平和，时时被表妹激起好胜之心。后来上了大学，走上社会，经历多了，性子变了，收敛了，加之两人见面的机会不多，儿时的意气之争也就渐渐淡去，要不是二哥提起，她几乎已经忘记。“小冬不适合紫色眼影。”闭目沉思间，木鱼兄的声音响起在耳畔。下意识地睁开眼睛，正对上二哥微皱的眉心，涌到嘴边的话，顿时被吓回肚里。“她的脸色需要一点明快的色彩来衬托。闭眼。”孙少晏手里的动作未停，极浅的紫色淡淡描入她微微泛青的眼窝。李木鱼见状，没再多说，坐在一旁拿起本杂志随手翻看。静静的客厅里，稀里哗啦的翻页声清晰入耳。站在卧室镜子前，打量着里面那张堪称美女的面孔，孟小冬有点哭笑不得。“二哥，你觉得这像我吗？”孙少晏站在她身后，端详了半天，“你觉得哪儿不像，嗯？”微挑的尾音入耳，她立马识相地掉转话头儿，“主要是太好看了，我怕吓着姥爷。李木鱼，你觉得呢？”李木鱼靠在门边，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侧脸，没回答。孟小冬撇撇嘴，悻悻地转身拉开衣柜，“二哥，我今晚穿哪件？”孙少晏随便瞄了一眼，“上个月我拿给你的那件淡紫色的改良旗袍。”孟小冬一听，大窘。那件衣服是二哥设计的，款式高雅迷人，可紧紧卡在身上凸显出的线条，实在有点太过热辣。齐薇对那件衣服的评价是：道貌岸然的风骚，颇似设计者本人。“那个，不太好吧，是不是有点……”“没时间了，我们出去，你赶快换衣服。”孙少晏一语定乾坤。约摸十分钟后，卧室门终于打开，客厅里三个人六只眼齐刷刷地向她开火……短暂的安静。孙少晏闲闲散散地支着下巴，笑言：“骨感有余，性感不足。”刻薄小孩儿李默不甘人后，趴在沙发背上一脸坏笑地望着她，“果然是人靠衣装。走大街上，不知情的没准儿还真能把你当成美女。”孟小冬别扭地整整裙角，视线下意识地搜寻李木鱼的身影。他远远地坐在客厅一角，嘴角挂着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笑意，翘起的唇弯出完美的弧度，尽管精神欠佳，却仍透出几许阳刚味十足的

性感。接收到她期许的目光，木鱼兄缓缓开口，“李默，你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6）

五点半，三人整装出发。本来二哥要去接姥爷，谁知打电话一问，他老人家早已按捺不住，跟爸妈一起打车去了酒店。临行前，孟小冬问李木鱼会不会喝酒。他点头，“还可以。”二哥补充，“堪与大舅比高下。”孟小冬一听，立马拉着他的胳膊紧张地嘱咐：“到了酒店，不管谁问，你千万不能说你会喝酒！就算你酒量再大，架不住我们家人多啊。大舅倒下了，二舅顶上来，你烧都没退利索，这种喝法儿还了得！”李木鱼笑笑，不置可否。孙少晏搭着她的肩膀，抬手捏捏她的脸，“傻丫头，木头心里有数儿，你甭在这儿穷操心！再不走，时间就来不及了。”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了公寓大门。孟小冬坐在李木鱼的车上，据说这样看起来比较逼真。孙少晏在前面带路，速度很快，在车流中迅捷地穿梭。李木鱼车技不错，始终紧随其后。一路上，孟小冬的心始终悬在半空。此时正值上下班高峰，俩人干吗这么抽风似的飞车？男人，果真是世上最不可理喻的物种！二哥所料不差，刚拐进酒店停车场，孟小冬就看到三姨和老妈站在大堂门外四处张望。她推推李木鱼，“快看那边！门外那两个中年妇女，左边的是我妈，右边的是我三姨。她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快，笑一个笑一个。”木鱼兄把车稳稳地停在大堂门前，三姨老妈的身影近在咫尺。孟小冬正想开门下车，肩膀却被他扣住，接着，一个温热的轻吻印上额头……额滴神哪！孟小冬眼前一黑。什么感觉？好似被雷劈！脸热心跳脑壳儿冒青烟！眼角的余光瞥见窗外那两张嘴角几乎笑到耳根的慈祥面孔，小冬的脑子似乎瞬间被一万只苍蝇攻陷，只剩嗡嗡巨响……李木鱼拍拍她的背，贴在她耳畔轻声低语，“这下子，你还担不担心我会穿帮？演戏也需要天分，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要是让她们看到，一定会以为你被僵尸附体了。放松点，笑，这才对。再笑，很好。你先下，我去停车。”二哥比他们早到，已经先行上楼了。三姨和老妈坚持要等李木鱼停好车一起上去。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7）

“小冬啊，这就是你二哥给你介绍的那个大学教授？”三姨拉着她的胳膊，难掩兴奋，频频向停车场方向眺望。孟小冬点头，嘿嘿傻笑，脑子有点乱，视线四处乱飘，唯恐一不留神被她们看穿自己的心虚。“我看这孩子不错，少晏的眼光绝对错不了！”老妈拉着她的手，用力点头以示强调。“小冬啊，今年是个好年头，我看时机差不多了，你们就抓紧把本儿给领了吧。”三姨语重心长的话语震得她险些魂飞魄散，连忙摆手，“三姨，我们才认识没多久，离您老想的那些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正说着，木鱼兄的身影缓缓出现在视野中。孟小冬如释重负，快步迎了过去，“李木鱼，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我妈，姓吴，这位是我三姨，也姓吴。”这不废话嘛！话音方落，孟小冬便在心里暗骂自己的语无伦次。“吴阿姨好。我姓李，李木鱼。”“这名字，真讨人喜欢。”老妈眉开眼笑地盯着他上下一顿打量，白白胖胖的腮帮子上挤出一道道幸福的褶子。“走走走，赶紧上楼坐！人都到齐了，她姥爷早都等不及想见见你了。”春江楼三层最大的包间里，乌压压地坐满了人。服务员刚刚推开门，三姨清亮的声音便破空而出，“爸，您看看谁来了！”姥爷很高兴，直言这次隆重的寿筵能保他活到一百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爷子特意点名表扬了几位晚辈的穿着品味，譬如孙少晏的华美，李木鱼的优雅，以及宝贝外孙小冬突破性的装束中透出的性感迷人。当然，小琴也不错，个儿长起来了，是个衣服架子。不愧是老顽童啊，姥爷的这番时尚前卫的点评，让众人皆拜服。爸妈很开心，对李木鱼这个未来女婿表示万分满意。孟小冬暗自咂舌，木鱼兄真是人才，这演技拿出去拍电影，绝对是金像奖影帝的有力角逐者！舅舅们则心情复杂。怎么个复杂法？其一，最疼爱的外甥女有了好归宿，他们打心底高兴，可你说这么好的一男人，咋就带个那么大的儿子呢？其二，刘小琴的工作问题舅舅们没当着姥爷的面提起，倒是二哥一反常态地主动表示，表妹的工作问题他来想办法。大舅一

听，心怀自然舒畅，表妹更是拉着二哥一杯接一杯地灌酒，喝了个不亦乐乎，孟小冬拦都拦不住。老老少少一家四代，除了去年刚刚荣升乡长的大表哥未能出席外，所有活着的人都一一在列。寿筵结束，老妈指挥老爸支起三角架，让姥爷居中而坐，全家人在他身后一字排开，留下永恒的影像记忆。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8）

排位时，姥爷点名让孟小冬和孙少晏一左一右坐在他身边，李木鱼挨着孟小冬，孙少晏身边的位子空着，刘小琴自动自发地坐了过去。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在轰天而起的“茄子”声中，结束了这美好的一夜。酒店外，一溜儿出租车等着接活儿。二哥要送姥爷回家，姥爷不干，说酒后驾驶违反交通法，他活到这么大岁数不容易，安全第一。语罢，跟爸妈一起利落地打车走人。舅舅们也都尾随其后，轻车熟路地坐进出租车，潇洒而去。临走前，大舅拿了一沓打车的发票塞给孟小冬，附在她耳边悄声道：“把这些单子给少晏，他们公司那么大，报销这点钱小意思。报销下来的钱不用给我，你拿着花就行了，舅舅知道你刚买了房，手头儿紧。”面对大舅的如此心意，孟小冬哭笑不得，握着单子傻愣愣地站在那儿，目送出租车远去。“想什么呢？”二哥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小冬连忙藏起发票，摇摇头，“没什么。二哥，你今晚喝那么多，没事吧？”“一会儿让木头送你回去，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李木鱼揉揉额头，走到孟小冬身边，神色难掩疲惫，“最近警察对酒后驾驶查得很严，就你这超标指数，估计驾照的分得直接扣到底。”“表哥，我送你回去好了！”横插进来的声音清脆娇嫩。几人俱是一愣——刘小琴？“你怎么还在这儿？”孙少晏皱皱眉，看着从他身后蹦出来的不速之客。“我刚才去洗手间了啊。”刘小琴笑嘻嘻地道。“那大舅他们怎么不等你？”孟小冬很无语。“我早跟我爸说了，今晚我要去找在D市工作的同学，晚上不回旅店。”刘小琴凑到孙少晏身旁，亲昵地晃着他的胳膊，“表哥，我送你回去好了，去年我就拿到驾照了。”

第九章疯狂的家宴（9）

孟小冬翻眼望天。这俩人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喝得不相上下，任谁被警察逮住下场都一样。“不用，我晚上还有事，先走了。木头，你送小冬回家。”说完，孙少晏甩开刘小琴，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丢下她一个人站在原地跺脚瞪眼干着急。孟小冬心有不忍，这么晚了，她又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出去找同学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小琴，你同学住在哪儿？”刘小琴没答理她，盯着孙少晏离去的方向兀自出神。几秒钟后，她迈开步子急急追去，挥挥手，未留下只言片语……回去的路上，李木鱼脸色很差，不时咳嗽。孟小冬愧疚不已。晚上他几乎没机会吃饭，三姑六婆大舅公的一路应付下来，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他还在发烧。红灯前，犹豫再三，她终于鼓起勇气，侧过身子极快地伸手探上他的额头。李木鱼愣了一下，没躲闪。手心传来的温度让她愈发自责，“我看你还是去医院挂点滴吧，否则这炎症很难压下去。加上你现在又咳嗽，情况很不妙。”李木鱼想了想，“我先送你回家。”“我陪你去医院。”孟小冬看看他，“别拒绝，我住院时总麻烦你，这次就当还个人情，你不用太感激我。”李木鱼笑，“说起来，你也不欠我什么人情。我的出发点只不过是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快点开始工作。这就好像养殖场的猪，饲养员对它无微不至地关怀，为的只不过是能尽快把它养肥后，送进屠宰场。”“……”孟小冬暗自咬牙发誓：买个木鱼回家，疯狂敲烂为止！

第十章转折（1）

第十章转折现在想起，那时真傻，辜负了不该辜负的，期盼着不该期盼的。疯狂地心灵自虐，究竟所为哪般？点滴下落的速度不快，一个多小时了，才滴了小半瓶。李木鱼一直在睡，样子很放松，睡得很沉。孟小冬坐在他床边玩手机游戏，不一会儿，提示音响起，没电了。她悻悻地收起手机，懒懒地打个哈欠，活动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颈，站起身在病房内四处走动。雪白的墙壁透着刚粉刷过的痕迹，墙角还残余着些斑斑点点的白。不大的房间里一左一右放着两张床，看布局应该是不久前刚刚改做病房之用，大概是为了缓解就诊高峰期的床位紧张。在床头来来回回溜达了一会儿，肚子有点饿。正琢磨着晚上回家弄点什么夜宵吃的当口，李木鱼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刻板的叮叮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分外响亮。孟小冬一个箭步冲上去抓在手里，匆匆扫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李默。刚到医院时，李木鱼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自己晚上还有其他应酬，要很晚才回去，让他不用等门，早点睡觉。孟小冬按下忽略键，铃声渐渐隐去。正准备放回去，床上的人醒了，“谁的电话？”沙哑的嗓音，夹杂着初醒时的慵懒。“李默。你要不要给他回一个？”孟小冬站在床边，把手机递给他。看看表，快十二点了，那小孩儿还没睡？李木鱼想了想，端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喝了几口。干涩的嘴唇看起来顿时滋润了些，一阵轻咳过后，声音也不似刚才那般沙哑了，“困不困？”他问。“还好。反正放假，我白天也可以睡。”孟小冬拉过凳子坐在他身边，伸手摸摸他的额头，有点汗意，温度倒是降了些。李木鱼翻开手机，给李默回电。那小孩儿虽然嘴硬，却也听得出话语间的担心。电话里，他不停追问李木鱼跟谁在一起，是什么应酬，这么晚还不回家。李木鱼嘴角带笑，敷衍得很完美，看得出心情不错。“李默其实挺可怜的，天天被你耍。”“他一直在等反攻倒算的那一天，什么时候能彻底将我一军，他就长大了。”孟小冬支着下巴想了一会儿，摇摇头，“我总觉得你在李默的教育问题上

太激进。就算他聪明，毕竟经历的事太少，很多时候没办法跟上你的脚步。”“他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哥嫂去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懂事了，所以在他心里，我永远是叔叔，是长辈，是朋友，但取代不了父亲的位置。我不能让他太过依赖我，这样对他的成长不利。我让他学很多东西，也是为了让他以后能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第十章转折（2）

看来木鱼兄今天兴致不错，难得这么善良这么正常地跟她探讨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带着李默，对解决你的个人问题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阻碍。”李木鱼望着她，眼神幽深，似深夜中无光反射的山泉，暗沉平静得令人心惊。孟小冬被他看得直发毛。这种不温不火的凌厉，实在让人有点吃不消。转念想想，自己刚才那话说得确实不太合适，太直白啊太直白，以后一定要注意！“从我决定领养李默的那天起，婚姻就已经被我排除在人生必须经历的几件事之外了。”人生必须经历的几件事？孟小冬竖起耳朵，嗅到了八卦的味道。她实在很好奇，像木鱼兄这般人品，奋斗的目标究竟会是什么？房子、车子、票子这些朴素的理想他好像都已经实现了，婚姻无所谓了，老婆变成可有可无了，孩子早会打酱油了，究竟还有什么事是他必须要实现的？“想知道？”他喝了口水，慢条斯理地问。孟小冬很配合地点头，指指自己的耳朵，“恭听中……”李木鱼被她搞怪的样子逗乐了，不疾不徐地道：“人生必须经历的几件事，我已经实现了一件，正在经历一件，还有两件待完成。如果你智商稍微高过常人，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孟小冬抓耳挠腮地琢磨了半天，得出一个令人沮丧万分的结论——她的智商，果真普通得一塌糊涂。李木鱼眯着眼，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她表情丰富的面孔。精致的妆容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平时易被人忽视的五官轮廓，谈不上惊艳，却秀美可人。不得不承认，孙少晏确实极精准地捕捉到了她所有的优点，并将这些优点展露得淋漓尽致。若非有超乎寻常的了解，就算技巧再好，也做不到如此地步……“实在想不出来。你就给个痛快话吧！”几度思量未果，孟小冬不甘地竖起白旗。看着她气鼓鼓的样子，李木鱼不禁莞尔，“下次吧，我再睡会儿。”“……”真不厚道！“别瞪了，你也去旁边那张床上睡一会儿，挂完点滴我叫你。”“……”伪温柔！“睡觉时老实点，当心把旗袍儿扯破。那叉

儿本来就开得够高了。”“……”现原形！嘴毒心黑面善心恶！结论：危险品一只！只宜远观，不适亵玩！回到家，已是凌晨三点。

第十章转折（3）

澡也没洗，脱下衣服直接爬上床，没几分钟就进入了梦乡。很酣畅的一觉，睡了个对时。睁眼的时候，已下午三点多。满身疲惫一扫而光，小冬揉揉眼睛，利落地翻身而起，开始了愉快的一天——不，是愉快的半天。在浴室里哼着歌儿幸福地洗刷刷，浑身上下香喷喷粉嫩嫩，手术留下的刀口变得越来越浅，“孟小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窗外阳光明媚，虽然热了点，但她的心情倒不错。插上手机充电器，开机，收短信。一条条看过去，信息量还挺大，几乎全是垃圾。去其糟粕后，独余精华一条，是老妈发的——小冬啊，今天我陪舅舅们去青县夹（峡）谷公园览（览）绳（胜），傍晚十（时）分（分）回来，你有空一块儿回来吃晚饭。自从年初老妈掌握了发短信这门技术后，隔三差五就会给她来上一条。不正规的小学教育，导致的后果是老妈的短信里经常出现错别字。好在小冬已经被学生培养出了超强的纠错能力，每次碰到那些词不达意的东东，脑海就下意识地进入自动翻译状态。毕竟在经常面对诸如“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抑或是“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此类充满创造性的诗词填空时，任谁都会在崩溃抓狂中杀出一条血路，进而坦然以红叉判之。为了顾及她老人家的面子，孟小冬回复曰：老妈，我今晚有事。您跟舅舅览绳愉快，明天我和二哥去送站。翻开日历，昨天星期六，今天星期天。周末超市里经常搞促销，孟小冬挣扎了一会儿，觉得窝在家里怪闷的，去看看有什么打折商品也好，顺道还能买点菜回来。下个星期就要光荣地奔赴家教岗位了，今晚好好犒劳犒劳自己的胃，积聚能量，重新出发！地铁，挤。天桥，很挤。超市，非常挤。孟小冬抹去脑门子上的汗珠，推着购物车顺着人流穿梭。一个个举着大喇叭的促销小姐在她耳根子底下卖力宣传，震得她心肝剧颤，屡屡顺着人缝儿落荒而逃。点心区这个点儿没有特价商品，人潮相对稀少。她如释重负般站在空调出风口下，惬意地享受着冷气。身边一对年轻男女推着

车从她身边经过，看背影，画面极和谐。孟小冬有点羡慕。这样的幸福，曾经离她只有一步之遥，她拒绝了。就算时光逆转，给她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她依然会拒绝。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拒绝幸福，对自己是一种怎样的残忍。她从一开始就错了，所以，她一直不断地告诫自己，这种残忍，是在赎罪，为他和她共同犯下的错误赎罪……“阳阳小叔，我要吃这个酥饼。”

第十章转折（4）

稚嫩可爱的声音突兀地闯入耳中，孟小冬下意识地转头，右后方不远处，有一个很梦幻的画面——漫画美男和童话天使的组合。若那个漫画美男的名字不叫展阳阳，那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把这完美的一幕用手机拍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儿，一左一右牵着展阳阳的手，活脱脱就是壁画上肉肉的小天使。更绝的是，他俩一样的打扮，一样的面孔，一样的高矮胖瘦，任你瞪掉眼珠子也找不出丝毫差别。双胞胎！孟小冬左看右看来回看，心痒难耐，悄然升起股强烈的冲动：撒开腿奔过去抢过来搂在怀里，先亲后捏，捏完接着亲！——当然，是对那俩双胞胎。“怎么是你？”淡漠的声音，很不识相地击散了她陶醉的意淫。展阳阳为什么永远能跟她相遇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而用些错误的言辞将这一连串的错误串联起来，书写着自己越来越不招人待见的错误人生呢？“你好。”讨厌归讨厌，礼貌不能少，谁让齐薇就好他这口儿，“这两个可爱的小帅哥是？”随着问话，视线下移，画面于是顺眼多了。“朋友的儿子。”“阿姨好。”异口同声。“好好好……”孟小冬蹲下身子，抚摸着他们毛茸茸的小脑袋，心情high上了天。展阳阳低头看着她，皱皱眉想阻止。可站在他左边的小男孩儿却好似很享受，脸上漾出两个小酒窝，“阿姨好温柔，不像我妈，每次拍我脑袋都好大力。”右边的小男孩儿听后，笑眯眯地点头附和，“没错儿！不过，大宝，你有没有觉得阿姨笑起来时，那对弯弯的眼睛很像老妈？”可恨之人或有可怜之处。与展阳阳的超市偶遇，让孟小冬对他多了些厌恶之外的看法。牵着那对双胞胎的手时，他周身笼着浓浓的落寞。人流熙攘，在他的眼睛里，却只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抑或是透过他们，他能寻着某种可以慰藉他心灵的存在。傍晚，孟小冬哼着歌走进厨房，准备做饭。门铃响了。透过猫眼儿往外看，果然不出所料——自从她买房后，二哥想起来就会晃荡过来体察民情。客厅里。孟小冬兴致勃勃，“二哥，问你个事。

答出来呢，说明你智商高于常人。”孙少晏正拿着遥控器设置空调温度，闻言浅笑，“被人问住了，从我这儿找答案呢？”

第十章转折（5）

孟小冬讪笑，“别说得这么直白，委婉是美德。”孙少晏揉揉肩膀，眉心微攒，漫不经心地道：“说来听听。”孟小冬想了想，把昨晚木鱼兄丢给她的谜题原封不动地口述了一遍。孙少晏听罢，不禁失笑，随口丢出几个字，“生，老，病，死。”孟小冬稍作思索，完全符合，遂大赞道：“二哥，天才也！”孙少晏淡声道：“这是傻子都该知道的答案。”孟小冬翻着白眼儿，无语望天。孙少晏看看表，起身走进厨房，“今晚犒劳你，我下厨。”孟小冬闻言大喜，颠颠儿跑到他身后，“二哥，我给你打下手。说吧，晚上咱都吃点啥？”孙少晏站在冰箱前琢磨了半天，“就这点东西，没什么发挥余地。凑合弄个四菜一汤得了。”孟小冬极谄媚地点头附和，“二哥烧的家常菜，吃过就忘不了的味道。”说是帮忙，其实掺和的机会极有限。二哥那双修长白净的手，在锅碗瓢盆、青菜豆腐间挥舞得熟练优雅，较之描绘设计图时毫不逊色。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专心煮饭的男人最为性感！切豆腐时的性感，洗青菜时的性感，剁鸡肉时的性感……围着卡通围裙站在料理台前的二哥，身上散发出史无前例的迷人魅力。孟小冬倚在厨房门边放肆打量，啧啧称叹，心里多少有些羡慕那个将来有幸成为他老婆的女人。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男人，比起只会骑白马的王子，更加令人憧憬，更加值得珍惜。况且，稍微回顾一下二哥的风流艳史，便不难得出结论——除了出厅堂入厨房外，他上睡床的功夫肯定也是一等一的强。在美味佳肴的诱惑下，孟小冬难得客观地给二哥定性：除了脾气太差，其他的，堪称完美。若是按照人无完人、美玉微瑕的理论，基本可以这么说：现在他还处于单身状态，那绝对是女性的春梦男性的噩梦。尽早解决他的个人问题，非常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女人没了念想，男人没了躁动，出墙的少了，眼红的好了，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和谐得让人直想哭！“又在心里挤对我呢？”凉凉之音入耳，让孟小冬脸上忽地一热，“哪有！我正在心里不遗余力地为你

大唱赞歌呢。”“傻样儿。”孙少晏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青菜递给她，顺手拎起一根吹了吹，塞进她嘴里，“好不好吃？很久没下厨了，手生。”孟小冬细细品尝，只觉鲜香可口。能把青菜炒成这种水准，估计他要是想去厨师界混，很快也能搏出个美人厨师的名衔，“二哥，说起来你上次下厨是什么时候？这么好的厨艺总放着不用，真是暴殄天物！”“很久吗？”孙少晏挑眉，微微弯腰贴近她的脸。两人的呼吸在空气中交汇，温热拂面，让孟小冬心里登时一紧，下意识地后退。

第十章转折（6）

见她如此反应，孙少晏勾勾嘴角，不冷不热地说：“上次我下厨，是去年十月，你生日那天。”完了完了完了！孟小冬后悔不迭——她竟然把那顿最能体现兄妹情深的生日晚餐给忘了！二哥又小气又记仇，这可如何是好！眼角的余光偷偷瞄过去，二哥已经回到灶台前继续炒菜了。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可孟小冬知道，二哥此刻必定很不爽，非常不爽！为何？因为尽管他倒油下菜运铲如飞，可是，她实在很想说——二哥，你忘记开火了……小小厨房，气氛沉滞。孟小冬盯着二哥那瘦削的背影，去年生日那晚的一幕幕，呼啦啦地齐齐蹦出，清晰得恍如昨日。可惜，那时的她，眼里还没有抹去另一个人的存在。一整晚，她都在忐忑地期待着那份根本不可能会出现的生日祝福。电话不断响起，亲人朋友送来的生日祝福她敷衍得心不在焉。现在想起，那时真傻，辜负了不该辜负的，期盼着不该期盼的。疯狂地心灵自虐，究竟所为哪般？那晚，幸好二哥在身边。家常豆腐，宫保鸡丁，蒜茸菜心，红烧茄子，香菇鸡汤，色香味俱全。很少有人知道孙少晏擅厨艺，有幸品尝的，自然更少。对坐在桌前，香喷喷的白饭入碗，孟小冬早已按捺不住——开动！甩开腮帮子，汤水饭菜稀里哗啦地飞快下肚，美味无极限！“二哥，多吃点儿。你最近好像瘦了很多，男人别那么骨感。”见他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孟小冬夹了一条香喷喷的茄子丢进他碗里，“又不用走台，不必保持体形！”孙少晏把茄子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咽进肚里，“吃你的，甭管我。”“我昨天又碰见展阳阳了。”孟小冬盛了碗汤递给他，“不想吃饭那就多喝点汤。”“别跟那人接触太多。”孙少晏拿起汤匙在碗里搅了搅，随口道。“他带着一对可爱到让人抓狂的双胞胎小男孩儿，说是朋友的孩子。我总觉得有点怪。”孟小冬抽空又夹了一条青菜给他，他又吃掉，“是有点不正常。那哥们儿一看就不是有爱心有耐心替别人看孩子的主儿。”孟小冬使劲点头，“我记得薇姐说，她总觉得展阳阳心里有别的女人，你说会不

会……”尽管这个猜测离谱了点，孩子已经五六岁的女人，今年该多大岁数？跟展阳阳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可除此之外，她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展阳阳流露出那般令人毛骨悚然的耐心和温柔。“展阳阳在齐薇身上找到另一个人的影子，齐薇对他紧追不舍，为的也不过是满足心里那份得不到却更想要的迷恋。这俩人都不正常，你少掺和。”“我总觉得薇姐这么下去，迟早会受伤。”孟小冬郁郁道。

第十章转折（7）

“那也是周瑜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碰上感情的事，从骄子变傻子的多了，齐薇不是第一个。”孟小冬埋头扒饭，没接茬儿。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了刘小琴，“对了二哥，昨晚表妹是不是跟你一起走的？”孙少晏顿了一下，点头。“那就好。我还真担心大半夜的你把她一个人晾那儿。”“今天一早她就跑到我那儿了，是我妈告诉她的地址，”孙少晏笑眯眯地望着孟小冬，“她准备在D市扎根，不跟大舅回去了。”“她想住你那儿？”孟小冬咬着筷子，愣愣地问。“我看是。”孙少晏笑意更浓。“不太好吧。”孟小冬讷讷道，“虽说是表亲，可孤男寡女的，传出去名声不好，大舅估计也不乐意。”“那你说怎么办，嗯？”“要不，要不，要不你让她住我这儿好了！”犹豫片刻，孟小冬大义凛然地道。“你愿意最好。不能白住，按市价儿收房租。”“奸诈啊奸诈！不过房租就算了，都是亲戚。”孟小冬没好气地瞪着他，“工作的事你搞定了？”“嗯。她学文秘的，先进公司，跟着齐薇锻炼锻炼。”“薇姐同意了？”孟小冬很无语。刘小琴遭遇齐薇，前景堪忧。“你表妹嘛，她当然没意见。尤其当我详细向她介绍了你们两个自小到大的友爱史后，她对刘小琴就更感兴趣了。”“这不太好吧？”“不给齐薇当助手，就只能给我当了，你觉得哪个合适？”孙少晏很享受地欣赏着她那张藏不住事的脸上流露出的挣扎。孟小冬慢条斯理地喝着汤，半碗下肚后，抹抹嘴，抬起头，“我觉得，她还是跟着薇姐吧……”家教生涯开始。书房里，孟小冬和李默并肩而坐。半小时后。孟小冬合上课本，利落地起身冲出书房，李默则坐在原处，一脸坏笑地打开电脑。卧室房门紧闭，李默说他小爸早就起床了。咚咚咚，咚咚咚，礼貌而有力的敲门声。

第十章转折（8）

半分钟后，门开，李木鱼衣着随意地出现在她面前。“方便吗？聊两句。”孟小冬直言。“进来。”他侧身，她走进，然后关门。隔壁书房里，李默惬意地登录QQ。 卧室宽敞整洁。转椅，多功能电脑桌，全套的办公设备，桌子上摊开的图纸，电脑屏幕上媲美迷宫的线路图……若是没有那张舒适的大床，这里几乎就是隔壁书房的翻版。二人对坐桌前，孟小冬望着他。李木鱼原本就深的眼窝大概是因为熬夜，轮廓显得更加分明，衬着下巴上青青的胡楂，面孔更显西化。“有事？”李木鱼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声音还是能听出几丝沙哑。“医生让你连挂三天吊瓶，今天是最后一天吧？”孟小冬注意到他左手背上贴着一条邦迪，那儿好像正是他扎针的地方。李木鱼点头，“下午过去，不要告诉李默。”“贴个胶布就是怕他看到针孔？”孟小冬皱眉，心里抽抽的，说不清的滋味。李木鱼不置可否，推开设计图，从桌下的柜子里拿出罐果汁递给她，“在李默那儿碰钉子了？”孟小冬接过，随手放到一边，“李木鱼，你究竟对李默的学习情况了解多少？”“很多。”“是吗？难道你觉得以李默的这种程度，还需要请家教帮他辅导？”“功课自然不需要。”“一小时一百的工资丢给我，不为家教，难道是扶贫？我实在不认为你会有如此高尚的情操。”“我的情操跟高尚相比，确实有点距离。”孟小冬瞪着他，牙根儿直发痒，“给个痛快话行不？”“李默在网上写小说，反响很大，你看过就会知道我请你来的原因。”“小说？”“玄幻小说。我的学生里也有人在写。”“这我倒是听过。不要说你的学生，就连我的学生都有人在网上写小说。我偷偷看过几部，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儿，笔下不是皇帝就是阿哥，今天爱你明天爱他，爱来爱去死去活来。说实话，作为她们的老师，我很汗颜。”

第十章转折（9）

李木鱼被她逗乐了，“写作前，必先正‘三观’。看过李默的小说，你自然知道该怎么去辅导他。”“还是那句话，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去指出他的问题？”“我最近很忙，不适合自找气受。机会让给你，就当是扶贫。”孟小冬气鼓鼓地瞪他一眼，打开易拉罐，喝了几口苹果汁，“小说地址给我，我去看看。”家教生活的第一天，就在李默玩游戏、孟小冬看小说中悄然度过。午饭叫的外卖。孟小冬坐在他们父子俩对面，感觉挺别扭。李默很挑食，青椒、胡萝卜、西兰花、洋葱之流一概不吃。也不知李木鱼是不是故意的，叫的外卖菜色如下——青椒鸡丁，蒜茸西兰花，萝卜煲牛腩，爆炒海螺片。海螺片的配菜，是洋葱。李默吃得很没兴致，随便扒了两口饭就喊饱了。李木鱼轻描淡写地扫他一眼，“吃不完，晚饭还是这些。”李默瞪他一眼，起身准备走。李木鱼没拦他，随手放下筷子，“我也饱了。”声音里透出淡淡的疲倦，似早春的凉风拂过心头，刺刺的，有点疼。孟小冬很无奈。这俩人吃饭的时候就不能消停会儿？主人都饱了，她哪还好意思继续吃。匆匆把碗里的饭干掉，正准备宣布自己也饱了，突见李默又重新坐回餐桌前……这是什么状况？“给孟老师盛饭。”李默闷头照做。李木鱼冲孟小冬笑笑，拿起筷子慢条斯理地继续吃。孟小冬撇撇嘴，越发同情李默。李木鱼这厮，威逼利诱之功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明明声色不动，事情为何总能被他一手掌握其中？玄机啊玄机。午饭后，李木鱼出门了。李默在书房玩游戏，孟小冬在李木鱼卧室的电脑前看小说。这小孩儿的笔名很长，有点拗口——砧板上我比猪更勇敢。玄幻题材，已发表了三十六万字。孟小冬很诧异。中学小孩儿业余时间能坚持写出三十几万字的小说，单凭这份毅力，就值得表扬。当然，如果小说的名字能再含蓄一点的话，她一定对这份毅力更加欣赏。——书名叫《异世菊花遍地开》。

第十章转折（10）

孟小冬年纪不算老，与潮流尚未脱节。耽美、强强、BT、NP、菊花与黄瓜……这些个词语的含意她还是懂的。当然，若是这些词统统出现在李默小说的关键字里，问题就有些严重了。“终点”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原创文学大站，笼络了海量网络写手。李默这部小说竟高挂网站首页强推版块，追捧者无数，他也由此被誉为“终点”年度最具潜力的新锐写手，VIP订阅过万。孟小冬在心里飞快换算，说起来，小屁孩儿的银行资产竟然远远超过了她，多么令人崩溃的发现。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长时间地盯着电脑屏幕，眼睛酸涩难耐。活动活动颈椎，孟小冬整个人窝进宽大的转椅里，内心翻腾不已。看了七八万字，坦白说，她很难想象这部小说出自李默之手。清新流畅的文字、天马行空的想象先不提，单是行文中时时流露出的灰色冷幽默，就足以令她震惊不已。那样淡然嘲讽的口吻，实在不应出自这个年纪的孩子笔下。十几章看下来，那些个菊花与黄瓜之流的关键字其实只是噱头，文章里并没有出现她一直担心的那些描写。简单说，剧情大概就是自杀的天才灵魂穿越到异世界，与魔王之间的恩怨纠葛。既然如此，题目何解？天才喜攻，性色，处处留情，所以谓之菊花遍地开……闭目养神间，她不断琢磨着文中那句令她印象极深的男主独白——遗忘，比亲临更痛苦。其实李木鱼是对的，他希望李默独立，只因他早就知道，在李默心里，叔叔永远取代不了父亲的位置。说起来，李木鱼应该还在挂点滴。孟小冬想了想，掏出手机。响了很久，对方才接起，声音慵懒。她暗暗后悔，不该吵醒他。“怎么不说话？”“吵醒你了，不好意思。”“看了李默的小说，有什么心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她想了一会儿，“心得感慨都挺多。”“那最好，你可以留着慢慢跟他聊。”“他知道你看过他的小说？”“他以为我不会有那个耐心去看。”“我想这个小说对李默而言，更多的是发泄。”“路走歪了。”孟小冬偷笑，“你是指那些男人和男人？”“缺乏母爱。”“那倒未必。其

实李默描写的那些菊花与黄瓜的交锋，更像是少年热血的友情，没歪到哪儿去。而且，文里屡次出现的大魔头身上明显透着你的影子。很容易看出，他对你，其实非常崇拜。”“现在的中学老师思想都这么前卫？”“与时俱进。”“他笔下的大魔头，似乎专横霸道，独断又冷漠。”“没错，难得你觉得这不像你？”李木鱼半天没说话。孟小冬捂着话筒嘿嘿直乐，难得这厮也有吃瘪的时候。“三天后一个朋友的婚礼，你陪我一起去参加。”嗯？脑筋急转弯也没这么转的！消化片刻，她不耻下问，“为什么？”“专横霸道独断的人，做事不需要理由。”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1）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她知道冯琳，知道二哥喜欢冯琳，知道冯琳自杀。她知道的，仅限于此。她甚至以为，二哥对女色的放纵沉沦，是因为无法面对失去冯琳的痛苦。顺利结束了第一天的家教工作，孟小冬拎着顺道拐去超市买来的菜，晃晃悠悠地溜达进公寓大门。老远就看见二哥的车停在楼前。一米开外处立着块牌子：此处禁止停车。不待她走近，车门已打开。车上走出两个人：二哥，还有表妹。刘小琴绕过车走到孙少晏身边，笑语盈盈地不知跟他说了些什么。孟小冬步子缓了缓，伸手抹去额头浅浅的汗珠。孙少晏叼着根烟，越过刘小琴，大步走到她身边，“去木头那儿当保姆了？”说着，顺道接过她手里的购物袋。刘小琴这时也跟了过来，亲昵地拉起她的胳膊。“表姐，表哥说让我暂时住在你这儿。要是你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一定要告诉我啊。”撒娇似的声音，降温马力媲美空调。“不会，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孟小冬冲她微笑，视线转向二哥，“我刚买了菜，晚上一起吃饭？”“表姐，你忙活了一天也累了。我刚到D市，表哥说晚上要带我去花园道那间顶级的法国餐厅，我对那里可是向往已久。”孟小冬听完，愣了愣，默默点头，没再多说。孙少晏皱眉，随手把烟头儿弹飞，“小冬一起去，我还约了齐薇。”刘小琴面色微僵，正要开口，刹车声突兀地响起。身后，一辆黄色跑车稳稳停住。看清来人，孟小冬脸色顿时松缓，迎了上去，“薇姐，刚才正说到你呢。”齐薇下车，捏了捏她的脸，“腮帮子都晒红了，也不知道抹点防晒霜。”“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表妹刘小琴。”齐薇微笑着伸出手，礼貌地跟她握了握，“你好，我是齐薇。孙少晏推荐你进公司，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希望合作愉快。”“一定！”刘小琴笑容明媚，视线不住在她身上打量。孟小冬撇撇嘴。齐薇那身行头，估计够小表妹郁闷一阵子了。“孙美人，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为了你这顿法国大餐，我中午可没吃饭。”寒暄过后，齐薇望着不远处那道靠在车边出神的身影，语

带戏谑。“走了走了，我也饿了。薇姐，我坐你的车。”说完，孟小冬自顾自地走到她车边。齐薇见状，嘴角扬起一抹古怪的笑，“孙美人，你确定让她坐我的车？”孙少晏没回答，眯起眼盯着小冬的背影，脸色很淡，看不出什么情绪。短暂沉默。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2）

孟小冬缩进龟壳硬充雕像。刘小琴神色复杂欲言又止。齐薇兴致勃勃来回观望。太阳很毒，保安很困惑，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已经拎着警棍在距他们不远处来来回回溜达了三四趟。最后，孙少晏缓缓收回了视线，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刘小琴也没犹豫，尾随而入。齐薇饶有兴致地立在原地，目送他的车以一百公里的时速冲出大门。“冬子，这个表妹什么来路？”“大舅家的孩子，跟二哥没有血缘关系。”她一听，顿时来了精神，“没有血缘关系？上车上车，跟我好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薇姐，你可真八卦……”就这样，一行四人，前后两车，杀向城中名声最盛的法国餐厅。格调果然够奢华。走进餐厅，每一寸空间的装潢摆设都透着一个字：贵。二哥已经订好了位子，落座后，侍者送上装帧精美的餐牌，礼貌地递到每个人手中。孟小冬推到一边看也没看，手支下巴侧头欣赏窗外的街景。来这种地方吃饭，点什么菜向来是二哥帮她搞定的。坐在桌对面的孙少晏将她的举动尽收眼底，嘴角溢出一抹浅淡柔和的笑意。齐薇随便瞄了两眼便合上，招呼侍者送上几杯柠檬水。刘小琴姿态优雅地坐在孙少晏身侧，一页页翻着餐牌，专心致志地研究上面的菜色。“孙美人，今天这么安静，改走冷酷路线了？”等待点餐的间隙，齐薇饶有兴致地打破了沉默。孙少晏漫不经心地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而握，“开了一下午的会，嗓子都快失声了。”刘小琴一听，立马关切地道：“表哥，晚上我帮你去买点喉糖。这个季节，嗓子很容易上火发炎。”“我从不吃糖。”他淡淡拒绝，若有所思地望着孟小冬。只见她闷头不语，自顾自地翻看着手机的短信新闻。“冬子，干吗呢？”齐薇好奇地凑到她身边，草草瞥了一眼屏幕上的新闻摘要，笑眯眯地道，“给情哥哥发短信呢？”情……哥哥……孟小冬身泛恶寒，“薇姐，你们公司最近跟琼瑶有生意往来？”齐薇笑，“别不好意思，你这短信的内容可比琼瑶阿姨的文艺多了。”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3）

孙少晏脸色渐沉，迷人的凤眼里，寒星闪烁，看得孟小冬直想哭。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刚才她明明在看一条关于地震中奇迹般存活了三十六天的神猪朱坚强的新闻，竟被齐薇歪曲成了比琼瑶还肉麻的情书短信。窦娥啊，我比你还冤……“表姐，你谈恋爱了？就是那天跟你一起去参加姥爷寿筵的帅哥？”刘小琴也搅和进来。孟小冬很郁闷，摇摇头，收起手机，“我去下洗手间。”起身前，她哭笑不得地瞥了一眼一脸促狭的齐薇。这姐姐，绝对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走进比她家客厅还豪华的洗手间，孟小冬心情更加郁闷。算算时间，离月经期尚有半月，没理由这么早就进入生理情绪低迷期。可不知为何，自从在楼下看到二哥和刘小琴开始，她的心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块儿大石头，吞不下吐不出，堵得难受，隐隐翻腾着难以抑制的失落。排泄完毕，打开水龙头，掬了两把温水泼在脸上。抬起头，挂着滴滴答答的水珠对着镜子顾影自骂，“没出息啊没出息，小心眼啊小心眼……”“表姐，你没事吧？”正自我唾弃着，刘小琴的影子蓦然出现在她身后，透过镜子笑嘻嘻地盯着她。孟小冬被她吓得够呛，拍拍胸口，顺了顺气儿，“没事，你慢慢上，我先回去了。”说罢，转身要走，胳膊却被她一把拉住，“表姐，能不能问你个事？”孟小冬被她拽得生疼，皱皱眉，勉强挤出一丝尚算自然的微笑，“什么事？”“你听没听过一个叫冯琳的女人？”冯琳……孟小冬心里咯噔一下——这个名字，是二哥的禁忌。“你怎么知道冯琳？”刘小琴紧紧地盯着她，“她的亲妹妹冯丹，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室友。”“冯琳的事，你知道多少？”“其实也不是很多。冯丹并不知道我跟表哥的关系，所以偶尔跟我提起过一些。比如冯琳爱表哥爱得疯狂，甘愿放弃自己的模特儿事业，做表哥背后的女人；比如表哥跟她在一起，只不过是透过她寻找另一个女人的影子；比如表哥的好友很俗套地爱上了这个为别人当替身的女人，冲动之下，告诉了表哥跟她在一起的真相——表哥跟她在一起，

只是因为她跟另一个女人有着极为相似的性格；再比如，这个看似温和随意的女人，骨子里的刚烈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她受不了如此屈辱的真相，竟愤然自杀。抢救不及，香消玉殒，留给外界无数猜测……”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4）

刘小琴说这些话时，声音并不高，嘴角甚至扬着一抹漫不经心的笑意。孟小冬呆立原地，脑子一片空白。她知道冯琳，知道二哥喜欢冯琳，知道冯琳自杀。她知道的，仅限于此。她甚至以为，二哥对女色的放纵沉沦，是因为无法面对失去冯琳的痛苦。刘小琴的话，彻底颠覆了那些她曾经笃定的真相……“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刘小琴柳眉高挑，手指轻轻刮着下巴，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她瞧了半晌，想了一会儿，才说：“没什么，看来很多事表哥并没有告诉你。赶快出去吧，你已经进来得够久了。”回到座位，孟小冬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柠檬水，兴致不高心不在焉，脑子里不断琢磨着刘小琴的那番话。替身？冯琳是替身？谁的替身？就在她愣神的当口，齐薇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抽出一封精美的信笺递给孙少晏，“这是我堂姐的结婚请柬。你设计的婚纱她非常满意，所以希望你能赏脸出席她的婚礼。”婚礼？这个词儿一下子拉回了孟小冬的神思，“薇姐，你堂姐的婚礼？你还有堂姐？我怎么从没听你提过？”“来往不多。”齐薇揉揉她的头发，说得很委婉，“几个月前她拜托我请孙才子设计婚纱，我才知道她要结婚了。”孟小冬看出齐薇言语间的为难，就没再多问。豪门大院儿里，总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孙少晏漫不经心地抽出请柬夹在指间，瞄了一眼上面的时间，“那天我没空儿，要去面试公司新来的模特儿。”“反正请柬我送到了，至于去不去那是你的事。”孟小冬好奇地从他手里抽过那张设计独到的结婚请柬……新郎，许远周。新娘，齐贝。齐贝？这名字有点耳熟。仔细想想，再想想。哦，是夜探木鱼兄的知性美女！她要结婚了？恭喜恭喜！时间，嗯，果然没错，三天后。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5）

“原来齐贝是你堂姐啊，我见过她。”孟小冬把请柬放回原处，这时刘小琴款款归来。“嗯？”齐薇孙少晏皆诧异。“她认识李木鱼，李木鱼三天后也要去参加她的婚礼。”孟小冬言简意赅地答疑。“冬子，你跟李木鱼那厮进展得怎么样了？”“李木鱼？”刘小琴的声音插了进来，“表姐，我早就想问，是‘木鱼’的‘木’，‘木鱼’的‘鱼’吗？好可爱的名字。”可爱？孟小冬很无力。那个专横霸道独断的人，做事不需要理由，多么彪悍可爱的逻辑啊……“没开始，何来进展？”孟小冬蔫了吧唧地支着下巴，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五点钟离开李木鱼那儿的时候，他还没回家，三大瓶药，大概要挂到晚上。“表哥，你朋友？”刘小琴突然晃着孙少晏的胳膊，指着不远处。孟小冬下意识地回头……“这么巧？”来人已走近。孙少晏推开椅子起身站在桌边，面带微笑，“是挺巧。跟朋友来吃饭？”“嗯，提前帮朋友庆生。”孙少晏越过她的肩膀，看到进门处出现的那道身影，眼角眉梢间笑意更浓。他微微俯身，“叶南，介不介意配合我来个热情的拥抱？”“配合？”她视线不着痕迹地扫过在座的几人，“可以。”话音方落，孙少晏已经张开胳膊将她整个人搂在怀中。旁观者皆瞠目。孟小冬齐薇讶然对视，正想开口，余光突然瞥见一人静立在不远处，身旁，是尴尬无措的侍者。“展阳阳？”孟小冬低呼。齐薇闻言，缓缓转头……刘小琴满脸困惑，“表姐，这……”孟小冬摆摆手，示意她噤声。孙少晏勾勾嘴角，松开胳膊，“你朋友来了，祝你们用餐愉快。”叶南笑得很随意，“确实是个愉快的夜晚。”说着，走到齐薇身旁，“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上面有我的电话。你们慢用，不打扰了。”愉快吗？最起码，孟小冬很不愉快。那个叫做叶南的女人，一整晚都在她脑子里盘旋。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6）

那是个很难用语言形容的女人。莫非展阳阳心中之人是她？若真如此，那薇姐的胜算，她不敢想。若真如此，她倒是有些理解二哥的用心。临别前。刘小琴利索地坐进二哥车里，孟小冬落在后面，正想跟齐薇道别，却见她神色不善地拉着二哥走向停车场的僻静角落。空气中隐隐透着火药味儿。“孙少晏，我很感谢你帮我验证了心中所想，可我告诉你，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憋了一整晚的火儿，齐薇口气极冲。孙少晏叼着烟，笑得漫不经心，“齐薇，你觉得你有几分胜算？”齐薇脸色倏沉，顿了顿，“这与你无关。”“替身的爱情，结局绝不会是幸福。”“在这一点上，你有什么资格指责阳阳？”孙少晏脸色僵了僵，但很快恢复如常。他掏出根烟点上，夹在修长的指间。烟头的红色微光在夜色中泛起极淡的光晕，映着他骨节匀称的手指，肤色更显苍白。齐薇情绪稍稍平复，静静望着他，半晌后，道：“对不起，刚才有点激动。气头儿上的话，别放在心上。”孙少晏吐出一口淡淡的烟雾，眼神极轻浅，极淡漠，“齐薇，你是小冬最好的朋友，她一向赞你活得潇洒，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有个好的结局。这样，至少能让她在爱情的道路上看到点曙光。”若是孟小冬站得远一点，也许就听不到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可惜，她站得不够远。悦耳的手机铃声，惊了聊天中人。孟小冬仓皇转身，避开两人齐齐投来的视线，匆匆从包里翻出电话——光头和尚敲木鱼的图片，她给李木鱼设置的来电显示图片……如此尴尬的局面下，这个来电，好似溺水者面前漂过的浮木。她迫不及待地接起，“喂，我是！”“你是什么？”声线柔和的低沉男声，笑着反问。孟小冬大窘，讷讷问：“打完针了？”话音未落，二哥已走到身边……她连忙捂住话筒，不待对方回答，就扯着嗓子高声道：“主任？啊！你过生日？现在？没问题，我马上过去！在什么地方？”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7）

孙少晏皱眉，孟小冬悄悄抬起头，正好跟他视线相对……电话另一端，李木鱼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能被你骗过的人，智商一定不会高于六十。你在哪儿？”孟小冬偷偷舒了口气，清清嗓子，声音平稳洪亮，听起来镇定了许多，“花园道，离你们聚会的地点不太远。你们等着，我马上就到！”“不用这么大声，镇定自若方能骗人骗己。你现在打车到花园北路的街心广场，我去那儿接你。”李木鱼的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不知怎的，却有股安抚人心的神奇力量。孟小冬定了定神，从容挂断，从包里掏出家门钥匙塞到孙少晏手里，“二哥，你送表妹去我那儿吧。今天我们主任过生日，我得赶过去，很多老师都在那儿了。走了，拜拜！”广场上乘凉的人很多。孟小冬付完车费，无精打采地坐在喷泉池旁的石凳上。身边两个大叔挥着蒲扇，聊得正热络。蚊子在耳边嗡嗡乱飞，有一只在她小腿上趴了约摸半分钟的工夫，动也不动。孟小冬很好奇，挥手扇了扇，又扇了扇，蚊子岿然不动。好一只嚣张的蚊子！吸血竟吸得如此大摇大摆！此时不下杀手，更待何时！啪的一声，狠狠拍在腿上，手心一点殷红。可恶的蚊子，竟吸走她这许多的血。“那只蚊子早就被你的血撑死了，你实在不需要如此用力。”孟小冬抬头，正对上木鱼兄促狭的双眸，“你什么时候来的？”“刚刚。”“不好意思啊，其实我不过就是想找个借口脱身。麻烦你了。”“我刚从医院出来。”“那你还没吃饭吧？要不，我请你吃夜宵。”孟小冬咬咬牙，慷慨相邀，心底极快地冒出另一个声音：千万别答应，千万别答应，千万别……“也好。”木鱼兄笑眯眯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上车。”“……”“你想去哪儿吃？”拉过安全带，孟小冬抖着心肝儿，问得小心翼翼。李木鱼想了想，“就在我家附近随便找间餐厅好了。”“你家附近？”嘎巴嘎巴心碎了无痕。他家那片儿高档公寓区附近，吃顿饭，起价都得四位数。“有问题？”说话间，车已驶上马路。有问题也晚了，难道还能跳车不成！孟小冬悲愤地摇头，咬牙切齿地

欣赏着窗外夜色。看来这个月财政紧缩是难免的了，节衣缩食准备更新换代的PS3也挥着翅膀飞了。“刚才跟少晏在一起？”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8）

“嗯。”孟小冬下意识地点头，两秒后，突然问：“你怎么知道？”“猜的。”“理由？”“直觉。”孟小冬撇嘴不屑，“我以为只有女人才讲直觉。”李木鱼笑而不语。短暂的沉默。孟小冬轻声叹息，“其实，有些秘密永远不需要暴露在阳光下。”李木鱼皱皱眉，依旧不语。“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永远不可能挽回。有些人，死了，却令生者更痛苦。谁都无法改变事实，何必非要把那些所谓的真相统统抖出来？除了更多的伤害，什么都不会改变。”“鸵鸟的处世哲学。”“……”“少晏跟你说了什么，让你这么急着找个壳儿躲起来？”“李木鱼，你表弟张桐的事，你知道多少？”“该知道的都知道。”孟小冬犹豫了一会儿，终是鼓起勇气问出口，“你听说过冯琳吗？”恰逢红灯，李木鱼把车刹死，手指轻叩方向盘。小冬打量着他的侧脸。微微颤动的睫毛，极长极翘，柔和了男人味儿十足的线条，在夜色里，散发着说不出的迷人。“冯琳喜欢少晏，张桐喜欢冯琳，冯琳自杀——我知道的，就是这些。”“那，那你知不知道冯琳为什么要自杀？”孟小冬急问。“很简单，张桐告诉她，少晏不爱她。”“既然不爱，二哥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跟少晏在一起的女人多了去了，难道少晏都爱她们？”“冯琳不一样！二哥对她，跟对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完全不同！”“有何不同？”“谈恋爱和玩女人，你说有何不同？”“只要不爱，这两者就没有区别。”“……”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9）

“不过有一点倒是毫无疑问的。”“嗯？”孟小冬一听，立马竖起了耳朵。“以少晏的性情，就算他不爱冯琳，可冯琳却是为他而死，这件事，已足以影响他一生。”“不要说得那么危言耸听。”“这些事已经超过了你智商所能覆盖的范围，所以我劝你，还是想想夜宵的钱该从哪儿出是正经。”“你……”孟小冬气结，“真是鱼嘴里吐不出人牙！”李木鱼展颜而笑，话题一转，“李默的小说看得怎么样了？”“进度过半，很有吸引力。”“我该说你童心未泯还是幼稚未熟？”“不要太苛求了。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李木鱼不置可否，淡声道：“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嗯？”孟小冬一听，立马来了精神，“什么事能把你难住？赶快说来听听！”“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菊花和黄瓜究竟有什么象征意义？”孟小冬的腮帮子呼呼往外冒热气，抹抹脑门上渗出的汗珠，“这个，这个问题，还是留着你自己慢慢研究吧……”“这样啊，”李木鱼嘴角弯起个迷人的弧度，眼底泛着几许掩不住的笑意，“听你在电话里说得兴致勃勃，我还以为你知道呢。”“……”悲喜两重天！李木鱼招呼她下车时，孟小冬猛然发现，停车的地方竟是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去哪儿吃？”她迷茫。“回家吃，李默已经煮好了。”推门而入，米香扑鼻。李默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碟，头发湿湿的，像是刚洗完澡。听见门响，扭头看过来。“小爸，你说的应酬就是跟孟老师约会？”“我们是在街上偶然碰到的。”孟小冬连忙澄清。“哦，看来是有缘人。”小屁孩儿拿起遥控器按下暂停，从沙发上爬起来走进厨房。孟小冬满脸尴尬，李木鱼倒是一派从容。

第十一章半路杀出个小表妹（10）

“既然你不用我请吃夜宵，那我回去了。”无精打采地看看表，不早了，表妹估计已经到她那儿了。李木鱼望着她，“既然你一定要热情地邀我出去吃，那我只好不客气了，还要带上李默一起。”“……”正说着，李默从厨房出来了，端着两碗白粥。听到了话尾，没好气儿地哼哼，“我才不要！都几点了，凑合喝点粥得了。”李木鱼依然望着她，直到她点头，方说：“我去换衣服，你先吃。”“其实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是吗？”李木鱼微微皱眉，“看来我听错了。刚才在车上，难道是我的肚子在叫？”孟小冬闻言，腮帮子立马红扑扑的。晚上确实没吃饱，可李木鱼这厮也忒不善良了，何必非要说得这么直白！不一会儿，李木鱼换好衣服走出卧室。孟小冬坐在餐桌前，李默又端出几碟小菜。清爽的色泽，很可口的样子。“你们慢慢吃，我睡觉去了。”李木鱼点头，拉开椅子坐下，端起李默泡好的西洋参茶喝了几口，“去吧，游戏不要玩到太晚。”“哼，不用你管。”“你的小说两天没更新了，有玩游戏的时间，不如多写点文章更靠谱儿。”李默一听，顿时停住脚步，转身跑到李木鱼身后，揽着他的脖子把脸凑过来，漂亮的大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小爸，难道你也在蹲坑？”“蹲坑？”李木鱼反问。“就是追文呗。”“你觉得我会有那个时间和兴致？是孟老师告诉我的。她对你的文章倒是很感兴趣。”孟小冬正在专心喝粥，闻言，困惑地抬起头。李默脸上的神采顿时淡去，只嗯了一声，就没什么兴致地转身离去。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小冬觉得自己十分有必要给这个作风豪放的表妹普及一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最起码应该让她明白，恋爱不是两个人抱成一团在床上翻滚的简单运动。“李木鱼，身为人父，偶尔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展露点人性的光辉。给你儿子点鼓励好不好？”“人性的光辉？我又不是圣母玛利亚。”“李默要是长到你这岁数，绝对比你强。”“那是毋庸置疑的。”“你要是接触接触我教过的那些顽劣的学生，就能知道李默在同龄的孩子里有多优秀。”李木鱼慢条斯理地喝着杯中茶，半天没说话。“我吃完了，该回家了。帮我转告李默，他煮的粥很棒，很好喝。”孟小冬擦擦嘴，起身往外走。“我送你。”李木鱼放下茶杯，也起身往外走。“这个时间还有地铁。”孟小冬拦在他面前。身高的优势是明显的，抬头看人是很累的。“我知道。”李木鱼从她身边擦过，径自走到门边换鞋。孟小冬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有点闷。李木鱼太强势，太霸道，跟他在一起，思维总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而他也习惯成自然般操控着一切——她不喜欢这种感觉。默默走到他身边，拎过鞋子换好。李木鱼打开门，她抢先走出去，“我坐地铁回家很方便，你刚好一点，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关枪似的说完，她拎着包头也不回地直奔电梯而去。李木鱼静静靠在门边，没有追，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她渐渐消失的背影出神。“小爸，孟老师被你吓跑了。”李木鱼转身，李默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正笑眯眯地盯着他。“什么？”李木鱼皱眉。“小爸，你完了，没救了。”李木鱼眉间的褶皱更深。“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霸道多专横吗？”李默得意洋洋地指责，“估计很难再有第二个神经像我这般强悍的人，面对你这个大独裁者还能如此顽强地茁壮成长。”“很慷慨激昂的控诉。”李木鱼揉揉他的脑袋，神色疲倦地走向卧室。“小爸。”李默从背后叫住他。“还有什么事？”“没什么，你，你也别忙到太晚。奶

奶今天还来电话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哮喘有没有发作。”“你怎么说的？”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2）

“我能怎么说！”李默很郁闷，“善意的谎言呗，你教我的。”“不告诉奶奶是对的，可我从没教过你撒谎。”“小爸，你不觉得这两句话很矛盾？”李木鱼愣了愣，没说什么，独自走进卧室。李默气鼓鼓地冲着紧闭的房门做了个大大的鬼脸，收拾起餐具，哼着歌儿睡觉去也。站在自家楼下，孟小冬瞪着眼珠子四处张望。很好，没有二哥的车。“表姐，你怎么才回来？”门刚滑开道缝，未见表妹人，却先闻其声。孟小冬懒洋洋地走进屋。家里多出个人，乍一下还挺不适应。表妹穿着蕾丝吊带睡裙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看样子已经洗完澡了。沙发上堆满衣服，其中不乏胸罩内裤袜子之流，全都性感得令人面红耳赤。看不出，表妹内心还挺狂野。“小琴，时间仓促，客房的壁橱我还没清理出来，你的东西先暂时放在我房间好了，等周末我帮你彻底打扫出来。”“无所谓啦。表姐，你知道表哥晚上一般都去哪儿玩吗？”刘小琴热情地搂着她的肩膀，“我给他打手机总不通，家里电话也没人接，我猜他应该是去酒吧玩儿了吧。”孟小冬一路回来浑身是汗，冷不丁被她一搂，热得有点透不过气，“酒吧？二哥最喜欢去的，大概是东城区酒吧街上的‘文明监狱’。”“啊？”刘小琴诧异不解。孟小冬小心翼翼地抬起她的胳膊，退开几步逃出包围圈。说起来，表妹的胸可真不是盖的，最起码得Ｃ＋，“文明监狱是酒吧的名字，二哥的朋友开的。”“这名字有意思。表姐，你知道酒吧的电话吗？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问问表哥在不在那儿？”“你找他有事？”孟小冬边说边把沙发上那几条五颜六色的蕾丝边儿丁字裤往边上挪了挪，空出个屁股大小的地方坐下，“酒吧电话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丁哥的手机。”“丁哥？”“就是酒吧老板。”每次二哥喝醉了，丁哥都会开车把他送过来。她家的洗手间，不知道被二哥吐过多少次。“表姐，那你打打试试好不好？我早就想去Ｄ市著名的酒吧街见识见识了，你肯定不会去那种地方，我只能找表哥带我去了！”刘小琴坐在沙发扶手上，撒娇似的晃着小冬的肩膀。“别再摇

了，快散架了。”被她这么一闹，本就不算好的心情更下一层楼，“我帮你问问。不过从这里到酒吧街很远，有一段路不通公车地铁，你只能打车。”“无所谓啦，赶快打赶快打。”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3）

孟小冬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从通讯录里翻出丁强的号码，拨了过去。响了好久，耳朵里蓦然传出一阵刺耳的嘈杂声，隐隐有人声夹杂其中。“喂……”孟小冬扯着嗓子提高音量。对方有人说话，可惜听不清。“喂？是丁哥吗？”嗓子都快哑了。极限了，不能再大了。嘈杂声持续了一会儿，里面间或响起几句完全听不清的说话声。孟小冬把话筒放到刘小琴耳边，“那边效果太差，根本听不清。”刘小琴听了一下，悻悻地站起身，失望之色溢于言表，“那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孟小冬有点火了——电话效果不好又不是我的错，干吗给我脸色看。正准备挂断，话筒里突然没了声音，耳边一下子安静下来，把她弄得有点蒙，“喂？”试探性地问。“小冬？”沉稳醇厚的男声缓缓传来。“丁哥啊，”此话一出，刘小琴立马施展轻功飞身而至，趴在她身边凝神倾听。闻着她身上腻人的香气，孟小冬有点烦躁，屁股悄悄往外挪了挪，给自己的鼻子争取到几寸呼吸的空间。电话那边声音再起，“小冬，怎么不说话，找我有事？”“丁哥，我就是想问问你，我二哥今晚去没去你那儿？”“他啊，在呢，就在我面前喝呢，你跟他说吧。”“啊，别别别，不用……”孟小冬急得语无伦次，可惜，晚了……“小冬？”这么特别的声线，带着点微醺的迷蒙，不是二哥还会是谁！孟小冬正犹豫着该说点什么，手里已经空空如也。“表哥啊，我是小琴。我现在过去找你好不好？”好甜、好甜、好甜的声音。孟小冬捂着腮帮子，有点牙疼，“我去洗澡了，你出去记得带钥匙。”刘小琴点点头，敷衍地摆摆手，抱着手机跑进客房，还不忘关上门。至于吗？孟小冬摇摇头。傻子都知道表妹喜欢二哥，仔细想想，这也没什么。他俩除了称呼上的关系外，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多好。刚走进洗手间，衣服还没来得及脱，就听表妹在外面咚咚砸门。“又怎么了？”她把门拉开条缝儿，有气无力地问。刘小琴没好气儿地把手机塞给她，“表哥要跟你说话。”“喂，二哥，你找我？”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4）

“刘小琴住在你那儿是暂时的，等她进了公司，我会让齐薇安排她住员工宿舍。”“你喝了多少酒？”孟小冬没理会他的话，担心地问。孙少晏笑笑，“你放心，刘小琴在你那儿，就算我喝多了也不会让丁哥送我去你那儿。”“借酒消愁是最蠢的办法。”孟小冬有点生气。“那你给我提供个聪明点的办法。”孙少晏的声音依然带笑，还是那无所谓的腔调，听得她心里揪揪的。“早点回家吧，当心表妹杀过去把你堵在那儿。”“这倒是个问题。不过，要是你不出卖我，她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孟小冬一时语塞，“我也就顺嘴一说，谁知道她当真了。”“傻样儿。早点睡，我挂了。”“等等！”“还有事？”“二哥……”吞吞吐吐的，“那个……”“嗯？”“没什么。一会儿别自己开车，不安全。”“甭瞎操心。”“那我挂了。”“等等。”“嗯？”“小冬……”“在呢，怎么了？”二哥的声音不太对，“在你们主任的生日宴会上玩儿得开心吗？”孟小冬有点窘，支支吾吾地道：“还行，还行，挺开心的。”电话那边，孙少晏沉默。彼此静静聆听着对方的呼吸，感觉很温暖。“挺开心的？”沉默过后，他淡淡反问。“嗯。”孟小冬轻声答。他笑了，笑声丝丝缕缕地飘进耳中，还没听清就散了，“开心就好。早点睡，我挂了。”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5）

再次见到二哥，是在三天后。这几天，日子过得倒也顺畅。家教八小时，李木鱼多半不在，她去，他已经走了。她走，他还没回来。跟李默接触多了，孟小冬越发觉得这个孩子不可小觑。钢琴课她是听众，网球班她是看客。其余时间，两人切磋切磋游戏，利用小说中的人物练习练习即兴情景接龙，唇枪舌剑的，颇有辩论的快感。这小子虽然牙尖嘴利，却不乏精辟之言，几个回合下来，小冬的心都跟着活泼了许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午饭全由李默掌勺，她打下手，颠覆性的组合，令人汗颜。她时常在想，要是有这么个儿子在身边，就算打一辈子光棍儿也值了。回到家，就得准备晚饭。表妹倒也安生，成天在家蹲着上网聊天。见她回家，休息了一天的嘴立马开始工作。拜她所赐，孟小冬这些年修身养性的成果隐隐有崩溃的迹象。第一天。“表姐，你怎么才回来？我快饿死了。”“我去做饭，很快。”“要不我们出去吃好了。”“太贵。”“得了吧，你好歹在学校也混上个小领导了，这点钱还拿不出？”“要供房。”“切，真想不通，没结婚干吗非要自己买房。”我犯贱呗！孟小冬泄愤似的剁着菜板上的鸡肉，心里默念：忍！我忍！我忍忍忍！“表姐，你知不知道表哥今天去哪儿了？怎么不在公司？”“我又不是他秘书。”“你俩感情那么好，有什么事你会不知道？”“工作安排这种事，跟感情好不好无关。”“昨晚表哥在电话里跟你说什么了？”“忘了。”“骗人！表姐，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恋兄情结呢？”菜刀僵在半空，孟小冬被她说得有点蒙，琢磨了半天，胳膊落下，剁完鸡，开始切菜，顺道回她一句：“我要是恋兄，那你的行为算什么？”“我啊，我跟你能一样嘛！”得意洋洋的声音，“我跟表哥不过是个称呼上的关系，又没血缘，我这是正大光明的追求！”够坦率！“你放心，我决不会成为你求爱之路上的绊脚石！”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6）

“我才不担心。我可不认为你会open到可以接受近亲相恋的地步。”够直白！“你这几年上大学没谈恋爱？”“怎么可能！上大学不谈恋爱，那能叫上过大学吗？”“男朋友呢？黄了？”“男朋友？哪个？那种露水姻缘，一毕业就拜拜了，谁会当真。”够豪放！下油，炒菜，孟小冬没再接话。“表姐，吃完饭你给表哥打个电话呗？让他带我出去见识见识大城市的夜生活啊。”加盐，出锅，不知道熟没熟。孟小冬依然没接话。“表姐，难道你怕我的出现，会分散表哥对你的关心？”装菜入碟，手一抖，菜汤飞溅。孟小冬冷着脸，“你的激将法，这么多年了，毫无长进。”“是吗？长不长进无所谓，只要奏效就好。”“你喜欢表哥的事，大舅知道吗？”“恋爱的事我爸从来不干涉，想干涉也没用。我自己喜欢就成，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表姐，你这么多年都不找男朋友，难道心里还惦记着那个高中老师？”“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快速拨弄着锅里的鸡肉，孟小冬语气仓皇。“别装了！你暗恋高中老师的事，表哥早都跟我说了。”“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秘密的，我知道的可不仅这些。”孟小冬攥着锅铲，身子晃了晃，眼前阵阵发黑，扶着灶台好半天才缓过劲儿，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焦煳味儿。“表姐，惦记别人的老公，通常没什么好下场的。”“你给我闭嘴！出去！饭好以前，不要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表姐，这个样子的你我还比较适应。天天跟温顺的小绵羊似的，怎么看怎么别扭。我出去了，用你的手机给表哥打个电话，你不介意吧？”“出去！”第二天。“表姐，饿死了！”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7）

“饿死了不会自己做饭？”“冰箱里没菜。”“超市在哪儿我跟你说过八百多次了。”“没钱。”“我留给你的钱呢？”“中午叫外卖了。”“……”“小气！等我赚钱了，双倍还你！”“说话要算数，立个字据。”“你！”“你不想当模特儿吗？天天蹲在家里除了吃就是睡，我已经看见你腰上性感的游泳圈了。”“啊！”刘小琴尖叫，冲进洗手间，撩起衣服前后左右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照了半天。孟小冬拎着菜走进厨房，开始做饭。两分钟后，小琴杀进来，“表姐，你真觉得我胖了？”“如果我说是，晚饭是不是就省了？”“切！我刚才称了，四十八公斤，不多不少。”“胸小了，腰粗了，体重自然看不出变化。”“表姐！你这是嫉妒！赤裸裸的嫉妒！”“有个词叫什么来着？胸大无……什么来着？”“那都是太平公主自己意淫出来的！”“我要做饭了，你出去。要不出去也行，你做。”“表姐，表哥究竟去哪儿了？我打电话问三姑，她也不知道。我去公司找他，他秘书也不告诉我！”孟小冬很无力。“表姐，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帮我找到表哥！要不，吃完饭咱俩去他家吧？”“他家地址你知道，自己去。”“那也行，打车的钱借我，发了工资一并还你。”“立字据。”“立就立！”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8）

“记得写上，双倍奉还。”“小气的女人嫁不出去！”“三倍。”“你……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对了，白天你们学校有人打电话找你。”“学校？什么事？”“好像是旅游的事。我没细问，让他直接打你手机，你没接到？”“我手机没电了，拜你所赐。”“谁让表哥成天玩儿失踪！说实话，表姐，论身材论长相，你觉得我哪点比那些模特儿差？表哥能跟她们好，凭什么我不行？”小冬觉得自己十分有必要给这个作风豪放的表妹普及一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最起码应该让她明白，恋爱不是两个人抱成一团在床上翻滚的简单运动。“小琴，你懂不懂什么叫爱情？”“你情我愿看对眼儿，噼里啪啦火花一冒，感觉不就来了？我最烦那些黏黏糊糊欲拒还迎的忸怩作态，喜欢就上呗。”“上……上床？”“上床怎么了？性和爱是必不可分的！莫非这年头儿你还等着谁跟你玩柏拉图呢？”“小琴，我得对你刮目相看。”“嘿嘿。”“嘿嘿个屁！要是这些话被大舅听到，看他不拎起杀猪刀直接把你卸了。”“对了，小姑下午来电话，说昨天下午表哥去送的站。你也不提醒我，结果我一觉睡过了，把我爸要走这茬儿给忘了。”也没人提醒我啊！孟小冬郁闷，本来跟二哥说好一起去送的，结果昨天他没来电话，她也把这茬儿给忘得一干二净。不孝啊不孝！“表姐，那个齐薇人怎么样？”“哪方面？”“各方面。”“一句话，以后跟着薇姐，你最好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工作。否则，她很快就会让你知道她怎么样了。”“有那么可怕？”“亚洲大区的销售经理，女强人，她身上值得你学的东西太多了。只要你肯努力，她会教你的。”“她家里是不是很有来头？”“你打听这些干吗？”“知己知彼。”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9）

“别净想那些没用的，盛饭！”刚在餐桌前坐定，家里电话响了，刘小琴一溜儿烟冲进客厅。孟小冬无奈摇头，夹了筷子菜，还没来得及入口，就听她扯着嗓子喊：“表姐，找你的！”孟小冬磨磨蹭蹭地走过去，接起，“喂，是我。”“是我。”李木鱼。“有事？”这两天被表妹搅和得快成精神病了，狂躁型的，见谁都不爽。“明天上午不用过来了，我去你家接你，跟我出去一趟。”“干什么？”“试衣服。”“什么意思？”“婚礼要穿的衣服。”“又不是我结婚，不用这么正式吧。”“谁惹你了？”“嗯？”孟小冬不解。“口气这么冲？”“不好意思，不是对你。”“这是好现象，有火总憋着，容易更年期。”“李木鱼！”“嗯，我听得见，不用这么大声。”“我参加过婚礼，有衣服，不用特意去买。”“既然你跟我一起去，穿着上自然也要跟我搭配。”“哪有那么多讲究！”“霸道的人都这样儿。”这话把孟小冬逗乐了，“敢情你还有理了啊。”“明天上午九点半，我去接你。”“说好，我这也算是因公外出，别又被李默误会成约会。”电话那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就这样，我挂了。”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0）

接着，嘟嘟嘟，干脆利索，真挂了。最近这人都怎么了？一个个火气都这么旺。春天，适合发情。夏天，看来适合发火。第三天。二哥仍然无声无息，连孟小冬都开始觉得反常。躲着刘小琴就罢了，难道连她孟小冬的电话也不接？上午跟李木鱼去选明天参加婚礼要穿的衣服。米兰店，她听过却从未去过。据说这里专门代理定制各种高档时装和礼服，价格可想而知。他们到的时候，店里还有其他客人。说来也巧，客人里还有不久前她刚刚见过的人，叶南。老板娘是个美丽的中年女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坐在贵宾休息区。叶南看到他们，微笑着走了过来。李木鱼介绍，“这是我大学的学姐，前阵子帮少晏取车时认识的。”叶南见到孟小冬，很快想起那晚在餐厅的邂逅，跟他们聊了几句，便拎着一袋衣服先行离去。短暂的接触，令孟小冬对她充满好奇。“李木鱼，她结婚了吗？”“不清楚。”“你觉得呢？”“不是结了就是没结。”废话！“你说她是你学姐，她有那么大岁数儿吗？还真看不出来。”“难道我看起来岁数儿很大？”“嘿嘿。”孟小冬眉眼弯弯，笑得很得意。“二位的衣服准备好了，请跟我到更衣室试穿。”帅，很帅，非常帅。李木鱼换好西装走出来的那一刹那，孟小冬被他晃得有点晕。修长，挺拔，优雅，内敛，风度翩翩，大抵就是这些词儿，一个不落全招呼到他身上也不过分。再配上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基本上，新郎的压力将是空前的。尽管如此，嘴上却忍不住跟他较劲，“大夏天的，穿西装打领带，会不会中暑？”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1）

李木鱼不语，只是静静地打量她。孟小冬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踩着细细尖尖的高跟鞋走到他面前。高跟鞋是个好发明，身高差距极大地缩小了，以往看他总要微抬着头。李木鱼似乎也发现了她身高的变化，视线扫过，随即开口，“给她换一双矮跟儿的。”“为什么？”孟小冬抗议。“李先生，这双鞋是特别为这件礼服定制的。”“换掉，太累。”“李先生，孟小姐双腿修长，非常漂亮，穿上这双鞋效果几近完美，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孟小姐，您觉得呢？”“我……”“她前阵子刚做过手术，不适合穿这种高难度的鞋。”“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我立刻去帮您换。”“麻烦了。”孟小冬冲老板娘歉意地笑笑，心里倒挺美，乐颠颠地走到镜子前……半晌的沉默。“不喜欢？”李木鱼站在她身后不远处，淡声问。镜子里，她摇摇头，嘴角挂着一抹极满足的笑意。王子与公主的游戏，在钟声响起前，美好得犹如罂粟，让人忍不住放纵沉沦。可惜，心中渴望童话的纯真角落早已遗失，太过美好的东西，带给她的，却不再是罂粟盛开时的娇艳妖娆。走出童话的日子，剩下的只有腐骨噬心的挣扎与绝望……依依不舍地收回视线，转身走向李木鱼，脱下高跟鞋赤脚踩在地毯上，抬起头。恢复了惯有的视角，二人的距离回到从前。“李木鱼，这套礼服一看就不便宜。参加个婚礼而已，没必要搞这么隆重吧？”梦幻旖旎的气氛瞬间散去，李木鱼额头的青筋暗隐，“你吭哧半天，就酝酿出这么一句煞风景的话？”孟小冬不好意思地笑笑，正待开口，轻快悦耳的手机铃声蓦然响起，又是芒果又是菠萝的。不用说，肯定是找她的。“喂，谁啊？”“傻乐什么呢？我！”“薇姐啊，这两天都忙活什么呢？也没个动静。”“家变。”“啥意思？”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2）

“唉，提起来我眼泪哗哗的。你说我本来是想借着这次堂姐结婚给她当伴娘的机会缓和一下两家的关系，结果我妈听说后，差点把我逐出家门。”“啊！不至于吧？怎么说都是亲戚。”“你不知道，老辈儿的矛盾深着呢，弄得我里外不是人！”“那你跟堂姐解释解释，让她另外找人呗。”“对，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那不就行了？回去哄哄你妈，这事就过去了。”“对，就过去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了。”“什么意思？”“我堂姐明天结婚，仓促间也找不着合适的伴娘人选啊。”“这是个问题。”不祥的预感……“好解决，”电话那头，齐薇诡异地笑笑，“我跟堂姐推荐了一个特别特别合适的人选。”果然……“冬子，就你了！现在在哪儿呢？我去接你，顺便带你去试礼服。”“……又试？”“嗯？什么意思？”孟小冬叹口气，无奈地翻翻眼皮，“我正在试。本来我就准备明天去参加你堂姐的婚礼。”“跟李木鱼？”齐薇一听，立马兴奋上了，或者说八卦更合适。“嗯。”孟小冬回了一下头，只见那厮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杂志。“在哪儿？”“市中的米兰店。”“出手挺大方啊。”“我又不认识你堂姐，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我认识不就行了！晚上我去你家给你讲讲具体的程序，婚礼差不多都是那么回事。”“这样啊……”孟小冬犹豫了一会儿，“那也行，不过晚上还是我去你那儿好了。”“怎么了？听说那个表妹暂时住在你家？”“二哥告诉你的？”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3）

“嗯，昨天听他提了几句。”“他这两天都在忙什么呢？”“谁知道，反正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公司，昨天下午开会还迟到了，一副没睡醒的惨样儿。有空你也劝劝他，好歹给公司的新进设计师树立点健康的榜样，别一个个都学他，把风流当个性，把女人当消遣，多影响形象！不说他了，晚上我去接你，到楼下给你打电话。”孟小冬嗯了一声，若有所思地挂断电话。握着手机琢磨了一会儿，转身走到李木鱼身边，“明天我要去给齐贝当伴娘。”李木鱼放下手中的杂志，有点意外，“怎么回事？”孟小冬简单解释了事情经过，他静静听完，没说什么，接过老板娘递来的鞋放在她脚边，“试试这双。”礼服很贴身，弯腰很困难。老板娘招手，店员立刻迎上来。还未走近，李木鱼已弯腰蹲在她面前。孟小冬见状，立马脸红，连忙摆手，“那个，不用麻烦，我自己来就行……”“坐好，当心把礼服撑破。”孟小冬被他噎得差点背过气儿去，缓缓坐直身子，“我有那么胖吗？”李木鱼笑笑，没回她的话。他嘴巴虽然毒，换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脚踝被他轻轻握住时，孟小冬坦率地承认，她心跳加速了，脸呼呼冒热气了，脑子不太听使唤了……当然，万幸的是，这些不良症状，并未维持太久。冲动，一定是冲动！冲动是魔鬼，对，是魔鬼！“挺合适的。不过我要当伴娘，衣着就不用跟你刻意搭配，所以你就别破费了，我穿自己的衣服去就好。”“因公外出，你可以当成是工作服。”“……”

第十二章豪华工作服（14）

从米兰店出来，李木鱼说李默下午跟同学出去游泳，不用过去了，弄得孟小冬挺不好意思——这老师当得也太轻松了。李木鱼问她等下要去哪儿，她想了想，说随便溜达溜达，让他先走。李木鱼想了想，把装礼服的袋子递给她，没多说，径自开车离去。临近中午，车多人多太阳毒。孟小冬漫无目的地沿着人行道逛荡了十几分钟，不想回家，又想不出能去哪儿。脸被晒得直发烫，身上黏糊糊的，腿也好似灌了铅。不远处，地铁站入口，涌动的人潮让人看着就烦躁。马路对面是肯德基，十一点，差不多到午饭时间了。站在路边挣扎了一会儿，小冬咬咬牙，决定浪费一把。排了十几分钟的队，端着托盘在窗边角落处找个位子坐下。几口可乐下肚，舒爽多了。正值放假，来这里的大多是两两成双，三五成群的学生，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回想起在Ｂ市上大学那会儿，因为家都不在本地，每逢周末，她跟齐薇两人喜欢坐着地铁，大街小巷的，到处吃到处逛。每逢五一国庆长周末，二哥总会拎着旅行袋准时出现在校园里，迷倒大票女生后，笑眯眯地向她晃着手中的机票。大学四年，二哥带她玩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细想起来，那时候日子过得真是无忧无虑。可惜，身在其中时，她却从未想过好好珍惜。她时常把自己沉浸在对过往的追忆中，一次次拒绝男生的追求，似乎这样做，便能坚守住对心底那份少女情怀的忠贞。现在想来，实在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象牙塔里的人，很难先知先觉地感受到迈出校园后社会给予的重压。若是早有体悟，想必每个人都会出于珍惜，为这一生一次的四年大学生活留下更多值得回忆的色彩，而不仅仅是在空虚无聊的感叹中恣意玩乐。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1）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这种恋，也许可以理解为历经时间洗练的亲情累积。这种恋，与爱情，存在于两个完全不可能相交的并行空间。餐盘里，汉堡薯条一扫而光。肚子胀胀的，需要清理一下。洗手间没人，关上门，世界顿时安静。小小的隔间儿，上方正是冷气出口。舒服地坐在马桶上，孟小冬突然想起，该给二哥打个电话。从包里掏出手机，按下那串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响了好一会儿，她等得都有点不耐烦了。就在她准备按掉改发短信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很——嗯，很销魂的声音，“Hello，冬冬！”鸡皮疙瘩光速崛起，孟小冬郁闷得直想哭——这个魔王怎么回来了……“冬冬？喂喂喂，冬冬？呼叫冬冬，收到请回答。”“行了行了，耳朵快聋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二哥跟你在一起？”“昨天刚下飞机，我要给你打电话，小少不让，说你最近在恋爱，不许我去横刀夺爱。冬冬，你真坠入爱河了？还是小少为了棒打我们这对苦命鸳鸯而捏造出的阴谋诡计？快说快说！”横刀夺爱？棒打鸳鸯？“……中文还没说利索，别学人乱用成语！”“冬冬啊，晚上一起吃个饭好不好？”“不好，忙得很，没空儿。二哥呢？”“他啊，正在洗手间吐，不太方便接电话。”“吐？”孟小冬顿时有点紧张。“没什么，喝多了。我看他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你们现在在哪儿？”“在我……喂喂喂，你干吗抢走手机，我还没说……”话音未落，二哥的声音遥遥响起，“谁让你随便接我的电话？”“你阻断我跟冬冬honey的联系，不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自力更生照样能搞定。电话给我，我正在约冬冬吃饭！”“滚。”“嘿嘿，小少，莫非你害怕冬冬拜倒在我的西装裤下，从你身边飞走？”二哥没说话，只听电话里丁零当啷一阵乱响……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2）

接着，巨大的摔门声入耳。余音散尽，二哥的声音真切起来，“找我有事？”孟小冬没好气儿地回他，“没事难道不能找你？”“在哪儿？木头家？”“没，在肯德基的厕所。”孙少晏愣了一下，随即笑开，“坐在马桶上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小琴天天追在屁股后面问。”“我跟齐薇说了，后天她就搬走。”“二哥，以后表妹跟你在一个公司，你总这么躲着她也不是个事。”孙少晏沉默了一会儿，语气转淡，“就算没有血缘关系，她在我眼里，除了表妹这个称呼外，什么都不是。我没躲她，最近公司很忙。”“忙工作还是忙喝酒？现在才几点，你就喝到对着马桶吐的地步？”孟小冬觉得他最近实在是离谱，简直是把自己的身体往死里糟践。“没吐，去趟洗手间而已，不要听马汀胡扯。”“得了吧，你听听你自己现在的动静儿，有气无力软了吧唧，没吐才见鬼。”“怎么想起一个人跑到肯德基？”孙少晏转移话题。“李木鱼给我放假了。”“傻样儿。这两天被刘小琴折腾得够呛吧？”“还行，我不跟她一般见识。从小到大我俩都这样儿，习惯了。”“明天齐贝的婚礼，李木鱼带你一起去？”“嗯，本来是，可刚才薇姐来电话，让我救场，代替她去当伴娘。”“伴娘？”孙少晏的口气有点古怪。“怎么了？”“没什么。礼服她帮你准备？”“不是，是李木鱼准备的，豪华工作服。”电话那头儿，半天没声音。“二哥？”“齐薇有没有告诉你伴郎是谁？”“没。谁？”“展阳阳。”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3）

凌晨五点，二哥的一通电话，让孟小冬揉着眼睛哈欠连天地拎着礼服袋子磨蹭下楼。天刚蒙蒙亮，阴沉沉的，闷热难耐，丝毫感觉不到清晨的凉爽。坐进车里，一看二哥的样子就知道他昨晚肯定没睡。几天不见，他下巴尖得都能凿墙了。没睡醒，脑子一团糨糊。她懒得开口，二哥也没什么兴致，两人一路晃晃悠悠地开到二哥家。本来说好薇姐一早过来接她，顺便帮她弄弄头发化化妆的，结果二哥刚才在电话里说薇姐凌晨四点不到，就被她妈拎去邻市的金光寺烧香礼佛了。想都不用想，老太太这是变着法儿找借口阻止薇姐参加齐贝的婚礼呢，看起来这两家的矛盾是够深的。一进门，孟小冬直奔沙发。软软的垫子，整个人都陷进去，真是睡回笼觉的最佳场所。孙少晏走到她身边坐下，让她枕在自己腿上。这下子，睡得更舒服了。淡淡的古龙香水混着烟草的味道，像空气般熟悉。眼皮越来越沉，空调有点冷，她下意识地缩起身子。二哥动了动，下一秒，薄毯加身，睡觉的环境顿时完美起来。混混沌沌中，一道模糊的人影在眼前飘来飘去，耳边嗡嗡直响。表姐……恋兄情结……恋兄情结……恋兄情结，恋兄情结，恋兄情结，你有恋……恋个P恋！抓狂中，孟小冬腾地坐起身，眼睛还未来得及张开，便觉额头一阵剧痛。“哎哟”一声刚出口，就听二哥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小冬，睡糊涂了？脑门儿PK下巴，两败俱伤。”接着，温热的手掌覆上额头，轻轻揉着她刚才撞到的地方。原来是做梦。彻底清醒，抬头，见二哥正哭笑不得地用另一只手揉着自己的下巴。他的眼睛亮亮的，衬着憔悴的面色，分外醒目。“没事吧？”她拉下二哥的手，甩甩头。撞得晕晕乎乎的，眼前有点金星直冒的意思。“做梦了？”“噩梦。”“干什么坏事了，嗯？”毯子滑落，孙少晏拿起遥控器关掉空调。“意外，纯属意外！我能干什么坏事啊。”孟小冬盘腿坐在他身边，眼神四处乱飞，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慌乱。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4）

这些日子被表妹折腾得有点反常，竟会梦到她阴魂不散地在自己耳边嚎什么“恋兄”！荒谬啊荒谬！“去洗个脸，我帮你收拾收拾。时间差不多了。”孟小冬嗯了一声跳下沙发，拖鞋都没顾上穿，就赤着脚大步流星地直奔洗手间。其仓皇程度，媲美过街之鼠。孙少晏点了根烟，默默坐在沙发上，嘴角挂着一抹笑，极淡，极飘忽。眼神黯去，不复刚才的灼灼耀人。唇色更浅，肤色更白，映着灯光，血管几欲可辨。安静的客厅，只有滴答滴答的钟摆响声。巨大的落地窗外，厚厚的阴云遮蔽了天空，透不进一丝曙光。洗手间里，孟小冬磨磨蹭蹭地拧开水龙头。盛夏，凉水浇在脸上感受不到丝毫冰爽，湿答答的，渗进毛孔，好似汗液回流，闷得让人心烦。刚才的梦境打乱了她心跳的节奏，惶然间，她努力回想，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二哥的存在变成了习惯？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存在脑海中的记忆片断，反复回放，每一段，都毫无例外地闪出二哥的身影。就算他在意大利马兰欧尼学院修硕士的那两年，MSN上，每天也总会出现他的身影。两年，二哥游遍欧洲。两年，她随着几千张风景照一起，足不出户地，跟二哥一起游遍了欧洲。可惜，那时候她最期待的，却是每天的语文课。表妹的话，再次响起。恋兄吗？她摇头。这种恋，也许可以理解为历经时间洗练的亲情累积。这种恋，与爱情，存在于两个完全不可能相交的并行空间。如果哪天二哥玩累了，安下心来找个女人步入婚姻殿堂，她想，自己一定会笑着送出白头偕老的祝福，一定会。失落吗？对着镜子，她问自己。咚咚咚……“小冬，开门。二十五分钟，不管多大的脸也该洗完了。”二哥的工作室里，整面墙的镜子前，孟小冬坐在转椅上，乖乖听候他摆布。期间，齐薇给她来了条短信——冬子，别怪我！姐姐我也郁闷啊。老太太放话了，今天我要是不陪她去念经拜佛，她的心脏病铁定得发作。你别笑，她老人家就有这本事，发起飙来肯定能把自己干到医院去。婚礼的程序昨晚我都跟你说了，你就跟

着新郎新娘溜达溜达就行了，啥也不用说。其他的事我全交代给孙美人了，有他在，你什么也甭操心。行了，不说了，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5）

白色及膝小礼服，露肩设计，流光萦绕的水钻肩带环过脖颈，锁骨的性感，淋漓尽展。脚下是三分跟的银色凉鞋，精巧的系带绕过脚踝圈圈缠绕，与水钻肩带遥相呼应，简约清爽，不失隆重却又不显锋芒。妆容淡雅，弧度柔和的卷翘睫毛，淡色腮红粉色唇彩，配上精心打理的微卷长发……二哥修长漂亮的手指，似童话中神奇的魔棒，时光倒转，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像个公主。合理的自恋，有益身心。“这是木头挑的衣服？”孙少晏坐在高脚椅上盯着镜子里的她，神色淡漠。“嗯。”沉默了一会儿。“挺有眼光。”嗯？“难得啊，”孟小冬转过身，笑眯眯地望着他，“二哥，我可很少听你称赞别人挑衣服的品味。我以为这是你们做设计师的特有的职业优越感呢。”孙少晏站起身，揉揉肩膀，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间差不多了，我去换衣服。”“你也去？”“嗯。”“你今天不是要面试公司新进的模特儿吗？”“记得还挺清楚。”他笑笑，“马汀调回来出任公司亚洲大区的总裁。设计师出身的他，做这点事，绰绰有余。”“啊！他不是一直负责你们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吗？”“以后要接他爹的班儿，这是必须的历练。”七点钟。一切就绪。出发前，在地下停车场碰到了公寓的保安。孟小冬见过他很多次，这人非常敬业，几乎每次来都能看到他拎着警棍四处溜达的身影。“孙先生，早啊。”“早。”孙少晏冲他点点头，牵着孟小冬的手从他身边擦过。本来一切正常，谁知……洪亮的大嗓门儿响起，“孙先生，祝你们百年好合啊！”两人的步子齐齐僵住。孟小冬抬头看看孙少晏，只见他眼睛眯起，竟然在笑……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6）

“二哥！”孟小冬无奈，刻意加重了声音，成功地把保安大哥炸回原地，“二哥？”孙少晏不语，只是牵着她的手，笑得好不得意。孟小冬拼命想甩开他的手，努力，再努力，仍然未果。“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你们手牵手，又穿得这么正式，还以为二位也准备赶今天这个十年不遇的吉日去注册结婚呢。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这张嘴……”“十年不遇的吉日？”孙少晏突然插话。“没错，光咱楼里就有两对儿准备今天去登记。我大姨子的外甥还赶在今天办婚礼，中午我请了个假要去喝喜酒。”保安大哥一边说，眼珠子一边在他俩身上来回打量，神色颇为狐疑。孟小冬一听，立马顺竿儿接话，“我们也正准备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他是我二哥，你误会了。”“啊！你看看这事给闹的，一顺嘴弄出这么大个笑话。孙先生，实在是对不起。”保安大哥连声道歉。孙少晏没说什么，拉着孟小冬的手再次从他身边擦过，徒留他满腹的困惑在心间。“二哥，我来你这儿这么多次，他难道不知道我是你妹？”“你觉得呢？难道我看到他，还得拉着你过去介绍介绍——你好，这是我妹？”“切！”孟小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不跟他一般见识。车子缓缓驶出地下车库，经过大门时，小冬眼角余光随便一瞥，竟然看到刚才的保安大哥此刻正站在门口跟身旁的年轻保安眉飞色舞地窃窃私语！她回头目测了一下距离，这神出鬼没的速度，难道是乾坤大挪移？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齐贝住的公寓区。孟小冬微感诧异，“二哥，新娘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娘家等着吗？”孙少晏把车停在一排有特殊标志的停车位前，“省委大院儿，不方便。”“省委大院儿？”二哥这么一说，她倒是想起昨晚薇姐好像跟她提过，薇姐的大伯，也就是齐贝的父亲，正是去年刚退下来的省委副书记齐长河。“时间有点早，你八点钟再上去吧。十二楼A座，中午我在酒店等你。”“你不上去啊……”孟小冬一听，顿觉忐忑。“不用担心。旁边那辆车是叶南的，她应该也在上面，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叶南也来参

加齐贝的婚礼？”“嗯。”“你跟她很熟？”除了那次撞车，二哥跟她好像没有太多往来。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7）

“那晚在西餐厅碰到后，第二天她打电话约我一起吃午餐来着。”“她找你干吗？”孟小冬很困惑。“向我求证，齐薇是不是正在跟展阳阳交往。”“这跟她有什么关系？”下意识地，孟小冬从心底对叶南生出些敌意。“别紧张，她对展阳阳毫无那方面的意思。”“很明显，展阳阳对她很有那方面的意思。”“暗恋罢了，她儿子都快六岁了。”果然，是那对可爱的双胞胎。“那展阳阳对她这么有企图，她老公也不管管？”“她没戴结婚戒指，也没提过她老公。本来她打算直接去找齐薇，又觉得太冒昧，所以先从我这儿打听打听。”“结论呢？”孟小冬急问。“结论？没什么结论，随便聊聊而已。”“既然不喜欢，她为什么对展阳阳那么好？”孙少晏想了想，话题突然一转，“我对你好不好？”“嗯？”孟小冬冷不丁儿被他问住，顿了顿，点头，“挺好的。”“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嗯？”孙少晏的嘴角隐隐浮起一抹浅淡的笑意，双手却不知不觉地收紧。谁知，孟小冬答得极快，几乎毫不犹豫就脱口而出，“废话！你是我哥！”笑意尚未散开，便齐齐僵在嘴角。孙少晏声音不高，尾调下沉，幽幽地一字一字地说道：“回答得真干脆。所以说，对一个人好，可以有很多原因。”一片乌云飘过，遮住天边刚刚露头的朝阳，车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下来。不知怎的，听完这话，孟小冬心里竟沮丧莫名。有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二哥，这些年你对我的好，一切，只因我们是兄妹？”孙少晏望着她，眼神很清澈，清澈得空无一物，只余瞳仁中那抹孤零零的倒影……她的倒影。孟小冬垂下头，不看他。刚才的话，好似湖面的清风，吹散了平静，涟漪久久难平。又是半晌的沉默。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8）

“二哥？”她很想听到他的答案，车里不热，手心却泛起湿湿的汗意。孙少晏缓缓收回视线，转头将目光投向窗外。云淡风轻的话语，飘絮般轻柔，“没错。一切，只因我们是兄妹。”十年一遇的大吉日，天公却不作美。轰隆隆的闷雷，一波接一波地在天边炸开。很快，哗啦啦的急雨倾盆而泻。天气预报说，今天晴转多云。齐贝在里面化妆，喜气洋洋的客厅里，孟小冬和叶南面对面地坐着闲聊。叶南是个极随和的人，渐渐地，小冬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心情也随着轻松起来。得知小冬是初中老师后，话题便转到了孩子身上。叶南说，她的两个儿子，哥哥叫大宝，弟弟叫小贝，合称宝贝。很俗气的名字，是她取的。说这话时，她眼睛亮亮的，眉梢间飞扬着不加掩饰的幸福。孟小冬有些羡慕，羡慕她的潇洒，羡慕她身上那股历经岁月洗练而沉淀下的波澜不惊。这样的女人，很容易让人为之心动。她越发好奇，这对双胞胎的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男人，能让叶南为他如此倾心。愉快的交谈，时间过得飞快。九点十八分，吉时到。门铃一秒不差地响起。新娘静坐床边，娘子军齐齐杀到门口。叶南透过猫眼儿往外看，嘴角升起一抹浓浓的笑意。打开锁扣，拉开一道缝儿，“许远周，你们这一色的黑西装打扮，是准备接亲还是抢亲？”门外众男哈哈大笑，齐声高呼：“抢！”“抢？没门！”门内众女“义愤填膺”。叶南代表发言，“听见了？若是红包不够大，这门恐怕是开不了的。先把红包塞进来我们点点。”那是……展阳阳？人群中走出来的身影令孟小冬诧异非常。他那满头卷毛打理得服服帖帖，身着笔挺的修身西装，内配白色立领衬衫，扣子开着，没系领带。若不是那排碍眼的耳钉暴露了身份，孟小冬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去法国餐厅吃饭都穿T恤牛仔的嚣张男。以前，她只知道化妆是恐龙变美女的秘密武器，今天，展阳阳让她又长了点见识，原来西装是痞子变绅士的制胜法宝！难怪现在

的港片里，黑社会一概改穿西装打领带了，看来依据的也是这个道理。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9）

只见他悠闲地踱到门边，得意地晃着手中的红色信封。叶南伸手去拿，他后退，叶南再伸手，他再后退，就是不给。孟小冬揉揉眼，视线越过叶南的肩膀，仔细确认。那张脸，的确是展阳阳没错，可脸上那恶作剧得逞般的灿烂笑意，着实让她惊掉了眼珠子。这人难道会变脸？“小样儿，我还收拾不了你？”叶南笑骂，随手把门缝稍稍拉大……孟小冬只觉眼前一花，接着，就听咚的一声，房门再度紧闭，红包已出现在叶南手中。极短的安静后，屋里屋外，笑声哄然而起。整个接亲过程，总体而言，是顺利而圆满的。二哥设计的婚纱被众人交口称赞，孟小冬喜滋滋地听着，心里颇为自豪。叶南拉着她的手向众人介绍，“美丽的伴娘孟小冬，大设计师孙少晏的妹妹。”许远周礼貌地跟她握手，“由孟小姐来做伴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孙先生设计的这套婚纱，定会成为今天婚礼上最亮丽的风景。”孟小冬笑着道谢。叶南接言道：“许远周，婚纱最亮丽，那你老婆呢？”众人哈哈大笑，只见许远周深情款款地揽过齐贝，眼神里满是温柔，“风景是绿叶，齐贝才是那万绿丛中一朵娇艳的大红花。”此言一出，连齐妈妈都笑弯了腰。仪式过后，热热闹闹的接亲之旅完美落幕。照风俗，新郎要将新娘抱下楼。坐电梯，那不叫下楼。十二层，对新郎绝对是个考验。孟小冬暗自咂舌。摄像机开道，许远周轻而易举地抱起了齐贝。一行人尾随其后，熙熙攘攘地拐进楼梯间。下到六层，孟小冬已有点气喘吁吁。说起来，木鱼兄实在是英明，若是穿上那双跟礼服配套的尖细高跟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还好吧？”叶南一直走在她身边，见她脚步放缓，关切地询问。孟小冬摇摇头，“没事，幸好鞋跟儿不高。”“婚礼是件苦差事。”“这种苦，每个女人都乐在其中。”叶南笑笑，没说话。楼下，雨非但未停，反而更大了。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10）

六辆同款式的奥迪A8整齐地在楼前停成一排。新郎新娘一辆，伴郎伴娘一辆，其他人分坐余下的四辆。司机撑着伞，把他们一一送进车里。上车前，叶南叫住了展阳阳，“小冬跟他们不熟，她是齐薇的好友，代替齐薇来做伴娘，你今天负责全程把她照顾好。”展阳阳一听，脸色大变，“什么意思？就算她是齐薇的好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叶南笑得很随意，“上车吧，吉时不能误。”说完，冲他摆摆手，率先转身离去。车队缓缓驶出大门。没走多远，便与另一支迎亲车队擦肩而过。大雨倾盆，喜气洋洋的气氛却随处可感。十年不遇的吉日，结婚者甚众。可惜，伴郎伴娘乘坐的这辆车里，气氛却与大环境有些格格不入。上车后始终冷脸沉默的展阳阳突然开了口，“齐薇的事，是你告诉叶南的？”语气之恶劣，令孟小冬原本愉快的好心情瞬间化为泡影。“你这话什么意思？”“齐薇的事，是不是你告诉叶南的？”“什么事？她是你女朋友的事？齐薇本来就是你女朋友，就算叶南知道了又如何？”“你！”展阳阳瞪着他，脸色极沉。孟小冬毫不示弱地反瞪回去，脸色不比他好多少，“我怎么了？齐薇哪点不好，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这些事跟你毫无关系！我最讨厌在背后到处乱说话的女人！”“是吗？我更讨厌吃着碗里还惦记着锅里的滥男人！”“你说什么？”“怎么，我说错了？你自己的心思，你自己最清楚！”“我的事还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我对你的事毫无兴趣！要不是因为你是齐薇的男朋友，你这种人，我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你！”“齐薇能看上你，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你最好还是想想怎么对她更好一点吧！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通常都没有好下场！”

第十三章只因是兄妹（11）

“你咒我？”“怎么？这么快就对号入座了？”“你！”展阳阳濒临暴走，那不可一世的眼神倒激得孟小冬越战越勇，“你什么你？忠言总是逆耳的，别人说你是天才，你还真把自己当碟菜了！”“孟小冬！”“在，我耳朵不聋。”气氛异常火暴，就在这时，司机的声音悄悄插了进来，“二位，莫激动莫激动，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孟小冬脸一热，有点不好意思，冲司机歉意地笑笑，平复下刚才激动的情绪，扭头望着窗外，不再答理展阳阳。可惜，她息事宁人的良苦用心似乎完全施错了对象。“孟小冬，你以后最好不要在叶南面前再说些你不该说的话。”“你还没完了啊！”孟小冬刷地扭过头，冷冷地盯着他，强自压下的火气再度爆棚，“首先，这事不是我说的。其次，齐薇是你女朋友，这是事实。最后，我很明确地告诉你，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随便惦记别人老婆的烂男人！”司机透过观后镜，小心翼翼地偷看着后排那两道恨不得用眼神杀死对方的身影，暗自摇头。不妙不妙，大大的不妙！你说一会儿这两人要是在庆典台上干起仗来，这事可就热闹了。是谁这么有才，挑这俩人来当伴郎伴娘？纯粹添乱！这是什么情况？孟小冬盯着展阳阳，只见他半天没说话，脸色渐渐煞白。不至于吧，气成这样？她心里不免升起了一点小小的愧疚。刚才的话好像是说得重了点，可这也不能怪她，她实在是替薇姐不值！司机竖着耳朵听了半天。没动静了，终于消停了？消停就好。他长舒一口气，顺手打开了CD。欢快的音符，甜美的声音，令孟小冬的心情也随之舒缓。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不好啊不好，不好啊不好……她随着音乐，在心底反复默念。渐渐地，情绪恢复如常。外面的雨，好像也小了些。和平的世界维持了大约半首歌儿的工夫。“关掉音乐！”又来了！孟小冬觉得展阳阳这厮的情商，搞不好连十四岁的李默都不如。“你就不能消……”正待斥责，却见他额头上汗珠儿正大滴大滴地往外冒。孟小冬愣了愣，问道，“你没事吧？”“关掉音乐！”听

他的声音，低沉嘶哑，似乎在强忍痛楚。司机摇摇头，按掉了CD。车厢里一片静寂，喘息声分外清晰。“你怎么了？”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孟小冬的语气非常之心平气和。“闭嘴，别烦我！”他靠在椅背上，眉头紧皱，胸口剧烈起伏，双手不断按着太阳穴。切！孟小冬恨恨地别过头。同情心浪费在这种人身上，简直是对自己的犯罪。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李木鱼的脸，二哥的脸，在眼前交替闪过，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远，时而近。好似窗外街景，虚幻得遥不可及。雨势渐缓，隐有放晴之势。喘息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透过车窗的反射，她看到展阳阳弯腰撑在腿上，垂着头，肩膀微微颤抖。犹豫再三，她终于转过身，从包里拿出纸巾，抽出一张递给他，“擦擦汗吧，不要把衣服弄湿了。”手举了半天，那厮却动也不动，依旧维持着刚才的姿势。孟小冬哭笑不得，把纸巾塞到他手里，“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气大伤身。”那厮仍然没什么反应。此刻，孟小冬只想干一件事——拎起他的衣领，直接从窗户里扔出去！想归想，他是伴郎她是伴娘，万事最好以和为贵，坏了气氛谁也不开心。“甭生气了，刚才我的话是说得重了点。如果我道歉能让你不那么痛苦的话，我道歉好了。”终于，他缓缓抬起头，擦了擦额头的汗珠，脸色白得像鬼。此情此景，孟小冬觉得，与其把他扔出去，不如自己先跳下去更痛快。“不必道歉。我头疼，与你无关。”嗯？难得。上车以来，就属这句话还算能入耳。不过，正常人会莫名其妙头疼得如此剧烈吗？孟小冬正琢磨着要不要安慰他两句，却听他的声音再次响起在耳边，“而且，你的道歉听起来毫无诚意，我不接受。”果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啥还是改不了吃那啥！抵达酒店的那一刻，司机如释重负——总算把这两尊大神安全送到了。事实上，他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掉头直奔医院的心理准备。天公作美，下车时，雨停了。酒店门前装点得喜气洋洋，巨幅婚纱照立在门厅里，沐着雨后初晴的第一缕阳光，散出浓浓的甜蜜与温馨。下车后，孟小冬甩下展阳阳，独自跟上新郎新娘向大厅走去。透过巨大的玻璃墙，她看到二哥和李木鱼正坐在沙发上聊天，心里顿时一热，颇有点红军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光荣会师的激动与亲切。时间尚早，新郎新娘去楼上准备好的房间休息，待仪式开始时再出现，而伴娘伴郎应该跟着一起上去。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2）

走进大堂，叶南顺着孟小冬的视线看到了孙李二人，便拍拍她的肩膀，会意地笑了笑，快步走到新郎身侧，“许远周，小冬的哥哥和朋友都在，让他们在下面聊聊天，时间差不多了再上去找你们。”许远周闻言，忙说：“应该的应该的。上面的人孟小姐都不熟，在那儿肯定觉得无聊，这样安排最好。”孙少晏和李木鱼起身走过来，一番介绍过后，新郎新娘在人群的簇拥下先行离去，孟小冬长舒一口气。“谢谢你啊，叶南。”站在二哥身边，顿觉心里踏实多了。“不谢，我先上去，你们聊。”叶南笑着跟他们道别，正准备走，孟小冬突然叫住她，“对了，刚才展阳阳在车上好像不太舒服。”说话间，视线下意识地搜寻。只见他就在不远处，身边站着个陌生的男人，很高大，很稳重。“不舒服？”叶南皱眉，“头疼吗？”孟小冬忙点头，“没错儿。”叶南嗯了一声，没再多问，“你们慢聊，我先走了。”“终于，解放了……”孟小冬如释重负。李木鱼笑，“有这么痛苦？”孟小冬撇撇嘴，“一言难尽。”孙少晏晃晃手里的房卡，“上楼再说。我开了房间。”孟小冬一听，眼睛顿时亮闪闪的，“二哥，你就是那雪中送炭的活雷锋！”“傻样儿，走了。”电梯前有很多人，多半衣着正式，大概是新人的亲戚朋友之类。等待的间隙，孙少晏手机响了，他盯着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皱皱眉，走到一旁接听。电梯到时，他仍在通话中。孟小冬冲他挥挥手，他点头，示意他俩先上去。电梯里人满为患，孟小冬被挤到最里面的角落。李木鱼站在她身前，自然而然地替她挡开那些无意的摩擦碰撞，小小角落顿时成了很安稳的空间。他不抽烟，身上的味道很清爽。不是古龙香水，更像是沐浴后留下的自然清香。第一次认真打量他的背影，孟小冬发现，他的肩膀很宽，很结实。肌肉贴骨的那种精瘦，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房间在十九层，电梯走走停停，余下的人越来越少。十六层后，所有闲杂人等彻底走光，呼吸一下子顺畅起来。李木鱼让出位置，两人面对面站着，眼对眼望着，气氛有点怪。叮咚——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3）

十九层到。豪华舒适的套房，软软的米色地毯，赤脚踩在上面的感觉，有着难以形容的美妙。李木鱼脱掉西装外套随手丢在沙发上，从冰箱里拿出两罐果汁，把苹果口味的递给她。孟小冬接过，顾不上斯文，咕咚咕咚就往肚里灌。吵架也是个体力活儿，刚才跟展阳阳吵得口干舌燥。喝得正欢，手里倏然一空，饮料罐不翼而飞……“冰的东西，不要这么牛饮。”“我渴。”“一会儿再喝。”孟小冬悻悻地转身走进客厅，坐在落地窗前的弧形观景台上，俯视窗外风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其实不好，缺乏真实感。“谁惹你了？”李木鱼悠闲地靠在窗边，慢条斯理地喝着果汁。“嗯？”孟小冬收回视线，不解地望着他。“你从车上下来时，脸上的表情很凶狠。”孟小冬愣了愣，扑哧一笑，“得了吧，哪有那么夸张。最多也就是愤怒！”“展阳阳怎么招你了？”“没什么，有点误会。我就是看不惯他那鼻孔朝天的态度。”“他不是个坏人。”“你跟他很熟？”“不熟，我认识他姐夫。”“算了，他的事我没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他的别人倒也无从干涉。”李木鱼点头，若有所思地盯着她出神。“对了，有件事我得谢谢你。”孟小冬望着被自己脱下来丢在地毯上的凉鞋，突然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十二层。“嗯？”李木鱼挑挑眉。“幸亏你让我换了双矮跟儿的鞋，否则，我今天恐怕就交待在齐贝公寓那七拐八弯的十二层楼梯上了。”李木鱼嘴角扬起，笑意朗朗，“以前没做过伴娘？”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4）

“没有。参加过几次婚礼，就是去送个红包吃个饭那种。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风俗。”“什么都不知道就随便答应。送你四个字儿……”“什么？洗耳恭听中。”“自讨苦吃。”“得了吧，我这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说得还挺壮烈。来，那让我先插你两刀。” 李木鱼的语调中透着难得的轻松。孟小冬哈哈大笑，连连摇头，“你那是谋杀。”“你不是挺仗义？” “那也得分谁。齐薇可是我好姐妹，那感情一般人可比不了。”“若是少晏呢？”“嗯？”孟小冬被他问得有点蒙。“要是少晏要插你两刀，你会怎样？”沉默。再沉默。依旧沉默。“很难回答？”李木鱼走到沙发边坐下，遥遥望着她，语气不冷不热。孟小冬有些恍惚，清晨那被她刻意避过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飞快跳出，清晰得好似就在眼前。一切，只因我们是兄妹……她不知道李木鱼为何突然如此发问。她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心里只剩慌乱与不安。就这么僵着，僵着，直到房门打开。远远地，宽敞客厅的另一端，二哥走进来。孟小冬双手抱膝而坐，视线飘忽，定不住焦点。李木鱼的脸，二哥的脸，在眼前交替闪过，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远，时而近。好似窗外街景，虚幻得遥不可及。“木头，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想问你。”孟小冬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房门打开又关上，空荡荡的房间里，只余她一人。李木鱼的话，似乎触动了她心底某处刻意忽视的角落。其实他的问题不难回答，可不知为何，面对他炯炯逼人的目光，她竟不知该如何张口。心虚吗？毫无来由。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5）

一门之隔，走廊上，却是另一番光景。“木头，许远周你熟不熟？”“还可以。怎么？”“今天在酒店帮他张罗婚礼现场的，都是他公司的员工？”“差不多。”“你听没听过一个叫林西北的？”“林西北？”李木鱼想了想，“有点印象，好像是许远周的得力助手，远洋集团的副总经理，婚礼现场应该是由他负责。”孙少晏沉着脸，眼神极冷。“你打听他干什么？”“没什么，随便问问。”李木鱼微微皱眉，没再追问。“小冬没事吧？展阳阳在车上跟她说什么了？”“没什么，大概互相看不惯。”孙少晏点点头，脸色稍稍缓和了些，“进去吧，不要跟小冬提起我刚才问你的事。”“这件事跟小冬有关？”李木鱼站在原地，淡淡地问。孙少晏步子顿了顿，背对他，摇摇头。李木鱼望着他的背影，缓缓地道：“少晏，你难道不觉得自己现在很矛盾？这种矛盾，对你，对小冬，都不是好事。”房间里的气氛不太和谐。二哥在闭目养神，李木鱼在看报纸。进门足足十分钟有余，谁也不说话。孟小冬有点郁闷，清清嗓子，打破了沉默，“外面，出太阳了。”……“这个话题起得不错。”李木鱼笑笑，盯着报纸，头也不抬地说。二哥那边终于也有了点反应，“小冬，等一会儿新郎新娘敬酒，你就不用跟着一起了。跟我出去一趟。”孟小冬微微一愣，“不好吧。薇姐说新郎新娘敬酒的时候，伴郎伴娘要负责在后面倒酒。”她记得以前参加同学婚礼时，程序好像也是这样。“我有事带你去办。”“什么事？”孟小冬扯扯裙角，走到沙发上坐下，“中途离场不礼貌。”“少晏，这不像你的作风。”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6）

嗯？孟小冬不解。李木鱼似乎话里有话。二哥看起来有点烦躁，抽出根烟，想了想，没点。她突然想起李木鱼有哮喘，闻到烟味儿肯定不舒服。气氛又僵了下来。孟小冬频频看表，热切期待指针赶快跳到十一。十年不遇的大吉日，喜气洋洋的日子，自己却一点儿喜气也没沾上。滴答滴答的声音响个不停，漫长的安静，时间才过去五分钟。“二哥，要不你进屋睡会儿？等仪式完了我上来叫你，到时候再跟你去办事。”孙少晏揉揉额头，“我去洗个脸。”客厅里只剩他们俩人。孟小冬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刚才二哥神神秘秘地叫你出去，发生什么事了？”李木鱼没有立刻回答，孟小冬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她的直觉，向来是好的不灵坏的灵。果然……“林西北，你认识吗？”孟小冬脸色变了变，还算镇定，“你怎么知道他？”李木鱼望了一眼洗手间紧闭的房门，还是那不温不火的腔调，“你认识他？”孟小冬点点头，强自压下心头的慌乱，“他是我高中老师。”李木鱼胳膊支着扶手，若有所思。片刻后，“他是今天这场婚礼的总策划，等一下在婚礼现场，你会见到他。”孟小冬一下子明白了二哥的反常。她的第一反应是，还是跟二哥出去“办事”比较好。“上次跟少晏在医院起冲突的，也是他。”孟小冬咬着嘴唇，手紧紧攥着礼服的褶皱花边，“你想说什么？”“你看起来很紧张。”李木鱼直言不讳。孟小冬语塞，手攥得更紧。李木鱼微微皱眉，“再攥，这件衣服就报废了。”孟小冬一惊，下意识地松了手。她的思维完全乱了步调，时间流逝的速度，似乎也一下子快了起来。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7）

“小冬，抬头。”李木鱼声音放轻，孟小冬扯扯嘴角，望着他，挤出一丝勉强的笑意。“不管你跟他过去发生过什么，一会儿看到他，记得要微笑，自然地微笑。不要像现在，很僵硬，很难看。”四目相对，沉默。大概因为眼窝很深的缘故，李木鱼的眼神总让人觉得格外深邃。以前，孟小冬总觉得这种深邃很难懂，看不透，让人却步。这一刻，不知怎的，看着他的眼睛，她却觉得心安。“现在看起来好多了。”李木鱼语带戏谑。“其实没什么，他只是我一个朋友而已。”孟小冬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还算自然。“你不需要跟我解释。”“我自言自语。”“没错，这话本就应该说给你自己听。”“你……”“有机会，给我讲讲你跟他的事。”“你自己说的，我不需要向你解释这些事。”“我在帮李默收集素材。他最近不太更新那部菊花开的小说，改写浪漫爱情故事了。作为家教，你有义务跟我一起帮他收集资料。”“浪漫爱情故事？”小屁孩儿懂什么叫爱情？“没错。这方面我经验不足。”“你可真谦虚。”孟小冬嗤之以鼻。“如果从我身上找经验，那很可能写成一部花痴养成手册。”李木鱼说这话时，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孟小冬很无语，抖掉身上的鸡皮疙瘩，“其实也不错，让李默写出来警示后人——看人不能只看脸，内心纯洁最重要！二哥，你洗完脸了吗？真慢。”“聊什么呢？”孙少晏穿过客厅走到吧台边，坐在高脚椅上，远远地望着他俩。“给李默的小说找素材呢。李木鱼准备牺牲自己成全他儿子的写作事业，书名都想好了。”孙少晏笑笑，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细细长长的红酒。打开塞子，暗红色的液体顺着杯壁缓缓滑落。很艳丽的颜色，有点刺眼。“二哥，你晚上不睡觉，白天不吃饭，天天喝酒过日子？”孟小冬噔噔噔跑过去，一把夺下他手里的高脚杯。“我很困。”“喝了就更困了。”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8）

“我越喝酒越精神。”“别跟我扯。”“书名叫什么？”“嗯？”“木头准备牺牲自己成全李默的那本书。”孟小冬扑哧一笑，“花痴养成手册！”“用词挺时髦。”“时间差不多了。”李木鱼的声音。孟小冬看看表，差五分十一点，“嗯，那我去齐贝那儿了。二哥，你不许再喝酒。”孙少晏随手帮她理了理稍显凌乱的发梢儿，“去吧，记得，微笑。”“二哥，你都听见了？”孟小冬顿住脚，扭过头，声音压得很低。孙少晏不置可否，只是说：“记住木头的话。”门咔嚓一声合上了，孟小冬离开。孙少晏端起高脚杯，对着吧台的灯影轻轻晃动。苍白的脸，暗红的酒，似雪与火的较量，雪未融，火已熄。“你告诉小冬了？”“有备而战远胜于措手不及。”孙少晏笑笑，沉默。“师生恋？”“过去的事了，不必再提。”“林西北跟他老婆分居半年多了。”孙少晏脸色变了变，“你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小冬，大家连朋友都没得做。”沉默。李木鱼起身走过去，坐在吧台边，倒酒。两个人面对面，举杯，相碰，却谁也没喝。“少晏，小冬没有你想象的脆弱，过度保护只会带给她更多困扰。”“木头，如果你对小冬有好感，最好积极点儿，不要等她主动迈出第一步，那不可能。”“小冬确实是个好女人，我很欣赏她的善良开朗。”“最重要的一点儿你忘了。”“没错，她跟李默也相处得不错。”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9）

“你记住，我把小冬介绍给你，出发点不是为了让她去给人当后妈。”“这一点我却必须考虑。”“我怀疑你的动机。”“小冬的幸福是她自己的选择，你的干涉只会让她走更多的弯路。”“你想说什么？”“你自己很清楚。”“林西北为什么跟她老婆分居？”“我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他老婆似乎不能生育。”……酒瓶空空如也。两个人走进宴会厅时，仪式已经开始了。庆典台上，司仪声情并茂。仪式很简单，进行得很快，并没有想象中的闹腾。除了新郎新娘交换戒指的程序外，伴郎伴娘在台上就是个摆设。孟小冬和展阳阳站得很近，只有半步之隔，但谁也不答理谁。台下没有林西北的影子，这让孟小冬悄悄松了口气，心里偷偷祈祷，最好不要碰到。于尴尬的情形下保持自然无瑕的微笑，这是个高难度的挑战。身边，展阳阳始终面无表情。这点她倒是能理解，他的脸色看起来还是很差，面无表情大概是头疼的缘故，他应该不至于在这种场合故意耍酷。刚才到齐贝那儿时，展阳阳不在，齐贝说他在另外的房间休息。跟齐贝闲聊了一会儿，她无意间了解到一件事。她记得当时叶南也在，齐贝对二哥设计的婚纱极满意，拉着叶南难掩欣喜地道：“等你结婚时，也让孙少为你量身打造一套。”叶南当时的表情很难形容，那种染着寂寞的柔和笑意，她印象深刻。“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司仪洪亮的声音召回了孟小冬神游在外的思绪。上前一步，站在齐贝身侧，她打开了手里早已准备好的精巧首饰盒。映着灯光，钻石灼灼闪耀。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0）

很大一颗，不知能有几克拉。新郎新娘亲手为对方戴上了象征恒久爱情的钻戒。台下掌声如雷，展阳阳不可抑制地皱起眉。齐贝注意到了，关切地望着他。他轻轻摇头，示意自己没事。仪式继续。“奏《结婚进行曲》！全场举杯，共祝新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激昂的声音震得孟小冬的耳朵嗡嗡作响，下意识地侧头，先入眼的，是展阳阳毫无血色的双唇。“你没事吧？”她忍不住问。这时候，钢琴声响起，气氛炒到了最高点。有人走上台，端着四杯酒一一递给他们。伴随着现场弹奏的《结婚进行曲》，数百人齐齐举杯贺新人。孟小冬仰头正要喝，手腕倏然一紧，被人握住，很凉。侧头，耳边响起展阳阳的声音，“借你的胳膊用一下，不要动。”说完，他靠过来，半步的距离变成零，胳膊上渐渐感觉到他的重量。钢琴曲很欢快。新郎新娘在台上喝交杯酒，很幸福。伴郎伴娘在台上手拉手，够暧昧——在外人看来。仪式结束。新郎新娘准备下去敬酒。齐贝低声跟许远周嘀咕了几句，他听完，点点头。趁着准备酒水的工夫，齐贝转身附在她耳边悄声说：“小冬，你们不用跟着下去了。你跟阳阳绕过台子就能直接出宴会厅。阳阳不舒服，能不能麻烦你先带他上楼休息？我哥招呼完爸妈的老朋友就过去。”这时，服务员端着托盘走了过来，孟小冬能做的，只剩同意。手腕快断了，展阳阳压在她身上的重量越来越沉。也好，免得一会儿不小心碰到林西北，笑得又僵硬，又难看。离开大厅前，视线随意一瞥，孟小冬震撼地发现，刚才弹奏《结婚进行曲》的人很面熟，正靠在钢琴边冲她笑，笑得让她有点毛骨悚然。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1）

谁？李木鱼。惊悚未退，展阳阳的声音游魂似的飘进耳中，“钢琴弹得不错。很可惜，高潮部分，吵得我头最疼的时候，他竟然失手，弹错了音。”孟小冬和展阳阳回到房间。展阳阳拿起茶几上的药瓶，倒了两粒直接丢进嘴里，然后闭目养神。孟小冬摇摇头，倒了杯水递给他，“胶囊很容易黏住嗓子。”展阳阳闻言睁开眼睛，倒是挺配合，接过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个底儿朝天。没什么共同语言。两个人各忙各的。展阳阳躺在沙发上休息。孟小冬掏出手机给齐薇发短信——伴娘工作顺利完成，你什么时候回来？很快，齐薇回复——正往回走呢，老太太今天在寺里帮我问姻缘，甭提了，下下签，念叨我一路了！孟小冬笑，回复——没事，你气场强大，不信那些。齐薇回复——小样儿，这话我爱听。阳阳怎么样？穿西装是不是很帅？孟小冬抬头，展阳阳似乎睡着了，眉头有点皱，呼吸还算平稳，于是回复——在你眼里，他就算披着麻袋片儿都比别人帅，还用问我。他不大舒服，头疼得厉害。齐薇很快回复——怎么回事？又头疼了？看来展阳阳是有点问题，叶南和齐薇对他头疼的事似乎都颇有经验。她回复——不清楚，等你回来自己打电话问吧。短信刚发出去，屋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很悠扬的小提琴声。这曲子孟小冬知道，神秘园演奏的《田园》，她也收藏着这张CD。展阳阳眯着眼睛，很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孟小冬撇撇嘴。看不出这小子还挺有品位，瞧那日常装束，林肯公园之流的似乎跟他更搭一些。电话应该是薇姐打来的，她对这小子真是够上心。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是男人的通病啊……没聊几句，展阳阳便草草挂断，关了手机丢在一边，继续睡。躺了没几分钟，他突然冷不丁儿地坐了起来，把孟小冬吓了一跳，以为他诈尸呢。原本服服帖帖的卷发睡成了一团乱，西装外套躺在地上，衬衫下摆随意散着，看起来比较像她印象中那个踉人了。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2）

“孟小冬，麻烦你，倒杯水。”硬邦邦的语气，让人听着非常不爽。孟小冬没答理他，翻开本杂志专心致志地研究。“麻烦你了。”这次态度好了点，就是声音有点抖。孟小冬想了想，决定不跟他一般见识。把水递给他时，又是咕咚咕咚一气儿喝完。“还要不要？”“不要，谢谢。”出息了，知道“礼貌”二字了。“孟小冬，你是老师？”“嗯，中学老师。”“我一直想不通你跟齐薇怎么会成为好朋友。”“我也一直想不通你跟薇姐怎么会成为男女朋友。”听了这话，展阳阳竟没翻脸，眼神变得挺深沉，跟平时有点不同。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齐薇是个好女人。”“既然知道，你就应该好好珍惜！”“很多事不是自己能掌握的。”“这话没错。不过，掌握不了的事，最好自己放在心里痛苦，不要把无辜的人也拉进火坑。”展阳阳听完，依然没翻脸，嘴角扯出一抹淡淡的笑，看起来挺落寞。孟小冬非常怀疑他头疼把脑子给疼短路了。“你谈过恋爱吗？”他问。“没有。”“不可能。”“不要这么武断地下结论。”“没谈过恋爱的女人不会害怕爱情。”孟小冬愣了一会儿，摸不透他这话里的意思。“我姐夫说，李木鱼最近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女人，是你吗？”“你姐夫？”“齐贝的哥哥。”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孟小冬没接茬儿。“李木鱼对你有好感，这倒不奇怪。”

第十四章婚礼现场（13）

孟小冬被他直来直去的话语折腾得有点蒙，“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妄自猜测。我只是他儿子的暑期家教。”展阳阳挑挑眉，那股张狂的嚣张劲又现形了，“是吗？那李木鱼为什么要带你来参加齐贝的婚礼？不带儿子，带儿子的家教来？”孟小冬立马接口，“我是替薇姐来当伴娘的。”“在此之前，李木鱼不是已经请你跟他一起来参加婚礼了？”孟小冬顿时语塞，展阳阳笑得好不得意，灿烂的样子跟他苍白的脸色实在是不搭调。“说起弹钢琴，李木鱼是高手。这种曲子，他不可能会出错的。”“你有这闲心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吧！被人爱是很幸福的，不要糟蹋了薇姐对你的情意。”“我是不是该替齐薇高兴她有你这么仗义的朋友？不过，既然你觉得我跟齐薇不合适，干吗还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劝说？朋友的情谊吗？要是这样，你应该努力让齐薇把我蹬了才对。你心里不是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不能给齐薇幸福吗？齐薇的幸福重要，还是投她所好的劝说重要？嗯？孟小冬！”“你不是头疼吗？那就闭上嘴好好休息！”孟小冬有点怒了。他的直接，他的毫不掩饰，让她难以招架。展阳阳揉揉额头，声音有点郁闷，“我刚才已经忘了头疼的事，你为什么要提？这下子更疼了！水，谢谢。”孟小冬哭笑不得。起身倒水的工夫，门铃响了。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没有恋爱过的女人，不会害怕爱情。“小贝走不开，让我……小冬？”门里门外，两个人相视而立。林西北。……微笑，自然地微笑！小冬脸上的肌肉扯得有点酸。没有镜子，不知道效果如何。“小冬，你怎么在这儿？”林西北的声音温和入耳，“不要笑了。见到我这么痛苦？”看来失败了，看来这笑容依然是很僵硬，很难看。孟小冬有些泄气，打开门让他进来。“小贝让我上来看看阳阳怎么样了。”林西北冲展阳阳微笑点头，接着视线又转向小冬，“小冬，你今天很漂亮。”孟小冬扯着脸皮使劲地笑，磨磨蹭蹭地走到沙发边，把水递给展阳阳。林西北走到她身旁，望着展阳阳，关切地询问：“小贝问你要不要先走，我可以先送你回去。”展阳阳喝尽杯中水，抬头看看他，“不用。”“小贝应酬完客人就上来，应该快了。小冬，你跟我出来一下。”孟小冬有些无措，下意识地扯着裙角，心跳得乱七八糟。她觉得自己很没出息，这么半天，也没酝酿出李木鱼说的那种笑容。没有恋爱过的女人，不会害怕爱情……脑子里，突然蹦出展阳阳刚才说过的话。走廊尽头的休息区。米色布艺沙发，田园风的壁画，软软的地毯，柔和的阳光。两人面对面坐着。林西北的神色很平静，似是老友重逢，在这方安静的角落，共享午后悠闲的时光。孟小冬的神色也很平静，或者说，僵硬。虽然知道他在这里，虽然知道难免会碰到，可真正面对面时，她却悲哀地发现，那些遗忘过后的潇洒面对都是谎言。她飘忽不定的视线总会不小心掠过他从容微笑的面孔。她有些气馁，那段拼命想忘记的过去，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承担？“小冬，”林西北终于打破沉默，“看到你刚才在台上的样子，知道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2）

孟小冬木然摇头。“高二那年的新年晚会，你们班出的舞台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大巨人的故事》。”“……”没错，那是她跟班上七个体格最健壮的男生合演的爆笑剧。台上，她长发微卷，身上穿着白色及膝小礼服，也似今天这般。颠覆性的表演，博得台下如雷的掌声。当时，林西北坐在最前排，始终微笑着，温暖的眼神里，满是鼓励。若是时间定格在那时的暗恋，没有踏出大学校门后的再次相遇，那么今天的重逢，必将充满喜悦。“手术后身体恢复元气了吗？”“还好，早就没事了。”“那就好。什么时候有空儿，出来一起吃个饭。”“我最近很忙。”林西北笑，“想拒绝也不用这么干脆。”孟小冬也笑，没说话。不远处，电梯门缓缓打开，又缓缓合上。短暂沉默。林西北神色认真地望着她，缓缓地道：“小冬，有些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林西北，我什么都没想。过去就是过去，不必再提！今天见到你很高兴，我还有事，先走了。”话未说完，步子已迈开，孟小冬落荒而逃。咚的一声。脑门儿很疼，鼻子很酸，身体往后倒——跑得太急，撞到人了。她认命地等待着后脑勺儿跟地板亲密接触，一边下意识地扯住裙角。摔就摔了，不能走光。“又干什么坏事了，需要狂奔到这种速度？”嗯？腰被人结结实实地揽住，身子停在半空，后脑勺儿得救了。“李木鱼，婚礼结束了？你这英雄救美可太及时了！”听到他的声音，孟小冬顿时松了口气。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3）

李木鱼扶起她，“英雄救美？还挺自恋，硬把自己往美人堆儿里挤。”孟小冬拉开他的胳膊，理理裙子，把刚才的慌乱通通埋入心底。接着，就见李木鱼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淡声道：“你好。”孟小冬条件反射般转过头，看到林西北正面带微笑地站在她身后。李木鱼从她身边擦过，走到林西北面前。两人礼貌地握了握手，开始了套路化的寒暄。孟小冬抬起脚准备跑路，可惜，胳膊被人紧紧拉住。再度转头，李木鱼似笑非笑地望着她，微微用力，她已被拉到他身旁。“听说你以前是小冬的高中老师？”李木鱼握着她的手，很随意地道。林西北不温不火地点头，视线在他二人身上来回扫过，“说起来，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小冬大学毕业后，我们再次碰到了。那时候我已经在远周的公司，当我还在遗憾离开了讲台的时候，小冬竟然成了老师。世上的事，有时候真是说不清。”李木鱼静静地听着，余光扫过，孟小冬的脸色已经煞白一片。他几不可见地皱皱眉，揽过小冬的肩膀，视线在林西北脸上停了几秒，不疾不徐地道：“小冬，有空请你高中老师到家一块儿吃个饭。”“……”孟小冬只觉眼前一道闪电划过，惊雷劈上脑门儿，黑烟袅袅不散。慈悲的老天爷啊，难道您老人家真想玩儿死我？婚礼已过去了一周。孙少晏去了香港，出差半月。刘小琴搬进公司宿舍，正式报到上班。孟小冬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依然是白天做家教，晚上在家看看碟上上网，日子过得还算顺畅。李木鱼白天仍然不常在家，那天的惊世之语多半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没有后续，这让她轻松不少。齐薇最近比较忙，联系不多，偶尔来电话，听得出情绪不是很高，似乎有心事。前两天三姨血压高，住院打了几天点滴。二哥不在，每晚都是她过去陪床。日子晃晃悠悠地过，林西北的事慢慢地又沉入心底。只要不想起，只要不相遇，她就可以把自己伪装得很好。期间，林西北给她来过几次电话，她都没接。她告诉自己，绝不能一错再错。暂时的痛苦，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她始终

相信，遗忘，需要的只是时间。又是周末，可惜，她不放假，一大早坐着地铁准时上班。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4）

按动门铃，开门的是李木鱼——难得，他竟然在家。李默还在睡觉。李木鱼说他昨晚小说写到太晚，今天允许他睡到自然醒。孟小冬笑着点头，“这才对，当爹的偶尔也要展露点温情，不能总那么严厉。”今天天气不错。九点半，李默还没起床。李木鱼说要去超市买东西，让孟小冬跟他一起。孟小冬没意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李木鱼换好衣服，两人一起出了门。开车先绕着环城高速兜了半个多小时。孟小冬发现李木鱼其实是个外表斯文、内心狂野型选手。一路上，她的心跳随着他的车速呼呼往上飙。李木鱼跟孙少晏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穿衬衫，各种款式的衬衫。不过他看起来比较偏爱极端的色调，衬衫非黑即白。孟小冬私底下觉得，李木鱼还是穿黑衬衫更适合，纯洁的白色，实在不匹配他满腹的狡猾。混血儿似的面孔衬着黑色，更能彰显出浓厚的男人味儿。最近，孟小冬发现自己说话时用词很文艺。这不能怪她，李默跟她交流的重点从“菊花开”一下子转向“玫瑰红”，天天开口闭口地向她打听成年人的恋爱经历，时不时就会抒发一番感慨，文采飞扬，酸麻入骨。若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李木鱼和李默这对父子搭档，绝对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完美组合。一明一暗，死命地往外套情报。她的同学、朋友、亲戚的爱情罗曼史，几乎被他通通问了个遍。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孟小冬的亲身经历。好几次，孟小冬都有种冲动，想给他讲讲被自己埋在心底腐败烂掉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倾诉，是良药。只是每每话到嘴边，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车缓缓拐下高速，开上辅路。李木鱼关掉空调，打开天窗。暖洋洋的风吹进车里，带着阳光的味道。“天气真好。”孟小冬由衷地感叹。晒晒这样的阳光，连心底的霉气都会随之散尽。“会不会打网球？”李木鱼突然问。“网球？不会。”孟小冬实话实说，“我比较喜欢打羽毛球。”“羽毛球也可以。”“怎么了？”“去俱乐部运动运动。难道你没发现自己最近变胖了？”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5）

“有吗？”孟小冬很郁闷，偷偷捏捏腰间的肉。还算结实，没有游泳圈。“生命在于运动。”余光瞄到她的小动作，李木鱼笑得很开怀。“你觉得咱俩这身衣服适合去打球吗？”“打球的衣服在后备箱。”“我没带啊，穿裙子打球会走光的。”孟小冬很严肃。“你的衣服也在后备箱。”“啊？”孟小冬呆住。“上周李默去逛专卖店，买一送一，所以他顺便帮你也买了一套。要是穿着合适，记得谢谢他。”“干脆你把李默过继给我得了。”这话可不是开玩笑。李木鱼笑笑，没说话。“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孟小冬问。“九月中旬。”“真幸福。”“说起来，你是名校中文系毕业的，怎么想起去当老师？”李木鱼似漫不经心地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提到这个话题，孟小冬总是很敏感。“我想的是哪样儿的？”李木鱼不紧不慢地反问。“兴趣而已。中文系的学生，不外乎那几条出路，我觉得学校是个相对纯洁的地方。”“纯洁吗？我倒不觉得。”孟小冬叹气，“成绩直接决定奖金和提升，所以，不纯洁的事也挺多的。”“听说你大学的时候写过书？”“啊？李默把我出卖了！”她再三叮嘱，那小屁孩儿还是叛变了。“李默很喜欢你，他说跟你没代沟。”孟小冬嘿嘿一笑，“那是，我教过的学生差不多都是他这个年纪，他们的心理，我还是比较能掌握的。”“我倒觉得这跟职业无关。现在的初中老师能陪自己学生看动画片的不多，比自己的学生看得还津津有味的，那就更少了。”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6）

周末，健身俱乐部里很热闹。李木鱼是这里的会员，跟不少人相熟。女宾更衣室内，孟小冬换上了李默帮她买的运动装，非常合适，就是有点暴露。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她始终觉得别扭。短裤倒还好，这运动背心实在是太省料了，她好像看见了自己的乳沟。李默这小子长大了，铁定也是个勾引芳心无数的情种。走出更衣室，李木鱼正坐在不远处跟一个朋友闲聊。见她出来，招招手，示意她过去。孟小冬郁闷地发现，这两套运动装无论款式还是色调，都很明显是情侣装。李默这小屁孩儿一定是故意的。互相介绍、寒暄了一阵子，李木鱼跟朋友道别，带着孟小冬走进室外的塑胶场地。场地很大，东面是网球场，西面是羽毛球场，不少人在打球。两个人在场边热身，远远地，有人向他们走过来，看不清脸。“李木鱼，又是你朋友？”孟小冬摆出客套的笑容，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应酬。李木鱼未置可否，褪下手上的护腕递给她，“李默忘买了，你先用我的。”“不用，我戴不戴都行。”“你最近非常缺乏运动，安全第一。”孟小冬接过套在手腕上。护腕的大小可以调整，紧紧地扣住，上面还残留着他的体温。“这次是你朋友。”李木鱼望着渐渐走近的身影，笑言道。嗯？孟小冬诧异。她的同事不太可能具备来这里消费的水平。“冬子，你今天不是要上班吗？”清脆之音入耳，孟小冬的脸色立马放松，“是啊，老板给我放假了。”齐薇跟李木鱼打过招呼，神神秘秘地把她拉到旁边，“冬子你可以啊！我看你这老板完全有发展成老公的潜力。”孟小冬顿时大窘，连忙示意她小点声。齐薇笑得很灿烂，大力拍拍她的肩膀，眼神饱含鼓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姐姐我支持你！现成的儿子都有了，多省心！”“去去去，别跟我贫。你跟谁来的？”“我跟阳阳在那边打网球，要不我叫他过来，咱来个羽毛球混合双打？”孟小冬犹豫着，还没犹豫出结果，齐薇已经风风火火地跑了回去。“李木鱼，薇姐说叫她男朋友过来一起玩儿双打。”“没问题，把你的球拍给我。”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7）

孟小冬递给他，他拿起一卷黑色胶带在手柄上圈圈缠绕。弄完后还给她，孟小冬一试，握拍的手感果然好了许多。天气很不错，心情很不错，一切都很不错。孟小冬笑眯眯地望着他，“李木鱼，我发现你其实挺细心的。”李木鱼拿球拍拍拍她脑袋，“嗯，我发现你的神经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迟钝一点儿。”孟小冬鼓鼓嘴，“李默天天生活在你的毒牙之下，总有一天会精神崩溃！我真同情他。”阳光直射，李木鱼眯了眯眼，“崩溃？看来你是没有注意到他卧室床头挂着的墨宝。”“什么？”“他的得意之作，自己独创的草书体——与小爸斗，神清气爽，通体舒畅，其乐无穷。”孟小冬彻底无语。这时齐薇和展阳阳走过来，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又送上一副球拍。“冬子，热完身了吗？准备好了就开始。”齐薇神采飞扬，看起来精神不错，不似前几日在电话里的萎靡。孟小冬点点头，几个人一起走进场地。大汗淋漓的感觉真爽。说起来，羽毛球算是孟小冬比较拿得出手的运动项目。中场休息。战果是喜人的，李木鱼是强悍的，齐薇是郁闷的，展阳阳是无所谓的。坐在遮阳伞下，几个人大口大口地灌水。喝完水，李木鱼去洗手间，展阳阳悠闲地靠在椅子上晒太阳。“冬子，不错啊，终于找到个比较靠谱儿的发展对象。”孟小冬趴在桌子上，摆摆手，“薇姐，我的事您老就甭操心了，再这么下去你可就直追我妈了。”齐薇哈哈大笑，伸手捏捏她红扑扑的腮帮子，“刘小琴最近没去折腾你吧？”“没。对了，她在你手底下干得怎么样？”齐薇一说孟小冬才想起，最近表妹好像销声匿迹了，好几天都没听见她的动静。“工作不错，比我想象的强。站在她上司的立场，我对她的评价是：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能力还行，野心过大，不懂韬光养晦，很难在职场上有所作为。”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8）

“这么严重？”孟小冬手支下巴，郁郁地道。“冬子，你这个表妹在男女问题上可比你强悍多了。”“怎么了？你别告诉我她刚进公司就找上男朋友了！”“答对了。”“啊？”孟小冬瞪着眼珠子诧异非常。前阵子表妹不还热火朝天地张罗着要跟二哥好？“关键是，她实在挑错了对象，非常的不妙。”“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孟小冬有点紧张。表妹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她如何跟大舅交代！“孙美人肯定跟你说了马汀回来接任亚洲大区总裁的事吧？”见孟小冬点头，齐薇继续，“马汀有多花你也了解吧？”孟小冬又点头，齐薇继续，“我听秘书说，刘小琴最近跟马汀打得火热，很有可能已经睡了。”“……不至于吧。”孟小冬说得很没底气。她了解自己的表妹，她也了解马汀。说起来，这两个人碰到一块儿，基本上就是干柴与烈火的组合。“马汀对女人的新鲜劲儿很难超过一个月，要是你觉得有必要，就跟你表妹介绍介绍我们这位英俊潇洒的总裁在法国的风流情史。当然，我完全不认为刘小琴能听得进去。”“二哥也不管管？”花蝴蝶马汀，表妹可真会挑。“香港那边的产品发布会已经够他忙的了，我看孙美人对你这个表妹似乎很冷淡。再说，他自己的事估计还没折腾明白呢，哪有空儿管刘小琴。”“二哥出什么事了？”孟小冬一听，顿时紧张起来。“傻样儿！自己猜去。我要说了，孙美人肯定得找我拼命。你也知道，那厮出了名的喜怒无常，身上那点儿少得可怜的温柔，大概都贡献给你了。”孟小冬不说话，齐薇也没再往下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可惜偏偏有人不识趣。展阳阳同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都是妹妹，这待遇差别可够悬殊的。孟小冬，莫非你哥哥爱上你了？”此言一出，齐薇顿时傻眼，伸手在桌子底下使劲捏他，示意他不要再说。展阳阳盯着孟小冬，似是恍然未觉齐薇的暗示，“孟小冬，惦记着不该惦记的，被不该惦记的惦记着，你这日子过得挺充实啊。”“阳阳！”齐薇有点生气，直接出声阻止。展阳阳撇撇嘴，无所谓地别过头，架着墨镜，继续晒太阳。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9）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的那层窗户纸陡然间被人捅破，鸵鸟的土堆也被风吹走了，无处可躲。孟小冬揉揉脸，拿起桌上的矿泉水，一口气全干掉。天气太热，喝下的水迅速变成了汗液蒸发掉。她心里火烧火燎的，越来越躁。又拿起一瓶，刚打开盖子，便被齐薇抢走。孟小冬冲她笑笑，神色颇镇定，没有想象中的慌乱。齐薇叹了口气，不远处，李木鱼缓缓走来。“冬子，阳阳说话就这样，你别往心里去。”“没事，我理解。天才的视角大概都异于常人。”微笑，自然地微笑……这次，孟小冬觉得自己大概是做到了，因为她发现，齐薇的神色明显放松了下来。通常，孟小冬只有在心情极度兴奋或极度郁闷的情况下才会写日记。今天，她的心情明显属于后者。翻开落尘的日记本，上一篇日记，距今已有半年多。她快速翻过，不想去回忆那同样充满了郁闷的夜晚。端端正正地写下今天的日期。天气，明媚。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忘，而是忘不掉。有些事情，不是看不透，而是不想看透。我知道，这是鸵鸟的处世哲学。当我们无力去改变时，除了找个土堆把自己埋起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面对吗？这是任谁都会讲的道理，多积极，多潇洒。可惜，我只是普通人，若面对带来的是我无法承受的冲击，那我宁愿选择沉默。有些事说破了，就把自己，把对方，都逼上了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吗？有几个人能做到？二哥在一个婚姻破裂的家庭中长大。他被寄养在我家的那段时间，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早出晚归。我想我们彼此，都把对方当成了依靠。两小无猜的日子，清澈得让人每次忆起，都会生出一股发自内心的笑意。我不想失去这种清澈，二哥也不想。我有些心疼二哥，冯琳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其实二哥应该幸福的，只是他不肯放过自己。他习惯用强悍伪装自己，可每次看到他酒醉后那些不加掩饰的自嘲和忧伤，我都觉得很心疼。想想这些年，我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存钱，努力地供房，努力地生活，为的就是不再让自己留下遗憾。我不是个悲观的

人，过去无法改变，我只能努力活好现在，让将来不再后悔。做女人，其实不容易。那层象征纯洁的膜，是烙印，是标志。浓情蜜意中，男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但相依相守后，又有多少男人还可以笑着面对自己的妻子那些不够纯洁的过往？三姨和三姨夫的离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们那个年代，新婚之夜发现自己的老婆不是处女，对一个男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们苦苦维持了五年的婚姻，就是因为这根毒刺，把对方折磨得身心俱疲。离婚对他们，是个解脱。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0）

尽管在这个年代，在男女问题上大家都看开了很多，可真正的好男人，还是会介意这些吧。好男人，值得完美无瑕的女人去爱。李木鱼是个好男人，可我呢？李木鱼是有儿子，可哪个男人都会希望能用自己的骨血孕育出属于自己的生命结晶吧。李默说，如果小爸将来能找到喜欢的女人结婚，他一定会肩负起教育小弟弟的重担。他说这话时，我眼前很清晰地浮现出那一幕温馨的画面——其乐融融的一家四口……我能吗？我不能。若是我能，我想我会主动争取。毕竟每个女人，都渴望幸福。这么多年，三姨一直独身。三姨是个坚强的女人，可那段失败的婚姻对她的伤害太深。我记得，三姨曾经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女人，应该有个完整的家。老来的寂寞，只有身临其中方能体会。姐妹的情，儿子的孝，都抚慰不了她心底的寂寞。三姨说，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白发苍苍时，还能跟老伴儿手牵手地在夕阳下散步。薇姐说，表妹跟马汀好上了。晚上我给她打电话，她正在跟马汀约会。我想现在我说什么她大概都听不进了。其实女人都是一样的，当初二哥对我说的那些话，一样被我当做耳边风。女人陷入恋爱的甜蜜时，都是一样的无所畏惧，总是相信，爱情的力量可以感天动地，无往不利。没有恋爱过的女人，不会害怕爱情。说得真好。其实我很想问问展阳阳，在天才的视角里，害怕爱情的女人该如何走出心底的阴霾。不过，我看在这个问题上，他也找不到答案。他自己还不是一样，对着一个女人的影子苦苦挣扎。说到底，大家在纠结的，其实都是一段走不出的过去。有些过去，很容易忘记，是因为它对现在的生活毫无影响，充其量算做一段回忆。可有些过去，却如影随形，会绊住追寻的脚步，让人苦苦止步于原地，为曾经的错误无休无止地赎罪。真正可怕的不是过去发生过什么，可怕的，是那些过去留下的伤痕——身体上的，心灵上的。即便愈合，伤疤仍在。丑陋的伤疤暴露于阳光下，这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的。我没有勇气面对，起码现

在没有。一次次相亲，碰到的多半都是好男人，可跟他们走在一起，我总是很惶恐。惶恐使人却步，所以一次次，均以失败告终。每次大家潇洒分别，笑着说以后还能是朋友时，我心里，更多的是解脱。希望下次再翻开，记录的，是我中彩票的大喜心情。明天，是个新的开始。合上日记本，孟小冬心里烦躁依旧。走到阳台上，今晚月色很好，凉风习习。吹了会儿风，心里敞亮了些。情情爱爱的事抛在脑后，日子还得照过。回到屋里，看看表，十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她走到电话边，拨下那串熟悉的号码。这个时间，二哥应该还没睡。“喂，小冬，还没睡？”“睡了，梦游呢。”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1）

孙少晏笑笑，“我来香港快一个礼拜了，你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你忙啊，怕打扰你。”“傻样儿。又惦记着让我请你吃饭呢吧？”“嘿嘿，说起来是有点。”“又在家玩饥饿疗法？”“没呢。你这几天有没有给三姨打电话？”三姨住院的事，家里没告诉他。“昨天打了，我妈声音听起来有点虚。你有空帮我过去看看，她是不是不舒服。”“放心，不用你交代。薇姐说你挺忙的，家里的事你甭惦记。”“行，不枉费我这么疼你。”“切！我那叫孝顺！”“最近跟木头进展得怎么样了？”“怎么谁见了我都问这话？”孟小冬很郁闷。“替你着急。”孙少晏语气淡淡的，叮的一声，是开打火机的声音。“还有不到俩礼拜我的家教工作就光荣完成了，到时候你们谁都甭惦记了。”“我过几天就回去了，到时候带你出去犒劳犒劳你。你早点睡，我挂了。”“等等……”“还有事？”孟小冬顿了顿，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跟二哥说说话，可又不知该说什么。“吞吞吐吐的，发生什么事了？”孙少晏的声音沉了沉，不似刚才那么随意了。“哪有什么事，就是晚上睡不着，想跟你聊聊天。”“那你等会儿，我去洗个脸换个衣服，再给你打回去——甭浪费你那电话费了。”“你刚忙完？”“嗯，刚到酒店，先挂了。”五分钟后，电话响起。孟小冬抱着毛巾被惬意地靠在床头，接起卧室的分机。“来，说吧。”孙少晏开门见山。孟小冬乐呵呵地接话儿，“别弄得跟知心大哥访谈会似的。”“我听马汀说，他最近跟刘小琴搞上了。”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2）

“啊，你也听说了？今天薇姐也跟我说来着。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约会。”“嗯，你不用替她操心。你情我愿，分手费的数额也足以弥补刘小琴受伤的心灵。”孟小冬无语。“小冬，木头的家教结束后，你是不是还有几天空闲期？”“嗯，还有差不多一礼拜吧。怎么了？”“明天把你的护照给齐薇，等家教结束后，我带你出去玩玩儿。”若换作以前，孟小冬铁定会兴奋得尖叫。可不知怎的，这一刻，她有点犹豫，总觉得不该答应。“怎么了？”孙少晏问。“没，开学前学校事挺多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开。”孙少晏沉默了一会儿，孟小冬心里好似无数只蚂蚁在爬，痒痒的，很难受。“先把护照给齐薇，填好表格让她帮你申请签证。去不去，到时候再说。”“嗯。”孟小冬小声应着，“二哥……”“嗯？有事就说！我知道你有心事，酝酿这么半天了，说吧，我保证不骂你。”“真的？”孙少晏轻笑，“这么害怕我发火？”“嗯，”孟小冬重重点头，“遇上美人发威，老虎都得变病猫。”孙少晏哈哈大笑，“小白眼儿狼！我冲你发火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说重点。”孟小冬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讷讷道：“二哥，婚礼后，他给我来过几次电话。”孙少晏嗯了一声，示意她继续。孟小冬突然觉得有点口渴，“二哥你等下，我去拿点喝的。”说罢，放下电话噔噔噔跑进厨房，拉开冰箱，拿出泡好的酸梅汤。一杯下肚，冰爽无极限。“回来了。”回到卧室爬上床，嘴唇还是冰冰的，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你接了没？”孙少晏淡淡地问。“嗯？什么？”“林西北的电话。”“没。”孟小冬抱着电话拱进被窝里，蜷成一团。“你想跟我说什么？”孟小冬扭着身子，内心颇忐忑。听二哥的声音就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唉。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3）

“二哥，那天在齐贝的婚礼上，我碰到他，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什么，嗯？”“你看，你刚才还保证不发火的。”孟小冬偷偷咂舌。后悔了，不该跟二哥说的。孙少晏笑笑，“要不要打开电话视频，给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非常和蔼——继续。”“切！不说了。”孟小冬心里那刚刚冒头的勇气阵亡在二哥的淫威下。“说！要是不说，我恐怕就不能实现刚才的保证了。”“你……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嗯，没错。”孟小冬从毛巾被里爬出来，打开了空调——有点热。“他跟我说，有些事，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儿……”横竖也是死，说了！电话那头，半天没动静。孟小冬悄悄猜测，二哥的脑门儿上，现在搞不好正在冒青烟。竖着耳朵等啊等，还是没动静。完了完了完了。“二哥……”孟小冬小心翼翼地呼唤。“在。”孙少晏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在又不说话！”孟小冬抖着胆子抗议。“在思考。”孙少晏似是在笑。“思考什么？”孟小冬更胆儿突了。“思考有什么办法能把你拎到我面前来，暴打一顿！”孟小冬欲哭无泪。“小冬，过去那些事究竟是怎样不是问题的关键。我告诉你，林西北在齐贝的婚礼过后不断给你打电话的目的。”“你又知道？我洗耳恭听中。”“许远周是他的老板，齐贝是许远周的老婆，齐薇是齐贝的堂妹，你是齐薇最好的朋友，而且齐贝对你的印象非常好。功利成性的他，正需要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来打入这个圈子，所以才突然频繁地找你。这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吗？”

第十五章真相其实难以面对（14）

“你有装傻的权利，我有点醒你的义务。”孟小冬哼哼了一声，没说话。“我让齐薇帮我打听了，林西北身居公司高级主管的位置，看起来风光无限，可事实上，他们公司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他需要一点有力的裙带关系帮他稳固自己在公司的位置。理解了吗？傻丫头。”“他有老婆，我压根儿就没想怎样。”“我知道。你要是敢想那些不着调的，我现在就飞回去，收拾得你彻底死心。”孙少晏冷哼，听起来不像是在说笑。孟小冬扯扯毛巾被，蜷得更紧。“他再给你打电话，你就接，约好时间地点告诉我，我替你去了解了解他想告诉你的事实真相。”“不接不接不接。二哥，你赶快回来吧，我很怀念你请我吃的那些饭。”“小冬，我告诉你，以后你要是让我看到林西北出现在你方圆五公里之内，你就洗好脖子老老实实在家等着吧，这可绝对不是威胁！”孟小冬抖了抖肩膀，冷气有点太强，鸡皮疙瘩阵阵，“二哥，你早点睡吧，我挂了。”“傻样儿。我让齐薇明天上班前先到你家拿护照。”“遵旨。”放下电话，孟小冬心里乱七八糟地翻腾。二哥还是二哥，真好。戳破的洞，再糊起来，冷风照样吹不进。屋子里，温暖依旧。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1）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她是错过一次，可她没有一错再错。最起码在他面前，她该直起腰杆儿。对他，她毫无愧疚。这一觉，孟小冬睡得不太安稳。一大早就被齐薇的电话吵醒，迷糊着眼打开门，正对上她一脸的郁闷。“薇姐，你没事吧？”“没事，间歇性情绪低潮。孙美人让我来拿你的护照。”齐薇的声音很蔫儿，跟昨天一起打球时判若两人。“跟展阳阳吵架了？”“别提了，想起来就烦。”齐薇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没什么兴致。“晚上我请你吃饭吧。”化悲痛为饭量，是个好办法。“行啊，吃完饭咱俩喝酒去。”“借酒消愁我不擅长。”“就当陪姐姐消，抗议无效。”孟小冬呵呵一笑，点头答应，找出护照递给她。“冬子，姐姐有点顶不住了。”齐薇把孟小冬拉到身边坐下，靠在她肩上，看起来没了往日的精干。“怎么了？”孟小冬安抚似的拍拍她的手。“跟阳阳，有点累，心累。”孟小冬暗自叹气。俗话说劝和不劝离，可她实在不觉得齐薇再这么下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想不出该说什么，只能用沉默代替回答。齐薇嘴角挂着一抹自嘲的笑意，“我问我堂姐了，阳阳心里果然有人。我约叶南出来聊了一个下午，我本来应该讨厌她的，可聊完了，我对她竟然有点欣赏。你说郁闷不郁闷！”“薇姐，其实你何必非要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呢？我觉得，他真的不适合你。”“不光你觉得，谁都这么觉得。可没办法，我就栽他手里了。要不你打我一顿，看看能把我打醒不？”孟小冬笑，“别郁闷了，冷静冷静再做决定。你现在正在气头儿上，理不出头绪的。”齐薇点点头，突然坐起身子，直勾勾地盯着孟小冬的脸，把她吓了一跳。“冬子，一会儿你下楼前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嗯？”孟小冬一头雾水。“我不确定是不是看错了，在你家楼下的停车场里，我好像看见林西北了。”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2）

齐薇走后，孟小冬磨磨蹭蹭地换好衣服。走进洗手间，站在镜子前，拿起粉底本想化点妆，扑了两下，想了想，又悻悻地放下，拧开水龙头重新洗了把脸，草草擦干后，拎起包素颜下楼。电梯上，孟小冬一直在想，若是见到林西北，她该说些什么。其实没什么好紧张的。看他的自若，过去的事在他心底多半早已成灰。既然他可以潇洒应对，她为什么不能？傻，太傻！孟小冬暗骂自己没出息。躲避不是办法，既然他已在楼下，她躲也躲不掉。林西北骨子里远远不似他外表那般温和，他希望给她一个解释，那么就算她今天躲得过，明天仍旧会重演。仔细想想，孟小冬觉得自己实在可笑。既然过去的伤害已成事实，她又何必每次都那般仓皇无措呢？如此做法，只会徒增自己的软弱。等一下若真在楼下见到他，她一定会微笑着跟他打招呼，微笑着拒绝他的邀约，微笑着拒绝他的解释。既然已经过去，再解释，于事无补。不管他的动机是不是真如二哥所言，他对她，已毫无意义。往日总觉得电梯下落似龟速，不知为何，今天竟如此迅疾。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加强对自己的心理建设，叮咚，一楼到了。门缓缓滑开，孟小冬定了定神，稳步迈出电梯。走出楼门，直视前方，直奔大门，也许薇姐看错了，也许只是虚惊一场。“小冬……”和煦的声音入耳，无情地粉碎了她心底尚存的最后一丝侥幸。酝酿好笑容，孟小冬慢慢转过身，循声望去。“早上好。”孟小冬觉得自己很镇定，不管心里慌乱与否，最起码表现出的，是镇定。“去上班？”林西北神色柔和，深褐色的瞳仁映着清晨的阳光，看起来有些透明。孟小冬点头，看看表，“不好意思，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我送你。”林西北站在她面前，微微俯视她。孟小冬下意识地垂头，但视线触及地面的那一刹那，突然觉得血气翻涌。骨子里有些沉寂已久的东西，轰然觉醒——佛家曰：顿悟。她突然想不通自己为何要害怕站在对面的这个男人。那些不堪的过往，有他一半的功劳，但她从来没有想让他去弥

补什么。她是错过一次，可她没有一错再错。最起码在他面前，她该直起腰杆儿。对他，她毫无愧疚。既无愧疚，又何须逃避！孟小冬，醒醒吧！耳边仿佛隐约响起庄严的木鱼声，当当当，一下下，直击脑门儿。“小冬？”见她久久不语，林西北轻声询问。孟小冬刷地仰起头，神色清明。眼睛里，多了些光彩，嘴角扬起一抹自然的弧度，“林西北，你最近频频给我打电话，到底有什么事？”声音干脆利落，没有了惯性的虚软。那一刻，林西北明显愣住，仔细端详着她，半晌未语。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3）

两人四目相望，孟小冬嘴角的笑意愈浓。她早该明白，不管她曾经伤害了谁，在这个男人面前，她是该理直气壮的。她从不避讳自己犯下的错误，她也为此受到了上苍最严酷的惩罚，她不怨也不恨。以前，每每见到林西北，她总是落荒而逃。此刻，她突然想通透了，这个世界上，林西北是她最该挺起胸膛面对的人。不管他怎样看待那段过去，对他，她无愧于心。她无需他的补偿，却也不再害怕面对他的笑脸。不管这张笑脸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思，怎样的动机，一切，皆与她无关。“林西北，时间来不及了，我还赶着上班，你有事以后再说吧。”说完，孟小冬稳稳踩着步子与他擦身而过。刚走出没几步，胳膊倏然被他拉住，“小冬，逃避不是办法。”林西北的声音依旧温和，仔细听来，里面却多了些不容置疑的味道。孟小冬顿住脚，缓缓转过头。她的脸色很明亮，映着清晨的阳光，素颜朝天的面孔显得朝气勃勃，“逃避吗？你错了，面对你，我何须逃避！”林西北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松开手，嘴角多了几许轻松的笑意，“小冬，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孟小冬抚平微皱的衣袖，淡声道：“你早该放心了。走出那段过去，我需要的仅仅是时间。时间到了，那一切就会变成过眼云烟。你想告诉我的事，我没兴趣听。不管你口中的真相如何，对现状的改善毫无意义。过去发生的事，计较是非对错毫无意义。我不怪你，更不需要你。我自己收拾这些伤痕，只要没有你的介入，一切都会变得很好。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早已过去，活在过去中的人不会幸福。我渴望幸福，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找我。”洋洋洒洒一番话，说尽了这些年心中的压抑和苦楚。想想自己真傻，其实迈出这一步，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说出来，她做到了；放下它，指日可待。“小冬，这番话让我很意外，也很欣慰。”林西北的声音很轻，又隐约透着些许释然。说完，拍拍她肩膀，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去。孟小冬站在原地，有些发蒙，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手机响

起。“小冬，出门了吗？”李木鱼的声音。“刚走到楼下。”孟小冬随口道。“我妈那边有点事，我带李默回一趟S市。你这两天不用过来了，等我回来给你打电话。”“嗯，知道了。”林西北的车从不远处开过，孟小冬没有刻意避开视线，思绪飘忽，声音很淡，似低语。“出什么事了？”李木鱼似乎注意到她声音的反常。孟小冬愣了下，一个激灵，“啊？没啊，好得很好得很。”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4）

“这几天你要有时间，就去我那儿查查信。信箱密码是3257，我交代保安了，你尽管放心去拿。要是有CMS公司的信件，你给我打电话。” “没问题。你妈没事吧？”林西北的车缓缓开出大门，孟小冬收回视线，脑子开始正常运转。“心脏病犯了，老人身体不太好。” “那你赶紧去吧，我每天早上去你家帮你看信。”“麻烦了。” “客气。” “孟老师……”电话里，冷不丁儿传出李默的声音，只听他扯着尾音，腔调古怪。“什么事？”孟小冬笑问。“说起来，作为一个敬业的家教工作者，你应该跟我们一块儿去S市！” “此话怎讲？”孟小冬不解。“切！百善孝为先，作为我的家教，这种时候你应该亲临现场，手把手地指导我该如何更好地孝敬奶奶！”李默说得理直气壮。电话又被李木鱼接过，“不要听李默乱说。先挂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嗯，你开车小心点。希望阿姨早日康复。” 李木鱼说了声“谢谢”后，挂断电话。孟小冬孤零零地站在公寓大院里，一下子闲了下来。琢磨了一会儿，决定回家睡个回笼觉。昨晚明明睡得不好，可抱着被子在床上翻滚了半天，愣是酝酿不出丝毫睡意。穿着睡衣晃进客厅，打开笔记本电脑，登录QQ。半个多月没上了，留言很多。QQ好友多半是大学同学和学校同事，一条条打开，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熟女也疯狂”是学校的一帮年轻女老师建的高级QQ群。因为放假，在线的人颇多，一群人正聊得热络。看她上线，一堆问候招呼过来。头像闪动，有人找她私聊。抓狂的沫沫：冬冬，最近隐居了？咋老不上线？打麻将没你给我当托儿，分输惨了！呵呵：最近忙啊，等有空儿帮你赢回来。“呵呵”是孟小冬的网名，“抓狂的沫沫”是三班班主任，年纪比她小一点，活泼开朗，总喜欢扎个马尾辫，看起来就像个青涩的大学生，很招人喜欢。抓狂的沫沫：昨天我去学校取资料，打探到一个情报。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5）

呵呵：跟组织汇报一下。抓狂的沫沫：嘿嘿，咱们学校教导主任换人了，兵马俑头大婶光荣滚蛋了！呵呵：这倒是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兵马俑头大婶”为人极其彪悍，因常年用黑网将其本就不多的发丝裹成一团包在脑后，故得此名。四十几岁的老处女，对她们这些年轻的女老师，横看竖看左看右看，就是看不顺眼，穿小鞋下绊子的事多如牛毛。她走了，真是福音啊福音！孟小冬心情大爽——这下子，奖金被扣的概率极大地降低了！抓狂的沫沫：听说新来的教导主任今年三十刚出头儿，女强人类型，口碑不错，属于体恤下属型。我还特意打听来着，人家结婚了，估计不会再看咱们不顺眼了！呵呵：那太好了。有大婶这壶垫底儿，我估摸着谁来咱都能觉得不错。抓狂的沫沫：冬冬，我跟男朋友黄了。呵呵：啊？你俩不都准备结婚了？抓狂的沫沫：甭提了，丫的在外面有女人。呵呵：…… 抓狂的沫沫：我最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发现以前我他妈就是太贤良了！人善被人欺啊！血的教训！昨天我把头发烫了，买了全套的兰蔻彩妆——我得改变形象！呵呵：你疯了？日子不过了？为了个男人，至于吗！他有眼无珠跟别人好，你何苦要拿自己开涮？知道啥叫亲者痛仇者快不？抓狂的沫沫：不管了，人不癫狂枉少年！呵呵：二十五岁的少年？暑假动画片看多了？抓狂的沫沫：嘿嘿，发泄发泄。对了，冬冬你是不是三中毕业的？呵呵：嗯。抓狂的沫沫：大婶的接班人就是从三中调过来的，说不定你还认识呢。听说她大学毕业就在三中当老师，好像叫赵倩。呵呵：……孟小冬呆在电脑前。赵倩，三中的老师，林西北的……老婆。抓狂的沫沫：呼叫呼叫！冬冬，你到底认识不？呵呵：听说过，但不认识。她去三中的时候我已经快毕业了。我还有事，得出门了，回头再联系。抓狂的沫沫：亲一个再走，拜拜。关掉QQ，孟小冬心里五味杂陈。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6）

刚刚鼓起勇气面对林西北说出那些早就该说的话。不久后，赵倩，林西北的老婆，就将成为她的同事，她的上级。生活的滋味啊，果真就像被强奸。一天的好心情全飞了。临近中午，孟小冬出门，坐着地铁去了爸妈那儿。妈妈不在家，去看三姨了。跟爸爸一起吃完午饭，父女俩乐呵呵地坐在小院儿的葡萄架下，挥着蒲扇聊天。尚未到葡萄成熟的季节，饱满的果粒泛着青青的颜色，看起来很诱人。孟小冬伸手揪了一颗，爸爸笑眯眯地说不能吃不能吃，又酸又涩。孟小冬想了想，还是放进嘴里，用力嚼开，腮帮子顿时麻木。爸爸大笑，“傻孩子，快吐出来！”孟小冬顽强地摇头，拼着小命儿咽了下去——爽！聊了一会儿，爸爸要去午睡，孟小冬起身准备走。出门前，手机上来了一通电话。不太熟悉的号码，好像是二哥的助理小丁。狐疑地接起，“喂？”“是小冬吗？”“对。小丁啊，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方便说话吗？”“嗯，有事找我？”他不是跟二哥去香港了？“那个，孙哥出了点儿意外。”“啊！二哥怎么了？”不是吧！今天这事一波接一波地还没完了啊！“今天布置秀场的时候出了点状况，有个灯架没固定牢，从天花板上砸下来了。当时孙哥正指挥几个模特儿在走位，幸亏他反应快，把她们都推开了。不过他自己就，就……”“就什么啊！你倒是快点说啊！”声音有点大，惊动了屋里正准备休息的老爷子。老爸隔着门，一个劲儿地问她出什么事了。孟小冬随便敷衍几句，快步走到院门外。“别紧张别紧张，”电话那头儿，小丁连忙安抚，“幸亏灯架不大，砸在孙哥腿上了。他现在在医院，拍了片子，还不知道情况究竟怎样。”“从天花板上直接砸下来的？二哥当时还能走吗？”“砸到右腿了，大概，大概骨折了。”“……”“小冬，孙哥不让告诉你们，一会儿你给他打个电话吧。要是你能过来一趟就最好了，他在医院需要人陪。他又不让我们在那儿，刚才拍片子的时候就把我们全轰走了。这

场秀孙哥花了很多心血，还有三天，很多事都还没就绪，也难怪他着急。”“我知道了，可我没有入港证。”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7）

“这个不是问题。你去派出所指定的照相馆照三张一寸照片，下午去公司，连同身份证户口本一块儿交给王秘书，我让香港分公司想办法。肯定很快，你放心。”“谢谢，一定要快。我给二哥打个电话，先挂了，有事你随时联系我！”孟小冬跟孙少晏通了电话。他说香港这边的事出了点问题，大概要推迟一段时间才能回去。他说旅行大概来不及，春节补上好了。他说让她好好吃饭，别再折腾饥饿疗法。他说正在忙，晚点再给她打回来。他说…… 孟小冬静静听着，不住“嗯”着，什么都没问。下午照了相，打车去二哥的公司，把需要的资料都给了王秘书。电梯里，碰到了刘小琴。孟小冬差点没认出来。只见她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眼角眉梢飞扬着得意。刘小琴看到她，倒是挺热情，非要拉着她去公司对面的咖啡厅坐坐。坐在咖啡厅里，孟小冬没什么心情说话，小琴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恋爱的甜蜜。马汀长马汀短，听得她耳朵直发痒。刘小琴说马汀为人极其温柔体贴，在她身上花起钱来毫不手软。孟小冬笑笑，“出手大方是花花公子的基本素质。”刘小琴没答理她的话，自顾自地跟她描述这些天马汀带她去过的餐厅，睡过的酒店。孟小冬听得烦躁，几次打断她准备离开，皆未果。三杯咖啡下肚，刘小琴终于说累了。孟小冬如释重负，刚要起身，却被她一把拉住，神秘兮兮地道：“表姐，记得我跟你提过的冯丹吗？”孟小冬点头，刘小琴嘿嘿一笑，“前几天公司招模特儿，马汀负责面试，我在他办公桌上看到了冯丹的资料。”孟小冬有点愣，连忙问：“马汀那儿，她过关了吗？”刘小琴眉飞色舞，不住点头，“那是，我跟马汀说她是我好朋友，马汀自然放她过关了。本来他嫌冯丹的腿不够修长，想淘汰掉呢。我给冯丹打电话，她可乐坏了。”孟小冬抑制住想暴打她一顿的冲动，问她冯丹以前在不在D市。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8）

刘小琴摇头，“她跟我差不多时间来的。要不怎么说我俩有缘呢！大学毕业后就没见过面，前几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可把她兴奋得不行。听说前两年她一直四处漂着，做兼职的平面模特儿，后来觉得给那些小家子气的杂志拍照没什么前途，才决定来这里碰碰运气。该着她走运，我跟她竟然在这儿碰上了。”孟小冬强忍着心头冒起的火儿，招呼服务生结账。刘小琴按住她的手，“表姐，我有卡。百八十块钱的咖啡，我请，你甭破费了。”孟小冬收起钱包，一点也没跟她客气，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人。坐上地铁，孟小冬心里还在暗骂。刘小琴这厮八成是脑子被门挤歪了。把冯丹折腾进公司，还嫌二哥不够闹心？此刻，她突然有种冲动，做坏人的冲动。说起来，她跟马汀也算熟，她实在很想给马汀打个电话，让他立马把冯丹给毙了，眼不见心不烦！回到家已经快五点了。孟小冬想起晚上约了齐薇吃饭，但现在实在没什么心情安慰她，因为自己这边的事也一团乱，准备告诉她改天。结果打电话去她办公室，是秘书接的，说她下午不在公司。打她手机，关机。孟小冬心里不禁有点犯嘀咕——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在语音信箱里留了言，让她听到后立刻回电。无所事事，干坐在沙发上等了会儿。心里总惦记着二哥，忍不住又拨下他的号码。世界真奇妙啊真奇妙，二哥的手机也关机。犹豫了一会儿，实在不放心，只能找小丁。还好还好，小丁的电话是通的，通信卫星看来没有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电话里，小丁一听是她，立马主动交代情况，“现在我正在医院，偷偷来的。孙哥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那个……”孟小冬心里那叫一个急！平时看这小丁挺能干的一个人，怎么总到关键时刻就卡壳儿？连番追问，小丁才讷讷开口，“情况比想象中严重。医生说是小腿腓骨骨折，右脚踝还有错位现象，需要手术。孙哥刚刚被送进手术室。”“……”“小冬？”“入港证的事麻烦你了，一定越快越好！”“一定！今晚我在医院陪着，你不用担心。”一小时后，孙少晏的手机，关

机。两小时后，孙少晏的手机，依然关机。三小时后，孙少晏的手机，还是关机。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9）

还好，在孟小冬恨不得生出对翅膀飞去香港的时候，小丁那边终于传来消息——“手术结束，一切顺利。麻药效力未过，孙哥还没醒。有事我随时联系你。”紧绷的心陡然松下，孟小冬只觉浑身无力。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身上汗淋淋的，似虚脱一般。抬头看看表，原来快九点了。抹去额头的汗珠儿，才想起一直没有齐薇的消息。若非有特殊情况，她绝不会这样毫无交代地爽约。可孟小冬现在已经没有心思顾及这些，转身跑进卧室，开始收拾东西，争取入港证一下，立马拎包走人。忙忙碌碌折腾到半夜，就是不想闲下来。小小的行李袋早已收拾妥当，又把地板擦得锃亮，浴缸刷得光可鉴人，脏衣服也全部洗完晾在阳台……还有什么活儿可以干？叉着腰气喘吁吁地站在卧室中央，孟小冬四下张望，决定把床调个位置。最近太衰，转转运气！风水之说不知是否真的灵验，第二天下午，王秘书亲自登门，把入港证和机票交到她手上。飞机三小时后起飞。孟小冬立马行动起来。洗脸，提行李，换鞋，出门，历时一分十八秒，效率之高，连王秘书这般干练的职场女性都不禁为之咂舌。一条龙服务，王秘书开车送她去机场。孟小冬坐在车后座，心怦怦直跳。一大早跟小丁通过电话，说二哥昨天半夜就醒了，之后就一直没睡着，疼的。医生说腓骨骨折康复期相对较长，加上脚踝的伤，必须住院观察一段时间才能下结论。小丁问她要不要跟二哥聊两句，他说二哥还不知道她要来的事。孟小冬说不用，让他好好休息，多弄点骨头汤之类的给二哥喝。小丁安慰她，说手术很顺利，剩下的就是休养。他说二哥这些年很拼命，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了，就当是放长假。孟小冬心很疼。这些年二哥身心俱疲，总算能休息，却是以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走到半路，孟小冬突然想起李木鱼交代她的事。忙昏头了，险些忘记。出了这种状况，她实在没办法天天去他家查信件。手机利用频率太高，翻开盖子，昨晚刚充好的电只剩三格，不知道这手机是不是水货。电话是李

默接的，他说小爸正在病房里帮奶奶擦身。孟小冬问情况怎么样，李默有点郁闷，说不太好。

第十六章生活的滋味（10）

孟小冬安慰了他几句，自己也有点心不在焉。说到不能去收信的事，李默突然变得不高兴，口气很冲地质问她为什么。孟小冬无奈，翻翻眼皮，告诉他自己这边也出了点状况，要外出一趟。李默很不忿，在电话里冲她喊起来，“孟老师你太不仗义了！小爸从不把信箱密码告诉别人！小爸的好朋友齐叔叔跟我们住同一层，小爸其实可以拜托他帮忙收信的，但小爸让你帮忙，说明他更信任你！你太辜负小爸对你的信任了！”一顿控诉，孟小冬只觉耳朵嗡嗡作响，“李默，别激动，医院不让大声喧哗。还有，李默，咱能不能不要这么上纲上线？我家里确实有事。”李默半天没说话。孟小冬轻叹一声，“照顾好奶奶。等你小爸有空儿，让他给我来个电话。”李默嗯了一声，很萎靡，完全没了刚才的气势。孟小冬刚想挂断，却听他似自语般低喃：“孟老师，奶奶不会有事的，对不对？”孟小冬有点愣，下意识地问：“怎么这么说？”李默声音发哑，很惹人疼。只听他道：“奶奶这次病得很重，住在加护病房。小爸心情很差，昨天整晚没睡，也没说话，就坐在奶奶床前一个人愣神，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李默的话，搅得孟小冬心里一抽一抽的，泛着酸涩。想想也是，小小年纪就父母双亡，尚未成熟的孩子，实在不应该面对太多的离别。孟小冬安慰他，说人年纪大了，身体总会有些毛病，不要担心，不会有事。李默说，他知道，他只是不想让小爸难过。他知道小爸一个人照顾全家，很累。电话里，李默第一次提到他的亲生父母。他说，爸爸妈妈去世后，原本很健朗的爷爷身体一下子垮了，中风后一直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要靠奶奶和保姆照顾。现在，连坚强的奶奶也倒下了。他说，隔着玻璃，奶奶静静地躺在那儿，身上插着好多好多管子，看起来很吓人。他问孟小冬：“奶奶要是有事，爷爷该怎么办，小爸该怎么办？”孟小冬很震撼。她一直知道李默是个早熟的孩子，却没想到，他懂事到如此令人心疼。该怎么办？她不知道，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挂断前，李

默突然提高了声音，“孟老师，有空儿多给小爸打打电话。他现在很需要支持，你要是能陪他聊聊天，我想他会开心点的。”上飞机前，王秘书交给孟小冬一张信用卡。孟小冬诧异地望着她。王秘书笑笑，“总裁让我交给你的。他说去香港尽情刷，刷掉的钱到时候跟孙总监慢慢算。你不用担心，香港那边都联系好了，丁助理会在机场等你。” 孟小冬听罢，哭笑不得。看来马汀也知道二哥出事了，希望他不要精虫上脑，顺嘴告诉刘小琴。接过卡，孟小冬挥别王秘书，快步走进安检通道。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李木鱼是个好人，可他太好了，站在他身边，他的完美会时时刻刻提醒我，提醒我想起自己的污点。几个小时的飞行后，飞机平稳降落。台风刚过，香港天气很好。提着行李走出通道，人群中搜索了几秒，很快就发现了小丁的身影。视线对上，小丁也发现了她。两人简单寒暄，坐着电梯下到停车场。小丁看起来有点憔悴，胡子拉碴的。昨晚一宿没睡，很消耗体力。没空浏览东方之珠的繁华街景，孟小冬只巴望着下一分钟医院就出现在眼前。小丁也很想开快，无奈，交通不尽如人意，三步一停，塞车塞得人心里直冒火。“二哥怎么样了？”第N次停在红灯前，孟小冬无奈地问。“午饭过后医生过来查房，说手术没有问题，但伤的部位比较脆弱，所以现在不好说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孟小冬点点头。她昨晚上网搜集了一大堆关于骨折病人食疗的方子，想好好替二哥调理调理。“你说得没错，二哥这些年太累了，趁这个机会休息休息也不错。”事情已经发生，就得努力往好的方向想，否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小丁不自然地笑笑，“这个，后天就是时装发布会，孙哥现在暂时还没法进入休息状态。”孟小冬一愣，“什么意思？” “呵呵，你去医院就知道了。”单人病房。小丁送来孟小冬后，马不停蹄地赶去了秀场。孟小冬站在病房前，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瞧，终于明白了小丁话里的意思。原本清爽宽敞的病房里，塞了足有十几号儿人！二哥半卧在床上，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高高垫起。双眉紧皱，脸色苍白，靠着一堆软枕，吃力地撑着身子。原本应该静养的人，此刻手里正拿着一沓设计图，指挥着助手在模特儿穿着的衣服上缝缝改改。屋子里乌压压乱成一团。走廊里，每每有护士经过，都会好奇地往病房里瞥上两眼。房门上，还端正地挂着一块小牌子——请勿打扰。孟小冬把行李放在脚边，抑制住冲进去把他们统统轰走的冲动，躲在门外，静静地望着二哥的一举一动。助手劝他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却被他冷眼瞪回。模特儿问他要不

要喝水，他却把模特儿拎到床边，亲自拿起针线修改礼服上总是令人感到不满的腰部线条。一阵飞针过后，礼服的感觉果然跟刚才截然不同，二哥自己却瘫下身子靠在床头，胸口剧烈起伏。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2）

身后传来响动，原来是给二哥送药的护士。孟小冬连忙躲到墙边，护士狐疑地瞧了她几眼，推门而入。孟小冬很希望白衣天使发威，把这些闲杂人等全部赶走。可惜，只见她笑容明媚地走到二哥床前，俯身轻声细语地对二哥说："孙先生，医生说最多只能到晚上八点钟哦。到时候，您必须休息。"二哥点点头，没说什么，把其中一个助手叫到身边，对着图纸指指点点，继续忙碌。护士心满意足地退出病房，见孟小冬还在，终于忍不住问："小姐，你来探病？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帮到你？"孟小冬连忙摆手，"谢谢，不用。"护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端着托盘转身离去。孟小冬悄悄蹭回门边，正准备继续观望，却发现病房里突然静悄悄的，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地投向她……被十几个人盯着看的感觉真不爽。孟小冬突然觉得，其实当明星也不容易。正琢磨着要不要推门而入，门已经被人从里面打开了。这下子，更赤裸裸了。二哥看着她，半天没说话。孟小冬有点郁闷。他把自己搞成这副模样，难道还有理了？正准备开口，却见二哥勾起唇角，笑了，笑得很舒展。一下子，她心里的火儿全灭了。接着，就听他说："你们先回去，明天一早再过来。小冬，进来。"孟小冬站在门口，没动地方。十几号人鱼贯而出，从她身边经过时，莫不投来好奇的一瞥。多嘴的人最不可爱，可惜，不可爱的人处处都有。助手甲走到门口时，在小冬身边停了停，转身问孙少晏："总监，这位是？"言语之暧昧，令人听了直想撞墙。二哥放下手中的设计图，脸上的笑意未退，"我家人。少啰唆，去秀场继续排练。"助手甲笑嘻嘻地伸出手，跟孟小冬握了握。临走前，不忘丢下重型炸弹一枚，"没想到总监的女朋友是这种清秀可人的类型，藏得可够隐蔽的。这下子，不知道要摔碎多少芳心咯。""滚。"孙少晏笑骂。世界清净了。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3）

孟小冬提起行李袋，走进病房，随手关上门。咚的一声，“请勿打扰”的小牌子在门外晃悠了好一阵子才停下。孙少晏靠在床头，静静地望着她。孟小冬站在病房中央，淡淡的消毒水味儿飘进鼻端，不太舒服。“什么时候知道的？”孙少晏打破沉默，话里带笑。“昨天中午。”孟小冬口气很冲，视线却紧张地在他身上仔细打量。“小丁的情报挺及时啊。”孙少晏揉揉酸疼的肩膀，眼角眉梢那熨帖的笑意，跟脸色极为不搭。“你还好意思说！骗子。”看着他僵硬的右腿，毫无血色的嘴唇，昨天电话里的谈笑风生，伪装得一定很辛苦。孙少晏心情极好，所有烦躁在看到她偷偷猫在门口的身影后，统统一扫而光，“小样儿。眼圈黑得跟熊猫似的，昨晚没睡好？过来。”孟小冬瞪他一眼，没答理。把行李丢在沙发上，转身走进洗手间。拧开龙头，把凉水哗哗地浇在脸上，脑子顿时清醒了些。亲眼看到二哥，见他还能工作，还能对她笑，小冬悬了一路的心，倏然落下。她调高水温，取下架子上的毛巾在温热的水流下浸湿，拧干，仔细折好，对着镜子发了会儿愣，这才拿着毛巾推开门走回病房。“小冬，坐过来，我有事问你。”孙少晏眉头轻皱，吃力地挪了挪身子，笑容依旧，脸色却变得更差。“不要乱动！”孟小冬三两步跑到床边，抽出他背后的软枕，小心翼翼地扶他躺下，轻轻擦去他额头上不断涌出的汗珠。“还挺贤惠。”孙少晏半闭着眼睛，任她继续帮自己擦身。湿漉漉的汗黏在病服上，早就黏腻难耐。孟小冬哼了一声，没说话。掀开被子解他衣扣时，手微微发抖。虽然男女有别，不过二哥是亲人，另当别论，另当别论……自我催眠中，五颗扣子终于顺利解开。“傻丫头，不用紧张。”孙少晏捏捏她的脸，眼睛弯弯的，看起来极惬意。“安静。”孟小冬沉着脸，强作镇定。“坐飞机过来的？入港证谁帮你办的？”见她慢慢悠悠地挣扎着，孙少晏索性自己掀开了衣服。胸膛裸露在外，密密麻麻的汗珠整齐排列。孟小冬脸一热，“切！不用你管，我偷渡来的。”孙少晏笑出了

声，“香港回归了，就算你直接游泳过来，也不算偷渡。”边说边撑着胳膊想坐起来，孟小冬毫不犹豫地按住他的肩膀。孙少晏无奈，“我想坐会儿——腰躺得很酸。”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4）

“你刚才不是一直很神勇地坐在那儿？多威风啊！断了一条腿，还不忘把一堆人指挥得团团乱转！看这架势，地球要是离了你，是不是就不转了？”终于还是没忍住，孟小冬噼里啪啦地脱口而出。“傻样儿，心疼我就直说。”孙少晏大笑，抬起胳膊勾住她的脖子，用意很明显。孟小冬无奈，让他借力坐起，把刚才抽走的软枕重新塞回他身下。“小丁畏罪潜逃了？”孟小冬没接话，埋头帮他擦拭身上的汗，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二哥，以后别这样了。”声音很闷，低低的，似自语。“嗯？哪样儿？”孙少晏随手把她垂落的发丝塞到耳后，淡声问。“别把自己当救世主，什么事都自己扛着！动都不能动地躺在床上，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以后别再这么折腾自己了。”孟小冬嗓子有点哑，眼角湿湿的，几滴泪珠儿吧嗒吧嗒地砸在手背上，有点疼。泪水晕开，手背上湿成一片。孙少晏笑了笑，轻轻抬起她的下巴，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泪痕，“意外而已，哭什么，傻丫头。”声音柔和，丝丝缕缕地飘进耳中，让人心里暖暖的，很安稳。那一瞬间，孟小冬竟觉得，只要有二哥在身边就够了，足够了，什么都不再需要。美好的气氛持续了约摸半分钟。护士小姐再度推门而入——上次是送药，这次是挂针。看着床边两人暧昧的姿势，她的脚步登时顿在原地，神色尴尬。孟小冬脸似火烧，利落地帮二哥拉好被子，逃难似的从床边退开。“孙先生，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护士的视线从他二人身上轮番扫过，眸子里一片了然。孙少晏若有所思地望着指尖闪闪发亮的水渍，似乎没有注意到护士的存在。孟小冬定定神，示意护士帮他扎针。从昨天入院，孙少晏几乎水米未进。青白的手背上，几个刺眼的针孔不均匀地分布着。护士在他手上轻轻拍打了几下，血管未见丝毫痕迹。橡胶带紧紧勒住他的手腕，折腾了半天，两针下去，细软的塑胶管里终于涌出了鲜红的液体。护士舒了口气，调慢点滴下落的速

度，嘱咐他刚刚做完手术，千万不能挪动那条受伤的腿。见他心思压根不在自己身上，护士摇摇头，转而把注意事项一一交代给孟小冬。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5）

孟小冬不断点头，仔细记下。临走前，护士突然问她：“小姐，要不要让住院部在病房里加一张床？”孟小冬道了声“谢谢”，说不用。护士了然地点点头，眼神从孙少晏身上飘过，“我们的单人病房还蛮人性化的，病床设计得比一般单人床要大。”孙少晏笑，孟小冬窘，急忙解释道：“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晚上睡沙发就好。”护士神色古怪地望着她，“我了解，不用解释。如果有需要就告诉我，二位晚安。”孟小冬直愣愣地盯着缓缓合上的房门，心里暗骂自己：对啊，何必解释，解释什么，越描越黑！护士走后，孙少晏跟小丁通电话，让他送晚餐过来。孟小冬坐在床边打了个哈欠，有点困。孙少晏让她从柜子里拿出被子，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孟小冬摇摇头，支着腮帮子盯着缓缓下落的点滴出神。孙少晏默默打量着她的侧脸。那不施脂粉的面孔，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小了不少。……妹妹吗？妹妹……滴了一会儿，孙少晏觉得手背直发胀，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孟小冬一惊，连忙问：“怎么了，哪儿难受？”孙少晏展颜而笑，突然抬手覆上她的手背，凉凉的手心一下子有了温度。孟小冬愣了愣，没把手抽回来。二哥的手心很冰，她要用自己手背的温度，融化掉这令人心慌的寒意。“小冬……”“嗯，怎么了？”“跟我妈怎么说的？”“善意的谎言。”“呵呵，你撒谎我放心。”“切！别把我说得跟惯犯似的。哪次撒谎不是因为你！”“木头那边呢？”“他家里也出了点事，带着李默回S 市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6）

“等你回去的时候。”“傻样儿。你学校还有二十天就开学了，那时候我都回不去。”“那我就请假。”孙少晏没说话，笑容淡淡的，视线从她身上转开。“你要不想耽误我上班，就快点好！”“小冬，林西北后来有没有再找你？”这话题转的！孟小冬被口水呛了一下，咳嗽了半天未止。孙少晏冷哼，“看你这反应，他肯定是又找你了。”说着，端起床边的水杯递给她，侧过身子轻轻拍打她的后背。几口水下肚，呼吸正常，“二哥，你看你凶神恶煞的样儿！我最怕你翻脸。”孙少晏抬手弹弹她的脑门儿，“你给我争气点儿，知道不？”孟小冬鼓鼓嘴，抗议他的暴力行径，“二哥，你别说，这次我真挺争气，真的！不过你看看你现在这副德行，还是甭操那些没用的闲心了。”孙少晏挑眉，若有所思地道：“说来听听，都是怎么个争气法？”孟小冬无精打采地趴在床边，叹了口气，“也没什么，就是把该说的都说了。”“这么争气？”“嗯，其实说出来，发现也没想象中那么艰难。”“这么大岁数了，脑袋总算开点窍了。”“二哥，我决定了！”“嗯？”“等回去，就让我妈和三姨一起行动起来，给我介绍对象！”“……”“相亲的时候，我就跟对方说明白，我差点成了第三者，我不能生孩子。如果对方听了没被吓跑，那我就跟他认真地谈恋爱。”“……”“二哥，你倒是说句话啊，难得我这么坦白。”“……”“二哥，你没事吧？你要准备打我一顿就来吧！看在你是病人的份儿上，我绝不还手。”“……”“二哥？”完了。孟小冬偷偷瞧着孙少晏的脸，只见他丝毫表情没有，不冷不热地盯着她，眼睛微微眯起——这绝对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征兆。这里的傍晚静悄悄。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7?

沉默。孟小冬咬着嘴唇，避开二哥的视线。笑着说出这番话，心底，不知经过了多少挣扎。笑着揭开自己的伤口，疼吗？很疼。她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既然迈出了第一步，就绝不能再退缩。""小冬……"终于，孙少晏有了反应。"嗯？"孟小冬转过脸，心里七上八下咚咚直跳，不知二哥准备怎么收拾她。"寻找新的恋情？""嗯。"孟小冬轻轻点头。"木头呢？他不行？""不，他太行了，是我不行。""他有儿子，就算你不能生育，也不是问题。三口之家，照样完整。""我知道。""时机成熟时，你可以把这些事告诉他。如果他介意，我也不会把他介绍给你。""也许吧。不过，二哥，就算李木鱼不在乎，可我在乎。面对他，我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找个平凡点的男人，如果他能接受我的过去、我的缺陷，那我一定会努力去爱他，回报他对我的宽容。李木鱼是个好人，可他太好了，站在他身边，他的完美会时时刻刻提醒我，提醒我想起自己的污点。二哥，有这种压力，你觉得我会幸福吗？"孙少晏眉心紧攒，想了想，缓缓地道："你觉得以回报为出发点的爱情，结局就会是幸福吗？""总要试过才知道。""拿自己的幸福去赌，输了，你怎么办？""只要努力过，就没什么好后悔。三姨一个人，也活得很好。人生总会有些遗憾，只要不后悔，就能活得很好。""傻丫头！"孙少晏摇摇头，一把揽过她，紧紧搂在怀中。挂着血珠儿的针头，孤零零地悬在半空。"二哥，你的手……""不要乱动。"……二哥睡了。凌晨三点多，终于睡着了。孟小冬悄悄掀开被子从沙发上起身，走到床边。她抽出纸巾，轻轻帮他擦掉额头的汗珠儿。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8）

二哥是个矛盾的人。看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美人面孔，骨子里那股韧劲儿，却是无人能及。床单很皱，大概是疼的时候，被他下意识地抓扯的。小丁送来的晚餐很丰盛，但二哥吃得很少。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的人，很难有太好的胃口。孟小冬有点后悔，不该跟二哥说那些话。二哥在担心她……这种时候，她不该让二哥再替她操心。晚上陪二哥聊天聊到一点多，说起很多小时候的事。那时候，二哥不太爱说话，对家里的大人也都是彬彬有礼，总让人觉得不够亲近。姥姥对后辈都很疼爱，唯独二哥总是跟她不对盘。其实二哥很孝顺，他只是不会表达。那时的他，跟现在的玲珑八面相比，完全判若两人。有一年暑假，她跟二哥回乡下看姥姥。姥爷跟舅舅进城办事了，家里就剩他们祖孙三人。姥姥在炕头拉着她的手说故事，二哥坐在小院儿里画画。隔壁的大婶来串门，让姥姥去她家，帮她看看新裁的衣服样子。出门时，姥姥突然想起灶台上还烧着水，匆匆转身想回去关火，脚被门槛一绊，整个人直直摔到地上。是后脑勺儿着地，当时就不能动了。大婶跟她都吓坏了，手足无措。二哥丢下画板跑过来，检查了一下姥姥的胳膊腿儿，没有明显伤痕。她拉着二哥的手，急得直想哭。大婶说去地里叫人来，抬着送到医务所。二哥探了探姥姥的鼻息，想了想，让大婶帮忙，把姥姥架到了背上。就这样，二哥背着姥姥一路小跑。二里多地，一直背到医务所。孟小冬跟在二哥身后，扶着姥姥的身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医生检查了一下，果断地把姥姥转去了县医院。姥姥醒了，姥爷跟她说，要不是小少送得及时，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二哥牵着她的手，静静地站在病房外。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9）

那时候她就觉得，二哥虽然没有大表哥那般粗犷的长相，可二哥长大后，一定会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姥姥出院后，虽然跟二哥仍不大亲近，可看他的目光，却比以前慈爱得多。聊起这段往事，二哥总是一笑置之。说起来，李默的反叛比起二哥小时候，实在不算什么。二哥功课很好，画画也很好，还有一项“过人”的特长——打架。那时候三姨没时间管他，二哥经常住在小冬家。三不五时学校通知要见家长，多半是老妈代劳。老妈很疼二哥，每次从学校回来，总会把二哥叫到她房间，耐心地开解。老妈私底下经常跟她说，大人婚姻的破裂，受伤害最深的，其实是孩子。于是，孟小冬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二哥的小跟屁虫。上学放学总是跟着他，不让他翘课，不让他打架。次数多了，大概二哥也被她跟烦了，出勤渐渐正常了，脸上身上的伤痕、淤青也越来越少见。后来，二哥“从良”了，他们也不在一个学校了，她渐渐也就不跟了。可他们还是会一起上学放学，因为换二哥跟她了。放学时，总能看到二哥靠在单车边等她放学的身影。初中那会儿，班里的女生没少给她塞情书，都是托她转交给二哥的。再后来，二哥离开D市，上大学了。一个人上学放学，她适应了好一阵子才习惯。电话里，她经常会好奇地问二哥，有没有谱写点儿校园恋曲。二哥总是用一句“傻丫头，少操心”打发她，弄得她郁闷不已……“怎么还没睡？”嗯？孟小冬一惊。“想什么呢，这么投入？”孙少晏揉揉眼睛，伸手把她拉到床边。“没，忆往昔呢。”“还挺文艺。”“怎么醒了？腿又疼了？”“没，太热。”孟小冬叹气，拿起床头的杂志帮他扇风，“忍忍吧，你现在不能吹太多冷气。”“别扇了，帮我揉揉肩膀。”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0）

“肩膀也疼？”孟小冬丢下杂志，紧张地道。“职业病。右边儿。”孟小冬绕到另一侧，偎在床头，轻轻帮他按摩。“小冬，等发布会结束，小丁在医院陪我，你回去。”“不回。”“你在这儿不方便。”“怎么不方便？不就是上厕所的问题？我又不是没照顾过病人！你现在都这德行了，甭跟我穷讲究。”孙少晏无奈地笑笑，“开学前，学校不是事挺多？”“学校离了我照样正常运转，你现在这样儿，离了我就寸步难行了。”“现在是不是觉得特爽？终于有机会骑在我脑袋上作威作福了，嗯？”“爽个P。你快点儿好吧，我还是比较习惯你骑在我脑袋上作威作福。”孙少晏笑意浓浓，“这么有觉悟？”“被你压迫惯了呗。”揉完肩膀，孟小冬抬起他的胳膊轻轻活动。总维持一个姿势躺着，很累。“小冬，问你个问题。”“嗯。”“以后你找了男朋友，如果家里人都反对，你会怎么办？”“这个啊，如果家里觉得我实在不适合那男的，我也不能怎么办。”“是吗？如果他很爱你，你也很爱他呢？”“二哥，你现在还有空儿想这种问题？”孟小冬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道。“闲着也是闲着。”“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儿，估计我会争取一下。”“估计？”“是啊，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哪能给你个肯定的答案。”“小冬，木头的事，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不要这么急着下结论。”孟小冬没说话，起身掀开被子，帮他按摩腿上的肌肉。“行了，睡觉去吧，很晚了。”“我不困。倒是你，赶紧给我闭眼！一早不是还得继续工作，维持地球平稳转动？”“傻样儿。甭跟我怄气，赶紧去睡觉。”正说话间，病房里突然响起清脆的嘀嘀声——手机短信？“这么晚，谁找你？”“不知道，我看看。”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1）

站在沙发旁，孟小冬从包里掏出手机，点开未读短信。“孟老师，你要是看到短信，那一定是被我吵醒了，我道歉。不过，能不能麻烦你给小爸来个电话？他从到医院后就没合过眼，再这么下去，我看他可以直接跟奶奶住一个病房了！孟老师，我觉得你太不仗义了。小爸对你那么好，你却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玩儿失踪！你难道不知道越是成熟的男人，心底越脆弱？在此，我代表小爸，向你表示最崇高的——抗议！”孟小冬哭笑不得，盯着手机屏幕，半天没说话。“怎么了？”孙少晏问。“没什么。”孟小冬收起手机，走回床边，“二哥你赶紧睡吧，等你睡着了我就去睡。”“要打电话就用我的手机。长途漫游，接到下月账单，你估计又该开始饥饿疗法了。”说着，孙少晏拿起床头的手机塞到她手里，然后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孟小冬默默坐着。二哥的呼吸渐渐平稳，睫毛颤动得极微，终于倦极而眠。走廊上。孟小冬没有过多犹豫，翻开二哥的手机，按下了李木鱼的号码。“喂，少晏？”很低很沙哑的声音。“是我。”孟小冬有点后悔用二哥的手机——暴露行踪。“小冬？”李木鱼颇讶异，声音高了少许。“嗯，你在睡觉吗？不好意思，吵醒你了。”“没事，还没睡。”“阿姨情况怎么样？”“还在观察期。”“你声音听起来很累。陪病人，要先保重自己的身体。”电话那头儿，李木鱼笑了，虽然很轻，却很放松，“怎么想起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李默说你外出了，跟少晏在一起？”“嗯。”“信的事我会想办法的，你不用担心。”“不好意思。”“还有事吗？”孟小冬很郁闷，想安慰他，又觉得不知从何开口。“小冬？”“在呢。我听李默说，你这两天都没睡觉，别把自己当铁人啊。”“李默？他让你给我打电话的？”李木鱼声音顿时沉了下来。

第十七章自欺欺人的幸福（12）

“不是不是。”孟小冬慌了神，匆匆辩解。李木鱼沉默了一会儿，“我没事，你也早点睡。挂了。”然后就挂了，真干脆。孟小冬悻悻地收起电话，有点心里堵得慌。最近事太多，脑子不大灵光。郁郁地走回病房，蹑手蹑脚地蹭到床边，坐了一会儿，眼皮子开始发沉。不记得怎么睡过去的，反正再一睁眼，天已蒙蒙亮。趴在床沿上睡了一宿，脖子都快断了。八点钟，医生查房。没什么问题，术后一切正常。孟小冬很紧张地跟医生说，他的腿昨晚疼得睡不着。医生检查了一下，说这是术后几天内的正常反应。孟小冬拉着医生再三确认，医生被她问得几欲抓狂，若非修养良好，定会当场暴走。孙少晏笑着拉过她，塞给她一个苹果。医生见状，立马如释重负般离去。孟小冬看了看，把苹果放回桌上，“我不想吃。”孙少晏抬起手拍拍她气鼓鼓的腮帮子，“傻样儿。我想吃，你削皮儿。”苹果刚削了一半，昨天的原班人马就杀了过来。仔细瞧瞧，人数好像又壮大了些，病房里一下子挤得满满当当。小丁也来了。各种招呼问候齐齐丢过，水果鲜花在墙边排成一溜儿。孟小冬有点局促。孙少晏接过她手中的苹果，把小丁叫到床边，“上午你带小冬出去逛逛。”小丁点头，冲孟小冬嘿嘿一笑。身后数道好奇的目光，刺得她浑身不自在。“小冬，我的卡给你，喜欢什么就买，顺便帮我买几本杂志回来。”“不用，我也没什么要买的。你要看什么杂志？”“随便，只要不是《知音》《家庭》那种妇女读物就行。”小丁偷笑，身后的八卦人群开始起哄，“哇塞，总监，原来你还有如此温柔的一面！”“总监，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小丁那厮嘴也忒严了，半点儿内幕都不透露。”孟小冬哭笑不得地盯着孙少晏，“你干吗误导他们？”孙少晏拉过她，附耳低语，“有你做我的挡箭牌，我的风流债就可以少欠点儿。你不是一向反对我滥交吗？既然反对，你就得做出点儿牺牲。”这个动作，在外人看来，实在暧昧至极。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时间是这世上最无情之物，目睹着这温暖的相拥，却从未想过为之驻足。香港确实繁华，可孟小冬没心情欣赏。她只帮二哥买了些日常必需品，外加几本时尚杂志。小丁很郁闷。一上午腿儿都逛细了，就收获了这点儿东西？十一点多，孟小冬惦记着回医院。小丁说：“总监那边还没完事。临走前他交代，午饭让咱俩在外面吃。”孟小冬想了想，没反对。二哥是个工作狂，努力了这么久，就让他尽情完成最后的工作好了。生活的精彩之处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等着你的，究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还是地上踩到的狗屎。坐在餐厅里，孟小冬正准备甩开腮帮子狂吃一顿，李默的短信姗姗而至。简单几字——奶奶病危了。时装发布会的结果令人超乎寻常地满意。尽管身为设计师的孙少晏并未亲临现场，不过萦绕在他脑袋上的光环，无疑又多了几许。接到小丁的电话，孟小冬如释重负——这下子，二哥终于可以休息了。小丁在电话里说，很多人想去医院探望。孙少晏听了，统统拒绝。下午，例行查房过后，孙少晏开始睡觉，睡得很香很沉。睁开眼时，外面天已黑透。病房里没开灯，适应了一会儿，他才看清了屋子里影影绰绰的摆设。四下打量，独独没有孟小冬的身影。动了动胳膊，浑身散了架似的酸疼。打开台灯，按下手边的按钮，床头缓缓抬起三十度。半坐着，他脑袋有点晕，喉咙干渴难耐。端起水杯，温热的触感传入掌心。他眼底染着淡淡的笑意，心情颇佳。喝完水，看看表，十点多。孙少晏有点担心。这个时间，小冬会去哪儿？手机不在身边，大概是被她拿走了。想按铃叫护士来，无意中瞥见小冬的手机放在不远处的窗台上，离他有一米多的距离。可惜胳膊不够长，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无奈，他最终还是按下了床头的红色按钮。很快，护士推门而入，亲切地询问他有什么需要。孙少晏问她知不知道陪床的女孩儿去了哪儿。护士想想，说下午见到她好几次，大概半小时前，好像还看她坐着电梯下楼了。孙少晏问她

是不是一个人，护士点头。孙少晏皱皱眉，让护士帮他取过窗台上的手机。护士走后，孙少晏翻开手机盖子，正准备给她打电话，发现屏幕上显示着三条未读短信。他琢磨了一会儿，随手点开。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2）

从昨天开始，他就觉得她有点心神不宁，总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发愣。问她，她却什么也不说。他知道她肯定有心事，而这心事，多半跟这些短信有关。一条条点开……“孟老师，医院已经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奶奶很坚强，我知道她熬得很辛苦。每次短暂的清醒，奶奶总是紧紧握着我和小爸的手，面容很慈祥，笑得很安慰，可我看到小爸的眼角是湿的。爷爷躺在家里，保姆一天无数次来电话询问奶奶的情况，小爸总是笑着说，没事，很快就能出院。孟老师，那种笑，你一定没见过。今天下午，经过两个小时的抢救，医生说情况暂时稳定。小爸走出病房，靠在墙边，愣愣的，像尊雕像。很久很久后，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一定想不到！”字数超了，下一条……“小爸说：学校快开学了，下个礼拜你自己先回去。我已经帮你办好了转校手续，转去一中，到孟老师的班里。孟老师，你一定不知道，那天你给小爸来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小爸听出是你，很开心。可你实在是……实在是……善意的谎言你们这些大人不都很擅长吗？你为什么要让小爸猜出电话是我让你打的？就像小爸哄骗爷爷，难道你就不能稍微撒个小谎，哄哄小爸开心吗？因为你，小爸把我的手机没收了！”下一条……“这是我借护士手机发的短信，只是想问你个问题。孟老师，你难道真的对小爸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还是说，你也像其他人那样，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障碍？如果你不给小爸回电话，以上两点我就当你默认了，那我坚决不去一中，不去你班里上课！”……孙少晏靠在床头，盯着屏幕上的字迹，手心冰凉一片。小冬的魂不守舍，原来如此。李默的短信，透出太多的信息。腿上冷不丁传来的抽痛让他的心紧紧揪成一团，不断收缩。手微微发抖，合上手机，闭起眼睛，头很疼，浑身上下都很疼。汗很快湿透全身，他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苍白的唇扬起，散出一抹莫名的笑意。疼得好，浑身上下都疼，该疼的地方，反而感觉不到了。门口传来轻轻响动。“二

哥，你醒了？”孙少晏淡淡地嗯了一声。他担心的人，终于回来了。
“原来这床可以升起来啊，那你干吗每次都揽着我的脖子，让我扶你起来？直接这样多省事。”孟小冬走到床边，手里拿着刚从护士台取来的药。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3）

“刚才去哪儿了？”孙少晏睁开眼睛，笑了笑，把她的手机放在桌上。“给薇姐打电话。好几天都没她的消息了。”孟小冬抹了抹额头的汗，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往肚里灌。“打通了？”孙少晏抽出张纸巾，帮她擦掉嘴角的水渍。“嗯。她说她跟展阳阳分手了。展阳阳最近要去美国，大概待半年。薇姐说她不会就这么放弃，大家暂时分开，冷静一下也好。”“很像她的作风。”孙少晏漫不经心地道。“二哥，饿不饿？我给你买了猪骨汤。”“你自己出去买的？”“我跟护士打听的。反正不远，走两个街口就到了。”“怎么不让小丁来送？”“你让他送来的饭菜确实很好吃，不过都不适合你。”孙少晏笑笑，“我不饿。你先去洗个澡。”“不着急，我先帮你把衣服换了，都湿透了。——腿又疼了？”“没事。”“对了，我刚才还跟三姨通了个电话，继续帮你圆谎。”“你办事，我放心。”“二哥，你没事吧？”“嗯？怎么了？”“有点心不在焉的，想什么呢？”“小样儿。我睡了这么久，脑子还没清醒。”孟小冬不大相信，盯着他上上下下打量个遍，没发现什么异常。“我去帮你把汤热了，你喝完再换衣服，要不又得一身汗。”“嗯。”美好的早晨。孟小冬洗完澡，清爽无比。二哥靠在床上闭目养神。她正准备出去买早餐，小丁飘然而至，拎着白粥小菜，外加机票一张。“什么意思？”孟小冬攥着小丁递给她的机票冲到床前，有点火大。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4）

“中午的飞机。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吃过饭，小丁送你去机场。”孙少晏笑眯眯地望着她，不疾不徐地道。“我说了，等你能动了，我跟你一块儿回去！”“这里不用你，家里很多事需要你照应。”孙少晏不理会她的高声质问，声音还是淡淡的。“小丁，能不能麻烦你先出去一下？”孟小冬强抑怒火，冲他歉意地笑笑。“当然当然。我去给车加个油，你们慢慢聊！”说完，小丁挂着一脸贼兮兮的笑，轻轻退出病房。“看这架势，你是准备跟我单挑？”“嗯，很想！二哥，为什么突然赶我走？肯定有原因。”孟小冬不理会他的戏谑，坐在床边气哼哼地问。“我说了，你在这儿不方便。”“那是借口！我在这儿好几天了，一切都很方便。”“你要请假，下个月工资奖金被扣，拿什么供房？”“你借我钱就行了。”“……”“还有什么理由，嗯？”孟小冬气归气，手里倒是没闲着，轻轻帮他按摩肩膀。“没什么理由了。吃饭，吃完饭收拾东西去机场。”“你！”四目相对，眼神好似会说话，火花噼里啪啦。“回去。”“不回！”“回去。”“不回！”“回去！”“不回！”……眼珠子快瞪掉了。孟小冬率先败下阵来，哭笑不得地揉揉酸涩的眼球，语气放软，“二哥，回去了我肯定吃不好睡不好。不放心。”孙少晏似是轻叹一声，捏捏她的腮帮子，“傻丫头，我需要的只是休养，有什么好担心的？”“二哥，你就算把我弄回去了，我自己照样儿会来！”“让你来不了香港的办法多得是。”“你……”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5）

孙少晏脸上浮着浅浅的笑，笑得孟小冬心里直抽，莫名难过。“别跟我拧了，听话，回去。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孟小冬垂着头，不说话。孙少晏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用力，像在汲取着不属于他的温度。“二哥……”喃喃低语般的声音，“你看了我手机里的短信是不是？”孙少晏没有太多惊讶，点点头，下意识地松开她的手。“这就是你赶我走的原因？”孙少晏轻轻理顺她垂在脑后的发丝，声音镇定自若，“傻丫头，当然不是。”“骗人。”“我让小丁给你买的机票，是飞回D市的。究竟要不要去S市，你自己决定。我让你走，跟这件事无关。”“二哥，你再这样儿，我可真翻脸了！”“出息了，跟我翻脸，嗯？”不冷不热的腔调，激得孟小冬浑身泛寒。“反正就是一句话——我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长时间的沉默。孙少晏把床头又升高了些，跟她面对面坐着。病房里气氛很沉闷，是混着消毒水味儿的沉闷，令呼吸倍感不畅。小丁在门外探了探头，再次消失。这次不知又去干吗，也许是洗车。“小冬，我累了。”“……”“石膏拆了，我自然就回去，你不用担心。”“……”“木头的事，你自己想清楚，我不干涉。”“……”“我给你妈打过电话，她告诉我，前阵子我妈住院了。我不放心，你回去也有个照应。”“……”“吃饭，别再气我了。”“……”“小冬，说话。”“……”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6）

孟小冬双唇紧闭，就是不出声。孙少晏无奈地笑笑，揽过她的肩膀，轻轻拥她入怀。孟小冬没挣扎，任二哥抱住她，脑子很乱，却什么都不愿想。沐浴乳的清香冲淡了医院的味道，孙少晏垂首埋在她肩颈间，双臂紧紧收拢。孟小冬伸出手，环在他腰际。隔着衣服，掌心却被潮潮的汗液濡湿。时间是这世上最无情之物，目睹着这温暖的相拥，却从未想过为之驻足。定格这一幕的，也许只有回忆。“二哥，记得开手机。”“嗯。”“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嗯。”“好好吃饭。”“嗯。”“三姨我会照顾好。”“嗯。”“我去学开车。”“嗯。”“你腿好以前，出门我送你。”“嗯。”“别替我操心，你说的那些事，我会想清楚。”“嗯。”“快点好起来。”“嗯。”“继续嗯。”“嗯。”……病房里，终于响起笑声。释然吗？开心吗？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7）

没有人知道。飞机缓缓起飞。孟小冬拉下遮光板，埋头睡去。临行前，小丁一再说，他一定会照顾好二哥，让她不用担心。除了谢谢，孟小冬想不出自己还能说什么。二哥其实很倔强，他决定的事，她从来没有反抗的余地。李默的短信她看了，心里五味杂陈。她理解，人在脆弱的时候，总想找个人依赖。心理上的安慰，胜过一切。可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活在世上，大多时候，人，还得靠自己。回到家，冷冷清清的感觉。孟小冬放下行李，草草洗了把脸，给二哥打电话。小丁接的，说二哥正在睡觉。孟小冬心里很憋屈——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悻悻挂断，给家里打电话，刚好三姨也在。家长里短地聊了一会儿，老妈让她晚上回家吃饭，说三姨也想她了。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烦。孟小冬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漫无目的地换台。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直销广告，眼皮发沉，又困又乏。想睡，却总是睡不踏实，心浮气躁，浑身不爽。在半梦半醒间煎熬，怎么躺都不自在。正郁闷着，电视里响起一阵哀婉悠扬的音乐。她缓缓抬起眼皮。电视里，推销电动拖把的美女直销员不见了。屏幕上是一对男女在漫天飞雪中深情相拥，看起来像前阵子各大频道强力宣传的某偶像剧。她对这类电视剧向来不感兴趣——真空的童话世界，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无视一切只为爱而生的男男女女。十六岁时，她觉得这就是浪漫；二十六岁时，这一切在她眼中，已然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搞笑。当看到男主角疯狂摇晃着女主角的肩膀，第八次悲痛欲绝地嘶吼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再用你的爱来伤害我”时，她终于忍无可忍，果断地按下OFF键。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8）

翻开台历，开学日期一天天逼近了，教案还没准备好。坐在写字台前，盯着备课本发了半天的呆，一个字也没写出来。状态有问题！洗个澡也许会清醒一点。刚脱掉衣服，客厅的电话响了。孟小冬飞速冲出卧室，以为是二哥良心发现。“喂，表姐啊……”唉，一听这声儿，顿时兴致全无。“嗯，找我有事？”“没事不能找你啊。”“……”“下午陪我逛街吧？过几天我准备回家一趟，想给家里买点东西。”“还挺有孝心。不过，我下午有事。”“别啊，你最了解我爸的心意，来帮我参谋参谋呗。”孟小冬犹豫了一会儿，“几点？”“半小时后，我开车到你家楼下。”“嗯？开车？你开谁的车？”“马汀把他的宝马给我开了啊，敞篷的，到时候我带你爽爽。”孟小冬翻眼望着天花板，很无语。“行了，等我到你家楼下给你打电话。打扮漂亮点儿啊，到时候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朋友？谁……”话还没说完，电话已挂断。一失足成千古恨！站在车边，孟小冬悔得肠子都青了。刘小琴所谓的朋友，竟是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新近加盟公司的年轻设计师，前途无量的四有新人。“苏笑，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表姐孟小冬。怎么样，是不是符合你的一切要求？温柔贤惠清秀高挑肤色白皙黑发飘飘。最关键的，她二十六岁，你二十三岁，连你渴望的‘女大三，抱金砖’的条件都具备了。你说，你怎么谢我？”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9）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那个叫苏笑的男孩笑嘻嘻地伸出手，丝毫不显局促。“你好。”孟小冬随便跟他握了一下，礼节性地问好。“刘小琴，你跟小冬真的是表姐妹？”苏笑突然问。“没错。怎么了？”刘小琴不解。“不像，你俩的气质可真不像。”苏笑抚着下巴，视线在她二人身上来回扫过，啧啧道。“那你说，谁的气质好？”刘小琴笑得颇自得。孟小冬觉得，像刘小琴这么芙蓉地活着，其实也挺好。“这个啊，我说真话吧，你肯定得翻脸。和谐社会，我就啥也不说了。”“你！”刘小琴瞪他一眼，也不答理，拉开车门招呼孟小冬小车。双门跑车，后排座位非常窄。苏笑很有绅士风度，主动让出副驾驶位，手长脚长地蜷在后面，看起来很滑稽。孟小冬把座椅往前调了调，尽量让后面的空间显得不那么局促。苏笑从后面探过头，很开心地跟她说谢谢。孟小冬没说什么，系上安全带，盯着窗外出神。苏笑这个名字她听二哥提过，据说是前不久刚进公司的很有才华的新人。比他的才华更令人瞩目的，是他的家世。二哥平时对他颇多照顾，这是直接来自董事长的指示。她本来对这个人印象一般，以为不过是个有钱的二世祖。见到真人，倒有些意外。很阳光很帅气的面孔，眼神很干净，纵然有些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却看得出，他在刻意收敛。这种钻石金龟是刘小琴的最爱，她实在没有理由把他介绍给自己。一路上，苏笑拉着孟小冬问了很多孙少晏的事，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孟小冬对他印象不坏，挺真性情的一个大男孩。本来说去逛街，可刘小琴却把车拐进了花园道上的名典咖啡厅。“下车！马汀交给我的任务顺利完成，剩下的，是你俩的事了！”“什么意思？你不是要去买东西吗？”孟小冬困惑不解。这事怎么扯上马汀了？“表姐，我就是负责牵线儿，具体怎么回事，你问苏笑吧，让他给你解释。我还赶着赴约会呢！”“……”“小冬，走啦，进去喝杯咖啡，我绝对有问必答！”苏笑乐呵呵地探过身子，解开了她的安全带。优雅的钢琴曲，浪漫的午后时光，很适合约会的地

方。这种气氛，明显不适合孟小冬。苏笑问她喝什么，她说冰水。苏笑说冰水是免费的，她说那不更好。苏笑琢磨了一会儿，点了一杯蓝山，一杯薰衣草茶。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0）

服务生走后，俩人面对面坐着。孟小冬开门见山，“刘小琴是我表妹，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她绝对不会无聊到帮我介绍对象的地步。这件事跟马汀有什么关系？”“不要急不要急，听我慢慢道来。”苏笑双手托着腮帮子撑在桌上，语调颇夸张。孟小冬笑笑，做洗耳恭听状。苏笑煞有介事地清清嗓子，徐徐道来，“这事是这样的。最近我爸突然发现我都二十三了，是时候谈恋爱了，于是指示我妈帮我物色对象。我一听就急了啊，我跟我妈说，您老那眼光还停留在梳着俩大辫子，穿军装唱样板戏的年代，可我是学设计的，眼光前卫着呢。您老满意的对象，在我眼里那不得直追古董级别了？所以我的个人问题，还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好了。我妈听了吧，倒也没为难我，只跟我立了几个择偶规矩：人要善良厚道，家世要干净清白，职业要严肃正经，气质要温雅端庄。不要浓妆艳抹的，不要头发染成假洋鬼子的，不要香水味儿二里地外都能闻到的，不要说话嗲声嗲气的，不要眼里只有自己的，不要花钱如流水的，不要好吃懒做的，不要水性杨花的，不要年纪比我小的，不要……总之就是一堆的不要。我琢磨了一下，要是严格按照我妈这标准吧，符合她要求的儿媳妇唯一可能存在的地方，就是医院妇产科的婴儿房。我去那儿直接订一个，自己着手照着她老人家的标准培养……”听到这儿，孟小冬扑哧一笑，被逗乐了。这孩子挺有意思，够能侃，“说了半天，我也没听你说到重点啊。”“你看，别急啊，我得先把这事的前因后果介绍清楚才方便你理解。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苏笑挠挠头。服务生刚好送上喝的，他就手接过，把薰衣草茶放在孟小冬面前。“说到媳妇儿要从娃娃抓起。”孟小冬被他这么一搅和，心情倒是松缓了些。“对对对。然后呢，我琢磨着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没真当回事。说起来，你可别说我自恋。在学校里，喜欢我的女孩多着呢，可我觉得在她们身上愣是找不到恋爱的感觉。结果大学四年，一次恋爱都没谈过，真是惭愧啊！”说着，不忘长

叹一声，以示唏嘘。孟小冬哈哈大笑，“这么纯洁？像你这样的小帅哥在大学不谈恋爱可挺罕见。”苏笑不好意思地撇撇嘴，眼睛眨巴眨巴的，映着窗外的光，分外明亮，“嘿嘿，小冬，其实吧，本来我也对自己的长相挺有自信。但见到孙哥本尊，那长相，那气质，让我顿时明白了一件事——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孙哥那脸，长得可真够倾国倾城的。从那往后，在公司听见有人夸我帅，我都觉得那是讽刺，唉……”“没事，你还没长熟呢，充其量算男孩儿，甭跟男人拼气质。”“小冬，你可真好，这安慰的话听起来实在。咱接着说，说到哪儿来着？话题一岔，我又忘了。”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1）

孟小冬喝了口茶，觉得这孩子实在是够能耍宝，“说到你在大学守身如玉。”“对对对，你听得真认真，我就喜欢认真的人，咱继续。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挺有追求的，宁缺毋滥。不喜欢人家，就不能玩弄感情害人家是吧？前几天跟马汀哥吃饭，我就顺嘴把我妈找媳妇儿的标准当笑话讲给他听，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谁知今天中午他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下午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对象。我当时一听就傻眼了。你也认识马汀哥吧？他那人，别看风流成性流连花丛，心里奸诈着呢。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吧，就是拒绝，琢磨着他肯定是在耍我玩儿呢。谁知道他神色贼严肃，跟我说，他给我介绍的这人，绝对符合我妈的一切标准。听了这话，我更蒙了，连忙问他女方多大，出满月了没。随后，就听他说，对方是孙哥的妹妹。我一听，脑子里立马浮现出刘小琴的影子，说那也太不合适了，她身上的每一处，都跟我妈的要求截然相反。还没等我拒绝呢，就听他说，这个妹妹跟刘小琴完全不一样，是个当老师的，他是冒着被少晏砍了的风险介绍给我的。这下子，我来兴趣了……”说到这儿，苏笑顿了顿，“喝点儿水先。”孟小冬听得挺专注，示意他喝完水继续。“然后呢，他跟我说：‘这个妹妹是少晏的宝贝。你下午去见见，不满意就算了，满意就得正经认真地谈。否则，少晏要是把你剁了，你可别怪我。’嘿嘿，听完这话，我立马嗅到点儿八卦的味道，就跟他打探内情。说起来，马汀哥可难得这么严肃地说话。他跟我说：‘少晏是我的半个学生，也是我最欣赏的设计师，更是公司的顶梁柱，所以我不希望他因为感情的事把自己毁了。’我没太听明白，他继续说：‘这么跟你讲吧，我不希望他把自己搅和进乱伦的漩涡里……’”听到这儿，孟小冬顿时僵住，垂下头默默喝茶。“小冬，马汀哥说孙哥喜欢你，可孙哥知道他不能喜欢你。世俗的压力一般人都顶不住，这样的幸福代价太大。当然，孙哥这些想法都是马汀哥自己推测的。然后呢，他又跟我说小冬是个很好的女孩，

任何人娶了她都会幸福。还说把你介绍给我都有点舍不得呢，要不是鉴于不想为了一朵花放弃整座花园的心理，他都想自己出手……”“别听他胡扯！还有，我二哥是个正常男人，对乱伦没兴趣！告诉马汀，不要把我们的感情理解得那么淫秽。”孟小冬强作镇定，冷脸道。“玩笑玩笑。这些咱先不说，然后他就让我来跟你相亲了。说实话吧，来以前我就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想看看孙哥喜欢的女人是什么样儿的……”话音未落，便看到孟小冬毫不客气地瞪着他，苏笑立马改口，“不不不，我就是想看看孙哥的妹妹是什么样儿的。谁知见到你之后，嘿嘿……”“傻笑什么，有话就说。”孟小冬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第十八章违心的别离（12）

“这么说吧，小冬，要不咱俩谈谈试试吧？说不定真能行呢！我以我的处男之身发誓，我从不玩弄女人的感情！”“……”孟小冬低头喝茶，喝得太猛，快见底儿了。“咋了？吓到你了吧？我这人有个缺点，就是说话太直接。其实我是想说，我对你印象挺不错的，就我目前能了解到的这些事来说，你没有一项不符合我妈她老人家的标准。扫清了前路最大的障碍，爱情说不定呼啦一下子就来了呢！”“……”孟小冬继续喝茶。事实上，杯子已经空了。“别不说话啊！你看这样儿搞得我多被动。”“你……”孟小冬实在忍不住，终于失声而笑，“别逗了，告诉马汀甭琢磨那些不着调的。我的事，二哥的事，都不用他操心。”“现在在说咱俩的事呢，扯他们干吗？”“……”苏笑收起脸上的嬉笑，很认真地望着她，“小冬，其实我挺相信缘分的。今天在你家楼下，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特有感觉。我看人挺准的，你就是那种特别适合娶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你身上没有年轻女孩儿的浮躁和张狂，让人觉得很舒服，真的。你别急着拒绝我，我知道我这张脸长得有点不可靠，可我向自己的良心保证，我绝对是那种对感情从一而终的人！这年头，二十三岁的处男可不好找，你说是吧？”“苏笑，谢谢。你这些话，我听了挺高兴的。不玩弄感情的人，肯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祝福你。可你的幸福，我给不了，也不想给。”苏笑愣在那儿，半天没说话，神色黯淡了些，不复刚才的神采飞扬。孟小冬歉意地笑笑，起身准备离开。“小冬，有时候，人应该多给自己一点机会。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苏笑，想要和得到之间，有时候隔着的，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谢谢你的茶，我先走了，再见。”

第十九章血疑（1）

第十九章血疑你说的我都懂，没有人愿意当乌龟，只不过很多事不是说出来就可以解决的。走出咖啡厅，苏笑追了上来。“小冬，能碰上个对眼儿的人不容易，我不会轻易放弃的！”“苏笑，你还年轻，男人三十一朵花，好女人大把，你可以慢慢对眼儿。”“我送你吧。你要去哪儿？”“你送我？用什么送？”苏笑一愣，随即不好意思地笑笑，“忘了忘了，今天没开车。那我陪你坐地铁。”“不用了，我还有事，就此别过吧。”“别啊，你这话说得怎么有点后会无期的意思。”“聪明的孩子，我就是这意思。”苏笑不理会她的话，兀自四处张望，“地铁站入口在哪儿？”孟小冬无奈地摇头，“苏笑，我有自己的理由，也有自己的判断。我觉得咱俩根本不适合，而且我对姐弟恋丝毫没兴趣。”苏笑垮下脸，沉默了一会儿，闷声道：“小冬，你别再拒绝我了。你越拒绝我，我对你越有感觉。你说这事闹的，我郁闷了。”孟小冬拍拍他肩膀，“别郁闷了。缘分未到，强求不来。我走了，拜拜。”地铁上，小冬收到一条短信。看罢，她匆匆回家收拾东西，直奔长途汽车站。人生中，总会遭遇一些措手不及的离别。孟小冬在S市住了四天。李木鱼忙着处理丧葬事宜，每天只有吃饭时能见到他。这样也好，也许忙一点儿，能冲淡心底的悲伤。李默变得很沉默，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总是一个人坐在堂屋的凉椅上，盯着墙上的遗像发呆。家里瘫痪在床的老人惊闻老伴儿已去的噩耗时，紧紧抓住李木鱼的手，嘴唇上下哆嗦着，老泪纵横。哽咽中，失魂落魄地反复念叨：“我拖累了她，我拖累了她，是我拖累了她，是我拖累了她啊……”小冬别过视线，不忍再看。

第十九章血疑（2）

李木鱼坐在床边，擦去老父满面的泪水，声音沉稳如山，“爸，我妈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她有些话让我告诉你，是她最后的遗言。”说罢，他俯下身子，凑到老父耳边，一字一字地说着，缓慢而清晰，“我妈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保重身体，到时候给我主持婚礼，给我的孩子取名。她看不到这些了，你得帮她看着，还得好好记着。百年后，她在那边等着你，你得详详细细地说给她听。妈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我结婚生子。爸，你一定得帮她老人家圆了这个念想。好好地等着我把媳妇儿给你娶进门，等着我把孙子抱到你面前，你亲耳听他叫爷爷，替我妈好好听着，好好听着……”母亲骤然离世，父亲瘫痪在床，儿子尚且年少。这样的一个家，全都担在李木鱼日渐瘦削的肩膀上。这时候，就算他再累，再痛苦，再悲伤，也绝不能倒下。孟小冬很担心，担心他这样压抑自己早晚会出问题。伤心，伤神，伤身。还记得那天她赶到医院时，迎面而来的，是缓缓退出病房的医生。他们那平静中透着哀戚的神色，她见过。姥姥去世时，宣告抢救无效的医生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隔着玻璃，她看到李默哭得很伤心。很久很久后，李木鱼轻轻拉开他，仔细抚平白布上的褶皱，转身把李默搂在怀里。他搂得很紧，很久很久，都没有松开。祖孙三人，离得那么近，呼吸，却再也无法在空气中交融。这是唯一的一次，她看到李木鱼脸上漫溢着悲伤。这几天，他一直在忙。母亲的身后事，他不许任何人插手。她能做的，也只是在家里帮着保姆照顾老人，帮着他开解李默。这期间，她给二哥打过很多电话，但十有八九都是小丁接的。偶尔是二哥接起的，对她也总是那些习惯性的敷衍：很好，吃得好睡得好康复得好，一切都很好。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让她备感无奈的是苏笑那小子，打电话她不接，没关系，改发短信。短信不回，没关系，他自娱自乐，继续发。三不五时的问候，偶尔透着孩子气的抱怨，尽管天天不断，倒也不惹人烦。可惜，她现在

却没有心思去答理这些。四天的忙碌，简单的葬礼，一切尘埃落定。这晚，老的少的因为连日的悲伤困倦，早早都睡了，家里静悄悄的。孟小冬洗完澡，正准备回客房睡觉，却见小院儿里亮着灯光。走到门口，看清院子的藤椅上，李木鱼正静静地坐在那儿，叼着根烟盯着不远处的石榴树出神。孟小冬暗暗叹了口气，走到他身边，轻轻坐下。李木鱼侧头看看她，嘴角浅浅扬起，散出一抹倦怠至极的笑意，笑碎了满天星光。“别抽了，你不能抽烟。”“小冬，这几天谢谢你了。”“别这么客气，我也没帮上什么。”“事情都处理完了，明天一早我送你回去。”“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你这边暂时也走不开。”

第十九章血疑（3）

李木鱼丢掉手中的烟，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道：“这棵石榴树，是李默出生那天我父母亲手栽的。旁边的空地是想为他们的第二个孙子种树的，本以为这天不会太远，可惜，一直拖着。我哥走了，我妈走了，这块地却仍然空空如也。”“李木鱼，阿姨的身后事已经处理完了，现在深更半夜的也没人，你要是心里不好受，就别憋着了。不管你怎么发泄，我都当没看见。真的，别太为难自己。”“你觉得我适合选择什么方式发泄？是搂着你大哭一场？还是拎起你暴打一顿？还是找把刀，直接抹脖子了事？”“如果只有这三个选择的话，我看还是第一种吧，比较文明。”二人相视而笑。只是这样的笑意，却丝毫未能舒缓压在两人心头的重荷。“小冬，如果李默不给你发那些短信，你会不会来？”“嗯？”孟小冬愣了一下，“怎么突然问这个？”“同情会令很多感情变质，尤其是像你这么一根筋的思维方式，非常容易被同情左右自己的判断。”“……”“小冬，除了同情还有没有其他？”“……”“有没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李木鱼望着她。灯光很暗，他的眼睛遮在树影里，让人看不真切。“李木鱼，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说的我都懂，没有人愿意当乌龟，只不过很多事不是说出来就可以解决的。”“没错。不过，你要是不说出来，就更不可能解决。”“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你当然可以说得这么轻松。”“缩头乌龟总会激起别人把它脑袋拎出来瞧瞧的欲望。”“这种事一点也不好笑。”“你不说出来，没有人知道那究竟好不好笑。”“李木鱼，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儿睡吧，晚安！”孟小冬腾地起身，转身就走。“孟小冬，你站住。”李木鱼坐着未动，声音也不高，可不知怎的，她就站住了。安静。夜色迷人。

第十九章血疑（4）

气氛诡异。二人僵持。一触即发。这是耐力的比拼，孟小冬很快就投降了。“还有什么事？”她问。“小冬，过来坐，聊聊。”“聊什么？”“聊活人该聊的事。”“李木鱼，我觉得你有时候理智得让人觉得害怕。违背自然规律的隐忍和克制，结果只有两种——崩溃，变态。”“说得好。前半句我接受，后半句送给你。”孟小冬重新坐到他身边。藤椅不长，两人挨得很近。隔着衣服，隐约能感受到彼此身上的温度。沉默了一会儿，月亮被云层遮住，小院儿里只剩几许微弱昏黄的灯光。良久后，李木鱼轻叹一声，缓缓开口道：“小冬，随便说点儿什么吧。今晚，我讨厌安静。”孟小冬心里一紧，捕捉到他言语间一闪而逝的脆弱。侧头望他，那张完美的面具上，终于现出了裂痕。只见他眼皮微微垂着，神色落寞。想了想，她低声道：“其实，有些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只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只会徒增大家的困扰。等过阵子你家里的事情平复些，找个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聊聊。”“林西北的事？”李木鱼笑了笑，很淡。“嗯。”孟小冬点点头，手心隐隐冒汗。“说来听听。”李木鱼侧了侧身，胳膊支在扶手上，静静看着她。“为什么这么想知道？分散注意力吗？对我可有点不公平。”“小冬，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觉得呢？”李木鱼挑挑眉，“喜欢，就想靠近，靠近后就想得到，得到后就想幸福。你跟林西北，失败在这最后一步？”“……”“我相信这不是你的错。以你的心机，不可能在感情上战胜他。”“……”“小冬，你忘不了的，是他的人，还是他给你留下的伤，嗯？”闻言，孟小冬惶然，仓促避开视线，心紧紧缩成一团。灯光下，她的脸色分外惨淡。

第十九章血疑（5）

李木鱼坐直身子，轻轻拉过她的手，握在掌中，“想忘记痛苦，没有太多的办法。像你这种爱别扭较真的木瓜脑袋，最可行的，也是唯一的途径，莫过于发挥阿Q精神，越挫越勇地寻找幸福。缩在龟壳里流干了眼泪，换来的，也不过是下个百年的寂寞轮回。他伤害了你，你要学会反击。法制社会不能杀人，你唯一的武器，就是找到他不能给你的幸福。”眼泪无声无息地滑落。孟小冬抬起头，望着无星无月的夜空，嘴角挂着释然的笑意，心里，却弥漫着淡淡的悲凉。抽回被他握住的手，那残余的体温，很快散去。“李木鱼，你有没有爱上过一个人？”“以前吗？没有。”“现在呢？”“很多事我可以一手掌握，可惜爱情不属于一个人可以掌握的范畴。”“李木鱼，你活得太通透。靠近你，站在你身边，除了吸引，更多的是压力。”“从你嘴里说出这番话，在我听来更像是借口。我没有成功到需要被仰望的地步，在爱情面前，你也不需要去仰望任何人。”孟小冬扯扯嘴角，很干涩，笑不出，“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其乐融融的家。”李木鱼点点头，示意她说下去。“老人离世前念念不忘的，也是这些。”李木鱼脸色黯淡下来，眉眼间染着几许怅然，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开口道：“在医院的那几天，我妈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总是拉着我的手，隔着氧气面罩静静地望着我。那种眼神我了解，她最担心的，就是因为李默的存在，影响了我的婚姻。所以，在李默跟她提起你时，我没阻止。甚至不久前我还在想，要不要给你打电话，要不要让她见见你。可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不公平。我不想利用你的善良，然而看到仪器上起伏的波纹变成一道直线的那个瞬间，我第一次觉得后悔。她走得很安详，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她措手不及地离去，除了那个眼神，一个字儿都没有留下。小冬，看你赶到医院，看你帮我照顾老人，看你搂着李默的肩膀告诉他要坚强，看你刚才站在门边担心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觉

得，觉得什么，李木鱼没有继续说。久久的沉默。夜风起，拂面而过，带来些许凉爽，却吹不散心中的阴霾。孟小冬缩了缩身子，心里很乱，习惯性地想逃，在屁股离开藤椅的刹那，李木鱼的声音却再度响起，“坐下。下面的话，你一定要听。逃跑不是个好习惯，要改掉。”“……”“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收养了李默之后，婚姻就被我排除在人生必须完成的几件事之外了。”孟小冬点点头，坐姿僵硬。

第十九章血疑（6）

“我对婚姻一直没有期待。我培养李默，他能成才，就是对家里所有人最大的安慰。我一直认为，男人跟女人不同。女人太感性，大多女人都逃不掉对家庭的依赖。可就在刚才，我坐在这里，看见你站在门边，不知为什么，这些天压在心底的所有情绪，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很累……真的很累。原来李默说得没错，只要是人，都会需要休息，都会渴望依赖。”李木鱼缓缓站起身，走到她面前，面色虽憔悴，却柔和，“小冬，说这些话，是让你明白我心中所想。我不想错过，但我也不会强求。你自己想清楚，什么时候能解开心里的结，就什么时候来找我。对婚姻，我原本就没有期待，所以，我很有耐心。不早了，回去睡觉吧。”第二天一早，李木鱼开车把孟小冬送到车站。按照他的意思，本想直接把她送回D市，但孟小冬说家里还有老人孩子，不用他来回折腾。李木鱼没坚持，两人便在车站分别。两个小时的车程，孟小冬迷迷糊糊地睡了好几觉。回家后，草草洗了个澡，换下衣服又匆匆出门，回老妈家交差。最近一次次放她老人家鸽子，已经引起了她的疑心。二哥久久不归，三姨昨天还打电话去公司问。幸亏王秘书机灵，事情才没露馅。家里挺热闹。大舅来了，带了很多土特产。大舅说，表妹中午在五星级酒店请全家吃饭。老妈和三姨直夸表妹有出息，大舅乐得合不拢嘴。话匣子一开，滔滔不绝中，时间过得飞快。忽然香风扑鼻，一道花蝴蝶似的身影直直冲进门，扑到大舅怀里。那娇娇嗲嗲的声音，导致室内温度骤降。孟小冬抖抖肩膀，悄悄往后挪了挪屁股。父女情深之后，一行人动身杀向酒店。刘小琴还是开着马汀的宝马，但那中看不中用的小跑车里坐不下太多人。最后决定由小琴开车拉大舅先走，剩下的人打一辆车刚好。小琴倒也没多客气，敞开车篷，踩下油门，拉着兴奋的大舅扬长而去。三姨望着不远处扬起的尘土，神色有点古怪，拉着孟小冬的手问道：“小冬，小琴这车可不便宜，她哪儿来的？难道是少晏公司给配的？她刚进公司，

能享受这福利？”看得出，三姨的问题问出了老爸老妈的心声。孟小冬打个哈哈，模棱两可地点点头，转身走到路边拦车。五星级酒店的气派就是不一样。老妈和三姨走进大堂后，先去了趟洗手间。刘小琴带着大舅和老爸先上楼，让小冬在门口候着二位老太太。小冬手里拎着三个包，造型颇怪异。靠在墙边百无聊赖间，手机响了。翻开一看，精神头儿顿起，立马按下通话键，“喂，二哥，你终于良心发现了？竟然舍得主动给我打电话。”电话那边响起淡淡的笑声，“在哪儿呢？”“大舅来了，刘小琴请客，在酒店呢。你腿怎么样了？”“挺好。你声音怎么这么蔫儿？没睡好？”“没，天儿热人就容易没精神。对了，你可千万别由着自己的性子使劲儿吹空调啊。”“知道，小丁比你还啰唆。”

第十九章血疑（7）

孟小冬咧嘴直乐。二哥心情不错，她的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情况，现在还不知道。甭惦记，医生说愈合得挺好。”“碰上什么喜事了？前几天听你在电话里冷哼哼那样儿，我还以为你又进入新一轮更年期了呢。”“傻样儿。我妈身体怎么样？”“精神着呢。你多给她打点儿电话，要不她该惦记了。”“嗯，我没少打。”“切，就不见你给我打。小丁太不仗义了，现在被你培养的，谎话那是张口就来。”“木头那边的事怎么样了？”孟小冬脸色黯了黯，闷声道：“都处理完了。你顾好自己就行，不用操心这些。”孙少晏嗯了一声，没继续问，话题一转，“马汀昨天过来了。”马汀？孟小冬撇撇嘴。她现在非常不待见这个甩着狐狸尾巴的花心大萝卜，“嗯，算他有良心。你这可是工伤，他早该去看你了。”孙少晏笑笑，“他说前几天给你介绍一对象。”孟小冬蒙了一下，讷讷了半天，没接话。“甭跟我装聋作哑！我知道是苏笑。”“切，他纯粹就是乱点鸳鸯谱。苏笑那厮，根本就是一孩子。”“他跟马汀一起过来的。”“啊！他也去了？他跟你说什么了？”“叽里呱啦、滔滔不绝地跟我表达他对你的仰慕。”孟小冬脸都绿了，“二哥你别听他瞎咧咧！”“他还问我能不能追求你。”孙少晏淡淡地道。“他也太……”墙在哪里？撞吧撞吧不是罪。“嗯，智商跟你有一拼。”孟小冬撇撇嘴，“你别答理他，也甭操心我。把你的腿赶快养好赶紧回来，我就什么都踏实了。”孙少晏应着，声音柔和，“傻丫头，魅力不小啊。我印象中，苏笑那小子挺傲，不像是个花痴。谁知昨天在病房里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把我给麻得差点从床上跳下来，把他踹出去。”“哈哈，那小子是挺好玩儿的。”

第十九章血疑（8）

“就算谈不成恋爱，多个朋友也不错，别总自己闷在家里。”“你好好吃饭啊，我不跟你说了。我妈和三姨过来了。”“嗯，挂了吧。下午回去睡个觉，没事多出去玩玩儿。”气派的包间，精致的碟盏。大舅坐在主宾的位子上，招呼大家入座。刘小琴倒是毫不心疼钱，鱼翅鲍鱼大闸蟹一样没落下，满满当当一大桌子，外加两瓶茅台。孟小冬咂舌。马汀在女人身上确实出手够阔绰，这一桌下来，最起码抵她孟小冬三个月的工资。酒足饭饱后，服务员送上账单。刘小琴漫不经心地掏出信用卡递给她，大舅好奇地凑上去问多少钱。刘小琴摆摆手，说没多少。大舅对刘小琴的气派极满意，眼角眉梢间的自豪，掩都掩不住。临走前，三姨跟孟小冬说让她帮忙去趟医院，取一下前几天检查身体的化验报告。老妈一听，顺嘴说：“正好，顺便把我跟你爸的也一块儿拿回来。上个礼拜单位组织职工体检，我一直没空儿去拿。”孟小冬领命，把老人送上出租车，就跟他们分道扬镳，自己拎着包溜溜达达走向地铁站。吃了一肚子的油腻，胃里直发胀。走了一会儿，稍稍消化了些，舒服多了。有了上次急性阑尾炎的惨痛经历，她现在吃东西特别注意，管不住嘴的后果是伤身伤钱又伤心。医院，又见医院。孟小冬甩甩头，走进门诊大楼。最近这消毒水味儿闻得都有点儿麻木了。体检结果装在牛皮纸袋里。孟小冬坐在大厅的塑料椅上，一份份打开。老人有病总是怕儿女担心，最爱藏着掖着。三姨上次住院，医生说她的高血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可她以前却从来没提过。仔仔细细研究了一遍，大致没什么问题。血脂血糖血压什么的，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正常，但总体来说，身体还都不错。老人身体好，是儿女最大的福气。孟小冬盯着化验报告，心里挺感慨，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离世的李家老人。这么好的儿子，这么好的孙子，以后说不定还能添丁进口，可惜，老人却再也看不到了……想着想着，她不禁有点伤感。视线无意间落到老妈化验单上血型那一栏，一下定住了。她

揉揉眼睛，仔细瞧了瞧——AB型RH阴性？孟小冬诧异非常。她是A型血，跟老爸一样。说起来，她还是第一次知道老妈的血型竟然这么有性格。这得归功于她老人家健朗的身板儿，基本上最大的病也就是发个烧挂个吊瓶。抽血这种事，好几年也碰不上一次。收起检验报告，孟小冬抬头看了看墙上巨大的挂钟——两点多了。前阵子天天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一下子闲下来，还挺不适应。

第十九章血疑（9）

回到家，大舅正跟老爸在院子里下象棋。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厮杀得正激烈。孟小冬走过去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牢记观棋不语真君子的训诫，尽管老爸连走两步臭棋，她都没吱声。胜负很快就见了分晓，大舅乐呵呵地推开棋盘，很是意气风发。老爸沉着脸，兀自盯着残局认真琢磨。老小孩儿啊老小孩儿，什么事都爱较个真儿。孟小冬摇摇头，跟大舅一起进了屋。老妈接过化验单，随手收进抽屉里。孟小冬泡了壶龙井，一家老小围坐在桌边聊天。大舅说舅妈最近身体不大好，过阵子可能要带她来城里检查检查。说起看病，大舅的神色立马不复刚才的快活，重重地叹了口气，沉声道："现在真是不敢得病。你说我们又没有医保，全仗着那点儿老底和孩子的贴补，根本就看不起。随便住个院，千把块钱就没了，这还是往少里算！"三姨和老妈附和地点点头，没插话。只听大舅继续说："尤其你说像我这样儿的，要是有个病有个灾，输个血都不一定输得起！要不街坊邻居凑一块儿总说，活着千万别得病，得病不如死了强！唉……"三姨正想接话，孟小冬却抢先插进来，"大舅，你刚才说输血都输不起是什么意思？""谁摊上我这种古怪血型都得闹心。AB型，还什么RH阴性……"大舅脱口而出。孟小冬心里咯噔一下，还没来得及仔细琢磨，话题已被老妈急急岔开，"大哥，健康就是福，咱不聊这些不吉利的。你身子骨儿这么硬朗，我看活到一百岁都没有问题。"话音未落，大舅哈哈笑开，话题自然而然又扯回刘小琴身上，一派有女万事足的畅慰，声音分外响亮。孟小冬静坐在一旁，脑子里还在寻思血型的事，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想来想去，想到脑子打结，也没想明白。思路不时被老妈的问话打断，最后混成一团糨糊。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大女当道的年代，婚姻成为每个职场女性心中那道难以跨过的坎儿。花花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容易击溃男人的意志、女人的爱情。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多。大舅那洪亮的大嗓门儿，震得她耳朵到现在还有点儿嗡嗡作响。衣服没换，懒洋洋地趴到床上，动也不想动。外面在下雨，三不五时地炸起几声轰隆隆的闷响，为夜色平添了几分狰狞。孟小冬在床上赖了一会儿，脑子晕乎乎的，不知怎的又想起老妈那古怪的血型。整个下午都没人再提起这个话题，她差点给忘了。可现在想想，老妈的反应似乎有点不正常，好像很避讳。正分析着，骤然听见外面一声爆响，炸了个大雷。这下好，思路全飞了。急雨倾盆，豆大的雨点儿疯狂地敲打着窗上的玻璃，搅得人心烦气躁。孟小冬揉揉头发蹭到床头，抓起电话，噼里啪啦一顿按。“喂，二哥。”蔫了吧唧的声音，几乎淹没在电闪雷鸣中。“小冬，怎么了？中午刘小琴给你下巴豆了？怎么这个动静儿？”孙少晏的嗓子沙沙的，有点儿哑，像是刚睡醒。“你今天可真反常。我以为又会是小丁，我以为他又会告诉我，你正在睡觉。”孟小冬拉起被子蒙在脑袋上，外面的噪音才稍稍小了些。“我确实在睡觉，小丁正在洗澡。”孙少晏笑道。“吵醒你了啊。”孟小冬有点懊恼。“没，就算你不来电话，我也正准备自然醒呢。有事跟我说？”“这里雨下得很大，你那边下没下雨？”下雨的话，他腿岂不是要疼死。“没下。”“那就好。”“阴天。”“……”还不如下雨。“怎么了，又碰上什么郁闷的事了？跟我说说，我开导开导你。”孟小冬被他戏谑的腔调逗乐了，“二哥，我问你个事。”“嗯，问吧。”“你知不知道姥姥是什么血型？”“B。”“那姥爷呢？”“O。”“……”B型和O型，生出AB型RH阴性的孩子……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2）

“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些？”“二哥……你确定？”孟小冬声音有点儿抖。“确定，他们住院时的病历我都看过。”“二哥，那你说……”该死的雷声！孟小冬皱眉暗骂。“小冬？”孙少晏听出了她的反常，言语间多了些凝重。“二哥，你说，B型的人和O型的人，能不能生出个血型非B非O的孩子？”“你觉得呢，嗯？”孙少晏失笑。“我觉得，应该不能。”“傻丫头，被雷劈糊涂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种问题？”“按理说，我妈是不是应该不是B型就是O型？”“嗯，”孙少晏的声音听起来也不若刚才轻松了，顿了顿，才小心翼翼地问，“那你妈是什么血型？”“……”“小冬，说话。”“二哥，这件事太诡异了，你让我好好想想。我现在脑子有点儿晕。”“你妈是什么血型？快说。”不容置疑的声音。孟小冬咬咬牙，缓缓地道：“AB型RH阴性……”电话那边沉默了。“姥姥是B型，姥爷是O型，我妈却是AB型RH阴性，而且……而且大舅也是……”毫无征兆间，轰天巨雷平地而起。血型疑案，二哥也蒙了。孟小冬裹着被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给老妈打个电话一探究竟，可这个钟点老人家早就睡了。再说老妈好像很避讳这事，如果贸然地打探，不知道会不会惹她老人家生气。她心里乱糟糟的，不愿意去想那些假如。二哥说，这件事他会搞清楚。二哥说，不让她插手，不要问家里的人，那只会把事情越弄越乱……郁闷啊郁闷，小冬又失眠了。上网，登录QQ。只见夜猫子大军正在群里激烈地讨论婚姻与爱情。翻了翻聊天记录，原来是沫沫在群里激情飞扬地痛斥前阵子刚分手的男友引发的。沫沫大骂前男友是负心出轨的现代陈世美。劝者有之，同斥者更众。最后，结论惊人的一致——走女人的路，让男人见鬼去吧！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3）

大女当道的年代，婚姻成为每个职场女性心中那道难以跨过的坎儿。花花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容易击溃男人的意志、女人的爱情。小冬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还是心不在焉。脑子里一堆字母乱飞，都是血型惹的祸啊！正想下线，就见有头像闪动——是烟火惊鸿，学校的英语老师。烟火惊鸿：冬冬，冬冬，现身！小样儿，别以为隐身了我就抓不住你，嘿嘿。呵呵：你QQ反隐？真不厚道。找我有事？烟火惊鸿：上星期天，你是不是相亲来着？呵呵：……我最近没空儿相亲。烟火惊鸿：那天我从地铁站出来，看见你跟一男的站在名典门口儿依依不舍地话别呢！赶紧坦白！帅哥啊，你不要介绍给我！呵呵：……你千里眼啊，连依依不舍都被你看出来了？烟火惊鸿：那是，二点零的视力可不是吹的。呵呵：那是我哥公司的同事，有点事找我而已，不是相亲。我最近洗心革面了，很久没相亲了。烟火惊鸿：那小子长得挺招人喜欢啊。你说你身边儿怎么净是帅哥呢？呵呵：你快省省吧，别成天帅哥长帅哥短的！就你这看人只看貌的腐败思想，多影响学校里那些祖国花骨朵们的健康成长！你男朋友也不管管你？烟火惊鸿：切，我们家我说了算！对了冬冬，咱们华丽的孙大设计师最近很低调哟，娱乐版上可有段时间没出现某某模特儿跟他深夜相拥、激情热吻的狗仔新闻了。呵呵：……孟小冬很无语。忙到把腿给砸折的地步，大概是没什么时间去找女人了。烟火惊鸿：冬冬，不扯了，说正事。我男朋友碰到点儿麻烦，能不能请你哥帮帮忙？我一直犹豫着，想给你打电话，又有点难以启齿，唉。呵呵：怎么了？烟火惊鸿：冬冬，你听了千万别为难。要是不能办就算了，我也知道这事有点强人所难。呵呵：你先说说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帮上忙我也不敢说。想想二哥现在的状况，她实在不想给他添乱。烟火惊鸿：我男朋友的公司跟其他几家公司都在竞争D.G.明年的广告代理权，我男朋友具体负责

这事。如果能成的话，对他在公司很有帮助。呵呵：我哥是设计总监，不参与这些行政上的事，可能没办法。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4）

烟火惊鸿：……没事，我也知道他们公司实力比不上其他几家竞争对手。我是无所谓，就是看他成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儿，真是闹心啊闹心！呵呵：我二哥不管这些，要不，我试试帮你问问别人吧？烟火惊鸿：真的啊？冬冬，我爱死你了！呵呵：别别，你先别激动，我只能帮你问问，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烟火惊鸿：行，成不成我都先谢谢你！呵呵：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下了，睡觉。烟火惊鸿：晚安。其实这种事，找齐薇最合适。孟小冬犹豫了一下，看看表，她应该还没睡。最近偶尔接到齐薇的电话，都只是匆匆聊上几句。齐薇知道她这阵子很忙，而齐薇自己也乐于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忙累了，大概就没时间去想那些不该想的，去惦记那些不该惦记的。电话通了，齐薇果然没睡，声音有点微醺的醉意。“冬子，在家呢？”环境嘈杂，齐薇扯着嗓子问。“嗯，你在酒吧？”孟小冬皱皱眉。一个个的怎么都喜欢玩儿借酒消愁这一套？没出息。“你等着，我去接你。今天晚上，你必须得出来陪姐姐喝两杯！姐姐想你了！”“薇姐你喝多了。”孟小冬无奈地叹气。“没喝多。我这就过去了，你换好衣服等着。”“别别别，告诉我酒吧的名字地址，我自己打车过去好了。”“也行，这样还快。文明监狱，你知道的，孙美人的据点。”酒吧这种地方，孟小冬非常讨厌。心情不好，来这种地方，只会变得更差。丁哥看见她，很诧异，问她是不是来找二哥的，说二哥不在。孟小冬苦笑了一下，摇摇头。二哥要是在，那可就真见鬼了。她说有朋友在V3包房等她。丁哥一听，指指楼上，招呼过一个服务生来给她带路。二楼全是包房，隔音设施很好，耳根子清净多了。站在V3前，服务生礼貌地退去。孟小冬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回应。抬手正想再敲，门却刷地一声，开了。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道人影便直直扑过来，把她紧紧搂住……唉，孟小冬叹气。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5）

“薇姐，你要再不松手，我可就断气儿了。”齐薇一动不动，头埋在她肩膀上。热热的，小冬觉得衣服有点湿。不会吧！孟小冬惊诧莫名。齐薇在哭？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薇姐，美女有泪不轻弹。出什么事了？”“冬子……”齐薇抬起头，卷翘的睫毛上挑着泪珠儿。失去了惯有的朝气，她现在看起来颇有点楚楚动人的意思。孟小冬摇摇头，关上门，拉着她坐到沙发上，抽了张纸巾塞到她手里，“为了那么一个人，你说你何必呢？”“甭跟我说这些。旁观者的潇洒，我听腻了！来，陪姐姐喝酒，咱今晚不醉不归！”孟小冬打量着茶几上横七竖八的空啤酒瓶，皱起眉，夺下她手里的杯子，“薇姐，到底出什么事了？先说完咱再喝。”齐薇揉揉脸，蔫了吧唧地蜷在沙发上，眼角眉梢间透着浓浓的自嘲，“还能出什么事，我自己犯贱呗。阳阳把我甩了，甩得特彻底。真的，特彻底！彻底得我他妈想从楼上跳下去！”“他跟你说什么了？”孟小冬一听，火苗子立刻烧起来了。她实在想不出什么事能把齐薇折腾成这样。齐薇沉默了一会儿，神色黯了黯，不复刚才激愤，“他说，他开始喜欢我，是因为在我身上能找到叶南的影子。他说，他没办法爱上我。他说两年了，他每次跟我在一起，脑子里出现的仍然是另外一个女人的面孔。他说，替身永远不能让他走出过去。他说，叶南其实很幸福，叶南也希望他能幸福。他说，以前他还能默默地守着她，可很快就不需要了。他说，如果那个人不是修月，他绝对不甘心这么默默地站在她身后守望，他一定一定会放手去争取。可惜，他说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从那个男人手中抢走叶南的心。他说，为了不妨碍叶南的幸福，他决定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他说这种幸福，我给不了他。他说六年的时间，尽管什么都没开始过，什么都没得到过，可他满足了。他跟我道歉，他说他不应该把无辜的人拖下水去，满足自己心中几乎病态的渴求。他说我是个好女人，可他没办法爱上我。他说，他哥自杀后，他的精神几乎崩溃，如果没有叶

南，他的人生很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那个比他大了近十岁的女人，可爱了就是爱了，大概这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说分手吧，再这么下去大家都会崩溃。他让我忘了他，他让我不要恨他，他说恨只会毁了自己的人生。他说，如果我想报复他对我造成的那些伤害，就努力活得幸福点儿……幸福，是对伤害最有力的反击。他说以后不会再联系。他说，后会无期。”说这些话时，齐薇一直在笑，眼角的泪珠儿，却疯了似的往外流。长达两分钟的沉默。孟小冬入定般动也不动地坐着。双手紧紧握住，指尖深深刺着掌心，却没觉得疼。良久后，齐薇悠悠开口道：“冬子，喝酒吧。”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6）

“好，喝，我陪你，不醉不归！”宿醉。孟小冬费力地睁开眼。茫然四顾，很熟悉，是自己的卧室。身旁，齐薇还在呼呼大睡，丝毫没有要醒的样子。头一跳一跳地疼，好像要裂开。 孟小冬记不清自己昨晚究竟喝了多少酒，只记得她跟齐薇两个人疯了似的对着麦克狂嚎。肆无忌惮地笑，肆无忌惮地哭。她晃晃荡荡地走进洗手间，站在洗面池前，被镜子里的人吓了一跳。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儿——昨晚哭得很伤心吗？不记得了。客厅里，包和钥匙整齐地躺在茶几上，钥匙下面压着张纸条——小冬，昨晚你跟你朋友醉得一塌糊涂。我给少晏打电话，本想让他来接你，后来才知道他在香港。我不知道你朋友住哪儿，就把她一起送到你这儿来了。睡醒了记得给少晏回个电话，他好像很生气——你也知道他的脾气。你朋友的车我让店里的人开过来了，放在你楼下。有事再联系。 丁强完了。看完丁强留下的纸条，孟小冬心里只剩这俩字儿。看看表，八点多。翻开手机，未接电话未读短信一大堆。抖着手一条条翻开，电话大多是二哥打来的，还有两通是李木鱼的。苏笑有一条短信，跟她道晚安。尽管她从来不回，可他每晚都发。去厨房倒了杯水，喝了几口润润嗓子，酝酿了一下情绪，磨蹭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按下二哥的号码。响了半声就通了……唉。孟小冬叹气，颇有点上刑场前的大无畏精神。“二哥，是我，你可以开始骂了。”“……”“丁哥给你打电话了，我知道，你就痛快点开始吧。”“……”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7）

“你别不说话啊。”孟小冬把手机放到眼前看了看号码，没打错。短暂的僵持。电话那头儿，终于有动静了。孙少晏无奈地笑笑，“酒醒了？宿醉的滋味怎么样，嗯？”孟小冬偷笑。先声夺人，二哥被她弄得没脾气了，“宿醉的滋味还有谁能比你更清楚？”“齐薇拉着你借酒消愁？”“分手了，总得找个方式告别那段见鬼的爱情。”“她神经粗着呢，比你出息，不用担心。”“切！在爱情面前，女人都是盲目的。”“傻样儿。一会儿去你家楼下的药店，买点醒酒汤喝。”“没那么夸张，洗个澡就好了。你腿怎么样？手术好几天了，有没有发炎什么的？”“你一天十几遍地问，就算有炎症也被你吓跑了。”“哈哈，别跟我贫。天这么热，一定要小心。让小丁经常帮你按摩按摩，促进血液循环。”“嗯，这句话你一天也得说个七八遍。”“嫌我啰唆啊，那不说了。”气哼哼的语调把孙少晏逗乐了，笑得挺高兴，“你现在的啰唆程度就已经快赶上我妈了，你说你要到了我妈那岁数儿，得啰唆成什么样？”孟小冬撇撇嘴，不跟他计较。只要他心情好腿快点好，比什么都强。“小冬，昨晚你跟我说的事千万别去问你妈，也别跟家里其他人打听，记住了。听见没？”“知道，不问。你早上吃饭了吗？”“小丁去买了。你也去弄点吃的吧，这次我不骂你，下次一块儿跟你算。”“绝对不会有下次了！”孟小冬一听，立马表态。“行了，别浪费电话费了，医生来查房了。”“嗯嗯，那你赶紧挂吧。要是哪儿疼，你可千万得跟医生说清楚！”“傻丫头，别啰唆了，赶紧洗澡吃饭去，挂了。”美好的一天，从宿醉开始。齐薇一觉睡到中午，睁开眼一看表，啥也没说就洗了把脸，匆匆套上衣服，旋风似的冲出门——约了客户见面，快迟到了……吃过午饭，孟小冬坐着地铁去了李木鱼的公寓。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8）

打开信箱，呼啦一下子，一堆信涌出来散落到地上。一封封捡起，大概看了几眼，找出四封标着CMS公司的信件。牛皮纸厚信封，里面硬邦邦的，不知道装的是什么。锁好信箱，把厚厚一沓信塞进包里，正准备转身离开，一道熟悉的身影突兀地闯入眼中……还真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展阳阳。原来他还没走。两个人眼瞪眼地站在楼下大厅里，气氛紧张。“你怎么在这儿？”展阳阳问。口气跟往常有点不同，少了几分跩，添了些许落寞。孟小冬不屑地笑笑，“要是知道在这儿能碰上你，我肯定不挑这个点儿来。”展阳阳愣了愣，冷哼，“看来我跟齐薇分手的事你已经知道了。”“你没资格再提起齐薇的名字！分手有很多种方式，你何必要选择最残忍的一种，伤得她体无完肤？你这样的男人，最让人瞧不起！”展阳阳撇撇嘴，走到墙边的沙发上坐下，“不管选择什么方式，结果都是一样。分手了还能做朋友这种话都是扯淡的，长痛不如短痛才是真理，明白吗？”“少来这套！”孟小冬噔噔噔走过去，一屁股坐在他对面，“不管你说什么，都无法掩饰你对薇姐造成的那些伤害！既然你从来都不爱她，为什么要拉她下水？你知不知道你带给她的，很有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苦！她爱你不是她的错，你不爱她也不算犯法，可身为一个男人，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努力想办法把对女人的伤害降到最低，而不是火上浇油地往死里刺激她！”展阳阳面无表情地盯着她，缓缓地道：“你了解齐薇吗？”孟小冬沉着脸，哼了一声算是回答。“既然了解齐薇，你就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跟她说那些话。孟小冬，你有替齐薇打抱不平的时间，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吧。李木鱼的母亲去世了，这种时候，他应该很需要你。”孟小冬瞪他一眼，沉默不语。“真想不通你在害怕什么。莫非你在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李木鱼？”孟小冬脸色一僵，没好气儿地道：“我跟你不熟。对于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你有什么资

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展阳阳笑笑，“你就差没在脑门儿上刻字了。你那点儿鸵鸟的心思，实在表现得太明显，我用一只眼都能看出来。”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9）

“一只眼？就算你是天才，也不要妄图嚣张地只用一只眼看世界！老天爷赐给你两只眼不是当摆设用的。一只眼看世界的后果，就是造就出像你这种偏执狂妄到认为地球总绕自己转的自大狂！”“……”展阳阳脸上突然风云变色，眯着眼睛盯着她瞧了老半天，让她有点毛骨悚然。“孟小冬，以前也有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看你这副花痴样，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叶南说的吧！”孟小冬对他的反感已经上升到了某种境界，某种几乎冲破杀人犯法这个基本认知的境界。难得的，展阳阳竟然没发飙。他支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挺认真地说：“孟小冬，其实我得谢谢你。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今天被你这么一搅和，我倒是有点茅塞顿开的意思。”孟小冬被他折腾得都快没脾气了。天才的脑子果然跟凡人的构造不同，云山雾罩的，完全是鸡同鸭讲。展阳阳明显没注意到她此刻的心理活动，兀自说道：“我原本以为，齐薇和叶南很像，不管家世出身、能力还是性格，齐薇身上都有很多叶南的影子。所以我很困惑，为什么我跟齐薇在一起的时候，却丝毫都找不到一点儿熟悉的感觉。因为这个问题，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怀疑。没想到今天竟从你的话里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果然应了那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孟小冬快听不下去了，“展阳阳，你还能不能再自恋一点儿？”展阳阳皱皱眉，想了想，不疾不徐地道：“孟小冬，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始终无法爱上齐薇？”“因为她是叶南的替身！人都不可能会爱上一个影子。”“这个回答太空泛，毫无建设性。我告诉你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刚才顿悟出的结论：我喜欢的，是叶南骨子里的那些东西。可齐薇跟叶南的相似，却仅仅是浮华的表象。这就是根本。叶南会告诉我，一只眼看世界很蠢。齐薇却认为，只要有资本，一只眼看世界也无妨，活得潇洒活得开心就好。这就是区别，我想你能理解。——你的脑袋比你的长相更令我赞赏。”“展阳阳，你记住，人不能活得太自私！我实在无法想象，你为什么可以如

此平静地坐在这里，毫无感情地评价着前不久刚刚被你甩掉、被你伤得体无完肤的那个女人和你心中暗恋对象的本质区别！这样的发现有什么意义？让你觉得很爽？让你觉得解脱？还是让你重新找回对天才头脑的自信？展阳阳，你的世界，真是冷酷得令人发指！”“……”僵持。两人俱是面色铁青。口干舌燥，心烦意乱，话不投机半句多！孟小冬觉得自己纯粹犯贱，坐在这里跟他理论了这么半天，实在是毫无意义。起身正准备走，却听他说：“孟小冬，说起自私，你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你……”孟小冬顿住脚，“你还没完了啊？准备反击？行啊，说吧，我听着呢。”一屁股坐回原地，挑衅似的瞪着他。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0）

“不服气？”展阳阳挑挑眉，冷冷笑道，“你觉得你自己特伟大是吧？我告诉你，幻想着不伤害任何人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爱！被别人伤害，却不反击；怕伤害别人，于是对别人的感情不作回应，莫非你觉得这种情操很高尚？”“展阳阳，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对于你丝毫都不了解的事，你最好不要扯着嗓子妄下论断！一个根本不懂爱情的人，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爱情？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人，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伤害？！”“孟小冬，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展阳阳腾地起身，大步走到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瞪着她。气氛一触即发。……“准备动手？保安在外面，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这声音，很熟。是李木鱼。孟小冬僵在原地，正琢磨着该怎么收场，李木鱼已走到她身边。“阳阳，听说你要去美国？”“嗯，下礼拜。”“提前祝你一路平安。小冬，跟我上去。”“哦。”电梯里，孟小冬很尴尬。李木鱼透过门上的倒影，将她脸上的神色尽收眼底。“精神头儿还挺足。老远我就听见你俩的动静儿了。”孟小冬无奈地撇撇嘴，“我来帮你拿信时刚好碰到他。你怎么回来了？”“有点事要处理。信你拿了？”“在包里。”“嗯，那最好。”进门后，孟小冬从包里掏出那厚厚的一沓信递给他。李木鱼接过，随手丢在桌上，然后一头扎进沙发里，看起来疲劳至极。孟小冬去厨房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转身正准备走，胳膊却一下子被他拉住……“我睡半个小时，等我醒了你再走。”“嗯？为什么？”手腕被紧紧握着，握得很紧，很烫。“家里没人，感觉像是睡在太平间。”孟小冬心里倏然一酸。这话从他嘴里说出，不知为何，让她觉得很难过。客厅里静悄悄的。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1）

李木鱼很快便睡去。孟小冬去卧室拿了条薄被盖在他身上，一个人坐在旁边愣愣出神。幻想着不伤害任何人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的爱……展阳阳的声音不停地在脑子里激荡。真的自私吗？她不知道。从昨天开始，有个问题，她一直压在心里不敢想。妈妈的血型，如果真的不是姥姥姥爷结合后的遗传，那她跟二哥的血缘关系便成了名存实亡。这么多年，习惯了依赖二哥，二哥的存在，似乎已变成呼吸一般的自然。这种习惯，若是没了血缘的羁绊，还能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吗？她不愿想，却再也无法习惯性地逃避。自私，自私……这两个字，就像一把刀，刺得她无法安于龟壳内的平静天空。思绪纷乱中手机响起。她匆匆按下通话键，快步跑进厨房，关上门，声音压得很低。“喂？”“孟老师，你在做贼吗？”“……”“你现在要是不方便说话，那我晚点再打给你好了。”“方便，说。”孟小冬把音量稍稍提高。“小爸回D市处理点事，他最近太累了，好像有点发烧。你能不能过去看看？他现在应该到家了。”“我知道，我现在就在你家。”“咦？”李默一听，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道，“孟老师，难道你终于良心发现了？”“别瞎说，我们在楼下凑巧碰到的。”“这就叫缘分。”“小孩儿别掺和大人的事。”“两只乌龟凑到一块儿，总得有人鞭策。”“你爷爷身体还好吧？”“唉，身体倒没什么，就是固执地不肯跟我们一起走。”“怎么了？”“奶奶不在了，小爸不放心爷爷一个人留在这里，要把他带回D市跟我们一起住，把保姆也一起带过来，可爷爷怎么说都不同意。他跟奶奶在这栋老房子里住了好多年，舍不得走。”“那你小爸怎么处理这事？”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2）

“小爸也很头疼。只有保姆一个人，小爸不放心，暂时只能两边跑。”“你好好照顾爷爷，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嗯，小爸说晚上赶回来。你劝劝他吧，让他在家多休息一晚，我会照顾爷爷的。小爸总不相信我！”孟小冬笑笑，“我相信你。多陪爷爷聊聊天儿，其他的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切！我才懒得管，挂了。”好孩子。孟小冬由衷地感慨。推开厨房门，李木鱼走了过来。他头发有点乱，睡眼蒙眬的样子，看起来还挺可爱。“还没到半小时呢。”赤脚踩在地板上，孟小冬才发现他们之间的身高差距是巨大的。“嗯，睡不着了。”他揉揉眼睛，“下午有事吗？”“没什么事。”“帮我个忙，我有几份设计图要改。”“我不懂这些。”“你不需要懂，你帮我往电脑里录入点儿东西。”“没问题。”“跟我来。”工作的时候，李木鱼就像一台完美的机器。孟小冬坐在他身边，噼里啪啦地往电脑里录入文件。二十几页纸，全是乱七八糟的数据，恍若天书。碰到不懂的去问他，他三言两语言简意赅的解释，让她真真正正地见识到他那深入浅出化繁为简的完美口才。五点钟，她的工作完成，敲键盘敲到手抽筋。李木鱼还在继续，头也不抬地在图纸上勾勾画画。“文件录完了？”“嗯，休息一会儿。”“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晚上一起吃饭。”“……不用。”“会不会开车？”“不会。”“叫外卖。电话本在客厅里，你先看看想吃什么。我大概还需要半小时。”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3）

“……”专心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孟小冬很早就在二哥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半小时过去了，李木鱼房门紧闭，没出来。一小时过去了，外卖送到，他仍然没动静。孟小冬把外卖放到餐桌上，四溢的香气成功地唤醒了肚里的馋虫。饿，很饿……舌战展阳阳，埋头录文件，都是体力活儿。又等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按捺不住。敲门，没回应。再敲，还没回应。莫非睡着了？孟小冬犹豫了一会儿，轻轻拧开门。李木鱼靠在转椅上，似是倦极而眠。孟小冬叹口气，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不小心绊到了地上的电线，声音不大，他却已睁开眼睛。“几点了？”声音哑得厉害。“六点半。”孟小冬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图纸，仔细地卷好，放在桌上，“外卖已经送来了。你要累了就先睡，睡醒了当夜宵。”“不用，吃完饭我送你回去。”说着，他站起来，身子晃了晃，双手撑着桌沿，脸色很难看。“没事吧？”孟小冬连忙走过去，拉开椅子扶住他，语带关切。李木鱼摇摇头，搭着她的肩膀缓缓走进餐厅。短短几步路，走得她心惊胆战，生怕他一不留神晕倒在地。二人在餐桌前，面对面坐着。菜品清淡，色泽鲜润。孟小冬盛好饭递给他，兴致勃勃地正准备开吃，却见他静静地坐在那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出神。“怎么了，不合你口味？”李木鱼没说话，继续盯着她看，眼窝深深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你这么看着我，我都不好意思吃了。”李木鱼听罢，嘴角微扬，散出一抹笑意，“该想的事想清楚了吗？”嗯？孟小冬僵住，脑子一下子短路了。饭菜的香味儿好像淡了些，没刚才那么诱人了。“下午你跟展阳阳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嗯，有什么感想？”孟小冬木然道。“基本上，就是两个在感情上失败得一塌糊涂的人在互揭伤疤。揭到激动处，准备兵戎相见。”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4）

孟小冬扑哧一笑，气氛顿时缓和，“总结得很精辟。”“他那段关于自私的论断，我倒是很欣赏。”孟小冬一听，神色顿黯，讷讷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感情上非常自私？”“你自己觉得呢？”“是有点。”李木鱼笑，“当局者迷。你对别人的事倒是看得挺清楚，口才不错，堪称伶牙俐齿。”孟小冬翻翻眼皮，无奈道：“咱边吃边说行不行？我很饿。”“饿就早点说啊。”李木鱼随手拿起筷子，夹了两条青菜放到她碗里。自然而然的举动，却让她有点莫名其妙的感动。“我夹给你的是青菜不是金条，别看了，赶紧吃。”真是煞风景。孟小冬愤然把菜塞进嘴里，三两下进肚。味道不错，口感鲜美，食欲大开。“慢点儿吃。这么粗犷的吃相，九成九的男人会被吓跑。”“切！吓跑拉倒，我还不稀罕呢。剩下那个没被吓跑的，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我肯定以身相许。”“嗯，觉悟不错，看来那个好同志非我莫属了。”李木鱼笑得一派惬意。孟小冬郁闷得直想跳楼。“小冬……”“嗯……”“如果乌龟壳儿破了，你准备怎么办？”孟小冬盯着碗中的饭，心里怦怦直跳，很想夺门而逃。对面那两道炯炯的目光，刺得她头皮直发麻——龟壳儿破了，怎么办？习惯使然，回答脱口而出，“粘起来，还能对付着用。”静悄悄的，李木鱼陷入沉默。孟小冬掀起眼皮，偷偷打量他。他脸色很憔悴，眉眼间透着浓浓的无奈。不知为什么，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罪人。束手无策间，只听他缓缓开口道：“小冬，既然不答应，那就要学会拒绝。拒绝其实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第二十章最自私的人（15）

孟小冬绞着手，脑子里不经意间闪出二哥的面孔。一堆字母在他脑袋上盘旋，很诡异的画面，搅得她惶恐不已。“小冬，看着我。”李木鱼的声音不疾不徐，不高不低，似有蛊惑人心的魔力，“我一直等着你亲口跟我说出那件事，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给你带来的伤害。”孟小冬一听，猛地抬起头，直愣愣地望着他，“什么意思？”“我已经有了李默，李默就是我儿子。”空气似凝滞。短暂的死寂。“我……”孟小冬艰难张口，声音干涩。嘴唇抖了半天，却久久没有说出话。李木鱼面色柔和，眼神不再沉得那么深。第一次，她读懂了他的心思。那眼神里面透着的，是温暖的鼓励。“我……”我是一个菠萝，萝萝萝萝萝萝……天籁般的手机铃声！孟小冬毫不犹豫地推开椅子，大步流星地直奔客厅。“喂，我是孟小冬！”“……小冬？你还好吧？”苏笑被她弄得有点儿蒙。“嗯，有事？我今晚有空。”“啊，真的？太好了！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首映式。”“好！”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1）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自卑这个东西，是心里的魔障。你要是被它压着，它肯定会如影随形地跟你一辈子。可你要是能把它压下去，你就会发现，它就像纸老虎一样，气势一挫，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的电影首映式还是没看成。挂了电话，李木鱼倒是没说什么，只拿起车钥匙，说要送她过去。她拒绝，他坚持。一来二去正僵着呢，李木鱼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单手撑着墙，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孟小冬吓了一跳，很快反应过来，连忙按照他说的，冲进卧室，从抽屉里翻出药用喷雾。幸好发作得不太严重，折腾了半天，李木鱼缓缓平复，躺在床上累极而眠。她给李默打了个电话，没有告诉他李木鱼哮喘发作的事，只是说他大概明天回去。坐在床边，夜色很宁静，孟小冬想了很多。烂掉的龟壳就像碎了的镜子，就算能粘起来，看到的，依然是支离破碎的世界。李木鱼的强势，逼得她无法再逃。她知道，李木鱼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他想要的，不过是个回答。孟小冬觉得展阳阳说得其实没错，在感情上，她真的很自私。现在想想，她似乎没有资格去疾言厉色地指责展阳阳对齐薇造成的那些伤害，她自己不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吗？她曾以为，逃避可以免去伤害。但是，很多事已经到了必须面对的时侯。走到阳台上，她给苏笑打了个电话。他很沮丧，因为她的爽约。她向他道歉，说刚才那只是不得已而为的借口。她说她喜欢的人不是他这种类型，所以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开始的可能。她说，为了避免给对方造成困扰，以后不要再联系了。电话那头儿，苏笑始终沉默。挂断前，苏笑突然说，就算谈不成恋爱，以后也可以做朋友。孟小冬笑着拒绝了。她说以相亲开始的男女，很难把友情处理得毫无杂质。挂上电话，已是凌晨两点多，她却睡意全无。天刚蒙蒙亮，李木鱼就醒了。他见孟小冬还在，颇为诧异。孟小冬倒了杯水给他。润了润嗓子，他问她为什么没去看电影首映。孟小冬哭笑不得，说那只是借口，被他逼急了的借口。李

木鱼笑，说这种拙劣的借口只会害人害己。孟小冬叹气。他的嘴，永远犀利得让人毫无招架之力。喝完水，因为药效的缘故，没过一会儿李木鱼又沉沉睡去。迷迷糊糊的，他还不忘告诉小冬去李默的房间休息一会儿，等睡醒了他会送她回去。孟小冬敷衍着点点头，帮他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把凌晨时趴在餐桌上写好的信工工整整地放在茶几上，换好鞋，独自离去。面对李木鱼，她无法做到像面对苏笑那般潇洒。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2）

第二天，孟小冬就动身去了乡下。过完九十大寿，二舅就把姥爷接到了乡下。姥爷在那里住了有一段时间了，老妈让她去把姥爷接回来。孟小冬在乡下陪姥爷住了一个礼拜，种种花养养草钓钓鱼，日子过得很惬意。乡下的生活很宁静，最舒服的莫过于拎着马扎，跟姥爷溜达到村子西头的水库钓鱼。这天，坐在水库边，姥爷随口提起了李木鱼。尽管只在寿宴上见过一次，可老人家对他的印象却极好。姥爷问她跟李木鱼进展得如何，什么时候让他去家里吃个饭，好好聊聊。小冬笑着摇头，说两人距离太远，不适合发展。姥爷摸摸她的脑袋，没有继续问，兴致勃勃地教她钓鱼。其实孟小冬不喜欢钓鱼，她耐不住性子。姥爷说，年轻人太毛躁，多钓钓鱼，有好处。甩下鱼钩，剩下的就是等待。等着浮标晃动，等着拉竿收鱼，这是个很乏味的过程。姥爷却说，钓鱼享受的，就是这等待的过程。饵下了，鱼会不会上钩，谁也不知道。盯着浮标，想象着下一秒它就剧烈晃动起来的情景，时间就在这想象中很快过去，沉浸其中的人，绝不会感到无聊。姥爷还说，男女之间的相处，其实也像钓鱼。谁是鱼谁是饵，这事说不清楚。饵下了，鱼上不上钩，谁也说不准。鱼上钩了，拿回家是红烧是清炖，个中滋味，只有吃的人知道。有耐心的人坐在河边，连乌龟都钓得上；没耐心的人，就算直接下网，到头来也只是一场空。孟小冬回味着姥爷的话，有点迷茫。姥爷哈哈大笑，随着浮标晃动，一尾鲜活的鱼儿甩入篓中。姥爷说，他看这李木鱼就是个耐心的钓鱼人，撒下的饵也够香浓，可惜河里那只小乌龟总是在钩边游啊游，就是不张口。孟小冬无语，老顽童的思维果然够彪悍。姥爷说，看人得看心。那些个浮华的外表最容易迷人眼球，李木鱼这孩子，骨子里透着的踏实稳重，实在是让人欣赏。孟小冬听明白了，姥爷转了这么大的圈子，是在给她上爱情辅导课。她索性横下心，很直接地告诉老人家，她已经把李木鱼拒绝了。姥爷听了，笑呵呵地重新甩下鱼钩，不

紧不慢地问她为什么。她偎在姥爷身边，摸了摸他那花白的长胡子，酝酿了半天，才讷讷地吐出几字：“因为自卑。”姥爷听罢，盯着浮标出了会儿神，缓缓地道：“小冬啊，自卑这个东西，是心里的魔障。你要是被它压着，它肯定会如影随形地跟你一辈子。可你要是能把它压下去，你就会发现，它就像纸老虎一样，气势一挫，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3）

孟小冬鼓鼓嘴，不服气，问姥爷那些客观条件造成的差距，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能消除。姥爷摇摇头，习惯性地捋着胡子，言语间满是了然，“傻孩子，看你这么大了还没有成家的打算，我琢磨着你肯定在感情上受过挫折。少晏那孩子太护着你，从小到大，碰上什么事都是他冲在前面帮你解决。你们兄妹感情好，我很高兴。可长久这么下来，磨掉的是你身上的那股遇事知难而上的劲头。小冬，姥爷问你一句：假如少晏不是你哥哥，你会不会喜欢上他这种类型的人？”孟小冬很蒙，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心虚，猜不透姥爷这话里的含意。犹豫了半天，她憋出三个字，“不知道。”姥爷拍拍她的肩膀，“你会不会喜欢暂且不说，我看得出，要是没有兄妹这层关系，少晏对你，倒一定会是喜欢的。”孟小冬沉默。姥爷慢条斯理地掏出烟袋，叩了叩，打火点上，惬意地吸了两口，望着岸边的芦苇荡，悠然道：“小冬啊，你和少晏都是好孩子，唯独在感情问题上，是一个赛一个的让人着急。岁数都不小了，还成天晃荡着一个人对付日子。前阵子，我看中央八台放的韩国电视剧，好像叫什么《蓝色生死恋》的，你看过没有？”孟小冬一惊，抖抖肩膀，盯着姥爷脸上纵横交错的褶子认真瞧了半天，摇摇头，“姥爷，《蓝色生死恋》我没看过。但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天龙八部》。我发现，您现在整个儿就是一‘天山童姥’男性版。”姥爷咧嘴大笑，举起烟杆敲敲她的脑袋，“别看我岁数大，思想可不僵化。等回去，我准备让你妈给我买台电脑，学学上网，也了解了解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别打岔儿，说起那电视剧，里面讲的就是哥哥爱上了妹妹，看得我是又闹心又添堵啊。不知怎么的，看着看着，就想起你跟少晏。你说你俩这个人问题好歹给我解决一个，也能让我安生点儿。”孟小冬蔫了吧唧地蹲在地上，捡起一根树枝随手划拉，半天没说话。过了没多久，又有鱼儿上钩。姥爷把鱼放进篓里，收起钓竿，熄了烟袋，祖孙二人沐着夕阳溜溜达达地往回走。一路上，姥爷

谈兴很高，说了很多话。孟小冬心不在焉，反反复复就记住了一句：“叫了二十几年的哥哥，定型了。不管发生什么，这一点都变不了。”乡下的夜色很宁静，少了车水马龙的喧嚣，多了几分鸟鸣虫啼的生趣。家里人睡得早，孟小冬每晚都等家里人睡觉后才给二哥打电话。每次拨了二哥的号码，响两声，对方便按掉，接着就会给她打回来。二哥最近心情不错。电话里，他话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听她说，说家里的趣事，说乡下的生活，话题多半都很轻松。血型的事，二哥没有再提，她也没问。她总怀疑，其实这件事，姥爷是知道的。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4）

愉快的乡间生活很快结束。回城前夜，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电话里，她跟二哥吵架了。不似往常二哥对她单方面的批判，而是史无前例的激烈争吵。起因很简单——二哥要回来，可他现在的状况，绝对没有恢复到可以离开床坐飞机的地步。挂了电话，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宿没睡着。她后悔，后悔最后说的那句话——“随便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你要现在回来，我肯定不伺候你。你要是觉得自生自灭特有挑战性，那你就回来吧！”说罢，她还很有气势地率先挂断了电话。冲动啊冲动。小冬蒙着被子，郁闷得肠子都结成了九曲十八弯。终于没忍住，率先举了白旗。打回去，很好，关机。千万郁闷，化成一声叹息，“唉……”回到D市，小冬先把姥爷送去老妈那儿，然后就马不停蹄地奔回家，匆匆准备教案。明天全体教师开会，布置新学期的教学任务。晚上老师们凑份子开欢迎会，欢庆“兵马俑头大婶”滚蛋，喜迎新教导主任上马。这段时间，李默的短信销声匿迹。李木鱼来过一次电话，匆匆聊了几句。尽管她跟李木鱼已经彻底“分手”，但李默成为她的学生，这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对李默的时候，大概会有些尴尬，但她对此不抱遗憾。她终于试着迈出了一步，在她和李木鱼没有陷得更深的时候，勇敢地说出了拒绝。一到火烧眉毛的最后时刻，效率果然是惊人的。荒废了一个假期的教案，终于在天彻底黑透的时候宣告完成。揉揉僵直的脖子，孟小冬抬头一看，十点多了，饭还没吃。顾不上肚子饿，先给二哥打电话。上午打过几次，一直关机。小丁也是，连短信都不回。生病的人，脾气果然不容小觑。甜美的声音再次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唉，又是这样。冰箱里空空如也，弹尽粮绝。这个时间，超市差不多也该关门了，只能去街角的便利店买点方便面对付着吃。孟小冬磨磨蹭蹭地换好衣服，拿着钱包出了门。楼门前停着一辆搬家公司的大卡车，正准备开走。副驾驶位上的人有点眼熟，好像住在她家隔壁。怪不得刚

才备课时总听见耳边不时传来响动，原来邻居搬家了。车里人看到她，点了个头，算是招呼。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5）

她住的这个地段最近房价涨得厉害，楼里有不少人都把房子倒手，好从中赚钱。前阵子还有房产中介给她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兴趣卖房。说起来，当时买这里的房子不过是图个交通便利上班方便，没想到还真给歪打正着了。等哪天揭不开锅了，把房一卖，说不定就摇身一变，成了“孟百万”了……她意淫得正爽，眼前突然明晃晃一片，一辆车稳稳地停在她面前，“小冬？”很欢快的声音，“这么晚你要去哪儿？”“……该我问你才对吧。”孟小冬望着车里走出的人，无奈地道。“嘿嘿，真巧啊，我在这里买了套公寓，明天搬家。”“……”此刻见到苏笑，孟小冬实在是笑不出。“你去哪儿？我送你。”“不用，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拜拜。”“小冬，干吗见了我就跑？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在你家隔壁买房的！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是巧合！”“嗯，巧合巧合。再见。”说着，孟小冬从他车边溜走，头也不回地直奔大门外。孟小冬买了两瓶水一个面包，溜达到小区附近的休闲广场，坐在石凳上开吃。这个时间，乘凉的人已快散尽，冷冷清清的，感觉有点寂寞。嚼了两口，味道很烂。不远处的长椅上睡着一个人，身子蜷成一团，盖着两张破报纸。跟他相比，孟小冬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面包也变得没那么难以下咽了。三两口吃完，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水，消化了一会儿，她起身回家。让那些情情爱爱的事见鬼去吧！开学后，她要努力工作，努力出成绩，努力赚钱！工资多了，奖金高了，比什么都实际！吃饱喝足还能有个家，不必再奢望太多！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闹钟成了摆设。若不是小丁的电话，她不知要睡到猴年马月。感谢小丁，只说了一句，就让她彻底清醒，“小冬，孙哥回来了。”当苏笑看到孟小冬以媲美博尔特的速度冲出楼门时，还想打招呼。嘴还没张开，她人已不见了，只余清风一阵。市立医院。孟小冬赶到时，医生正在给孙少晏做详细检查。走廊上，小丁看到她，快步迎上去，满脸无奈。“小冬，没办法，你知道孙哥的脾气。”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6）

“二哥现在怎么样？”气儿还没喘顺，孟小冬就急急发问。“走以前我详细咨询过医生，医生说不建议他这么做。但孙哥很坚持，医生最后也没办法。”“飞机上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孙哥什么都没说。不过，我觉得他肯定很不舒服。刚才他到医院的时候，身上全被汗湿透了。”“……他就折腾吧！干吗这么急着回来？”“我也不清楚。他在那边每天除了接你的电话，其他时间基本上不是睡觉就是一个人想事，不怎么说话。前天晚上，你俩是不是在电话里吵架了？”“嗯，就为他要回来的事。”“唉，算了，反正都回来了，你就别跟他硬顶了。我先回趟公司，你赶紧进去吧，估计现在他最想见的就是你。”“这些天麻烦你了。”孟小冬说得诚恳。“客气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我走了，拜。”二哥瘦了。站在病房外，看见他正在跟医生说话。十几天不见，他下巴尖得让人觉得心里特难受。推开门，医生正往外走。二哥见到她，不意外，也不答理。孟小冬走到床边，他却闭上眼睛做睡觉状。睫毛颤啊颤的，伪装得很不专业。“还生气呢？”孟小冬软下语气，笑着问。“……”“我认错，行了吧？”孟小冬叹气，抽了张纸巾帮他擦汗。“……”“二哥，给你个台阶就赶紧下吧。适可而止，当心装过了适得其反。”“……”“我跟你吵架还不是为你好？你看你不领情就算了，还拿捏上了。”孟小冬捅捅他的胳膊。孙少晏没反应，就是不开口。“算了，一会儿学校开会，我先走了，你继续怄气吧。什么时候不气了，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免得我在这儿闹得你心烦。”说罢，孟小冬起身作势要走。下一秒，孙少晏那对漂亮的眼珠子就刷地睁开，“小白眼儿狼！你走一个我看看。”五秒的沉默。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7）

两人不约而同地笑出声。“腿还疼不疼了？”孟小冬轻轻掀开被子，见他受伤的那条腿肌肉有点僵。摸一下，凉凉的，不似正常体温。“疼得要死。”孙少晏难得坦白。“知道疼了？自找的。”孟小冬恨恨地瞪他一眼，手里的力道却很温柔，慢慢帮他按摩放松。“木头家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不太清楚。”“你们没联系？”“没。我跟他说了，跟他在一块儿，不适合。”孙少晏明显愣住，顿了顿，才开口，“什么时候说的？”“去乡下接姥爷之前。总拖着，对谁也不好。”孙少晏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道：“你真的想清楚了？”“嗯。姥爷还问我来着，问我跟李木鱼进展得怎么样。我说黄了，姥爷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自卑。”“……”孙少晏盯着她的侧脸。小冬秀气的五官透着与世无争的淡雅，说这些话时，声音很轻，眼皮微微垂着，不似刚才的朝气蓬勃。“小冬，好男人多得是，既然你觉得他不合适，那咱再找别人。甭这么失落，等着娶你回家的人还有好多呢。”孟小冬侧过头，哭笑不得，“二哥，你想太多了。这有什么好失落的，又不是被人甩。”“傻样儿，就你那死较真儿的脑子，甩人估计比被甩还难过。”“我没那么伟大。你也歇会儿吧，一句三喘的样儿，听得我心惊胆战。”“学校今天开会？”“嗯，没事，我一会儿打电话给同事，让她们帮我请个假。反正都是那些套路的东西，我都能背下来了。”孙少晏笑得很舒心，“你不是要学开车吗？学得怎么样了？”孟小冬一听，特不好意思地嘿嘿笑着，“还没开始呢。”孙少晏捏捏她的腮帮子，“我还指望你给我当司机呢。我有生之年还能等到这一天吗，嗯？”“呸呸呸，胡说什么呢。最近回来一直忙，还没顾上。驾校有夜间班吗？有的话我去报一个。”“我帮你联系吧，开车早晚都得学。”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8）

“嗯，对了二哥，我家隔壁新搬进一个人，你挺熟的。”“谁？别告诉我是苏笑。”孙少晏眯起眼，声音沉了沉。“没错，就是他。”“他跟你不合适。”“是人都知道。”“你……”孙少晏话未说完，病房门突然四敞大开，巨大的百合花束扑入眼中，后面刷地闪出一张大大的笑脸——“Surprise！小少，欢迎归来！”话音方落，马汀的身影乾坤大挪移般出现在床前。马汀跟二哥有公事要谈，孟小冬退出病房，准备去医院对面的超市里买点水果。看见二哥平安回来，她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虽然电话里跟他吵得厉害，丢他一个人在香港，其实她还是放心不下的。马汀说，二哥受伤的事刘小琴不知道。还算他有分寸，要是被刘小琴知道，五分钟之内必将搞得家里尽人皆知。二哥说，等过阵子能下床了再跟家里说。她理解，人老了总是爱操心，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三姨还不知道要难过成什么样儿。隔着窗户，马汀见孟小冬的身影消失在大门外，转身拉过椅子，笑眯眯地坐到床边。孙少晏脸上没什么表情，半躺在床上，有点心不在焉。“小少，”马汀清了清嗓子，“苏笑搬到小冬隔壁的事你知不知道？”孙少晏微皱着眉，点点头，声音很漠然，“他跟小冬不可能走到一块儿，再折腾也没用。”“NO！NO！NO！”马汀提高腔调，声音很有力度，“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在我看来，比起你，苏笑更适合冬冬。”“你对女人的经验都积累在下半身，不要把小冬跟那些女人混为一谈。”“我太伤心了。”马汀对天长叹，看起来悲愤交加。孙少晏垂下眼皮儿，懒得答理他声情并茂唱作俱佳的表演。“小少，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冬冬是在她们学校。当时她正在上课，咱俩站在门外，隔着玻璃，看到她正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解答试卷上的问题。她嘴角笑笑的，眼睛亮亮的，自信满满，侃侃而谈。那样的冬冬，说起来真是迷人呢。当然，冬冬那凹凸有致的玲珑身材也着实令人欣赏。” 忆及往昔，马汀言语间颇多感慨，“可惜啊，最近冬冬好像瘦了不少，莫非是被你摧残的？”孙少晏

冷冷地瞪他一眼，沉默不语。 马汀毫不介意，兀自说道：“小少，难道你没发现冬冬跟你在一起时，太习惯于你的保护，太过温顺，反而失去了那些神采飞扬的魅力？”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9）

“马汀，你究竟想说什么？”“小少，站在好友的立场，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对冬冬的迷恋，就算是爱情，也很难带给她幸福。”马汀敛起嬉笑，难得的正经。“为什么？因为血缘关系？”孙少晏扬起唇，凉凉的笑意刚化了他脸上柔美的线条，透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这只是一方面，并非问题的根本。冬冬需要的，是一份简单的爱情。你的心思太复杂，你们面对的阻力也太大。就算你能独自面对这一切，冬冬站在你身后，同样会觉得痛苦。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因为对妹妹的迷恋，毁了自己的人生。D.G.创建史上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作为男人，你的心思应该更多地放在事业上。不要因为感情的纠葛，毁了自己的才华和光芒万丈的未来。”“你终于说到问题的重点了。”孙少晏冷哼。“等你的腿好了，我准备把你调到欧洲。巴黎是顶级设计师云集的地方，在那里，你将获得更多的设计灵感。站在公司的角度，我也希望你能在高手云集的时尚之都崭露头角，展现你的才华。D.G.希望在未来三年内推出你的个人品牌，能不能实现，就看你在欧洲的表现了。小少，这是每个顶级设计师的梦想，我想你应该清楚这意味这什么。”“马汀，就算你曾经是我的老师，现在是我的老板，也没有资格干涉我的私人感情。”“真无情。”马汀撇撇嘴，声音很无奈，“小少，如果我告诉你，冯琳的妹妹现在也进了公司，在面对冬冬的时候，你还能那么坦然吗？”孙少晏脸色倏沉，目光凌厉，“你说什么？”马汀耸耸肩，“就是你听到的那样。她来应征模特儿，我录用了。我承认，她并不是非常达标，这里面有我的私心，我就是想拿她来折腾你。有些事，埋在心里永远都解脱不了。冯琳自杀后，你跑到我那儿烂醉三天的颓样儿，我可都拿DV给录下来了。你要是想看，我很乐意复制一份给你。”“……”“小少，有些错可以一犯再犯，总有补救的机会。可有些错却绝不能犯，犯了，影响的就是一辈子。你觉不觉得自己很矛盾？既然喜欢冬冬，为什么不早点争取？冯琳的性格确实跟冬

冬很像，枉你这么聪明，竟然看不透感情上最简单的道理——爱一个人，不是爱她的性格爱她的优点。爱一个人，爱的就是她这个人本身。替身再像又能如何？冯琳永远不可能变成冬冬，所以你终究是无法爱上她。

第二十一章无果的爱恋（10）

她的自杀，就是对你最沉重的报复。后悔吗？晚了。当时你畏惧了，不敢放手去爱冬冬，那现在你就更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去爱她。你已经错过了对的时间，哪怕相遇的人是对的，也不可能以幸福的结局收场。小少，你知道，我难得这么正经地跟你说话，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想清楚，不要一错再错。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就算没有感情，也可以活得有滋有味。男人感情的缺失，带来的不过是内心深处少许的遗憾和空虚，绝不至于影响生活的完整。不要再纠结那些不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恋了，冬冬的幸福，你给不了。”病房里陷入沉默。马汀跷着二郎腿悠闲地靠在椅子上，视线不时投向窗外。孙少晏靠在床上，闭着眼睛，脸色苍白。挂着点滴的手冰凉一片，隐约间，他想起那日覆在她手背上感受到的暖暖的温度。马汀坐得无聊，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掏出手机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看了一会儿，似又想起什么，“小少，其实有时候没心没肺地活着，烦恼会大大减少。昨天我跟刘小琴说分手，开了张支票给她。很难得，她没跟我纠缠，只是觉得上面的数目她不够满意。我倒是很欣赏她的坦率。跟她在一起，大家目的明确，无关感情，单纯交易。所以我改变主意了，换一个人也不过就是新一轮交易的开始，跟她再玩儿一阵子，也未尝不可。老头其实催得紧，我比你岁数还大，早到了该结婚生孩子的年纪，可我就是不找。老头当年对不起我，我也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顺了他的心思。小少，在感情上受过伤害的人很多，关键看你怎么面对。我承认我的方式滥情了一点，消极了一点，可我从来不碰良家妇女，大家你情我愿，彼此图个开心，上升不到伤害的层面。有些伤，看透彻了，想明白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关键是，千万别把无辜的人拖下水，那必然只会出现一种结果——大家抱着一块儿死。”洋洋洒洒地说完，马汀拍拍屁股起身，双手撑在床边，凑到孙少晏面前，“沉默是金，那是懦夫逃避的借口。小少，别浪费了我轻易不拿出来用的口才。说了这么

多，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赶紧把腿给我养好，欧洲那边的事我已经开始运作了。巴黎时装周，就是你的舞台。”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人总不能因为回忆就丧失了追求幸福的勇气。因为曾经的错误，一再错过身边的美好，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孟小冬拎着一袋子水果回到病房的时候，马汀已经走了，二哥一个人靠在床上出神，看起来有些落寞。“二哥，出什么事了？难道马汀因为你不上班，要扣你的薪水？”孙少晏浅浅地笑笑，揉揉额头，挥手让她过来坐。“吃不吃水果？天气热，容易上火。”孟小冬从袋子里翻出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在他眼前晃了晃。孙少晏接过，随手放在一旁，“不吃。擦擦汗，看你晒得那样儿。”“刚才回来的时候，三姨给我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纳闷儿她怎么不直接打给你，三姨说你手机关机了。”“嗯，乱七八糟的电话闹得心烦。晚点儿我给她打回去。”“二哥，怎么了，有心事？”孟小冬坐在床沿上，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小冬，过阵子我可能会被调去欧洲分部。”“马汀说的？太惨无人道了吧！你的腿要彻底好可得有些时日呢。他让你什么时候去？”“没定，到时候再说。”“要去多久？”孟小冬闷声问。“怎么，不想让我去？”“也不是，说不上来。最近脑子有点钝，经常打结。”孙少晏笑着摇头，把苹果塞到她手里，“削皮儿。太大了，一人一半。”孟小冬从抽屉里翻出刀子，慢条斯理地削着。果皮缓缓垂下，长长的，没有断。“小样儿，水平不错啊，尽得姥爷真传。”“呵呵，二哥你还记得呢。”孟小冬把苹果一切为二，仔细剔掉果核，递了半个给他，“小时候我最爱缠着姥爷给我削苹果吃。那时候，总觉得能把果皮削成长长的一整条是件很神奇的事。姥爷当时还哄我说，如果哪天我肯为一个男人耐心地削苹果，若是果皮不断，那个男人没准儿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当时我还真信了，不知怎的就爱上了削苹果。有时候削一大盘，却一块也不想吃，纯粹为了享受削的过程。很可惜，大多数时候削到一半，果皮就断了……”孙少晏静静地望着她，半晌未语。孟小冬

啃着苹果，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很多小时候的事。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傻得可爱。“小冬……”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2）

“嗯？”“那件事，我查过了。”孟小冬一愣，“那，结论呢？”“姥姥的前夫是AB型RH阴性血，跟大舅和小姨的血型吻合。”孟小冬苦笑。其实这个结果不算意外，也许姥爷早就知道，老妈其实不是早产儿，而是姥姥和她前夫的女儿，并非是他的亲骨肉。可亲耳听到这个事实，心里仍是起了波澜。这样说来，她跟二哥，真的只剩下名义上的关系。“小冬，”孙少晏的声音很低，很淡，“叫了二十几年的哥哥，突然之间变得跟你毫无血缘关系了，这个事实，会不会让你很难接受？”孟小冬机械地嚼着苹果。最近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已经彻底耗光了她本就不太充裕的脑细胞。无言的沉默，代替了回答。“小冬，如果你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还是可以像从前一样，忘掉这件事，什么都不会改变。”孙少晏轻轻握住她的手。他唇色浅淡，眸光黯然，声音很无力，却软软地滑进了她的心底。倏然间的痛，刺激了小冬的大脑，瞬间恢复了运转，“二哥，难道咱俩之间没血缘关系，你就准备不认我了？难道没血缘关系了，我在你心中的地位，就降成跟刘小琴一样了？”孙少晏被她弄得有点蒙，但很快反应过来，嘴角笑开，眼睛里多了些神采，不再空洞得让人心疼。孟小冬悄悄松了口气，抬起他挂点滴的手垫在自己的手背上。那透心的凉意，令她难过莫名，“二哥，你怎么一打吊瓶手就变得这么冷？”“小冬，冯琳的妹妹进了公司。”“嗯？”孟小冬脸一白，“你知道了？”孙少晏冷哼，“看来你也知道。”孟小冬撇撇嘴，避开他的视线，“我听刘小琴说的。二哥，其实她进你们公司纯属巧合。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你别想太多。”“当年确实是我对不起冯琳。”孟小冬暗自叹气。逝者已矣，现在说这些，早已毫无意义。“二哥，不管谁对谁错，她已经不在了，你就别再为这件事自责了。”孙少晏笑笑，倦怠的面庞上透着浓浓的自嘲，“小冬，有些错犯了，是不是一辈子都无法挽回？”“嗯？谁说的？犯个错就一辈子翻不了身？什么狗屁理论！照你这么说，咱俩干脆一块儿从楼上跳下去得

了！人活一世，哪能不犯错，关键看怎么面对。我承认在冯琳的事上你确实错了。她是个好女孩，就那么没了，对谁都是打击。可我想，她在天堂肯定会原谅你的。毕竟她爱你，就算她用最残忍的方式报复了你，可爱一个人，终究还是希望他能幸福。所以，二哥你实在不必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去为这件事赎罪。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3）

冯琳走了，可她把自己的影子永远烙在了你心里，她能感受到你的自责，你的愧疚，我想她会释怀的，真的。她留给你的，是一段带着悲伤色彩的回忆。人总不能因为回忆就丧失了追求幸福的勇气。因为曾经的错误，一再错过身边的美好，这是最愚蠢的做法！这些都是你教我的哦，我活学活用得不赖吧？”空气静静流淌。两人相视而望。走廊上脚步嘈杂，人来来往。点滴缓缓流尽，不待孟小冬去叫护士，孙少晏已抢先把针头拔下。她阻止不及，瞪着他，嘴唇半张，话未出口，整个人却已被他紧紧拥住……短暂的静寂。“二哥……”“别乱动。”走廊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入耳。“二哥，我……”“别说话。”病房外，似乎有人。孟小冬终于忍无可忍，“不说不行了！二哥，你下巴太尖了，快把我硌死了！”又有人来探病。这人比马汀礼貌，懂得敲门。其实没必要，大大的玻璃窗上，早已把来人透得一清二楚。满脸促狭的笑意，晃着手里的康乃馨，正是神清气爽的齐薇。“孙美人，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人未近声先至，弄得孟小冬有点不好意思。“小冬，看见没？这才是真正的小强。齐薇，我听说你失恋了，看这精神头儿挺足啊。”“得了吧，失恋只是暂时的，我哪能这么容易放弃？倒是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副惨样儿？冬子，心疼不？”孟小冬翻翻眼皮，不答理她的毒舌，站在窗台前闷头插花。“你怎么来了？”孙少晏拿起刚才没顾上吃的苹果，悠闲地啃了两口——味道不错。“孙美人变病美人可是大新闻。你等着吧，很快你这病房就能改花店水果摊儿了。”齐薇坐在墙边的沙发上，挑着眉，视线不时从他二人身上扫过。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4）

“甭看了，眼珠子转来转去的累不累？”“孙美人，莫非你敢做不敢当？”“此话怎讲？”“我看还是意会吧，捅破了太耸动。”“你持什么态度？”“这种事外人干涉不了，我个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收起外交辞令，这话跟没说一样。”“难得啊，你竟然在乎别人的看法。”“废话少说。”“你俩拆什么哑谜呢？”孟小冬实在听不下去了，插话进来。齐薇笑眯眯地走到她身旁，揽着她的肩膀，望着孙少晏，不紧不慢地道：“孙美人，我看你革命征途路漫漫啊。这颗木头脑袋里的想法，似乎跟你不大同步。”孙少晏漫不经心地扫了她一眼，“好事多磨。”“行啊，决心不小。最近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莫非是苏笑？”“啊？薇姐，你也知道苏笑的事？”孟小冬大窘。“能不知道吗！那小子最近发春似的，天天在公司里逢人就笑，嘴都快裂了，搞得我底下那帮小姑娘一个个雌性荷尔蒙疯狂爆发。我让秘书打听了一下，原来这厮说他爱情的春天来了，一见钟情了。对象就是孙总监的妹妹，我们温婉娴淑的冬子。”“小样儿，我找他谈谈。”孙少晏淡淡地道。孟小冬无奈。齐薇大笑，“我申请旁听！我跟你说，那小子可不是省油的灯。初生牛犊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难而上，越挫越勇。到时候，我怕你谈崩了直接跟他动手。不过，照你现在这状态，估计不是他的对手。”“薇姐，你可越说越离谱了。”孟小冬叹气，“对了，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嗯，说。”齐薇拉着她坐到沙发上。“我同事男朋友的公司在竞争你们D.G下个年度的广告代理权，不过他们公司好像不是特别有优势，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齐薇想了想，“这样吧，你把我办公室电话告诉他，让他跟我秘书约个时间，到时候我跟他面谈，你就不用操心了。”“薇姐，你千万别为难，我就是帮他问问。”“我有分寸。你也快开学了吧？”“嗯，明天。”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5）

“那孙美人自己晾在医院里，多孤单！”齐薇抚着下巴啧啧道。“齐薇，你赶紧地该干吗干吗去。从进门就听你在那儿不停地说，我头都快炸了。”“好好好，我识趣，我自动消失。冬子，凡事都好好琢磨琢磨，感情上的事，别再跟面瓜似的犹豫不决了。行就上，不行就拉倒！想跟谁就跟谁，千万别勉强自己。”接收到孙少晏杀人似的目光，齐薇挥挥手，“甭用眼神威胁我，我走了。来看你就是顺道，等会儿我还有饭局。你俩继续，冬子，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嗯，薇姐你路上慢点儿开，再被开罚单，可就要吊销驾照了。”齐薇笑着出了门，高跟鞋声很快消失在走廊中。病房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孟小冬有点局促，杵在门边，有点找不着北。“被齐薇忽悠傻了？”孙少晏靠在床头，哭笑不得地望着她。“薇姐最近说话越来越深奥，我最近脑子越来越不够用，得好好体会体会。”“傻丫头，中午想吃什么？”孙少晏稍稍坐起身。躺得浑身酸疼，他骨头都快散了。孟小冬见状，立马奔上来，塞了个枕头在他腰下，“等一下我去买。要不你睡会儿吧，刚下飞机又折腾了一上午，肯定特累。”“嗯，是有点，不过不着急，你饿不饿？”孟小冬摇摇头，帮他把腿又垫高了一些，有助于血液循环。“聊会儿吧，这么多天不见，汇报汇报你的思想动态。”孟小冬没好气儿地瞥他一眼，倒了杯水扶他喝下。“二哥，你说我开学了，白天怎么办？总不能老麻烦小丁，公司估计也挺忙的。”“医院里的护士又不是摆设。”“不放心。而且没人陪着，好多事你自己都不方便。”孙少晏笑意融融，“那就找个护工。”孟小冬闷头想了会儿，“要不，我还是请假吧。”“你不是刚升了年级主任？带的又是初三，刚开学就请假不合适，不许请。”“再看吧。要是护工不行，我肯定请假，你不许也没用。现在你就是只病猫，没机会对我吆五喝六的。”“哟，出息了。你等着，早晚有天我跟你一块儿算。”孙少晏弹弹她脑门儿，作势威胁。孟小冬嘿嘿一笑，“等你能走路了，大不了我收拾行李跑路。”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6）

“跑到哪儿我也能把你给拎回来。”“切！我为爱走天涯，跟人私奔，你咋拎？”“你再胡说八道试试！”“你看，翻脸比翻书还快，真不识逗。”孟小冬从床边跳开，“喜怒无常这个词，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二哥，总发火容易内分泌失调。”“你……”孙少晏无奈失笑，“内分泌失调那是女人的专利。”“那可不好说。一般女人都没你长得好看，说不准老天爷连这项专利也一并赐给你了呢。”“死丫头，你给我过来！”“哈哈，我去买饭了，你睡会儿，拜拜。”坐在饭店角落里等餐的时候，意外地接到一通电话，李木鱼把李默送回来了。想也是，明天开学，李默确实该回来了。十几分钟后，他的车开进饭店的停车场。匆匆付完账，孟小冬拎着袋子快步跑出门。李木鱼倚在车边，见到她，面色如往常一样，倒是孟小冬觉得有些尴尬。“少晏的伤怎么样了？”刚才在电话里，他才知道这件事。“有点严重，不过现在主要是休养，没什么太大问题。”“上车再说。”李木鱼随手拉开副驾驶座那一侧的门，孟小冬坐进去，立马接收到两道极不友好的目光——后座的李默正愤愤不平地盯着她。“几天不见，看我的眼神里怎么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孟小冬在心里暗自叹息，李默成为她的学生，对她而言，绝对是新一轮的挑战。李默哼了两声，别开视线，沉默不语。车缓缓驶向医院。路上，李木鱼拜托孟小冬暂时照顾李默，说自己那边短期内走不开。李默本能地反抗，却被李木鱼冷脸驳回。到了医院楼下，孟小冬招呼李默下了车，正准备跟李木鱼告别，却见他锁上车门走到她身边。茫然间，不疾不徐的男声入耳，“既然都到了医院，我顺便上去看看少晏。”孟小冬僵住，下意识地阻止，“不用那么客气，我会把你的心意转达给二哥！”李木鱼挑眉而笑，笑得她浑身泛寒。只听他说：“心意是一方面，我还有事要找他。饭菜我拿上去，你跟李默可以先去那边的草坪上晒晒太阳。不会太久，半小时足矣。”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7）

草坪上，孟小冬席地而坐。李默远远地站在树下，一个人低着头出神。她很想过去跟他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李默再聪明，再敏感，终究也只是个孩子。太阳很毒，晒得她脸直发烫。李木鱼的到来，令孙少晏颇感意外。睡梦中被惊醒本来就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打招呼时，两人的口气都很冷淡。“木头，怎么有空儿来看我？”孙少晏率先开口。李木鱼瞄了一眼他右腿上厚厚的石膏，“刚从小冬那儿听说，看起来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孙少晏按下控制钮把床头抬高，半卧着，随手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坐。”“小冬在楼下，你不用担心。”孙少晏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有事找我？”李木鱼坐在沙发上，支着扶手，沉默了一会儿，“随便聊聊。”孙少晏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一时间，气氛有点凝滞。“你家里的事我听小冬讲了。节哀顺变。”“谢谢关心。”孙少晏笑笑，“这话说得太见外了。”李木鱼也笑，“那我们说点不见外的好了。”孙少晏微眯着眼——没戴隐形眼镜，视线有些模糊，“不见外的？”“小冬留了封信给我，清晰明确、有理有据地表示了她对我的拒绝。”孙少晏面色平淡，静坐不语。“她的信里，处处都是你的影子。当然，我相信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嗯？”孙少晏挑眉询问。“坦白说，你对她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兄妹的范畴。”李木鱼直言不讳。“最近似乎人人都在跟我讲这些。”“你自己怎么看？”“我喜欢小冬，这无须隐瞒。”“喜欢？”李木鱼失笑，“对妹妹的喜欢，抑或是对女人的喜欢？”“二者兼而有之。”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8）

“你可以保留这种二者兼具的感情，可惜，面对小冬你却必须二者择其一。对她而言，像爱一个男人一样去爱上自己的哥哥，这种挑战，不逊于让你现在去跟刘翔比拼跨栏。”“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冲突。”“不冲突？”李木鱼手指轻叩沙发扶手，“真是既矛盾又不负责任的说辞。”“很多事情你不清楚。”“血缘关系的真相？小冬在信里提过。她坦言，这种转变让她迷茫。”孙少晏脸色顿沉，腿上传来的痛楚，让他平放在身侧的手骤然握紧。李木鱼似是注意到他的反常，顿了顿才说：“我倒觉得，血缘并非问题的关键。”“在你看来，什么才是关键？”李木鱼想了想，道：“血缘关系没了，家人仍在。‘血缘’二字，难道能把所有关系推倒重来，让你母亲以对待儿媳的态度去对待这个给她当了二十几年外甥女的女人？人言可畏，这四个字大家都不陌生。”“你今天来找我，究竟想说什么？”一波接一波袭来的剧痛，让孙少晏的声音失去了平稳。李木鱼见状，犹豫了一下，话没有出口。孙少晏嘴角勾起一抹带着淡淡嘲讽的笑意，“有话就说。我很想知道，在感情上，你对小冬究竟持什么态度。”“持男人对喜欢的女人该有的态度。”“小冬看似温顺，实则固执。她已经拒绝了你，很难回头。”“事在人为。她只是不知该怎么面对现在这种混乱的状况。尤其是你，你暧昧不明的态度，让她失了方寸。”“我只想知道，你对小冬的喜欢，有几分是发自内心，又有几分是出于李默对母爱的渴望。”孙少晏撑着床沿，缓缓坐直了身子。他面色苍白，眼神却很凌厉。二人视线相对，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少晏，你应该明白，像你我这种年纪的男人考虑婚姻，绝不可能仅仅以爱情为出发点。现实决定一切，与现实契合的爱情，才有长久的可能。我有儿子，本身就是你把小冬介绍给我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想你不会否认。”病房里再次陷入沉默。李木鱼看看表，“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你好好养伤，这些事，我们过后找个时间再慢慢聊。”说罢，他站起身走到门边，刚要开

门，身后就传来孙少晏淡淡的声音，“木头，小冬是我介绍给你的，可现在，我却不想再放手了。”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9）

李木鱼闻言停住脚步，背对他，不冷不热地道：“这无所谓。没了血缘关系的羁绊，你大可放手一试。我只是希望，在此之前你能想清楚，究竟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她。兄妹情和男女情，在现实面前很难两全。你若真想争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小冬，你爱她，是恋人之爱。如果她能坦然接受这种转变，我很乐意祝福你们。这个世上，小冬最不愿意伤害的人就是你。所以，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请放手，不要期望小冬会主动迈出这一步。为了不伤害你，我想她情愿自己痛苦，也会继续陪你玩这场暧昧不明的游戏。”孙少晏身子僵住，指尖冰冷，似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木头，在这件事上，你觉得小冬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小冬远比你想象的坚强。一味的保护，只会让她怯懦。你要是有勇气，不妨一试，说不定柳暗花明，皆大欢喜。感情的事不能强求，你和小冬如果能顺利地从兄妹过渡到恋人，我想外人很难有插足的余地。”孙少晏浑身力气散尽，软软地倒回床上，喘息了一阵，低声道：“木头，你的爱理智得让人感受不到丝毫激情和热度，所以，我不能把小冬交给你。”李木鱼笑笑，转头回望他，“激情总有燃尽的一天，靠激情支撑的爱情，更多的是来自下半身的冲动。若是回到十年前，我想我会很有兴趣坐下来，好好跟你探讨一下男人对女人该有的激情。少晏，你的态度直接左右着小冬的决定。小冬虽然性格温和，却不是没主见的人。所以，只要你明确立场，我想她定会给你一个答案。不管她接受与否，总好过你们现在这样的混乱纠缠。好好养伤，这段时间李默就麻烦小冬照顾了。我走了，有事再联系。”重重的关门声，久久不散。李木鱼走出住院大楼，看到不远处的台阶下，孟小冬似乎正在跟人争执。李默站在她身旁，看样子也参与其中。李木鱼不疾不徐地走了过去。站在小冬对面的，是个帅气的年轻男孩。他手里拎着大大的果篮，看样子是来探病的。“苏笑，今天来的人已经够多了，你的心意我会帮你转达给二哥，不过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

孟小冬阻在苏笑面前，语气很强硬。“那也行。要不你把果篮送上去，然后我请你吃午饭？”“孟老师，他又是谁？”李默冷哼哼地插话。“我哥的同事。”她随口道。“兼小冬的追求者。”苏笑立刻补充。“你在追求孟老师？”李默瞪大眼珠子，看起来杀气十足。“当然。”苏笑理直气壮地点点头，“小冬，这个可爱的小弟弟是？”“我……”未等她说完，李默便抢先开口，“我是孟老师未来老公的儿子！”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0）

“李默！”孟小冬提高声音，急急解释，“开玩笑的。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暂时帮忙照顾。”苏笑拍拍胸口，长舒了一口气，“吓死我了！光孙哥就够我头大的了，千万不要再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了。”“切！”李默很不忿，“你才是第三者插足！”孟小冬彻底无语，把李默拉到身后，“不要闹了。苏笑你回去吧，东西我会拿给二哥的。”“离这里不远有一家很棒的西餐厅，你真的不考虑跟我一起吃午饭？”苏笑撇撇嘴，看起来很郁闷。孟小冬利落地摇头，接过他手里的果篮，拉起李默，转身就走。“小冬，我……”苏笑还不死心，但话未说完，就被李默的声音盖住，“小爸！”“小爸？”苏笑纳闷儿——这称呼有点古怪。“李木鱼，你跟二哥谈完事了？”李木鱼点点头，视线越过她的肩膀，望着几步外的苏笑，语带戏谑，“小冬，你的追求者？”孟小冬脸一热，连忙摇头。苏笑这时也走过来，视线在李木鱼身上来回打量，“你好，我叫苏笑，不知你怎么称呼？”二人交换名片，简单地寒暄后，苏笑大咧咧地问：“听你儿子说，你是小冬的未来老公？”孟小冬咬牙，恨不得一脚把他踹飞。李默得意洋洋地瞄了她一眼，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有这种可能。”李木鱼的声音淡然而从容。苏笑一听就急了，拉住孟小冬的胳膊把她拽到身旁，压低嗓子悄声询问：“小冬，他是谁？”要真像他儿子说的，那可绝对是劲敌！英俊潇洒，成熟内敛……危机感疯狂袭来，苏笑一时间郁闷得无以复加。还好他有个儿子，明显是二婚。说起来，还是自己的处男之身更占优势吧！“你就甭瞎打听了。”孟小冬甩开他的手，“赶紧回去吧！等过几天二哥好点儿了你再来。我先上去了，咱俩就此别过吧。”苏笑耷拉下脑袋，沮丧不已。李木鱼拍拍李默的肩膀，简单嘱咐了几句，随即跟孟小冬道别，转身走向停车场。电梯里，孟小冬长舒了一口气——最近一定是命犯桃花。绝对的，劫难！推开病房门，二哥平躺着，看样子像是睡着

了。孟小冬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帮他拉好被子。李默闷头坐在沙发上，一脸的不爽。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1）

折腾了一上午，小冬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饭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她隔着袋子摸了摸，余温仍在，尚未凉透。李默说来之前已吃过饭，孟小冬就没再多问，就着饭盒匆匆扒了几口饭，胃口不佳，很快就饱了。她擦擦嘴，回头看病床上，二哥仍在睡。大概是体力透支严重，他睡得很沉，眉心微攒，面容憔悴，薄薄的嘴唇淡得几乎看不出颜色。孟小冬默默看了他一会儿，觉得特心疼，不忍叫醒他。李木鱼的公寓离学校很远，孟小冬便让李默暂时住在她那儿。见他一个人待得无聊，她从包里翻出家门钥匙，让他自己先回去。她告诉李默，笔记本电脑就放在客厅的桌上，要是觉得闷，可以上上网打发时间。李默接过钥匙，说要先回家拿点儿东西，晚些再去她家。孟小冬点头，嘱咐他路上注意安全，不忘问他有没有带钱。李默拍拍裤兜，确认钱包手机都在，于是一个人先行离去。孟小冬放心不下，追出去再三嘱咐他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开着手机，随时保持联系。小孩儿不住地点头，态度倒是不错，没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上电梯前，李默突然顿住脚，转过头，丢给孟小冬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惊得她呆立原地，茫然不解。小孩儿的心思，真是比女人更难懂。孙少晏这一觉，一直睡到太阳落山。睁开眼，他最想听到的声音第一时间在耳边响起，“二哥，你终于醒了。”光线很暗，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楚。转过头，那张一直在梦中出现的面孔正满怀关切地望着他。孙少晏嘴唇干涩，笑的时候，撕扯得有点疼。下一秒，水杯已递到嘴边。他勾住小冬的脖子缓缓坐起身，任她把枕头塞到自己身后。浑身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就着她的手喝尽杯中水，嗓子舒服了些。拧开床头灯，她的脸渐渐清晰起来，梦里的虚幻终于多了些真实的味道。“几点了？”孙少晏问。“七点多。睡醒了，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孟小冬坐到他身侧，轻轻捏着他的肩膀。“嗯，好多了。”冷不丁地，孙少晏倒抽一口气，把孟小冬吓了一跳，“怎么了？”“没事，就是捏得有点疼。”“那我

轻点儿。你总躺着，肌肉都僵了，必须得常按摩。二哥，其实给你按摩最痛苦了，全是骨头，硌手。”“别跟我提这事。”孙少晏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哼了一声，凉凉地道，“说起来，要论煞风景，谁也比不过你。”孟小冬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嘿嘿一笑，“那也没办法，是事实啊。尖下巴是很好看，可绝对不好用！那叫一个硌！”“小样儿，你还来劲了！”孙少晏侧头望着她，黑眸映着灯光，散发着玛瑙般迷人的色泽。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2）

不知为何，孟小冬只觉莫名心慌，避开他的视线，匆匆岔开话题，“二哥，李木鱼找你什么事？”孙少晏一听，神色顿时淡了些，“没什么，随便聊聊。”孟小冬看出了他的言不由衷，便没继续问。瞥见床头的饭盒，才想起他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二哥你饿不饿？我帮你把饭热上吧？”“别跟我提吃的行不？我天天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听到吃的就反胃。”“啊？不会是得厌食症了吧？”孙少晏笑了，“傻丫头，你就咒我吧！还嫌我现在不够衰是吧？”孟小冬叹了口气，声音有点郁闷，“二哥，吃多点儿才能好得快。你总不好好吃饭，骨头怎么能愈合？”说完，身子往里挪了挪，帮他调整了个更舒适的坐姿。孙少晏惬意地靠着她，浑身的疼痛似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冬，李默住在你那儿？”“嗯。李木鱼的公寓离我们学校太远，李默一个人，上学不方便。”“苏笑搬去你隔壁了？”孟小冬点点头，长叹一声。“也不错。等我过阵子出院了，木头大概就回来了，李默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你收拾好房间，等我去住。”“出院了你要住我那儿？”孟小冬觉得自己的世界快崩溃了。“否则呢？自生自灭？当然，如果你想的话，我无所谓。”孟小冬瞪他一眼，“别说得那么夸张。你放着好好的金窝不住，干吗非得屈就在我那儿？”“我乐意。”“……”“这个周末你就开始学车。”“这么快？我还没做好准备呢！”“你不需要准备。该准备的我都帮你准备了。”“……”“小冬，你要是不想我住过去，可以直说。”“没不想啊，你住过去倒是最方便的办法。”“小冬，看着我。”“干吗？就算你长得再好看，我看了二十几年也疲劳了，就不用总看了。”“你……”孙少晏无奈失笑，“我有正事跟你说。”“什么事？”孟小冬眨巴眨巴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他。

第二十二章二哥的选择（13）

“你的眼睛本来就很大，不用再瞪了。太假，看了没感觉。”“事真多。”孟小冬揉揉脸，懒洋洋地打个哈欠——困了。“想睡觉？”“嗯，有点儿。”“上床。”“啊？”孟小冬一听，条件反射般腾地直起身。孙少晏冷不丁儿失去了支撑，重重地跌回床上，骨头间的剧痛铺天盖地袭来，瞬间将他淹没。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撕扯着床单，肩膀抑制不住地开始颤抖。孟小冬见状，悔得恨不得拉开窗户，直接从楼上跳下去。她绕到床边，掀开被子紧张地检查他打着石膏的右腿——万幸，没波及到这里。“二哥，你哪儿疼啊？我错了。”鼻音浓浓，泪珠在她眼眶里直打转。“你……”孙少晏费力地扯出一丝笑意，虚软无力的声音里夹杂着剧烈的喘息，“傻丫头，想弄死我也选个温柔点儿的方式……”“二哥，你别说话了，我去叫医生过来！”“别去，我没事，疼过就好了。”孙少晏吃力地拉过她的手，软趴趴的，毫无力道，“小冬，你过来……”孟小冬急忙俯下身子，凑到他面前。“再过来点儿。”孟小冬领旨，又凑近了些。半天，没动静。他的喘息渐渐平复，脸色也不似刚才那般惨白。见此情景，小冬心中的大石头扑通落下，掌心汗淋淋的。正要起身，腰上一紧，上身顺着力道前倾。慌乱中，胳膊尚未找到支撑，嘴唇上，一阵清凉来袭……她的脑子轰的一声，坍塌成一堆豆腐渣……吻吗？孟小冬苦笑。有些事，终究只能是二选一的单选题。二哥终于还是做出了选择。只是答案，与她预期的截然不同。二哥那个吻，改变了很多事情。二哥说，他要跟她在一起，她的幸福，由他来守护。她默默听着，心情复杂，交织着迷茫、犹豫、挣扎。忐忑不安中，却终是没有将拒绝说出口。那一夜，她静静偎在二哥身侧，闭着眼睛，却睡不着。爱上自己的哥哥？以前，她不愿去想这种可能，只把那当成是长久的依赖，多年的习惯。二哥的怀抱很温暖，记得小时候，她生病，他总背着她。那时，总觉得有二哥在身边，就什么都不怕。跟二哥在一起，没有脸红心跳的羞涩，没有患得患失的

不舍，有的是一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似空气般的感觉。她不知道这种感觉失去了兄妹关系的外衣，能否转化为爱情……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1）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那些犹豫不决的困顿，那些自私懦弱的逃避，其实一直都在不断伤害着身边人辛辛苦苦为她缔造出的幸福。开学已一周。小冬的生活大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一塌糊涂。学校，医院，家……没一处地方让人省心。因为小冬缺席了开学前的例会和当晚的接风宴，开学后，新官上任的赵倩专门把她叫到办公室谈了一次。当然，言语间听不出是刻意针对她，只说据她班里的学生家长反映，开学短短几天，孩子的日记里就萌生出早恋的苗头。赵倩说，初三的学生，正是应该将全部心思都投入学习的时候。身为他们的班主任，平日里要多注意观察。一中是全省重点，中考要是出不了成绩，学校的立场会很尴尬。赵倩还说，小冬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初三的年级主任，前途不可限量，肩上的担子却也更重了。听说那几个早恋的孩子学习成绩还都不错，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分散了精力，就太得不偿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都是赵倩在说。她的声音不温不火，很和气。她嘴角始终挂着笑容，皮肤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小冬听得很认真，脑子里却在不断琢磨学生早恋的事。说起来，早恋这事从初一就有。少男少女的懵懂，多半很快就阵亡在家长或高压或怀柔的手段之下，难得有人会把这种事直接捅到教导处。仔细想想，一开学班里就刮起这种恋爱浪潮，李默这小屁孩儿绝对功不可没。她事先跟各门课的老师都打过招呼，让同事们多关照一下这个转校生。没想到李默这小孩儿倒不认生，对谁都是笑眯眯的一团和气，很快就跟班里人打成一片，各科老师都对他印象极佳。李默这个名字，没多久就传遍了整个初中教学楼。爱耍帅的小孩儿，到哪儿都忘不了显摆。放学后，她经常看到这小子跟其他男生一起跑到球场上打篮球。因为有他加入，班里女生的回家时间普遍推迟。不少家长打电话问，学校最近是不是新开设了课后补习班。对此，小冬实在无奈。李木鱼来过电话，问李默的情况，她琢磨了一会儿，以两个字归纳

——人才！这天，小冬开完会，时间已经很晚了，球场上学生都散了。她四下看看，没有发现李默的身影。小冬掏出手机拨下他的号码，忙音，对方正在通话中。小冬纳闷，因为她看到他的书包还挂在篮球架上，人应该不会走远。视线下意识地搜寻，操场西看台上，目标锁定。李默一个人坐在那儿，垂着头，不知在跟谁通电话。小冬拎起他的书包，缓步走过去，悄悄站在他身后不远处。“小爸，爷爷身体怎么样？”“还可以。”“那你呢，哮喘有没有发作？”“没。新学校的感觉怎么样？”“好得很，我在哪儿都是人才，你甭担心。孟老师对我也很好。”“最近孟老师家里的事也很多，煮饭之类的活由你来做。”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2）

“切，知道，我就是劳碌命。小爸，爷爷还不同意来D市跟我们一起住吗？”“嗯，我来处理，你不用操心，好好读书是正经。游戏少玩儿，在一中不要指望光凭点儿小聪明就能大杀四方。”“一中也没传说中那么了不起，充其量书呆子多点而已。”“成绩说明一切。”“小爸你可真没劲，D大也要开学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过几天。”“周末我去看爷爷，不要你接，我自己坐大巴去。”“不用，爷爷让你好好读书。”“天才就是这样被扼杀的！”“真正的天才，在功成名就时才会恍然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你还差得远。”“歪理，我不跟你争。你要不要跟孟老师说两句？她已经在我身后偷听半天了。”小冬窘，原来自己早被他发现了。李默扭过头，冲她做个了鬼脸，拍拍屁股起身，走过去把电话塞到她手里。“喂，是我。”李木鱼笑笑，“刚下班？”“嗯，今天开会有点晚。李默都挺好的，你不用担心。”“少晏怎么样？”“医生说康复得不错，大概不久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看来他最近心情不错。”小冬僵了僵，听出他话里有话，“还好，事情总要说出来才能想办法解决。”李木鱼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了？”小冬下意识地咬着嘴唇，犹豫半天，淡淡地嗯了一声。“你想好了？”“只能说先做好心理准备。那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在没有来临前，谁也不清楚杀伤力究竟怎样。”李木鱼听了，半天没说话。小冬紧紧握着电话，掌心湿漉漉的，心跳有些不稳。“替我向他问好。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3）

回到家，小冬争分夺秒地改作业，李默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刚开始的两天，都是她煮饭。结果某天洗碗的时候，李默跟她就厨艺问题进行了简短而友好的交流。“孟老师，吃你烧的菜，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什么感觉？”莫非是家的感觉？小冬很得意。李默瞥了她一眼，擦干手上的水珠，毫不留情地终结了她的意淫，“吃完后那种令人几欲抓狂暴走的感觉，跟每次看完中国男足的比赛如出一辙。”很好！很强大！自此，只要这小屁孩儿在家，小冬便坚决不进厨房。饭菜上桌，李默招呼她吃饭。小冬刚抬起屁股，门铃适时响起……二人面面相觑。不用想，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分秒不差，拜访者不做第二人想。小冬赤着脚悄悄跑进卧室，冲李默挥挥手。李默会意，走到门边，把她的鞋收进柜子里，从容不迫地拉开门。“孟老师不在家。”李默很直接。“好香！李默，你烧菜的水平真不是盖的！”苏笑丝毫不以为意，侧身而入，直奔餐厅。李默在背后狠狠瞪他一眼，“没有白吃白喝这种好事！孟老师说了，你要是又来蹭饭，按照一顿饭五百元的标准。”苏笑无奈地翻翻眼皮，“小冬那么善良，怎么可能会开出这种黑心价码。李默，做人要厚道，做小孩儿更要厚道！”李默笑嘻嘻地走进餐厅，拉开椅子跟他面对面坐着，“在孟老师眼里，其实你跟我地位差不多，都是小孩儿。”苏笑悠然地靠在椅子上，不紧不慢地道：“李默，你小爸实在熟过头了，小冬可享受不了。只有像我这样朝气十足、青春阳光型选手，才是她幸福的最佳选择！”李默抖抖肩膀，“还真是肉麻无极限！你现在这副样子，看起来真是酷似芙蓉附体！”苏笑哈哈大笑，“李默，叔叔今天传授你点儿压箱底的绝活——求爱必胜三招。想听不？”“想啊，苏哥！”“No！No！No！叫叔叔，知道不？”“知道了，苏哥！”听着他俩的对话，小冬捂着嘴，肠子都快笑断了。客厅里嬉笑依旧，她看看表，七点，二哥应该已经吃过晚饭了。医院的护工很尽责，早八点到晚八点，一天十二小时，把二哥照顾得

很周到。饭菜都是医院的营养餐，她需要做的就是隔三差五煲点儿汤水给他补身。苏笑这厮自从搬过来后，只要晚上没应酬，必然准时来报到。她吃过晚饭就去医院，他倒也不纠缠，没事跟李默斗斗嘴拼拼游戏，闹腾得挺热络。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4）

半小时后，李默成功把苏笑打发走。小冬走出卧室。饭菜有点凉了，李默从厨房里拿出几个饭盒，把菜饭井井有条地装好递给她，让她带去医院慢慢吃。小冬接过，揉揉他的脑袋，嘱咐他晚上写完作业早点儿睡，把门窗都关好，陌生人敲门一定不要开，定好闹钟上课不要迟到……反正每天都是这一套，李默早已倒背如流。地铁迟迟没有进站。小冬频频看表，十几分钟过去，她终于等不及了。听说前一站有人卧轨自杀，警方封锁了线路。无奈之下，她拎着东西快步跑出车站，在路边拦了辆出租，直奔医院。这个钟点，出租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地铁迅捷。红灯前长长的车流，慢慢地挪动，消磨着时间。表盘上，指针很快跳到了八。小冬怕二哥着急，就在车上给他打了个电话。二哥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反常，低低淡淡的，明显心情欠佳。越着急，越塞车。四十分钟后，医院的大招牌终于遥遥在望。付完钱，小冬焦急地跳下车，一溜儿小跑，直奔住院大楼。她气喘吁吁地走到病房前，正想推门而入，视线不经意透过玻璃望进去，手顿时停在了半空……又有人来探病？看背影，纤细高挑，黑发披肩。小冬觉得很陌生，没见过。她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那人已顺着孙少晏的视线，缓缓转过头……冯丹？小冬推门走进病房，看清了她的长相。那面孔跟冯琳有七分相似，实在不难联想。孙少晏见到她来，冷漠的面色放柔和了些。他不理会冯丹探询的目光，侧侧身子，让小冬坐到自己身旁。冯丹面带微笑，主动伸出手，和小冬隔着床轻轻握了握。两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然后互相介绍。言谈间，冯丹对她似乎并不陌生，“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姐姐跟我提起过，你是少晏哥最疼爱的妹妹。”她的声音清润柔和。她有一副芭比娃娃似的长相，嘴角微微翘起，缀着两个小小的酒窝，精致迷人。提起冯琳，小冬心里顿时一紧，视线不着痕迹地从二哥脸上扫过，只见他面无表情地盯着冯丹，

眼神清冷，“我累了。小冬，你送送冯丹。”三言两语的逐客令，硬邦邦的，不留丝毫情面。小冬没说什么，领旨送客。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5）

冯丹对孙少晏的冷漠倒是丝毫不以为忤。她抬手看看表，轻柔的声音里饱含歉意，“不知不觉，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真是糊涂，少晏哥你好好休息，等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小冬送冯丹出门，有些话想问她，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正琢磨着，倒是冯丹先挑起了话头，“小冬，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特别熟悉。你跟我姐的气质真的很像，乍一看，让人觉得特舒服特温暖。”小冬敷衍地嗯了一声，没说什么。冯丹提起冯琳时，那坦然自若的样子就好似在说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难道她真能对自己亲姐姐的死毫无芥蒂？若是她生性就冷血无情倒也还好，怕就怕这淡然平静的背后，藏着些不为人知的心思。冯丹见她沉默不语，索性拉着她坐到墙边的塑料靠椅上。看到小冬探询的目光，她随手理了理散落的发梢，双腿优雅地交叠在一起，徐徐开口，“小冬，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跟我姐太像了，所以……我实在很难对你产生任何好感。你不用担心，我跟我姐不一样。她死了，我一点儿也不难过。自杀是最没出息的事，她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多潇洒，可后果呢？”说到这里，冯丹冷笑两声，眼神里透出不加掩饰的恨意，“我妈身体垮了，我爸因为照顾我妈，身体也快被拖垮了。我弟弟为了照顾两位老人，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一个名校计算机系的高才生，毕业后就一直窝在县城的清水衙门，拿着那几个死钱混日子。光我妈的药费就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我四处漂着拼命赚钱，就是想给我弟弟攒钱娶老婆。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这么大岁数了，连娶亲的彩礼钱都拿不出，婚事就这么一拖再拖。如果我姐不死，我家肯定不会变成今天这样。真的，你真的不用担心。生活不是电视剧，我也不是怀着为我姐报仇的心思来找少晏哥的。我姐已经把我们全家都毁了，我绝对不可能为了她，再毁了我自己。她不配。被她拖累的这个家，现在全靠我赚钱养活，就算是我想恨她，恐怕都抽不出时间。”小冬静静听着，心里波涛翻涌。自从知道冯丹进公司后，

她私下里设想过很多可能，可刚才这番话，彻底颠覆了她所有的设想。这样的冯丹，不知为何，竟让她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小冬，你哥毁了我姐，我姐毁了我家。我一个人咬牙苦撑着整个家，你安安稳稳地继续享受你哥的疼爱，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说这话时，冯丹的嘴角依然保持着完美的微笑弧度。不待她有所反应，冯丹便兀自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小冬推开门，回到病房。孙少晏一眼便看出她的反常，询问中透着难掩的关切。小冬心不在焉地摇摇头。冯丹的话带给她太多的震撼，跟冯丹相比，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那些犹豫不决的困顿，那些自私懦弱的逃避，其实一直都在不断伤害着身边人辛辛苦苦为她缔造出的幸福。二哥对她那种早已超越兄妹范畴的感情，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始终不知该如何面对。二哥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她的答案，她却久久纠结在这种暧昧不明的情感中。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6）

其实很多伤害，往往就在这踯躅不前的挣扎中悄然而来。她不知道爱上自己的哥哥究竟该是怎样的感觉，可她却清楚地知道，这个世上，她最不愿伤害、最不能伤害的人，就是他。小冬久久的沉默让孙少晏失了主意，“小冬，过来，出什么事了？”小冬长舒一口气，用力揉揉脸，眨眼间，精神焕发，“二哥，昨天晚上我帮你按摩的时候发现你脚腕有点儿肿，今天医生来查房，有没有说是怎么回事？”说话间，人已走到床前。孙少晏被她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困惑不已，若有所思地道：“没什么，脚踝错位后的常见反应。”“那就好。”小冬倒了半杯水，用纯净水兑得温热适中，扶他坐起身，把护士送来的药直接塞进他嘴里，“不是说晚饭后要立刻吃药吗，你怎么又忘了？”活力十足的声音，令孙少晏稍稍卸去心底的不安。他仰头就着水把药片吞下，很享受地靠在她肩上，很享受地任由她帮自己擦去嘴角的水渍，很享受地听着她的絮絮叨叨。伺候二哥吃完药擦完身，小冬才恍然觉出肚子空空如也。她把李默准备的饭盒放进微波炉里热了几分钟后，惬意地开吃。孙少晏欣赏着她狼吞虎咽的吃相，嘴角始终挂着一抹柔和的笑意。有她在身边，难闻的消毒水味里，都透着温馨。吃饱喝足收拾东西时，小冬才注意到一束华丽的香槟玫瑰静静地躺在沙发上。花瓣娇艳欲滴，散着淡雅的清香。大概是冯丹带来的。这几天来探病的人络绎不绝，鲜花水果泛滥成灾，多半都送给了护士台的值班护士。“二哥，这束花肯定不便宜。”小冬把花拿起来，举在眼前欣赏了半天，走到窗边准备插进花瓶里。“拿走，我不喜欢这种花。”孙少晏冷言阻止。小冬凑到他面前，语带戏谑，“二哥，你知不知道香槟玫瑰的花语？”孙少晏皱眉，漫不经心地道：“不知道。”小冬扑哧一笑，“骗人！给女人送花你最擅长了，这些事，你会不知道？”孙少晏抬起眼皮盯着她，脸色不太和蔼。小冬撇撇嘴，随手把花丢到身后的椅子上，“别这么凶神恶煞的，开个玩笑而已。那不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又不在

乎。”孙少晏拉过她的手，十指交叉，紧紧握住，“这些事我会处理，你不用操心。”小冬笑笑，“二哥，冯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她对你多少应该有些恨意才对，没想到她表现得这么平静。我听薇姐讲过香槟玫瑰的花语——爱上你，是我最甜蜜的痛苦。她送这花，可实在有点不靠谱。”孙少晏松开她的手，揽着她的腰，轻车熟路地把她带入自己怀中。很暧昧的姿势，让小冬的脸顿时红得发烫，几乎达到了适合煎蛋的温度。“小冬，她有什么目的不重要。你记住，我对不起的人是冯琳。她不是冯琳，所以你不用因为她的出现而感到丝毫的困扰。”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7）

小冬贴在他胸前，聆听着他平稳舒缓的心跳，暗自提起的心悄然放下。其实，在看到冯丹的那一刹那，她最担心的，是二哥会重新陷入冯琳自杀的阴影。“路上塞车了？”孙少晏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淡声问。小冬叹气，“地铁上有人卧轨自杀。这年头想不开的人可真够多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眼一闭可就啥都没了。”“小强也不是谁都能当的。”说话间，孙少晏面色渐缓，嘴角溢出的暖暖笑意，融化了脸上浮着的沉郁，声音也跟着轻快了不少。“二哥，有时候我觉得，咱俩特像一对落难的苦命鸳鸯。”小冬玩弄着他衣服上的扣子，言语间颇为唏嘘。孙少晏拍拍她的脑袋，笑颜如花，“这个比喻我喜欢。”“别笑了，我估计这事也瞒不了太久。”小冬扭了扭身子，把头埋在他胸前，闷声闷气的。“什么事？”孙少晏挑着尾音反问。“你的腿，还有……还有……反正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孙少晏闻言，心情大好，弯弯的眼角散着融融的愉悦，苍白的病容上跃动着说不出的迷人色彩，“傻丫头，我来处理。绝对不会让被逐出家门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小冬哼了声，“话可别说得那么满。这事还是再缓缓吧，最近三姨血压高，我爸心脏也不太强健。”“家里那边是得慢慢来，你这边呢，真的想清楚了？”小冬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挣开他的胳膊坐起身，很认真地看着他，眼神里颇有些革命志士英勇就义的凛然，“二哥，为了不负孟小强之名，这次，我……豁出去了！”“你……”孙少晏愣了愣，小心翼翼地伸手摸摸她的额头，“小冬，你没事吧？”哐当。病房门大开。“儿子啊……”三姨颤抖的呼喊声，不啻九天之上的巨雷。小冬条件反射般跳下床，来不及多想，就甩开步子大步流星地直奔门边，脑子暂时短路，还好嘴没罢工，“三姨，几天不见，您老身子骨可好？！”一下子，病房内悄然无声，似有一群乌鸦扑闪着翅膀，自头顶上悠然飞过。几秒后，孙少晏哈哈大笑。刘小琴站在门外，眼珠子在小冬和少晏身上滴里咕噜来回乱转。三姨彻底混乱了，顾不上多问，急匆匆来

到床前，掀开被子，颤巍巍地抚摸着二哥右腿上厚厚的石膏，眼泪吧嗒吧嗒地滴落，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8）

“妈，别哭，我没事。”孙少晏笑眯眯地坐直身子，伸手抹去老太太脸上的泪珠。三姨一把拍开他，“出了这么大的事，要是小琴不告诉我，你俩还准备瞒我瞒到什么时候！”小冬叹气，瞥了一眼倚在门边的始作俑者，恨不得冲上去狠狠抽她两个耳刮子！接收到那两束饱含指责的目光，刘小琴无所谓地耸耸肩，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小冬，你过来。”见三姨发话，小冬颠颠地领旨，垂手站在她老人家身后，心里七上八下的，唯恐她看出什么端倪。“妈，这事是我不让小冬跟家里说的。”“我当然知道是你！哪次小冬跟家里撒谎不是受你指使？”三姨坐在床边，眼角泪痕未干，盯着孙少晏的腿，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瞧了七八十来遍，眼底流露出难掩的心疼，“我听小琴说骨折了，还做手术了？”“现在这不没事了？别听她瞎忽悠。”“没事？”三姨怒，“没事你倒是下床走一个给我看看！”孙少晏无奈地揉揉额头。小冬乖乖站在一旁，嘴唇紧闭——沉默是金！可惜，金子不是那么好得的。这不，眨眼的工夫，三姨已掉转方向，拉起她的手，用的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小冬，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冬欲哭无泪，狠狠瞪了孙少晏一眼。两人做着无声的眼神交流——孟：都是你惹的祸！为什么又要我帮你收拾！孙：你是我的坚强后盾，去吧，瞎话尽情地招呼吧。孟：少来，人民教师最不擅长的就是撒谎！孙：凡事都有个学习过程。孟：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孙：哼哼，那你就说吧。孟：你威胁我？孙：乖，我妈已经等急了，我的眼也已经快抽筋了。孟：……“小冬？”三姨拍拍她的脸，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小冬不甘地收回视线，清清嗓子，强作镇定，“三姨，情况是这样的……”老太太点头，巴巴地等着下文。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9）

小冬一咬牙，开始，“前阵子二哥去香港做一场时装发布会布置现场的时候出了点小小的意外不小心把腿砸伤了尽管厚厚的石膏裹在腿上看起来很吓人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你想象的严重只是轻微骨裂而已纯粹是为了保险起见才用石膏层层固定动手术一说纯粹笑谈医生说过不了多久二哥就可以光荣出院活蹦乱跳健步如飞的日子就在不远的将来……”大喘一口气，“情况介绍完毕。”三姨蒙了，彻底蒙了。孙少晏乐不可支地望着她，眼神里满是赞赏。小冬没好气儿地抓起桌上的杯子，仰脖就是一顿猛灌。“表姐，真是可喜可贺啊！这么利索的嘴皮子功夫，我可有好些年没听你施展过了。别说，还真有点怀念。”刘小琴扭着屁股走到沙发边坐下，刮着下巴啧啧称叹。“过奖。主要是这些年，咱俩在一起待的时间短。人的潜力总是得有外界刺激才能发挥出来，少了你的激励，我跟谁耍嘴皮子去？”小冬抹掉脑门儿上渗出的汗珠，不疾不徐地道。“唉……”三姨叹息，叹得小冬心肝乱颤。“你们这些孩子……算了，我也不问了。小冬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平时你在医院都是谁照顾着？”“三姨你甭担心，白天请护工，晚上我陪着。”小冬坐在她老人家身边，好言安抚。“护工总归不像家里人照顾得那么妥当。你白天还得上班，晚上休息不好，太伤身体。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院？”小冬摇摇头，正想接话，却被孙少晏抢了先，“明天。”“啊？”小冬大惊，失神的工夫，三姨的声音已响起在耳边，“明天出院？太好了！你回我那儿去，我帮你好好调理调理。”小冬撇撇嘴。二哥又在忽悠呢，医生什么时候说他明天能出院了？孙少晏笑笑，泰然自若地道：“不用。出院了，我住小冬那儿。”小冬闻言顿僵，垂下头，不敢看三姨。

第二十三章冯丹来访（10）

“住小冬那儿？”三姨摇摇头，“她白天要上班，晚上还得改作业，哪有时间照顾你？小冬最近瘦了很多，你还忍心再折腾她？出院了回家住，没得商量。”老太太铿锵有力地一票否决。“妈，我带的实习设计师就住在小冬隔壁，我一时半会儿又上不了班，有他在，方便我处理公司的事。”小冬暗自咬牙——这借口找得可真是完美。“表姐，苏笑搬到你家隔壁去了？”刘小琴双眼放光，噔噔噔地跑过来，颇为八卦地追问。“苏笑？”三姨又迷糊了。“就是表哥说的那个设计师，表姐新交的男朋友！”三姨一听，兴致上来了些，“小冬，你又交男朋友了？上次你带给姥爷看的那个不行了？”孙少晏沉下脸，“乱点鸳鸯谱而已，没影的事。”小冬叹气。怎一个乱字了得！神啊，发发慈悲，让刘小琴赶紧消失吧！“小冬啊，姥爷前几天还跟我念叨来着……”一听这语重心长的口吻，小冬立马就猜到三姨接下来要说的话，急急开口阻止，“三姨，你放心，我的个人问题进展顺利。等时机成熟了，我肯定把他带回去给你们审核。当务之急，咱还是先谈谈二哥的事吧。”三姨哭笑不得地拍拍她的手，“你这丫头，每次提到个人问题就滑溜得跟泥鳅一样，从来没个准信儿。罢了，你们都大了，这些事我们当长辈的也插不上手。我想来想去，少晏住在你那儿还是不妥当。虽说他是你哥哥，可你一个黄花大闺女，家里住个男人总不是那么回事。不要再争了，我一会儿就回去收拾房间，明天出院了，直接回家。”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1）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从小到大，她几乎从未做过任何忤逆长辈的事，可她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选择的这条路，究竟会在家里掀起怎样的波澜。二哥光荣出院。小冬爸妈外加三姨，三座大山齐齐出动，一切理由统统驳回。下班后，小冬让李默先回去，自己挤上地铁，匆匆赶往三姨家。一屋子人，竟然连姥爷都在。三姨昨晚回家就开始煲汤，文火煲了一整天，现正在厨房跟妈妈热烈讨论今晚的菜谱。看到小冬走进厨房，三姨热情招呼，“小冬回来了？来来来，先喝点绿豆汤消消暑。”“二哥什么时候回来的？”小冬接过妈妈递来的绿豆汤，一饮而尽——爽。“刚到家没多久，”三姨长叹一声，“出院前医生叮嘱了一大堆的注意事项，听得我是心惊胆战。少晏的伤势我终于弄清楚了，你们两个昨天还合着伙骗我说没事，真是太乱来了！”小冬嘿嘿一笑，“您老批评得是！”说完，撒娇似的揽住三姨的肩膀，扭着身子蹭来蹭去，弄得她彻底没了脾气，妈妈站在一旁也是哭笑不得。“你这个丫头。”三姨捏捏她的脸，从砂锅里盛出一碗猪骨汤递给她，“告诉少晏，必须全给我喝完。”小冬小心翼翼地端在手里，领命而去。小冬轻轻推开二哥卧室的门，看到姥爷正坐在他床边训话，说到激动处，胡子一颤一颤的，煞是可爱。见到她，孙少晏眼睛一亮，笑容顿染眉梢。接收到他求救的目光，小冬会意地点点头，快步走到床前，“姥爷，三姨给二哥煲的汤，您老要不要尝尝？”“傻孩子，别看我岁数大，可一点儿都不缺钙。你看你，怎么几天不见，瘦了这么多？”“我减肥呢，追求骨感美。”小冬把汤放在柜子上，凑到姥爷面前，伸手揪了揪他那两道长长的寿眉，“姥爷，您老现在可越来越有仙风道骨了，我还从没见过谁的眉毛比您长得更有气质！”姥爷被她逗乐了，哈哈笑开，已然忘记了刚才对孙少晏未完的训话，起身道：“不说了不说了。既然出院了，就在家好好调理调理。看看你俩瘦的，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了。搞什么骨感美啊，都多吃点，把肉给我补回来！我出去

看看，让你妈她们晚上多准备点长肉的菜。”卧室门缓缓合上，小冬松了口气，冲孙少晏比出个胜利的手势。二人相视而笑，气氛温馨得一塌糊涂。“三姨交代，必须把汤全部喝完。”走回床边，小冬扶二哥起来，塞了几个枕头垫在他身后，“在家里其实不错，好吃好喝的，还有人随时照应着。众星捧月的感觉爽吧？”孙少晏笑笑，“不用住你家了，你是不是心里也特爽？”“切！”小冬撇撇嘴，把汤碗递给他，“又不是我不让你去住的。喝汤！”“不想喝。”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2）

“由不得你想不想，就算当药也得全喝了。”孙少晏盯着她，不说话。小冬拧不过他，拿起汤匙，直接递到他嘴边，“大少爷，张嘴。”很快，一碗汤见底。小冬满脸无奈，拿二哥没辙。他要是别扭起来，估计连神仙都得气得直跳脚。吃过晚饭，小冬在厨房洗碗，妈妈挥着蒲扇站在一旁跟她闲话家常。话题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到了李木鱼身上。看妈妈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小冬实在不忍摧毁她老人家的幻想。无奈不把话说清楚，恐怕接下来妈妈就该张罗着请他来家里吃饭了。于是乎，小冬很轻描淡写地丢出一句：“我们早就黄了。”妈妈一听，脸色顿沉，严加拷问，问题一个接一个丢过来。小冬终于无力招架，手一抖，盘子应声而落，碎碎平安了。她默默蹲下身子，收拾地上的碎片。妈妈见状，叹了叹气，没再继续追问。小冬回到家时已经九点多了，李默坐在客厅里玩游戏，听见门响，头也不回地道：“孟老师，你回来得真是时候，苏哥刚走。”小冬嗯了一声，又乏又累，不想说话，整个人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抱着垫子愣愣出神。李默侧头瞄了她一眼，口吻笃定，“孟老师，你的脸告诉我，你有心事。”小冬扯着嘴角无精打采地敷衍了他两句，眼皮开始发沉，困意上涌。“小爸在电话里说他明天回来。”“你爷爷也一起回来？”小冬打个哈欠，随口问。“爷爷很固执，怎么都不肯。小爸从老家把远房的表姨接过来了，让她暂时跟保姆一起照顾爷爷。”小冬使劲揉揉脸，强打精神，“这样也好，总算是亲戚，比较放心。”作业还没改，她坚决不能睡。李默哼哼两声，对她的心不在焉表示严重不满，“等小爸回来，以后就没人帮你做饭了！”“是啊，要不你就住我这儿好了。吃惯了你做的饭，我已经对厨艺彻底丧失了信心。”说着说着，小冬声音越来越低，人已进入半睡眠状态。李默一听，丢下游戏手柄，凑到她身边，大眼睛眨巴眨巴的，“嘿嘿，孟老师，难道你舍不得我走？”小冬下意识地点头，身子斜斜地靠在沙发背上，睡着了。李默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拿出一

条毯子搭在她身上。看看写字台上那厚厚的一摞作业本，他掏出手机，把闹钟定到了凌晨四点。兵荒马乱的一天，从天不亮就起床改作业开始。伴着悦耳的闹钟铃声，小冬迷迷糊糊地从酣睡里惊醒。正做梦呢，美梦，被打断了，可惜。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3）

她揉揉眼睛，晃晃悠悠地走进洗手间，心情不错。李默真是够贴心，要是没有闹铃，她这一觉铁定得睡到中午太阳升。洗洗漱漱折腾了一阵，饿着肚子坐到写字台前。进入工作状态，时间一眨眼就过去。僵着脖子抬起头时，小卧室的门开了，李默起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多有条理的孩子！想起跟李默的初见，小冬情不自禁地眯着眼笑出了声。他裸着上身跟李木鱼冷言相向的那一幕，清晰浮现在眼前。叛逆的小孩儿要是懂事了，格外招人疼。“孟老师，你笑得真可怕，”李默没好气儿地盯着她，“看起来活脱脱就是那只垂涎小红帽的大灰狼。”说罢，他撇撇嘴，推门走进厨房。小冬伸个懒腰，推开椅子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改好的作业塞进包里，随口问：“李默，你小爸今天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没说。你想他啊？”隔着客厅，李默笑嘻嘻地嚷嚷。“这小孩儿思想真不健康。”小冬走到他身后，毫不客气地把他服帖的黑发揉成了一堆稻草。李默转身，举着手里的饭铲，张牙舞爪地在她眼前挥来挥去，“孟老师，为人师表啊为人师表！竟然还穿Hello Kitty的睡衣！小爸要是看到，一定又会赞你‘童心未泯’了。”想起李木鱼的毒舌利嘴，小冬脸色淡了淡，“你东西收拾好了吗？”“切！”李默一听，立马翻脸，“昨晚不知是谁亲口说舍不得我走来着——女人可真善变！”小冬捏捏他的腮帮子，“我是舍不得啊，可谁让你不是我儿子。”李默愤愤地拨开她的手，掀起眼皮冲她做了个逗趣的鬼脸，得意洋洋地系上围裙，“想给我当妈的女人，你可不是第一个。太优秀了也不好啊，像我这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青少年，估计已经濒临灭绝了，唉……”小冬被他惹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形象全无。李默恨铁不成钢似的摇摇头，点着火，开始煎蛋。美美的早餐，一天的精力之源。出门前，小冬跟二哥通了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声音疲倦，像是没休息好。“二哥，昨晚几点睡

的？”“你走后。”“那怎么这动静儿啊？”电话里响起淡淡的笑声，“一大早就被我妈吵起来灌那些汤汤水水的，脑子都快被猪油给糊了。”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4）

“多好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赶着出门，下班后去看你。”“下班我让齐薇去接你。她来给我送几份资料，正好顺道拐去你学校。”“你都这样了还惦记公司的事呢！马汀也太不厚道了，不带这么摧残人的！”“我断的是腿不是手，闲着也是闲着。”“得了，懒得跟你争。没事我挂了，快迟到了。”“等等……”“怎么了？”短暂的静默，接着，徐徐缓缓的声音飘入耳中，“小冬，过一阵子，跟我去欧洲好不好？”“当然好！等寒假，我早想去了。”“傻丫头，不是去旅行。”小冬登时呆住。“年底公司调我去欧洲，到时候，你可以辞了工作继续读书。”小冬僵着身子半天没回过神来。李默站在门边等得不耐烦，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孟老师，还有八分钟地铁就要开了。”“那个……二哥，这么大的事，你让我考虑考虑。回头再说，我先挂了。”说完就挂了，干脆利索。李默背起书包，尾随她匆匆出门。小冬心神恍惚了一整天。二哥的话时不时在脑子里晃荡。辞掉工作去欧洲，她很清楚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不说别的，这个决定，家里那一关就很难过去。在长辈看来，中学老师是个安生又稳定的职业。她还年轻，在学校里好好发展，前途一片光明。放弃努力四年得来的一切，跟着二哥远赴欧洲，无论如何，都令家人难以接受。从小到大，她几乎从未做过任何忤逆长辈的事，可她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选择的这条路，究竟会在家里掀起怎样的波澜。昨晚三姨跟她闲聊时，有意无意地多次提及二哥的个人问题。小冬小心翼翼地出言试探，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三姨说，表妹小琴曾经对二哥很有好感。三姨一听，挥着蒲扇连连摇头，难以置信地盯着她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表兄妹一起玩玩闹闹的，这种感情跟男女之情可是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去！再说了，近亲结婚那都是老祖宗干的事。去年，隔壁老刘家的二姑娘跟一个远房表弟硬是好上了，这不闹得家里家外沸沸扬扬，街坊四邻的，没少议论。民政部门倒是给登记了，折腾到最后婚是结了，可老刘成天为这事窝火

呢。我们这种岁数的人，谁不希望家里和和美美的，少受外人说道？你说你们一个个的，就是不知道老人的心思！”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5）

二哥的话，三姨的话，在小冬脑子里噼里啪啦来回碰撞，弄得她脑细胞大量死亡。放学后，李默难得没去打球。办公室门口，他笑眯眯地探头进来，“孟老师，小爸来了。”尚未离开的老师整齐划一地盯着小冬，尤其以沫沫最为八卦，挤眉弄眼地拖着长腔，语声好不暧昧，“冬冬，小爸是谁啊……”小冬故作严肃，快速收拾起桌上的东西，踩着四方步稳稳地走向门口。沫沫好奇心大盛，朝李默挥挥手。小孩儿收到指令，立马颠颠地跑过去，凑在她耳边鬼鬼祟祟地嘀咕：“陈老师，小爸正在跟孟老师……”沫沫听罢，嘿嘿一笑，拍拍他肩膀，彼此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小冬面无表情地从他二人身边经过，目不斜视，大步跨出门。大概是太过镇定，镇定得忘了办公室外，那道设计极其不人性化的二层阶梯……一脚踩空，重心骤失。狗啃屎的惨剧，即将发生……“见到我这么激动？”“……”稳稳的臂弯，温和低柔的男声。小冬欲哭无泪，匆匆挣开他的胳膊，抬起头急急地道：“得了吧，纯属意外。”李默看清来人，速速道别沫沫，兴冲冲地跑到他们身旁，“小爸，晚上请我吃饭吧？”李木鱼拍拍他脑袋，点头应允。小冬回身瞪了一眼那帮讲台上下大相径庭的八卦女，“我先走了。明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来开个会——关于月考的事。”“去吧去吧。”沫沫喜眉笑眼地望着门外那和谐的“一家三口”，“冬冬，加油！良辰美景，切莫虚度啊！”走出教学楼，小冬跟他们父子道别。夕阳下，三人的影子斜斜映在水泥地面上。身边来来往往的师生，莫不投过好奇的一瞥——如此高大英俊的教师家属，在他们学校实不多见。“晚上一起吃饭。”李木鱼的语气不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小冬直言不讳地拒绝，“一会儿我得去三姨那儿——二哥出院了。”“你最近在减肥？”李木鱼问得突兀，小冬顿了一下，极快地反应过来，“没，大概刚开学比较忙，没有暑假里养尊处优的舒服日子过了——自然瘦身法。”李木鱼眼底浮起浅

浅的笑意，“别在这儿杵着了，上车再说。”“不用了，薇姐会来接我的。你跟李默先走吧，她应该已经在校门外等我了。”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6）

“齐薇？”李木鱼问。小冬点头，接着就听他说，“我刚才在校门外跟她打过招呼，她已经走了。”“啊？为什么？”“我跟她说，吃过晚饭后我送你过去。”“然后她就走了？”“没错。”“……”小冬心里乱成一团，刚才还饿得咕咕直叫的肚子似乎也没了动静。李木鱼见她半天没说话，挑挑眉，牵起她的手直奔停车场。小冬下意识地挣脱，谁知越挣脱他握得越紧。她心底一阵恼火，正待发作，却听耳边悠悠响起他的声音，“这里是学校，你的学生正看着呢。”李默重重点头，“孟老师，刚才我还看见牛小朵她们在窗边趴着议论呢。扭扭捏捏的会被误会成光天化日之下跟男朋友闹脾气啊，那可严重有损你在我们心中的光辉形象！”“李木鱼，你松手！”小冬不为所动，沉着脸冷冷地道。李木鱼似是恍然未闻，手上力道丝毫不减，脚下步子丝毫未缓，“小冬，我已经彻底修正了对你的看法。有些事，指望你这颗榆木脑袋自己想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小冬一惊，抬头盯着他，“什么意思？”李木鱼笑笑，不置可否，按下遥控开关，“上车，路上慢慢琢磨。”正是下班的当口，路上车多人多。好车破车公共汽车，都被一个又一个的红灯彻底磨没了脾气。车里空调开得很足，小冬却依旧觉得热。心火太旺，顺着毛孔呼呼往外冒热气。李默坐在后面玩手机游戏，李木鱼双手随意地搭在方向盘上，不紧不慢地随着车流一点点往前蹭。谁也不说话，CD里流淌出的钢琴曲听起来似乎也不若往日悦耳。刚才小冬给二哥打电话，手机没人接。打去家里，三姨接的，电话递给二哥，二哥没问她在哪儿，只是说正在跟薇姐谈事情，晚点再打给她。小冬收起手机，心里更觉烦躁。她太了解二哥了，电话里那不冷不热的语调，明显就是心情不好。不知道薇姐怎么跟他说的，二哥心思很敏感，她不想在他养伤的时候还惹他不开心。想到这儿，她突然侧过头，“你跟薇姐除了打招呼，还说什么了？”李木鱼此刻正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叩击着方向盘，闻言，不紧不慢地道：“你好，这么巧，我来

接小冬和李默。晚饭后我送小冬过去，再见。我说的，就这些。”
“……”小冬垮下肩膀，蔫蔫地靠在椅背上，决定不再浪费唇舌。“小冬，少晏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你的心情看起来并不太好。”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7）

“你想说什么？”小冬望着窗外，心不在焉。“没什么。我以为，你应该很开心才对。毕竟这么多年，你不可能感受不到少晏对你那份特殊的感情，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你也觉得这很难接受？”李木鱼笑，“何必问我？你心里的那道坎儿能不能迈过去，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小冬默不作声，眉心微皱，心情纷乱不堪。“小冬，只要你觉得你能承受得起对周围人的伤害，那爱上自己的哥哥，倒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小冬撇撇嘴，“这话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鼓励。”“我只是指出事实而已。”“我要是有你这么强悍的神经线路，估计就不会这么困扰了。”小冬打量着他毫无表情的侧脸，声音里满是自嘲。“现在就觉得困扰了？事情才刚刚开始而已。如果你就这点承受能力，那前景还真是不容乐观。我以为你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才决定迈出这一步的，没想到你竟然还锲而不舍地把那个早已烂掉的龟壳扣在脑袋上。过一天算一天吗？对感情如此不负责任，结果会怎样，我已经可以预见。”小冬脸色倏然一白，双手紧紧攥着裙角，睁大眼睛直直瞪着他，“李木鱼，我既然选了这条路，就一定会努力走下去，不劳你费心！”李木鱼脸色僵了僵，几秒后，沉声道：“看得出，你确实在努力。如果这种努力带来的后果，是让你短短几天就瘦了一圈，并且伴随着严重的情绪低潮的话，那可实在是得不偿失。还没走进风暴中心你就已经快筋疲力尽了，再这么下去，痛苦的恐怕就不仅仅是少晏一个人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小冬垂下眼皮，眉梢间染着几许倦怠，“迈出这一步不容易，我不能让二哥再受到任何伤害。”“少晏需要的，不仅仅是你的这份成全。”小冬机械地望着窗外的车流，再度陷入沉默。“两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在一起，可不是负负得正的数学题。”“李木鱼，你倒是让人觉得特有安全感。可跟你在一起，总是仰着脖子，太累。”后座响起一声冷哼，不待李木鱼开口，李默的声音便率先入耳，“借

口！”小冬扯扯嘴角，笑得无力。红灯，又见红灯。车身猛然刹住，李默怪叫一声，手机脱手而出。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8）

“小爸！”李默凑过头，“我强烈要求下车！”小冬轻叹一声，俯身捡起掉在她脚边的手机，头也不回地塞给李默，“你不用下车，还是我下好了。”“都给我坐好！前方五米处的交警，不是杵在马路上用来美化市容的。”驶离市中心，交通渐渐顺畅起来。车里气氛压抑。李默东看看西看看，决定找点话题缓和一下，免得前面那对男女真的在车上干起来，那样直接受害者，肯定还是他这棵为了祖国的未来而努力茁壮成长的英俊小树苗。思来想去，他心里有了主意。“咳咳，孟老师.....”“嗯，怎么了？”“昨晚你答应过我的话，还记得吧？”李默那张阳光灿烂的大笑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眼前，让小冬愣了愣，茫然摇头。“你！抵赖没用！你说了，希望一直吃我做的饭！”“哦，这句啊，记得。有什么问题？”“你看，我琢磨着吧，我家公寓离学校太远，小爸又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接送我，要是自己坐车，转来转去的一趟下来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太不方便了！”小冬望着他那对滴里咕噜转得正欢的大眼珠子，心底生出一抹非常不祥的预感，“所以？”“所以啊，所以我就暂时住在你那儿呗。房租小爸会照付的，不用担心！”果然.....小冬笑着推开他的脑袋，不顾他的抗议，干脆利落地拒绝。“李默，你给我老老实实坐回去，不要再胡闹。”关键时刻，李木鱼终于发话，小冬如释重负。“切，不管了不管了，我再也不管你们的事了！小爸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孙叔叔比你强多了，最起码他会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哪像你，明明喜欢孟老师，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我才不在乎什么小妈不小妈的，你爱怎么寂寞爱怎么孤独都是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车缓缓停在路边，噼里啪啦，车厢内火花四射。小冬只觉口干舌燥。酝酿了一下情绪，她小心翼翼地开口，“那个.....我还是下车好了。”说着，解开安全带，随手推开车门.....刚迈出一只脚，手腕便被紧紧握住。李木鱼侧身凑到她面前，嘴角挂着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很浅，却让她难以招架。

第二十四章木鱼兄的决心（9）

小冬用力甩开他的钳制，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李木鱼，你究竟想怎样？”只见他唇边笑意渐浓，抬手轻轻挑起她下巴，“小冬，看着我的眼睛，大声告诉我，你爱少晏。”“你……”小冬一听，顿时僵住，脸色煞白。“说不出口？”“……”“混淆着兄妹关系的恋情很难理清？”“……”“默认吗？”“……”“小冬，如果我告诉少晏我正在追你，你说他会有什么反应？”“够了！”小冬啪地拍开他的手，“不要拿这种事开玩笑！”李木鱼眯起眼睛，“没错，感情的事的确不是儿戏。所以，我是认真的。”那挑衅似的目光彻底激起了小冬心底强抑的怒火，“李木鱼，你不用如此咄咄逼人。我跟你，是不可能的！”说罢，她拎起包，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李默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这一幕，半晌后，喃喃道：“小爸，原来孟老师也是有脾气的。”李木鱼面无表情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渐渐远去的身影，眼底极快地闪过几许染着自嘲的颓然与落寞，“是人都会有脾气，总憋着容易内伤。”“小爸，不错哟。早知道激将法这么有效，我应该早点儿用才对！”“你的激将法？十年后，或许对我有用。”“咦？莫非你今天真准备跟孟老师表白？那还不赶紧去追！”“闭嘴。”“嘿嘿，小爸，孟老师拿你撒气，那你呢？你是不是准备拿我当出气筒？基于我多年来对你的了解，你现在一定是非常的，火大！”“如果你再不闭嘴，我恐怕只能照你说的办了。”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温柔的情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放逐中渐渐失去温度，明明渴望被爱，却不知该如何找回自己……二哥的世界，孤独得让人心疼。小冬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天色渐晚，风依旧沉闷。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心里好似结起一张挣不脱的网。她一直努力试着理清头绪，但方才李木鱼那番咄咄逼人的话语，散发着强烈的压迫感，把她逼上了那方看不见的悬崖。到了必须要打起精神来面对的时候了。再退下去，大家会一起跌入无可挽回的深渊……曾经，她也像这样在抉择面前犹豫徘徊，最终鼓起勇气迈出的，却是几乎毁了她一生的错误一步。这次，她绝不能重蹈覆辙。站在红灯前，小冬轻舒了一口气。生活往往就是这么奇妙，波澜似乎永远在人们预期之外姗姗而来——三姨家，此刻正是另一番热闹的光景。齐薇尚未离开，不速之客就施然到访。三姨打开门，有些诧异地望着立在门口的陌生女孩——清丽的面孔，高挑的身材，温雅的微笑。虽然从未见过，但这个女孩给她的第一印象却极佳。“阿姨你好，我叫冯丹，是孙总监的同事。”斯斯文文的声音如水般柔润，听得三姨心里一阵熨帖，连忙把她迎进门，“少晏的同事啊，赶快进来坐。”冯丹礼貌地尾随她进门，递上手里的果篮，“下班后去医院探望才知道总监已经出院了。我是小琴的大学同学，是她告诉我这里的地址的。贸然打扰，太冒昧了。”“哪里哪里！少晏天天躺在床上估计也闷得慌，你们常来跟他聊聊天，我求之不得呢。”三姨上下打量着冯丹。那落落大方的言谈，让人不禁又对她生出几分好感。正说着，齐薇从孙少晏的房间出来，看到冯丹颇有些意外。想了想，齐薇冲她点点头，没说什么。三姨让她们进屋慢慢聊，自己笑眯眯地转身走进厨房。进到孙少晏的卧室，齐薇坐到凉椅上，摆出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冯丹倒是毫不拘束，坐在床边，神色如常。孙少晏放下手里的资料，淡声问：“你怎么来了？”“我今天下班去医院扑了个空，护士告诉我你已经出院了。石膏还没拆，怎么这么

急着出院？”冯丹双手交握平放在腿上，坐姿非常淑女。“不想应付那些三不五时跑来探病的闲杂人等。”孙少晏漫不经心地道。冯丹失笑，“说得真不客气呢。”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2）

“该说的话，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冯丹丝毫不理会他的淡漠，声音依旧轻柔，“嗯，是啊，很清楚。可我想了解的问题还没有答案。”齐薇坐在一旁，饶有兴致地思量着冯丹话里的含意。来者不善，冯丹这个女人有点儿意思。孙少晏皱皱眉，视线转向齐薇，“公事已经谈完了，你先回去吧，晚饭就不招待了。”齐薇笑，抬手看看表，啧啧道：“说起来，我倒是很想尝尝阿姨烧的菜呢，不过今天似乎时机不太对。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资料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走到门边时，她突然转身，缓缓地道：“孙美人，阿姨着急抱孙子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我还真是有点同情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你可当心点，不要在浪里翻了船。我走了，拜。”说罢，她步履轻快地消失在门外。上车后，齐薇拨通了小冬的手机。电话里得知她也没吃晚饭，于是二人决定找个馆子，大吃一顿。最近各忙各的，很久没坐下来好好聊聊了。“喝点酒吧，难得今晚这么有兴致。”点完菜，齐薇建议。小冬笑着点头，“啤的吧，我酒量不行。”“冬子，最近瘦了啊，有心事？”服务生离去，幽雅的包间里，她二人对面而坐，齐薇笑着问小冬。“嗯。你刚才去二哥那儿了？”小冬靠在椅子上，脱下高跟鞋，赤脚踩着地板。凉凉的，很舒服。“他听说李木鱼去接你，心情非常不爽，屋里不开空调我都觉得特凉快。”小冬冲她撇撇嘴，“真夸张。你整个儿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干吗不在学校等我？”齐薇望着她，一脸无辜的样子，“很明显李木鱼是有话要跟你说。那气势，我可压不住。就算我等你，他照样能把你弄走。我倒是比较好奇，他刚才究竟跟你说什么了。看起来像是场不欢而散的谈话。”说罢，她兴致勃勃地把脸凑到小冬面前，盯着她的眼睛仔细瞧了半天。小冬哭笑不得地推开她，“没什么，被他抢白了一顿。”“嗯？莫非他是在吃醋？”小冬一惊，连忙摇头，“吃醋这么世俗的事，你觉得可能发生在李木鱼身上吗？”齐薇哈哈大笑，“有什么不可能！第一，他是个男人。男人对自己喜欢的

女人做出什么举动都不足为奇。第二，他的对手是孙美人。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是谁都难免会乱了阵脚。”“薇姐，你……”小冬呆住。“冬子，你俩没有血缘关系的事我早就听说了。孙美人最近似乎也矛盾得很。”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3）

小冬默然不语，低头盯着酒杯出神。“感情的事，真是烦人呢！男人绝对是上帝造人的一大败笔，是世界不和谐的根本因素！”齐薇一本正经的口吻逗得小冬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薇姐，最近跟展阳阳还有联系吗？”齐薇稍稍愣了一下，接言道：“从他去美国后就没联系了。分开冷静一下也好，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搞不好哪天我就拎着行李杀去美国找他呢。”话虽如此，小冬还是在她漫不经心的笑容里，轻易地捕捉到了那一闪而逝的落寞。“冬子，在你跟孙美人的事情上，想不想听听我的意见？”齐薇喝了口茶，收起随意的神色，语气变得认真，“尽管感情的事外人最是不该插手，不过有些话，我实在不吐不快。”“嗯。”这顿饭吃了三个多小时，两人喝得面红耳热，勾肩搭背、晃晃荡荡地走到停车场。五分钟后，她们的车被拦在了路边。最近酒后驾驶查得很严，齐薇很荣幸地中招了。由于血液里酒精含量严重超标，她们坐着警察同志的车，一路被拉到了派出所。“冬子，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找谁来救咱们比较合适？”齐薇问。“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进派出所。”小冬四下打量着。气氛挺威严的，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齐薇捏着她的腮帮子，“小样儿，难道你打算在这里睡到天亮？”“在这里关一晚也总好过被二哥知道。”“嗯……找我爸也不合适，要被他知道了，肯定得把我卸了。”齐薇叹气。大意啊大意，早知道就打车了。“找马汀吧，如果你不想在这里过夜的话。”小冬想来想去，大概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别逗了，要是给他打电话，我保证孙美人会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他的性格有多恶劣你也是知道的。”小冬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齐薇说得没错。马汀整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这么好的机会，他肯定不会白白放过。两人正合计着呢，小冬的手机就响了。当然，一切随身物品都不在身边，隔着铁门，嘹亮的“芒果菠萝”之音清晰入耳，这么恶趣味的铃声很容易分辨。齐薇想了想，起身走到门边，透过上面的小窗口笑眯眯地招呼过值班警察，三言两语的，手机到手。看着

她一副手到擒来的样子，小冬的第一反应是——值班的，肯定是个男警察。“咦，李默打给你的？已经挂断了，你赶紧拨回去吧。这么晚找你，肯定有事。”小冬接过手机，突然想起她让李木鱼晚上去取李默的行李用品，顿时呆住……“怎么了？”齐薇问。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4）

小冬叹气，摇摇头，按下回拨键。“孟老师，你在哪儿呢？我跟小爸在你家楼下。”刚接通，李默的声音就飞过来。“……”小冬额前的青筋跳了跳，讷讷地道，“那个，我今晚临时有事，回不去了。行李你恐怕要明天来取了。”“啊？不会吧！”“怎么了？”小冬有点纳闷李默的激烈反应。“我们家的钥匙还在你家呢，你不回来我们回不了家啊！”“……”小冬彻底无语。“喂，小冬？”李木鱼？不知为何，听到他的声音，小冬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慌乱。“不好意思，我今晚大概回不去了，钥匙的事……”“你在少晏那儿？”李木鱼淡淡地问。“没，要在二哥那儿，我打个车就回去了。”“出什么事了？”李木鱼似有察觉。“啊……那个，没什么……”小冬连忙搪塞，正琢磨着怎么接话呢，手里一空，齐薇的声音已然响起在耳边，“李木鱼，我是齐薇。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跟小冬因为酒后驾驶被警察抓了，现在正在派出所，所以晚上估计是回不去了。”小冬大窘，齐薇却笑眯眯地把手机又塞还给她，一脸等着看戏的表情。“哪个派出所？”李木鱼沉声问。“西山。”小冬认命地道。“我半小时后到，等着，挂了。”送走齐薇，回到家时已经凌晨。李默在车上睡着了，李木鱼跟小冬一起上了楼。他找了熟人把她们从派出所领出来，一路上什么话都没问。现在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人并肩而立，气氛很尴尬。一切都乱了步调，那番互不相让的争论过后，二人之间似乎起了微妙的变化，偶尔不经意的目光相对，双方的眼睛里都没了惯有的从容。这种恼人的变化，惹得人心情异常烦躁。打开门，小冬匆匆走进客房，去取李默的行李。李木鱼靠在门边，没有要进来的意思。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5）

昨晚他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几乎一夜没睡，今天忙着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直到下午才匆匆开车返回D市。马不停蹄地赶到小冬的学校，却又跟小冬发生了那场不欢而散的争吵。晚上带李默吃过晚饭后去见了个工作伙伴，对方告诉他，这阵子他因为母亲去世而延缓的设计进度，按照合同规定，必须赶在这个礼拜内完成。冗长的谈话结束，李木鱼筋疲力尽，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没想到又碰上了这档子事。刚才开车回来的路上，他的眼皮已然沉沉地不断打架。要不是小冬坐在旁边，他说不定真的就睡过去了。头有点疼，看来今晚加班工作是不可能的了。小冬走出客房，看到的就是李木鱼这副靠在门框上昏昏欲睡的样子。她下意识地放轻脚步，走到他身旁，“喂，睡着了？”李木鱼闻言，眼睛刷地睁开。深深的眼窝里，那双炯炯有神的凌厉黑瞳此刻染着浓浓的倦意，使他整个人看起来柔和了不少，不再令人觉得疏离。他笑笑，接过小冬手里的钥匙和旅行袋，“有点累。你也早点睡，我回去了。”小冬点点头，望着他，犹豫了片刻，在他转身之际低声道：“下午的事对不起。当时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其实你说得没错。”李木鱼身形一滞，“没什么，不用放在心上。”说罢，他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去。终于到了周末。下雨的天气，很适合睡觉的日子。一个人的家，在下雨的时候，总会觉得格外冷清。小冬抱着被子躺在床上，懒懒地不愿起身。这几天没去三姨那儿，跟二哥通电话也不多。说不上为什么，总觉得二哥似乎跟她一样，都陷入了某种混沌不清的矛盾中。冯丹的频频出现让她觉得很困惑。医院的走廊里，冯丹说的那番话一直清晰地印在脑中。不管冯丹是出于何种目的接近二哥的，三姨对冯丹的喜欢却是毋庸置疑的。昨晚三姨来电话，说晚上大家一起吃个饭，冯丹也去。这种安排，小冬只觉哭笑不得。她不知道三姨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可毫无疑问，形势的发展却愈加混乱起来。小冬不希望冯丹走近二哥，她总觉得这个女人带给二哥的，只会是伤

害。从小跟二哥一起长大，她知道二哥喜欢把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随意不羁的言行，不过是他习惯而完美的伪装。只有她知道，其实每一次伤害带给他的，都是久久难愈的伤口。他无从宣泄，只能选择自我放逐。温柔的情感在一次次的自我放逐中渐渐失去温度，明明渴望被爱，却不知该如何找回自己……二哥的世界，孤独得让人心疼。美丽的图稿上那缤纷绚丽的色彩，成就的是他前途无量的事业，可抛却这些华丽易碎的表象，他生活的色彩又该如何点缀？他迷失了方向，冯琳的死让他失去了追求色彩的勇气，终日活在阴霾笼罩的感情世界里。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6）

冯丹的出现，绝不会让二哥获得救赎。为何如此肯定，小冬也说不清楚。潜意识里，她只希望自己能守在二哥身边，不让他再受到任何伤害。这种守护，究竟有几分是出于亲情，几分是出于爱情，正是她矛盾挣扎的根源。如果这守护给身边人带来的是更多的伤害，那她究竟该何去何从？眼睛一次次睁开，又一次次闭上。当小冬头昏脑涨地从床上爬起来时，已经是下午一点了。电话和手机难得的安静。这个周末，伴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阴雨，沉静得让人打不起一丝精神。若不是苏笑到访，小冬这一整天估计都会耗在床上。打开门，就看到一张招牌式的笑脸。苏笑毫不客气地走进客厅，大咧咧地坐到沙发上。“小冬，下午去打球吧？”“你可真有精神。”小冬揉揉眼睛，无精打采地道。“生命在于运动。看你这样肯定刚起床，太堕落了，难得的周末，怎么能浪费在睡觉上！”活力十足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处处透着轻快明媚的气息。小冬打了个哈欠，琢磨了一会儿，觉得运动一下也不错，有助于舒缓身心，“你等一下，我去换衣服。”苏笑乐呵呵地点头，四处看了看，突然道：“李默那小子不在，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不少。”被他一说，小冬不禁想起那小孩儿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大展身手的样子。那美味的饭菜，真让人怀念呢。尽管小冬在学校天天能见到他，不过那小子似乎对她很不满，不像以前成天缠着她说东说西的了。其实这样也不错，原本他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是个意外，现在只不过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罢了。周末球馆里人很多。羽毛球属于大众消费型运动项目，大大的室内运动场里，十几个场地都占满了。热火朝天的气氛，跟外面阴雨沉沉的天气反差强烈。几局下来，小冬已是大汗淋漓，跟苏笑两个人坐在场边咕咚咕咚地灌水。浑身的毛孔似乎都舒展开来，体内的垃圾也仿佛随着汗液呼呼排出体外，整个人都觉得轻快起来。“怎么样，运动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多了？”苏笑把空空如也的矿泉水瓶丢在一旁，枕着双手惬意地躺到地板上。“是啊，比

起借酒消愁，运动确实是个更好的宣泄方式。”“有心事可以跟我说说，我绝对是个称职的倾诉对象。”小冬笑笑，擦掉脸上滴落的汗珠，“等你什么时候不再开口闭口要追我的时候，说不定我就会找你倾诉了。”苏笑鼓鼓嘴，不满地抗议，“小冬，我是很认真的！你可以不接受，但不要把这当成是玩笑！”小冬拿球拍敲敲他的脑门儿，对此笑而置之，“苏笑，要是每个人对待爱情都能像你这么坦诚，估计会少很多烦恼吧。”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7）

“不坦诚的话，机会错过了只剩后悔。而说出来，就算得不到，对自己也有个交代。很简单的道理。”“嗯，可惜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到。”“所以咯，你还是考虑一下我嘛，不要那么急着拒绝。”小冬没好气地瞪他一眼，抱膝而坐。静默了半晌，淡声道：“苏笑，你觉得什么是纯粹的爱情？”“纯粹的爱情？”苏笑重复着她的话，闭上眼睛略略沉思，“我想爱情应该是很绝对的感觉，不存在纯粹与不纯粹。爱与不爱之间，隔着的是很清晰的界限。”“也许吧。”小冬盯着木地板上的条纹，神色游离。“小冬，可能我这种说法并不能用在你跟孙哥身上。”苏笑坐起身，“碰上这种事会烦恼会犹豫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所以你不用太困扰。其实爱与不爱，都是自己的感觉。喂，教你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小冬不解，望着他，目光里满是探询。“嘿嘿，想知道啊？那晚上请我吃饭。”小冬哼哼道：“晚上有事。”“切，借口！那不告诉你了。可惜啊可惜……”“走了，一会儿我还要去买点东西。”“去哪儿？我送你。”“不用，坐地铁很方便，不会塞车。”“下礼拜三是我生日，晚上一起吃饭吧？你要拒绝的话，我会很伤心的哦。”小冬想了想，点点头。苏笑乐得眯起了眼，两人一起向更衣室走去。小冬拎着东西站在三姨家门口，按下门铃，却没想到开门的竟是冯丹。小冬愣了片刻，手里的东西已被她笑眯眯地接过。二人还未来得及打招呼，就听三姨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丹丹，是不是小冬过来了？”冯丹冲小冬微笑着点点头，转身应道：“阿姨，是小冬。她带了很多水果，刚好用来做果盘。”听着她们之间亲热的对话，小冬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短短几天没来，冯丹似乎已经成了这个家的一分子。冯丹在厨房帮三姨准备晚餐，小冬轻轻推开孙少晏卧室的房门。几天未见二哥，她心里竟翻腾着几许说不出的紧张。窗帘半掩，卧室里光线暗淡，静悄悄的，床上人沉沉地陷入睡梦中。小冬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打量着那张几天未见的面孔，心怦怦直跳。她自嘲地摇摇头，不知道自己究竟

在紧张些什么。“舍得来了？”床上人毫无征兆地睁开眼睛，声音里透着几分慵懒的睡意。小冬脸一热，顺口道：“最近学校忙。”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8）

孙少晏丢给她一个浅浅的笑，闭上眼睛，把她晾在床边。“别装睡了，一点儿都不专业。”小冬伸手轻轻拍拍他的脸。“最近晚上睡得不太好。”“怎么了？”小冬一听，立马凑到他面前紧张地问。孙少晏懒洋洋地抬起眼皮。近距离的对视，短暂的沉默。眼睛里倒映着彼此的影子，气氛悄然暧昧。“总惦记你这没心没肺的有没有吃好睡好，所以失眠。”小冬心里一涩，情不自禁地抬手轻轻抚摸他苍白消瘦的面庞。小心翼翼的力道，透出难掩的温柔，“二哥，冯丹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孙少晏闻言，哭笑不得，“你可真会煞风景。”“二哥你放手……”冷不防地被他拉到怀里，小冬低声抗议道，“三姨要是看到了，非晕过去不可。”“看到了最好，冯丹的事顺道也解决了。”孙少晏紧紧搂着她不放，“明天我去医院拆石膏，拆完石膏我就回公寓。”“三姨同意了？”孙少晏嗯了一声。小冬一脸不以为然，“你肯定是准备先斩后奏——三姨八成不知道。”“这几天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嗯？”话题一转。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小冬弄了个措手不及，她偎在他身侧，想了想，避开问题，笑着说：“你不也没给我打电话？”“我只是不想逼得你太紧。”“这么大的事，我有点犹豫也是正常的。你说是吧？”小冬笑眯眯地应对着，悄悄掩饰着心底的慌乱。“嗯，正常，太正常了。”孙少晏淡淡地道。“二哥……”话未说完，便被敲门声打断。小冬条件反射似的跳下床，脚刚沾地，门就开了。冯丹笑颜如花地立在门外，柔声道：“阿姨让我喊你们吃饭。”二人齐力把孙少晏扶到轮椅上。偶然间的视线相对，冯丹对小冬报以简单的微笑。那双漂亮的杏眼宁静清澈，倒让小冬乱了阵脚，怎么都猜不透她心中所想。客厅里，老老少少其乐融融地坐在餐桌前。晚餐很丰盛，三姨兴致颇高，跟冯丹说了好些自家儿子小时候的事情。孙少晏默默地吃着，间或给小冬的碗里夹些青菜。三姨见状，总要补上一句：“少晏，丹丹是客人，你可别怠慢了人家。”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9）

这种气氛，实在令人很难提起胃口。冯丹对孙少晏的差别对待倒是不怎么在乎，有说有笑地把老太太哄得很开心。抛开冯琳，单纯看着眼前的光景，小冬实在无法对冯丹生出任何恶感。面对三姨开怀的笑颜，小冬心里一遍遍问自己，选择跟二哥在一起，究竟是对，还是错。她机械地扒拉着碗里的饭，腿上忽然一热，下意识地低头，看见二哥的手正轻轻搭在她腿上。他修长的手指很舒展，透着安稳人心的气息。小冬笑笑，摒去脑子里的杂念，夹了块鱼放进三姨碗里。“小冬啊，周末怎么也不回你爸妈那儿看看？昨天你妈还打电话跟我抱怨，说你当上年级主任，忙得连爹娘都顾不上了。”小冬咽下嘴里的饭，心里直发虚，敷衍着解释道：“初三教学任务比较重，而且三姨你也知道，我妈最近因为我的个人问题已经快走火入魔了。”“你这个孩子，”三姨举起筷子敲敲她脑袋，“总这么拖着，什么时候是个头？身边明明有好男人，你偏偏不上心。”小冬心里哀号不已，很后悔把话题牵扯到自己身上。看这架势，三姨又要开始唠叨了。“妈，你再这么唠叨，以后小冬连咱家也不敢来了。”孙少晏适时插话。冯丹跟着道：“阿姨，感情的事急不来的。现在的女孩结婚都晚着呢，我们公司三十岁了还单身的，多得是。”三姨一听，连忙说：“丹丹，可千万别学她们。碰上合适的对象，该结就得结。两个人在一起才有个家的样子，等你们有家了，就知道老人这些话里的意思了。”说完，她别有含意地扫了孙少晏一眼，示意他说点什么。“我吃饱了。”孙少晏神色淡然，放下筷子，干脆利索地说。冯丹连忙起身走到他身后，“少晏哥，我送你回房。”小冬坐着没动，三姨笑眯眯地目送冯丹推着少晏走进卧室，“小冬，你觉得丹丹这个女孩怎么样？”“不错啊。”“我能看出来她喜欢少晏，就是不知道少晏心里怎么想。有空你帮我探探他的口风。”小冬吃掉碗里最后一粒米，低着头琢磨了一会儿，道：“三姨，我觉得她跟二哥不合适。”声音不高，听起来也是很随意的口吻，可她平放在腿上的

双手却在微微发抖。这一次，小冬实在无法顺着三姨的心意说出他们很合适之类的话。再这么拖下去，事情只会更难收场。三姨脸色沉了沉，半天没说话。小冬缓缓站起身，默默收拾着桌上的碗筷。卧室的门关着，冯丹没出来。“小冬，你们年轻人谈感情太由着自己的性子。适不适合这种事，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断定的。结婚过日子，牵扯的，不仅仅是两个人。”厨房里，小冬埋头洗碗。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0）

三姨的话里透出的意思，她再清楚不过了。这是给她打的预防针，甚至可以说是警告。其实想想不难理解，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实在不难发现她跟二哥之间的不寻常。三姨对冯丹的异常热络，想来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人言可畏，三姨对这四个字的理解，远远超出常人。新婚之夜的不洁之身，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那样的年代，三姨当年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小冬不知该怎么去说服她，抑或说，不知道究竟该不该去说服她接受这样一段染着“乱伦”色彩的感情。这么多年，三姨一个人苦撑着这个家，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二哥身上。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跟自己疼爱了二十几年的外甥女，这样的组合，对一个孤独的老人来说，太残忍了。“小冬，你的手机响了。”三姨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小冬应了一声，擦干手上的水，匆匆走出厨房。卧室的门依旧紧闭。“喂？”“冬子，在哪儿呢？”“薇姐啊，我在三姨家。有事？”“有时间吗？我在酒吧碰到叶南了，一起出来聊聊？”“好啊，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吧，你准备准备。”“嗯。”挂了电话，小冬走进厨房把剩下的碗筷洗完，跟三姨告别后，急匆匆地出了门。齐薇果然不愧是她最好的朋友，总是能在她郁闷到想撞墙的时候适时出现，英姿飒爽地拯救她于水火之间。骑着白马的女骑士，手里没有送给公主的玫瑰，倒是马鞍上悬着两箱啤酒……小冬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幅搞笑的画面，倒是很符合齐薇的风格。叶南说，这间酒吧是她的朋友小K经营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她喜欢来这里打发时间。包厢里，小冬坐在叶南对面。端详着那张面孔，怎么看都不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三十多岁的女人，内敛入骨的优雅和理性，让人心底生出股莫名的渴望，渴望像她那样活着。“冬子，又跑到孙少那儿当二十四孝好妹妹去了？”齐薇打开一瓶红酒，倒进高脚水晶杯里。她戏谑的口吻，让小冬脸登时一热，“三姨约了冯丹一起去家里吃饭。”“看来你

三姨很喜欢她啊。”齐薇把酒递给她们二人，晃了晃杯子。叶南一饮而尽，让小冬有些讶异。如此豪迈的饮法，她以为只适合齐薇。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1）

叶南捕捉到她眼中的讶异，不禁笑起来，“小K经常说，他珍藏的红酒落在我手里，绝对是暴殄天物。”简简单单的话语，冲散了小冬的拘谨，气氛一下子活泼起来。“叶南，说起来你晚上泡在酒吧里，两个儿子怎么办？”齐薇早已忘记叶南似乎是她潜在情敌的事实，只觉得这个女人很对她的脾气。男人嘛，到处都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却可遇不可求。“说起我这两个儿子，实在是让我很没有当娘的成就感。我辛辛苦苦把他们养这么大，可他们一天到晚惦记的人却不是我，真是让人心寒啊。”叶南边说边走到小冬身边坐下，齐薇也凑过来，三个人挤成一团，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大学时女生在宿舍里肆无忌惮地嬉笑的年代，年龄瞬间被遗忘。“不惦记你惦记谁？”齐薇问。其实答案不难猜，小冬有点期待，她从未听叶南提起过有关那对双胞胎男孩的父亲的只言片语，实在引人遐想。叶南把腿搭在茶几上，指尖轻刮着下巴，似是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笑得很欢愉，“惦记着那个虽然不能亲手抚养他们，却每时每刻都能让他们感受到父爱的男人。”齐薇和小冬皆暗自欢呼。第一次，叶南开口谈到了那个男人的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他们的爱情故事，实在很难不让人好奇。“你们看起来似乎很兴奋，嗯？”叶南哈哈大笑，“想知道他的事情？”齐薇小冬齐齐点头，很用力地点头——人不八卦枉少年！“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是个很普通的爱情故事，完全没有你们正在幻想的那些个生离死别。生活，不是电视剧。”叶南对着她们的脑门儿一人弹了一下，恶作剧的神色表露无余。齐薇不依不饶地追问：“说来听听，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把你征服了？”小冬叹了口气，“我现在也很需要听一些完美的爱情故事来给自己鼓劲。”叶南望着小冬，神色很柔和。她把胳膊搭在小冬肩上，言语间有些唏嘘，“小冬，你的事我知道得不多。不过看你现在的样子，倒是跟我当年很像。那种犹豫不决的心情，那种不知究竟该不该迈出这一步的彷徨。”“一语中的！”齐薇道。“那你是怎么做的？”小冬问。叶

南静默着，似是沉入了回忆，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笑容里传达着的，是毫无疑问的幸福——简单的，坚定的，让人向往不已的幸福。

第二十五章叶南的守望（12）

音箱里流淌出舒缓的音乐，伴随着叶南笑容里幸福的味道，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深深沉浸其中。小冬渴望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爱情，能带给一个女人如此纯然的情感。这一刻，她真切感受到，叶南所拥有的爱，竟是这般令人向往。“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是修月的坚定，给了我勇气。”修月？叶南提到这两个字时，那种缠绵的温柔，那种萦绕的思念，让人感慨不已。“他现在在哪里？”小冬不假思索地问，问完，顿时后悔。叶南眼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落寞似乎跟这有关，也许这正是她不愿被外人触及的伤口。“叶南，我……”小冬急急出声，想岔开话题，却听叶南说：“似乎大家都很避讳向我问及这个问题。每次看到那些小心翼翼的面孔，我都会觉得非常困扰。”叶南云淡风轻的口吻让齐薇和小冬呆立当场。被她这么一说，小冬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慌乱来得很莫名其妙。“六年多以前，他入狱了。之后半年，大宝小贝出生。大概再过一年，他就刑满了。一家团聚的日子指日可待，就是这么简单。怎么样，是不是很失望？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说完，叶南乐不可支地望着她们两个，眼睛灼灼闪耀。这是那个男人赋予她的光芒，亮得刺目。倾听者久久无言。原来叶南一直在等待，等着那个甚至连儿子出生都没机会见证的男人。说实话，她们在心里设想过很多种可能，却没想到，叶南的爱情竟是这样孤独的等待。“我跟修月八岁相识，二十八岁那年，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一直就在身边。”小冬心里咚咚直跳，这峰回路转的话语，让她脑子嗡嗡乱成一团，二哥的面孔不断出现在眼前。“咦？传说中的青梅竹马？”齐薇凑到叶南面前，好奇地问。“没错。结婚，离婚……兜兜转转地走了一大圈，才发现守在我身边的，一直都是他。”“离婚……”小冬齐薇齐齐望着她。叶南笑眯眯地拎起一罐啤酒，“陪我干掉，我就告诉你们。”“干！”豪迈的声音，为不醉不归的夜晚拉开了序幕。